

耶穌孝女會歷史

第一冊

導 論

恆久邁進的歷史洪流

歷史,是人類在宇宙中的演變,故常在變動之中。

歷史造就了人類,人類也成就了歷史。

生命就是人類逐步將理想生活出來的事實。

歷史如同一條河流,民族和人民也如同歷史一樣,不斷地尋找未來。

一條河流的河道是有生命的,河水在當下的每一瞬間湍流其上;河道也因著先前不斷地汨汨前行,而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人類歷史的洪流也看重過去,它置身於現在的背後,推動著今日的每時每刻;在人類、民族及各組織的生命河床中,它日復一日地提供混濁或清澈、平靜或湍急的水流,如同小溪、泉水和河流一般匯集,傾注於昨日的河道中。

現在,我們懷著理想和愛心草擬本書,為使我們與形成歷史的事件有所接觸:這是我們修會的歷史,是耶穌孝女會的歷史。

起初,修會只像是一條小溪。而後,水量逐漸增大,成為河流。它時而緩和平靜,時而澎湃湍急。而天主逐步卻使這河道的兩旁灌溉出肥沃富饒的土壤。

沒有過去即沒有現在。我們願以虔誠的心接近過去,為能更好地認識耶穌孝女會的「今日」,並籌劃展望「明日」。

今日,我們懷著感恩之情,收集並承繼這豐富遺產,願將這遺產按照每一時代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為更好地服務社會與人民。

時代掠影

所有歷史事件均受到時空範疇的局限。

讓我們回溯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葉。

十九世紀為歐洲和西班牙而言是很艱苦的。有的人認為它是貧瘠的年代；有的人則享受它的豐盈和富饒。在那紛亂和動盪的時代充斥著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

國王費南度七世(Fernando VII)廢除了女性不得繼承王位的法律，雖使得生於1830年的女兒依莎白公主(Isabel)受益，卻損害了保守派所擁護的卡羅斯親王(D. Carlos)的權益。

「西班牙社會分裂成兩個集團，相互爭奪政治霸權：卡羅斯派捍衛西班牙的傳統本質，而克麗斯汀派(Cristino)則隨從外來的思潮，崇尚自由主義、立憲主義、國家主義。（這派別的名稱是由當代攝政的Cristina de Napoles皇后而來）¹。」

依莎白二世自1843年執政以來，各部門首長的急遽更替，使政府的元氣大傷，幾乎各式各樣的政客都可以插上一手。

1868年爆發了所謂「光榮革命」，皇后失去御座，不得不流亡法國。

為我們修會的歷史而言，上述事件及其發生日期具有特殊的含義，因為修會正是在這具體的時間內孕育。若翰納(Juana Joséfa Cipitria)將從布格斯城(Burgos)前往瓦亞多利(Valladolid)，而此處正是孕育修會的地點。

Serrano於1869-1870年間執政，接著由Amadeo de Saboya(1871-1873)擁護君主立憲，從1873-1874年。

這實驗失敗以後，遂宣佈建立共和，卻只維持了一年(1873-1874年)。

¹VICENS VIVES, Jaime. *Història General Moderna*, pàg.241. Edit, Montaner y Simón, Barcelona, 1942.

這段期間,在各處頻頻發生的「地區暴動」,使耶穌孝女會的創會者甘第達修女飽受嚴厲的考驗,也淬礪出她的鎮定、剛毅和對天主的信賴。

1875年,波旁王朝(Borbon)復辟。國王亞豐索十二世(Alfonso XII)即位,兩位著名的政壇人物是Cánovas和Sagasta。

國王於1885年逝世,由皇后M^a Cristina de Habsburgo攝政。上述兩位政壇人士相繼掌權。以上簡述這複雜動盪的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關鍵年代。

我們修會的歷史也隨著時代的洪流逐步邁進。同時,也在不同時、地的具體情況下,面對經濟、社會、教會及文化等多元的遷變,不斷地給予適當的迴響。



聖神的恩賜

所有修會都有自己的歷史,而修會的根源總有聖神的臨在。

孕育我們修會的聖神之恩便是賜給一位純樸年輕的女孩若翰納 (Juana Joséfa Cipitria y Barriola);她專注的聆聽天主,完全空虛自己,讓天主完全充滿她、佔有她。

她的皈依並不像掃祿在大馬士革途中的歸正那樣光明閃耀,而是不斷地生活在聖寵的影響之下。天主對亞巴郎說的話:

「我是全能的天主,你當在我面前行走,作個成全的人...」
(創十七1),

正是她在世足跡的忠實寫照。

「不要停止舉心向上...」¹

「願每一時刻都是為服事並愛慕天主...」²

「要時時想念天主與至聖童貞瑪利亞...」³

「讓我們永遠與祂生活在一起,為與祂永遠為王...」⁴

上述及其他相似的句子常出現她口中,是若翰納內在態度所自然流露的果實。

向聖神的行動開放的人,聖神豐富的恩寵自然會在他們心中萌芽、生長及發展。而若翰納一生便始終沐浴在聖神的恩賜中。

¹會祖信函,第一冊,4號,29/6/1874.

²會祖信函,第一冊,141號,2/5/1898.

³會祖信函,第一冊,71號,27/4/1895.

⁴會祖信函,第一冊,80號,5/9/1898.



安多亞英. 伯羅斯貝

肇始

若翰納於1845年5月31日出生。在這村莊叫做伯羅斯貝(Berrospe)的農莊,在巴斯各地區的安多亞英鎮。

她的父母,若望·彌額爾(Juan Miguel Cipitria)和耶穌·瑪利亞(María Jesús Barriola)以質樸的織布手藝掙取生活所需。

他們虔誠的祈禱生活,履行宗教的義務。耶穌教我們的禱詞:「我們的天父...」和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報喜的致候語:「萬福瑪利亞!妳充滿恩寵...」,每天都會在這基督徒家庭中縈迴著。

聖人和英雄是在家庭與學校中培養的,不過在後來才會顯露出來。

若翰納在純樸的環境裏逐漸向人性與超性的生命開放。

小家庭隨著新成員的陸續來到而成長,困難也接踵而至。

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震撼著整個西班牙,經濟受到波及,也影響了安多亞英鎮老百姓的生計。彌額爾家中老舊的織布機幾乎聽不到穿梭的聲音。伯羅斯貝農莊裏現金短缺了。

此時,有必要離開那地方,尋找新的地平線,改變沉靜和溫暖的故鄉,前往具工業活力的城市,這樣也許更有希望。

多祿撒鎮是歧浦斯科亞省的舊省會,在Izaskun聖母仁慈眷顧之下,此地將成為若翰納另一新的成長舞台。她也是在這裏與聖依納爵·羅耀拉首次會晤的。

「當她去聖瑪利亞堂(即多祿撒的堂區)時,她凝視著祭台上方高大的聖依納爵態像。她那時還很小,不知道這位聖人是誰,不過他手中拿的書卻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遂向他說:『我的聖人,我要做您在那本書上所寫的!』那本書就是耶穌會的會憲,

她後來給自己的修會訂立會規時,就是從這本書獲得靈感的。」¹

她在安多亞英和多祿撒鎮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和青少年時光。

天主的恩寵逐漸在她內紮根,使她的生命更為豐富。天主慢慢準備她,隨著時間的流轉,逐步使她成為適合的工具,以實踐她蒙召的使命。

天主的雙眼垂視著她。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若十五16)

採取主動的總是天主:若翰納自從在搖籃起便受到天主恩寵的眷顧。在青年時期則向首位聽告解神師瑪定神父(D. Martín Barriola)敞開自己的內修生活與渴望,他則導引她全心信賴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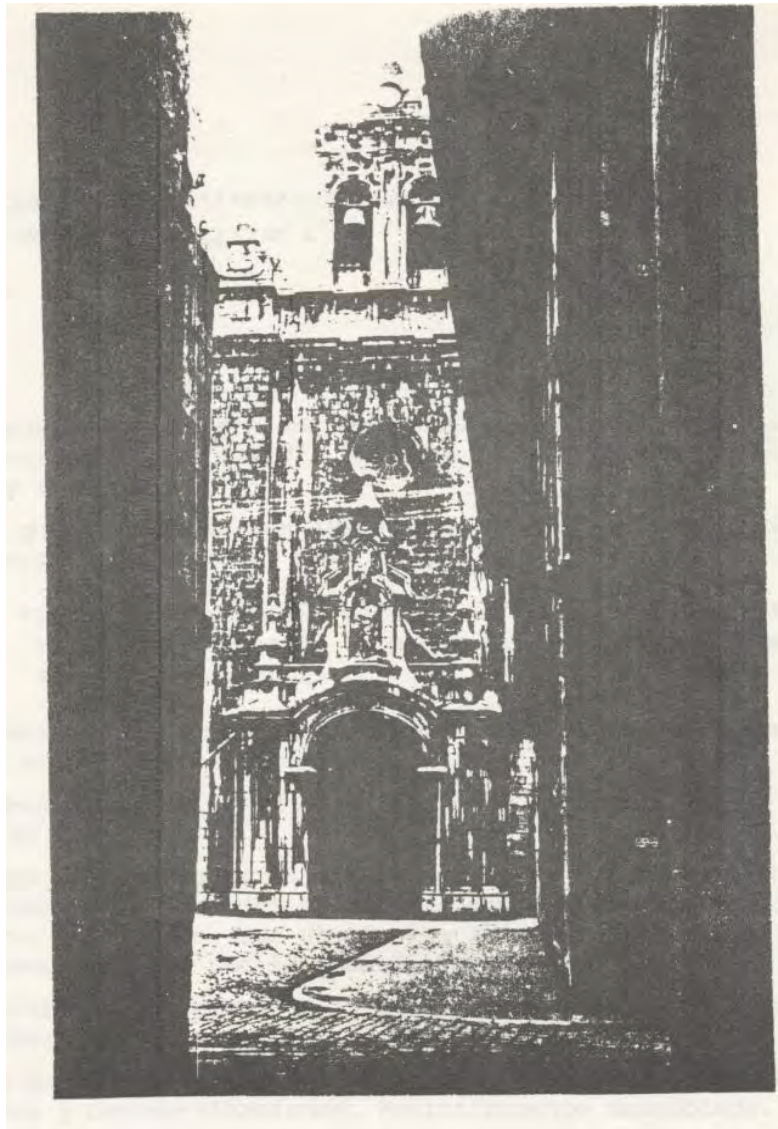
她服從父母最微小的心意,努力在一切事上讓他們高興喜悅。只有一次她斷然地拒絕有關婚姻的安排。她的回答強而有力:「我,只為天主。」

她感到蒙受天主的召喚,也渴望答覆天主對她的要求:完全的交付,同時保持接受和開放的態度。

至於何時?何地?如何達成這項召喚的事實?她並不知道。只有天主--人心絕對的主宰--將逐步指出具體的途徑。的確,除了委順的靈魂之外,天主不需要別的。祂將一步一步帶領被選者到祂所要她去的地方。

¹ Pérez, Nazario. *Vida de la R.M. Cándida M^a de Jesús*. Valladolid, 1931;págs. 15-16.

Cf. 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La R.M.C. Cándida M^a de Jesús.su Instituto y sus fundacións*. Valladolid, 1923; pág. 21.



Plaza de Santa María. Tolosa

一個新的地方,為了新的生活
- 布格斯城 (Burgos)

耶穌對跟隨祂的人常有一項初步的要求：「離開」，離開已建設好的地方，離開安全之所、熟悉之處。

蒙耶穌召喚者是一位常在旅途中前行的人。耶穌從他家中奪取他，要求捨棄一切。

「上主對亞巴郎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創十二1）

被耶穌召喚的若翰納也將成為在旅途中的婦女。

她開始離開和捨棄。離開她的故鄉、父家。捨棄她的家庭。

任何的離開意味著地點的改變。她離開美麗的巴斯各風光，闊別崇山峻嶺、豐盛草場、充沛溪流、翠綠森林；來到中部的卡斯提亞(Castilla)高原，這片黃色大地以寬廣的地平線和遼闊的胸襟來迎接她。

十九世紀的卡斯提亞飽嚙內戰、重稅、產業被政府征收之苦，居住人口逐漸下降。

然而，卡斯提亞，住在這片土地的人民依舊沒有時間與界限的隔閡；天生有著穩重的性格，沉靜緘默，不流露激情，傾向深度的沈思和反省。

卡斯提亞是培育這些人的母親，也將成為天主長期培育的種子發芽生長的地方，這種子深藏在簡樸的巴斯各女孩的心田內。

若翰納要前往的地方是位於卡斯提亞高原的布格斯城。

曾有一家馬車公司於1839年起在布格斯城營運，提供法國與馬德里之間的運輸服務，但在首次Carlista戰役時中斷。

1859年起，開始興辦每週兩次往返兩地的快捷服務，兩地交通所需時數降低至60小時。

旅客可搭乘雙座四輪轎式馬車，須約700里亞爾(reales錢幣名)。有些人搭乘圓頂馬車，約500里亞爾。較不富裕者可搭乘篷式馬車，需450里亞爾。

馬德里與Irún之間的鐵路至1864年才修築完工，票價也不便宜。

若翰納可能是搭最便宜的篷式馬車，從多祿撒鎮前往目的地布格斯城。

布格斯這座古城可謂是卡斯提亞的搖籃,是中世紀英豪展示功績的古老舞台,也是早期伯爵們的寓所。

伯爵領地稍後發展成一個封建小國,逐步統一鄰近的山谷和荒野、城市 and 山嶺,在多元中呈現了西班牙新穎的面貌。

布格斯城具有很深的人文與精神內涵。也是前往聖雅各伯朝聖地的重要據點。

朝聖者從著名的聖若望門湧入城中,一路上伴隨著奧卡利那笛聲,唱著祈禱的聖歌,順著聖若望大道,通過Avellanos和Fernán González兩條大道,從San Martín到聖伯多祿區,經過Malatos橋,通過Arlanzón。一路上可看到皇家奢華的娛樂場所與國王的私人醫院,使得朝聖者大開眼界。¹

若翰納帶著朝聖者的虔誠來到卡斯提亞,悄悄地進入布格斯這座古樸的城市,沒有引發任何聲響,只是在內心逐步尋找實踐生命、與天主會晤的地方。

她本質中帶有巴斯各民族堅強的意志,現今融合了中部卡斯提亞的質樸壯碩,逐漸陶冶出她誠摯和冷靜的生活態度,足以面對當代的各種亂象和對超性價值觀的摒棄。

約1864年,若翰納抵達布格斯城。起初,她在孟德亞(Montoya)夫婦家中服務。由於他們不給她參與彌撒的時間,遂與一位來自多祿撒鎮而定居布格斯城的Epifania Irazusta夫人商量,告知自己的情況與困難,後來她決定離開孟德亞家。

「Epifania夫人知道我母親(薩百德夫人Ermitas Becerra de Sabater)很需要一位能完全信任的人,遂帶她...到家中;我不確定她那時是幾歲,但很年輕(約17歲),可是她的樣子看起來要大一些。」

「打從她一進到家中,我們就看出她很有德性而且謙遜。她非常服從,只要細微的暗示,她就能做好...。她常常很喜樂... ,我們從未見過她不悅或不快的臉。」²

¹Cf. DE LA CRUZ, Fray Valentín, Burgos, puentes y caminos. Publicaciones de la Caja de Ahorros Provincial, págs. 36 y ss. Burgos, 1979.

²PÉREZ, NAZARIO, Relación de D^a. Estrella Sabater, O.C. Págs 22-23.

若翰納在布格斯城安頓下來以後,接著設法實踐在離開多祿撒鎮向瑪定神父辭行時,他所慈祥叮囑的話:

「努力,我的女兒,...馬上去找一座耶穌會士負責牧靈的教堂,並將自己毫無保留地交付給他們其中的一位讓其帶領。」¹

若翰納立刻採取行動,且沒有什麼困難。她所服務的薩百德夫婦也與布格斯城的耶穌會士關係良好。

起初在靈修生活上指導她的是Sureda和San Juan兩位神父。

她同薩百德家庭一起在布格斯城住了幾年。

首先他懷著希望地接納她。他們很快地發現她不平凡的一面:克己的工作、渴望他人得幸福、恆常忍耐、深度的虔誠、刻苦與簡樸的精神與態度。

「若翰納的生活是一種不斷的克己;...家中孩子們與其他僕人為了試探她忍耐的程度所做的一切,總無法使她不高興。」²

「晚上,她常是在祈禱中度過;由於不願意在十二點以後還消耗主人家的燈油...,遂用自己的薪水買蠟燭來點...,這是她唯一為自己花錢的地方...。」³

這是她力量來源的秘密,使她能操練基督徒所有的美德。

在生活中具體地投身於天主。滿溢她內在神修精神的豐盈,結出愛德的果實,貧窮受苦者成為她偏愛的對象。

雖然照顧到人們肉體上的物質需要自有其價值,但是若翰納隱約地感受到幫助人靈接近天主更形重要。

這兩者在她內很容易配合:在救濟貧苦者的同時,也設法把天主帶給那些離天主較遠的人。

「在布格斯城,與薩百德夫婦住在同一棟大樓的另一家庭裏,有一位同樣來自多祿撒鎮的年輕女傭,她的生活頗不規律...」

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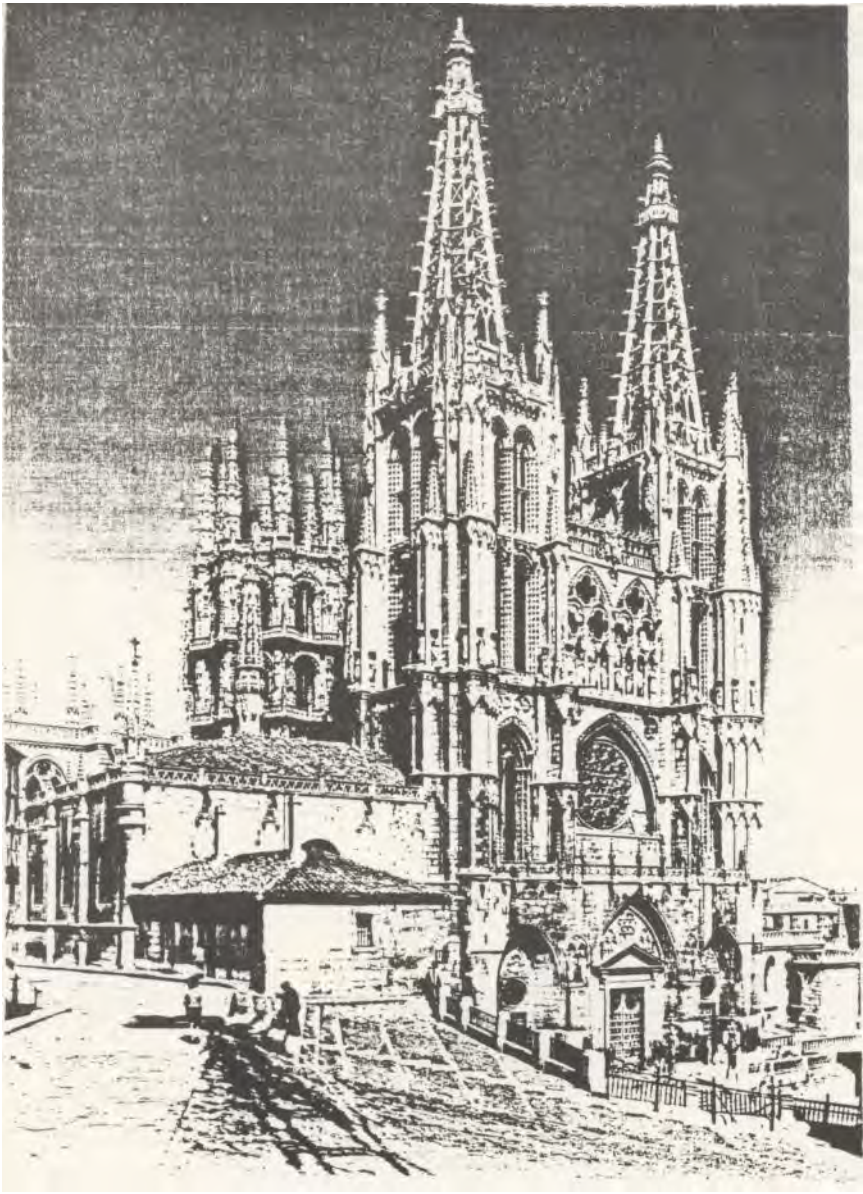
若翰納開始對她進行使徒工作。以很特殊的方式表現。從陽台與她交談,給她一些勸言,用簡單的方式教導她信仰的真理。

¹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 35.

²PÉREZ, NAZARIO, Relación de D^a. Estrella Sabater, O.C. Pág. 24.

³同上, 24頁.

⁴Ibidem, pág. 27.



布格斯的主教座堂

心胸寬大的人通常對每個人都有辦法。其最後目的是為了天國而征服人心。那位女孩徹底改變了,放棄了沒有意義的生活,並決定度修道生活,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

若翰納的日常生活在外表單調的雜務中溜逝,而心靈的活動卻朝向未來,更有活力地邁進。

家人曾來探望她幾次,乘機堅持勸她回家,但礙於主人殷切的挽留而不得不讓步。藉此,天主的計劃遂逐步地實現。¹

¹Cf. *Reseña de algunos hechos de la Congregacion, (1871-1890)*. AHFI, Roma RHb A. 5/3 págs. 3 y 4.



瓦亞多利城的大廣場
Plaza Mayor de Valladolid

新的朝聖

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是歷史的新頁,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即我們修會被孕育的時刻。

若翰納長久以來領受的召喚,即將聽到具體實現的地點與時間。她內心所提出的問題,也將獲得解答。

天主願意開始醞釀那託付在她手中的工程。

發生的地點是在卡斯提亞高原另一座著名的古城瓦亞多利(Valladolid):

「...以伸展的手迎接旭日,在旭日下午等待將臨的那位,以永恆的歡愉,以開放的心接近她...」¹

開放,若翰納將以開放的心迎向新的朝聖之旅,實踐在內心久已沸騰的理想,在城中將接受豐富賞賜的恩惠。

這理想可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只為天主」,這句話逐漸在她內塑造出向天主開放和委順於聖神帶領的人格,經過多年的歷練,已更為豐盈、圓熟。

她心中隱約意識到的夢想和渴望,將在瓦亞多利成為事實。

¹ANTONIO Y GONZÁLEZ, Félix. *Valladolid en Castilla*, pág. 59. Publicaciones de 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Valladolid, 1981.

迎接若翰納的瓦亞多利城

十九世紀的瓦亞多利城與我們今日所熟悉的不同,其風貌與十八世紀的瓦亞多利也大異其趣。此時,城中開設了許多商業網,另有一個龐大的機構:皇家的最高法院和一所大學。

此城的風貌在十九世紀有顯著的改變。前期增建的眾多修院和教堂因土地徵收的法律而拆遷,原址拓建為大馬路或新的建築。

1896年,Preostratenses 修院改建為López Gómez大道,連接大學的廣場和Gamazo的廣場。

人們開始重估這座歷史古城,當地人口明顯增加。1801年的人口是兩萬一千人;1868年時提高到五萬,在十九世紀結束時增加到七萬人。

經濟的震盪影響各地,城裏也有邁向工業化的明顯趨向。

不少靠小麥致富的卡斯提亞商人,從巴斯各和Catalan前來投資的商人建立了冶金,紡織,磨粉,造紙,香皂及肥料等製造中心。

受1868年革命引發經濟危機的影響,上述在瓦亞多利城的初期工業只持續很短的時期。

十九世紀的後卅年間,這座城市有了一新的復甦良機,主角是鐵路。新的鐵路幹線改寫了瓦亞多利城的地理地位。

此時,瓦亞多利城的文化水準如何呢?

孟亞諾(D. Claudio Moyano)是該省的部長,於1857年7月17日公佈國民基本義務教育法令,同年9月9日實施公共指示基準法(La Ley de Bases de Instruccion Publica)。

瓦亞多利省在全國性的掃盲平均值中佔了領先地位,雖然在省會中仍有超過半數的居民還無法讀寫。

該城以擁有許多的教育中心為榮：大學、中等教育學院、男女師範學院及不少教育機構。

不過，社會上仍只有少數人能接受中等教育，因為此時學校的收錄名額無法普及至軍人或中產階級的子女。

自由派的改革再次強化了在費南度執政時代已衰退的大學教育。瓦亞多利大學的學生人數僅次於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大學，位居全國第三位。

在Zorrilla城內，文化的形式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在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中迴盪，藝術與文學也隨之偏離正軌。

唯美形式的追逐不足以撫平在某些心靈吹起的強勢悲風，當代某些詩人的感慨尤深。以下所引用的是De Nunez de Arce的詩節：

「在這諷刺與懷疑的世紀，
只有一位musa女神活著，¹
一位盲目、無情、粗野的女神，
猶如魔鬼的化身，
她玩弄著眾神和人類，
她是分析的musa的女神。
我是誰？
我尋找什麼？要去那裡？為何生在此世？
在這無信仰的世代，
懷疑，這可憎的破壞者，四處流竄，
在大地肆虐，猶如洪水氾濫。」

詩人在上述一連串詩節中所說出的，正是當代潮流的寫照。但這一切與那位年輕巴斯各女孩的感覺是多麼不同！當她進入瓦亞多利城時，心靈滿溢著神聖的熱火。

面對著懷疑與分析，她所散發的是活潑的信息，是完整、恆久的信德。如同聖保祿宗徒一樣，她深知自己所屬及所依靠的是誰。

相對於瓦亞多利充滿悲情色彩的問號，在若翰納一路行來所激起的問號引領她更確定自己的目標。

她是誰？

¹musa是希臘神話中掌管文藝、音樂、天才等的九位女神。

「我完全是基督的,我的天主,請告訴我你要我做什麼?」¹
她尋找什麼? 承行天主的旨意。

「我隨時願在一切內服從你!」
她要去那裡? 去天主願意帶領她去的地方。
她為何生在人世?

因為天主在聖愛的計劃中已早有準備,使她能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

至於在宗教方面,十九世紀可說是世俗化和民族進步的世紀。
是否是宗教虔誠的一個危機呢?部份而言,是的。

瓦亞多利人傳統敬禮受到當時各種反宗教高漲勢力的攻擊與擾亂,許多活動與作為在新政策和社會新想法的保護下,逐步影響人們的生活現況。

門諾主教(Juan Ignacio Moreno y Maissonave)自1864年起負責瓦亞多利教區。他和藹仁慈,勇敢呼籲,並致力於保護教會與聖座的神聖權益。

教會在那幾年是由教宗比約九世掌舵。這位宣佈聖母無染原罪的教宗剛完成著名的通諭《Quanta Cura》,提供給整個天主子民,同時於1864年9月8日頒佈引起爭論的文件《Syllabus》。

「這些文件是這位宣佈聖母無玷的教宗非常堅決有力的表達,以保衛信德的神聖寶庫...。」²

那時是瓦亞多利的總主教開始行動。

瓦亞多利政府當局不願給上述教宗在該地文件發行的許可(regium exequatur),而無此許可,文件不得公佈。

此時,門諾總主教採取了行動,雖有一連串的威脅與恐嚇,他並不氣餒。他發表了一篇著名的牧函作為文件的序言,並寄給行政當局兩份副本。

這勇敢的舉動贏得皇家的支持,1865年3月7日,一道皇帝諭令允許他公佈上述的教宗文件。

¹Texto autógrafa en AHFI, Roma A.1.0-2.

² ARAGONES VIRGILI, Manuel. *História del Pontificado*, V.III Siglos XIX y XX,pág. 125. Edit. Casulleras Barcelona -1945.

他在其他方面的投入與貢獻也很多；例如促進主教座堂的增建,獲得王室贊助建築教堂的尖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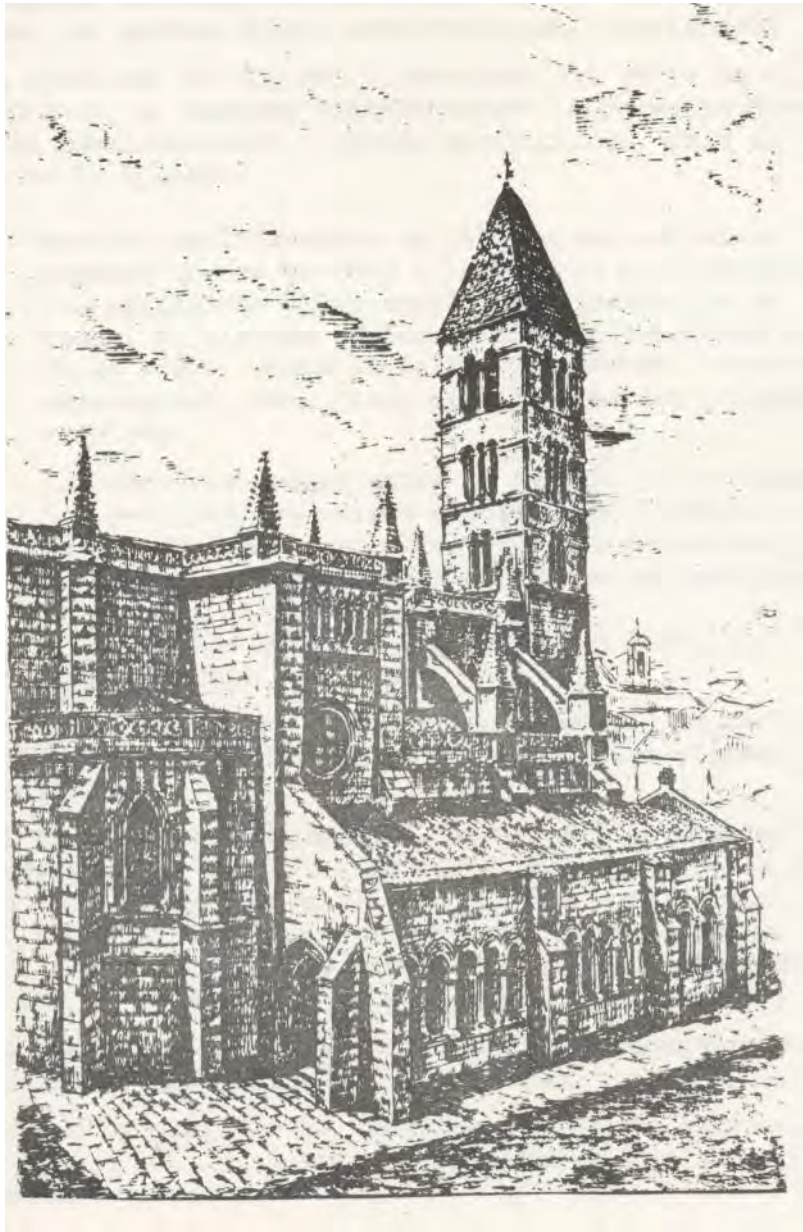
這樣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不久便被擢升為教廷的紅衣主教,成為第一位瓦亞多利引以為榮的高級神職人員。

依照皇后依莎白二世的建議,這位樞機主教於1868年3月13日在羅馬舉行的紅衣主教會議中正式產生。同年4月4日由皇后親自為他戴上紅衣主教的紅色四角帽。

幾個月以後,若翰納抵達瓦亞多利城。

1869年的9月!

正值多事之秋,也是門諾樞機力挽狂瀾的時刻。



Parroquia de Sta. María de la Antigua. Valladolid
瓦亞多利城 舊的聖瑪利亞教堂

「天主教的團結破裂,自由派敬禮興起,企圖使教會與國家分立...」¹

革命成功後的幾個月內,反天主教的宣傳愈演愈烈,反宗教色彩的宣傳小冊與文章充塞四處。

瓦亞多利總主教面對一系列印製發表的攻擊謾罵文章予以痛擊。他以公開的牧函、勇敢的溝通和強硬的措詞來捍衛教會。

「在1864年到1870年間,報章雜誌的數目劇增...,使得發行量遞減。不到一世紀期間,出現了353種新聞紙類,足見成熟度與企業化組織的匱乏。

「64~70年間,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困難迫使這些報社接受嚴酷考驗,結果證明只有『北卡斯提亞日報』(El Norte de Castilla)經得起考驗.....」²

「北卡斯提亞日報」於1856年開始發行,帶有明顯反教權主義的色彩。凡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或地方強權統治,甚至重用親朋的內幕,這份日報都刻意地渲染並嚴苛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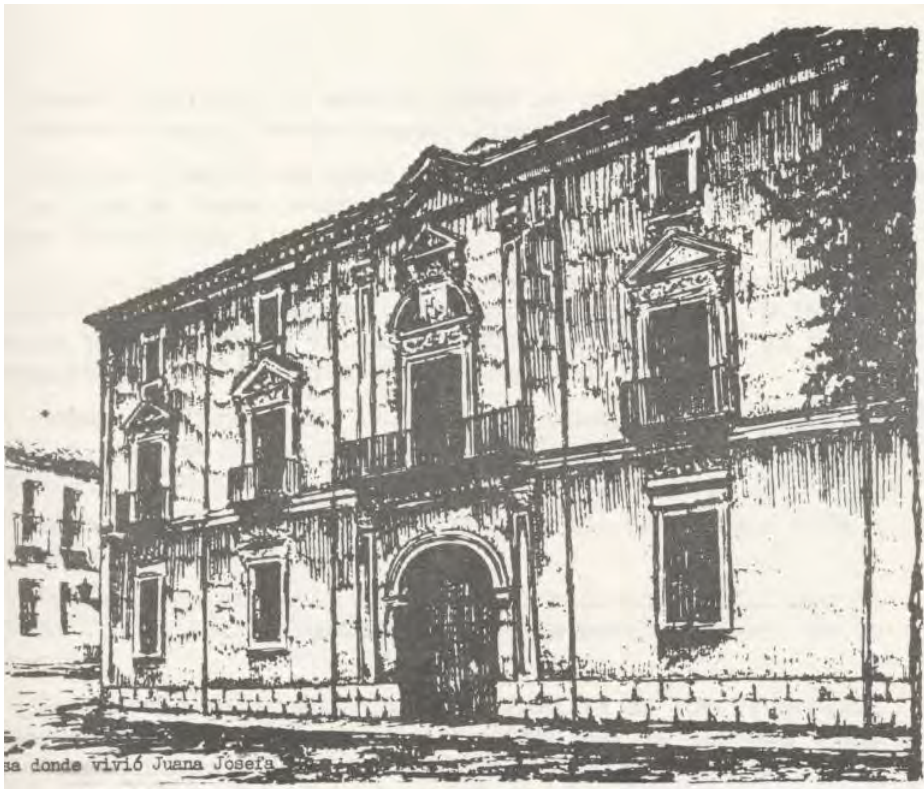
瓦亞多利的門諾總主教曾寫了一篇措詞強硬的牧函反對「北卡斯提亞日報」,因為該報曾轉載一篇馬德里日報的文章,其中稱揚一位安東尼神父所寫《給西班牙神父的信》(Cartas a los presbíteros españoles)的小冊子。Toledo城的主教曾禁止並斥責這本小冊。

該報負責人立即於第二天在報上公開道歉,並公開宣佈自己是天主教徒。

門諾總主教很滿意這公開的道歉,隨即發表另一篇文章以抵消前一封牧函的影響。

¹ CASTRO ALONSO, Manuel. *Episcopologio vallisoletano*, Valladolid, 1904, págs. 416-417.

² ALMUINA FERNÁNDEZ, Celso. *La prensa vallisoletana en el siglo XIX*, pág.192. Publicaciones de 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Valladolid, 1977.



Real Chancillería de Valladolid.

在聖神的帶領下

我們已大致描述了薩百德家庭從布格斯城遷入瓦亞多利城時，該地的狀況。

偕同主人來到瓦亞多利的若翰納，也在這新的氛圍裏逐步開展她的生命。

1868年5月18日，一道王室諭令同意若瑟·薩百德的請求，將他調往瓦亞多利城的地方法院。他於同年6月24日出任高級司法官的職務。¹

瓦亞多利城的地方法院是一棟古色古香、擁有悠久歷史的建築物。直到今日人們仍稱它為「Chancilleria」，意即「最高法院」的意思。

15世紀時，它隸屬於Vivero家族的Altamira子爵所有。1469年10月14日，卡斯提亞的依莎白公主與Aragón的費南度王子曾在其中一座名為「Sala Regia」的豪華王室大廳裏舉行婚禮。

在現今的Romón y Cajal街上一棟建築物的牆上，即昔日大樓的正門，還刻有銘文紀念這史實。

十五世紀末期，Vivero家族喪失爵位和這棟堅固王室建築的所有權，故改為最高法院所在地。

瓦亞多利城的居民在此進行重要的民事和刑事訴訟，司法人員包括一位首席法官和數位法學專家。1835年，它改制為地方法院。

司法人員可以選擇居住在城裏的任何地區，但大都選擇靠近最高法院的地區。根據瓦亞多利市政府合法的戶籍登記資料，薩百德家被安置在最高法院的廣場大樓2號2樓，正好位於地方法院的正對面。當時其他不少司法人員也都住在這棟大樓裏。

我們在眾多市府文件的檔案中找到1869至1871年間聖瑪定堂區的教友登記資料，裡面載有薩百德家的每一位成員姓名，若翰納的名字也在上面，身份是女僕。¹

¹ Cf. *Expediente del Magistrado D. José Sabater*, en fondos modernos d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Legajo 4577. N.º.4950 Fotocopia en AHFI, Roma A.9.1^a/1/



Calle del Camarín de San Martín. Valladolid

¹*Padrón municipal del Ayuntamiento de Valladolid, parroquia de San Martín. Años 1869. fol. 227 y 1871, fols. 141-142. Fotocopia en AHFI, Roma A.0/17 y A.0/18.*

聖瑪定教堂離最高法院很近,薩百德夫婦在此履行教友的義務,若翰納也常常去。

從教堂往Camarín de San Martín的街口走,可以通往玫瑰廣場,也就是玫瑰聖母堂的所在地。

這聖堂是San Cosme y San Damián醫院的一部分,原址在San Diego街,為了與宗教慈善團體聯合起來,遂遷至醫院附近。當地居民很愛這座小教堂,暱稱它為「小玫瑰堂」(El Rosarillo)。

「這個小規模且無多大藝術價值的教堂可說是城內最不起眼的教堂,然而,它在恩寵方面是最豐富的,實在一點也不誇張,因為教宗們陸續頒給這教堂施行大赦的特恩...,使這教堂須整日開放給民眾敬禮...,無論何時,總可見到教友們在裡面向天主祈禱.....」¹

和我們修會的創始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座教堂。若翰納在瓦亞多利定居不久以後,這教堂將在她生命中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

由於教堂整日為教友們開放,使這位年輕女孩有機會經常可以隱退到那裡祈禱。掀開奧秘的時刻逐步接近了。

日子雖在平靜中溜逝,但是天主卻以深度的靈修內涵充實她的生命,充實她進行繁瑣家務的每一刻。

她順服於聖神的引導,致力於忠信的操練,而在與天主親密的接觸中領受豐富的恩寵,這是她能完全並恆心奉獻自己的秘訣。

關於她會犧牲的精神,我們要說什麼!那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求。

她也真正實踐:棄絕一切,不僅放棄多餘的,也放棄自己所需要的。為了誰的好處呢?為了她那群窮人和最有需要的的朋友們。她後來也將這句話收錄在會典綱要和會憲中。

天主降福了她的慷慨:

¹ SANGRADOR VÍTORES, *Matías. Historia de Valladolid*, 1854. Nueva edición facsímil Grupo Pinciano, Caja de Ahorros Provincial de Valladolid, VII Valladolid 1979, págs. 227-228.

「天主曾數次添增她為窮人準備的食物,好能救助更多的人。」

「有一回,主人家裏的一位廚子感到不勝其煩,因為若翰納為窮人煮熟物的小鍋子礙著了她在爐灶旁的工作,便隨手把尚未煮食的鍋子往餐架上擺,擱了一整個早上。分施食物給窮人的時刻到了,若翰納來拿那小鍋,食物不但已煮好,而且還調了味,她可以照常把食物給窮人……」¹

天主持續賜給她光照與恩惠,她很渴望找到一位能交談並助其確認自己所持續領受恩寵的人。

在那紊亂的時代,要找一位耶穌會會士指導並非易事!不過,全能的天主自會照料,她將很快的與他們當中的一位會晤。

¹PÉREZ, Nazario. o.c. pág. 25.

耶穌會與革命

讓我們暫時離開原來的上下文,把注意力轉到耶穌會在卡斯提亞省的兩個地方,因為它們與一位人物有關,而這人物將很快地出現在我們修會的歷史中。

這兩個地方是瓦亞多利的宿舍和一所位於里昂的聖瑪谷中學(San Marcos)。

在那不祥的日子--1868年9月--之前,瓦亞多利省的耶穌會士在門諾樞機主教的帶領下,負責照管善終善會、聖心修會、專為大學生服務的聖路易善會、主日學及聖嬰善會等組織。他們在城裏講避靜,也在鄉間進行福傳工作。

9月28日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政府決定取締並驅逐在瓦亞多利省境內的耶穌會士,要將神父們的宿舍改建為遊樂場所。

門諾樞機猜測,也許耶穌會會士們急於從自己的會院中拿走原屬於修會的東西而激怒了革命黨人。¹

他在1868年10月9日寫給教廷代辦的信中提到上述行動加速了驅逐令的執行。²

這就是瓦亞多利城當年的狀況。

若翰納如何能在那種情況下與耶穌會的神父聯絡呢?

¹Cf. FRÍAS, Lesmes, *História de la Provincia de Castilla, 1863-1914*, págs.11-23. CÁRCEL ORTÍ, V. *Iglesi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868-1874*, págs. 374 y ss. Pamplona,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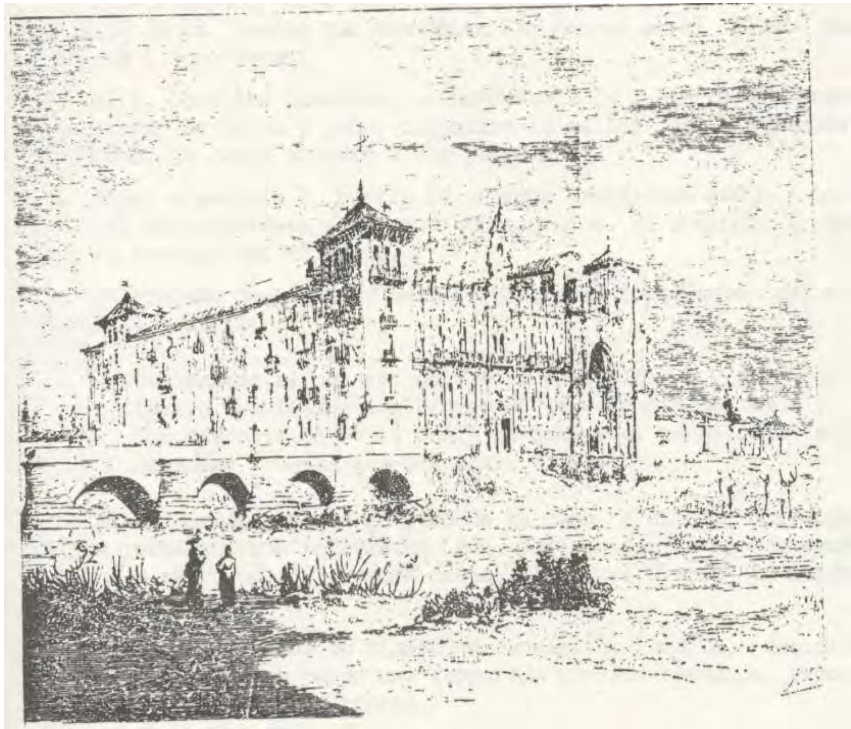
REVUELTA GONZÁLEZ, Manuel. *Las primeras casa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restaurada en Valladolid (1816-1881)*, Miscelanea Comillas 40, 1982. págs. 83-87.

² Cf. REVUELTA GONZÁLEZ, Manuel.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e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Edit, Sal Terra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u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pág. 85, nota 88. Madrid, 1984. Citado por V. CÁRCEL ORTÍ, *Iglesi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868-1874)*, Pamplona 1979, págs. 374 y ss.

天主上智另有安排。祂有祂的方式和時辰來實行祂的計劃。
時辰的號角就快響起了!

至於在里昂,此刻又發生什麼事呢?

這城內的耶穌會士擁有著名的聖瑪谷大樓,從1859年起稱為海外傳教士中學,是當地最大的一所中學。



Iglesia y convento de San Marcos
(colegio máximo de misiones de Ultramar)

1868年時,有許多人住在這裏,包括31位神父、27位修士和80位攻讀神哲學的學生。

領導這所中學的校長是孔斐理神父(Félix González Cumplido)。他在不久之後被任命為卡斯提亞省的省會長。

當時擔任理家職務的是艾朗神父(P. Miguel de los Santos San José Herranz),就是我們稍後要特別提到的,他與我們修會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

1868年9月21日,耶穌會團體一如往昔開始神操退省,平安籠罩著整座會院,沒有人懷疑什麼。

在那驚人的消息公佈之前,由院長神父負責交涉,準備應變。

29日,神操退省的最後一天,孔斐理神父明智地選擇那時刻,告訴會士們西班牙的情況。

「整個團體正聚在一起歌唱祈禱...,院長神父到了,先誦念一段常用的禱文,在簡短介紹以後,清楚地告訴我們,西班牙已發生了革命...」¹

首都已被佔領,且成立了革命政府。孔神父逐一說明所發生的事件。

10月1日下午三點,鐘聲響起,大家聚在餐廳;知道事實已無可挽回,對耶穌會下達的驅逐令已經簽字。

果然,10月2日,革命政府的驅逐令已交到院長神父手中,會士們必須在48小時內交出聖瑪谷大樓。

孔神父與革命政府交涉,試圖緩和此命令的執行,以便安排眾多人員離開。革命政府答應了他的要求。10月2日,首批會士離開前往

¹MARTÍN, Luis. *Autobiografía*, Filosofía 1868-1870...de Loyola a León, y...desde la salida de San Marcos hasta Loyola. fols. 188-202. Cf. la o.c. de M. GONZÁLEZ REVUELTA, págs. 88 y ss.

羅耀拉(Loyola)。第二天,其他的幾批也陸續離去。4日,星期日,他們交出整棟建築。

里昂的主教,D. Calixto Castrillo寫信給教廷代辦,提到:

「我看到耶穌會的神父們被驅逐,心中悲痛萬分...。這是革命政府的安排,必須要尊重他們.....」¹

負責理家職務的艾朗神父和其他幾位會士留在里昂處理一些財產問題,將其安全地分置在不同的家中。他是最後一位離開里昂的會士。

結束省會在里昂的使命以後,他決定前往瓦亞多利城,暫時與哥哥同住一段時間,等待這場政治風暴過去。

在天主大能的引領下,艾朗神父即將與若翰納的人生旅途交會。

艾朗神父經驗到革命風潮所導致的惡,在他心中開始反覆思考西班牙的現況,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他們多麼需要再生力量啊!

此時,若翰納所領受的光照正好與他心中思索的計劃不謀而合。

¹ C. del Obispo de León, Calixto Castrillo al Nuncio, León, 4-x-1868. ASV. Nunz. Madrid 462, tit. 1, Rubr. 8.

他是誰？

為能更認識這位神父豐富的性格,讓我們用簡單的描述來勾勒如下:

艾朗神父 (P. Miguel de los Santos San José Herranz)於1819年7月5日生於瓦亞多利城,是瑪竇·聖若瑟 (Mateo San José)和波妮·艾朗 (Polonia Herranz)夫婦的第四個兒子。

出生後第三天,他從聖尼古拉教堂(San Nicolás de Bari)的Manuel Garcia Faucíños神父手中領受聖洗聖事。依照施洗名冊上所登記的資料,他的父母是屬於該堂區的教友。¹

他們好像有幾年住在大橋(Puente Mayor)以外的郊區。根據現存第一本保留關於聖尼古拉堂區1818年的教友調查紀錄,上面只登記了戶長瑪竇·聖若瑟(Mateo San José)的名字,住在Los Monjas街。這也許是當時登記名冊的習慣。²

幾年之後,即1822年,我們知道他們住在聖瑪利亞街12號。瓦亞多利市政府戶籍簿上記載關於聖雅各(Santiago)堂區的資料也與此吻合。³

艾朗神父的父親在他年幼時便去世。

¹Cf. *Libro de bautizados de la parroquia de San Nicolás*, 1816-1831, fols.51-52. Archivo diocesano de Valladolid.

²Cf. *Padrón municipal del Ayuntamiento de Valladolid, parroquia de San Nicolás, año 1818*, fol. 13. Archivo de la Real Chancillería de Valladolid.

³Cf. *Padrón municipal del Ayuntamiento de Valladolid, parroquia de Santiago, año 1922*, fol. 57. Archivo de la Real Chancillería de Valladolid.

不確知瑪竇聖若瑟去世的日期。聖雅各堂區的亡者登記簿上,1823年1月11日載有他的遺囑,卻又註明他的殯葬沒有登記在正式蓋印的名冊上。按照市政府戶籍上的記載,波妮夫人是在1825年成為寡婦。¹

艾朗神父開始接受正規的教育,於1843年9月21日獲得法律碩士的學位,其學歷被保存在瓦亞多利大學的檔案中。²

¹Cf. *Padrón municipal de la parroquia de Santiago, año 1923 y 1925*, fols. 65. y 245, Archivo de la Real Chancillería de Valladolid.

²Cf. *Libro de Grados Mayores de esta Universidad literaria de Valladolid*, libro 232. Archivo histórico provincial de Valladolid.



El P. Miguel de los Santos San José Herranz
艾朗神父

他畢業後並未從事法律工作,而是和父母一樣從商,經營磨粉事業。

在她母親去世前不久,他感覺到自己有耶穌會會士的聖召,那時他已37歲,是個成熟穩健的人。1856年7月21日,他加入耶穌會,他的母親在同年的12月30日去世。

他在法國的二個城市接受培育,初學期在Hagetmau度過,神哲學的陶成則是在Vals市。¹

1860年6月22日,他領受鐸品。1861年在馬德里協助省佐,住在聖母訪親堂旁的宿舍。

1862至1868年,他一直在里昂,承行長上託付給他的職務。²

而後,我們知道他為何來到瓦亞多利城。

這位中等身材,瘦削臉頰、紅髮、藍眼,目光炯炯的人擁有極優秀的品格:

「艾朗神父是位健壯、和善的卡斯提亞人,沈靜、有效率、主動,而且非常明智有節,不過在耶穌會的文件中卻幾乎沒有留下明顯的記載...」³

另一位與他同期的會士說:

「艾朗神父的話不多,有很健全正直的原則,在提出建言時很可靠,作決定時很謹慎,極為謙遜、服從,克苦到極點,對天主有無限的信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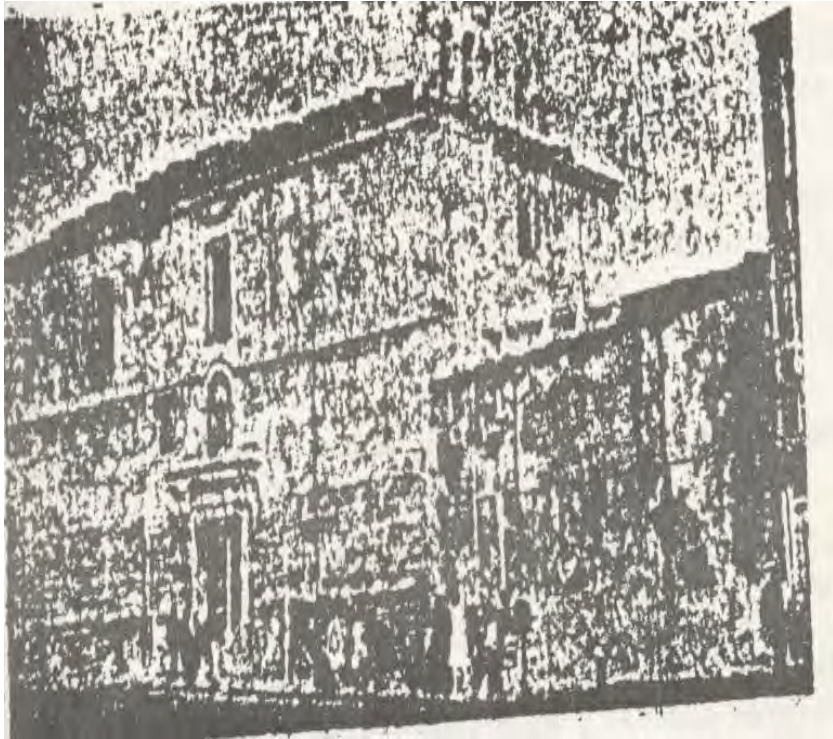
這兩位耶穌會會士對艾朗神父的介紹意味深長。我們稍後將有機會證實這位忠實的聖依納爵追隨者豐盈的內涵。

¹Cf. *Catálog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Años 1857, 1858 y 1859. N.B.

²Cf. *Catálog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e 1862 a 1868. N. B.

³REVUELTA GONZÁLEZ, Manuel. o.c. pág. 319.

⁴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 47.



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 Valladolid

兩個地點:聖斐理堂與玫瑰堂

(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 和 el Rosarillo)

在生命的某些時刻,至少從外表來看,好像覺得被束縛在一種單調裏:腳底所踏的是同樣的小徑,眼目所見也是相同的情景。這正是年輕的若翰納初到瓦亞多利城的前幾個月所感受的。

然而,有一天,一項決定性的事件會突破困境,發現新的道路,催促飛往更高更遠的極限。在那一日,標明了人類歷史和生命成長的里程碑。

若翰納正要碰觸生命中決定性的時刻!長久以來,她一直在沈寂與黑暗中準備自己,聖愛的火焰久已在這顆年輕慷慨的心中燃燒,鼓舞著她活潑的信德,堅定了她的望德。是的,光明即將來到,曉星也將照耀。

黑夜將迎向白日,這是已預報的,若翰納將會晤艾朗神父。

這是怎樣發生的?我們不確知,不過薩百德家與耶穌會的友誼應是一項管道。也許她在某場合的談話中聽到,也逐步確定有一位耶穌會士住在城裏,受到革命的影響,他從原來執行職務的學校被驅逐,回到兄弟的家中避難,同時也繼續觀察在里昂所發生的一切。

若翰納急著打聽何時何地可以見到他。後來,她知道他在道明修院的聖斐理堂舉行彌撒和聽告解。

她一定不曾聽過這地名。她向別人打聽時,有人告訴她朝聖安德(San Andrés)廣場的方向走,聖堂就在市場的對面。

若翰納就上路了。她找得到嗎?

終於,教堂出現在她眼前。想必是這裏沒錯!

教堂外有簡單的門廊入口,弧形建築下方凹進去的壁龕內,樹立著石造的聖斐理雕像。

推門進入,看到寬敞的正廳,拉丁式的十字架,復興時代採光優良的簡樸建築。

祭壇較高,木質的地板,粉刷的白牆。祭壇後方的壁飾也是聖斐理宗徒的紀念肖像。

唱詩班的位置在聖堂的最後方,面對著祭台,以鐵欄杆隔開,可以看見祭台前所舉行的敬禮。¹

¹ Cf. SANGRADOR VÍTORES, Matías. *Históriaq de Valladolid*, 1854. Nueva edición facsímil Gropo Pinciano. V.II. Caja de Ahorros Provincial de Valladolid, 1979. pág.441 y ss.

這位剛跨過門檻的女青年對上述的細節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彌撒感恩禮就要開始了。這是第一次的會晤。神父在祭台上,而她則收斂心神在長椅上期待著。

天主具體臨在,同時向他和她自我通傳。兩位同時領受來自天主的默感。

感恩禮結束後,她悄悄走近告解亭,以簡短的幾個字表達她的情況,向他敞開自己的靈魂。天主繼續臨在,神父明白這位跪在眼前的女孩是被選者。

被選者,她被揀選是要成就什麼呢?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清澈的水面即將為她掀起。她要做的是什麼呢?是上主所要的,只因為這是祂要的。這句格言滲透了若翰納的一生。

工程的開始需要準備,建築物的地基必須先備妥。艾朗神父和薩百德兩家的友誼為每日的指導開了門。一開始,神父先給予,她領受;他教導,她學習。一位是好老師,另一位則是優秀的好學生。

若翰納在主人家中原本就很積極地操作勞務,現在則以更大的熱情工作,因為有一力量在推動她、光照她。艾朗神父在教導的時候,也看出她的聰敏、純樸及委順,使她成為達成天主目標的合適工具。

我們查詢1871年關於聖雅各堂的市政府戶籍資料,得知艾朗神父的兄弟住在聖瑪利亞街25號,神父的名字也在名冊中。¹

若翰納就在那棟樓房接受為完成工程所必須的培育。

那工程是什麼呢?

這位具洞察力的耶穌會士深深地了解西班牙全國在使徒服務上的需要,體會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投身為兒童和青年教育的女修會。

這是他的計劃。

Cf. El V.I de esa misma edición facsímil, titulado: *Valladolid. Recuerdos y grandezas*, (1980). Págs.319 y ss.

¹Cf. Padrón municipal de la parroquia de Santiago, año 1871, fol. 375. Archivo de la Real Chancillería de Valladolid.

然而,這位依納爵·羅耀拉之子在這謙遜的女傭身上看到什麼呢?這在人眼中如此卑微而無足輕重的女孩要去成就那事業嗎?

屬神的人對人評價的範疇與一般人採用的標準大不相同,尤其是那些蒙揀選成就大事者。

若翰納已習慣一天中有多次在玫瑰堂專務祈禱。由於這教堂長時間開放,許多熱心的教友常會來這裏。

「教堂的正門入口是在玫瑰街,其正面磚牆和石造的門廊上有皇家武器的盾牌標誌。

教堂的另一個入口面對著廣場,上頭寫著聖堂的名字...。哥德式的拱門上有三個同樣風格的壁龕,玫瑰聖母像在中央,兩旁分別是San Cosme和San Damián...。此外,兩個相同的盾牌標誌,上面有個主教式的帽子蓋在上邊。

聖堂內部是單獨的寬敞大廳,採光好。正面祭壇上方的聖像有八支籐架圍繞的柱子...,在寶座中央的是玫瑰聖母;在柱子中間的是聖道明和聖方濟的態像。

教堂的兩旁,靠近讀福音講台這邊,有San Cosme和San Damián兩位殉道聖人的畫像,以及痛苦聖母和San Antonio de Padua的聖像。正門旁有間特別紀念洗者若翰的小堂。

靠近讀書信講台這邊的聖像與對面相應,有一組聖像,其內容獻為:聖母於聖殿,敬禮聖家、聖神和永生聖父的聖像。在兩側的是聖雅敬和聖安娜。最後,有一個祭台是為在旅途中的聖母...。」¹

以上是若翰納將領受宣報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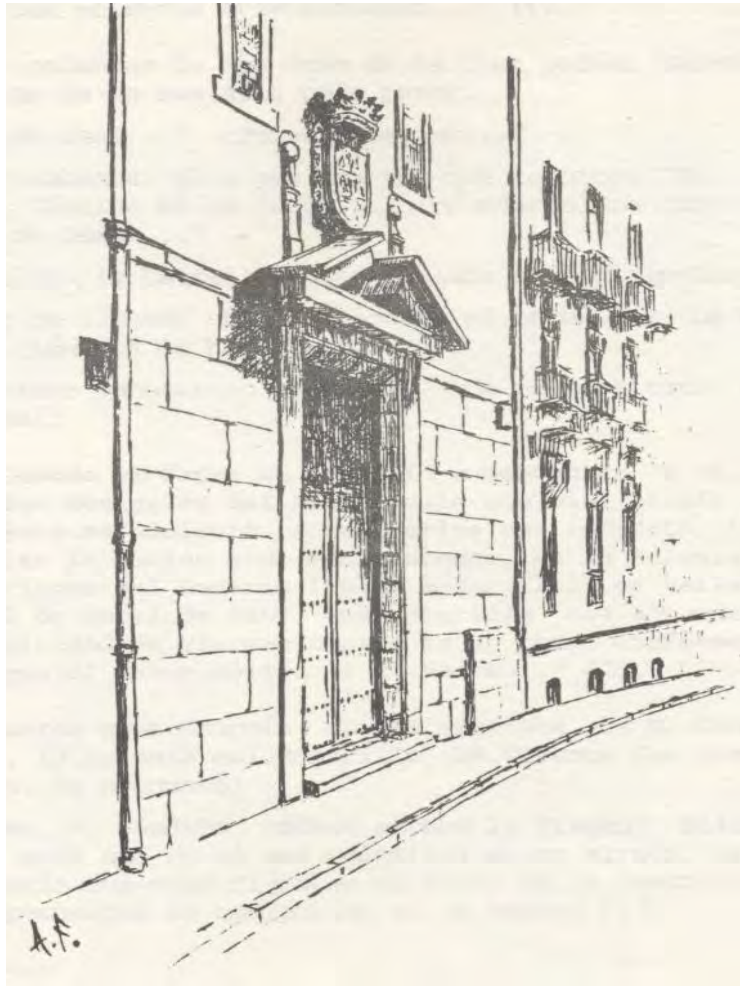
讓我們暫時停在我們剛描述的聖家祭台旁。

此時此刻,她照慣例在此祈禱,凝視著祭台上方的聖像,跪在粗製木質長凳的後方,專心致意地默觀.....

「我進入未知之地,佇立,一無所知一切知識都在超越...」²

¹G. GARCÍA, Casimiro, *Valladolid, recuerdos y grandezas*. 1900. Edición facsímil Grupo Pinciano. Valladolid, 1979, págs. 88-89.

²SANTA TERESA, Silverio de. *Obras de San Juan de la Cruz*. Coplas hechas sobre un éxtasis de alta contemplación. Tip. del Monte Carmelo. Burgos, 1943,pág. 804



Iglesia de "El Rosarillo". Valladolid

聖十字若望的這些話,使我們隱約了解在那裡所發生的事。

究竟是真的異像或內在的接觸?

我們不知道。她聽到一個聲音,說:「從今天起,妳將叫做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妳將建立一個修會:耶穌孝女會...」。

瑪利亞是宣報修會新生命誕生的曉星。

我們怎麼知道這事件?它是如何傳到我們這一代呢...?歷史與傳統擔負此角色。

修會保存的第一份歷史手稿敘述如下:

「當神父準備去了解至高者在她身上的計劃,以及天主對她的要求時,她謙遜地說明,1869年4月2日在瓦亞多利的玫瑰聖母堂(Rosarillo)給她的啟示,那一日正逢當年的聖週五,與天主顯示給神父的相符.....」¹

多年之後,已創立修會的甘第達修女再去玫瑰堂時,陪她同行的文德夫人(Vicenta San José)問她說:

請告訴我,甘第達修女,當時聖母在那裡?她雙眼凝視著聖家的祭台,帶著一種無比言喻的超性目光--簡單地回答說:「在那裡!」這記憶是何等震撼了她的心靈啊!²

從那時起,若翰納越來越渴望實現她的夢想。

她明白自己的卑微與虛無,然而全能的天主已經、並將繼續在她身上成就大事。她在貧窮中接受恩惠、不斷感恩,並徹底交付自己,完全任憑天主支配。

現在,一旦知悉天主的願望,她希望儘快著手進行這工程,但...「如何進行?在何處開始?艾朗神父和她完全不知道。可是若翰納體驗到一股內在的推動,渴望把這工程的第一塊基石安置在天主教世界的首都--羅馬,...或是在另一座救贖之城--耶路撒冷,在那裡安頓住所,建立總會院,並直到天涯海角,傳播真理之光...」。³

艾朗神父很可能在傳授知識時,向她提到耶穌會的初期,依納爵原本是何等渴望去聖地...,事實上,又如何能在羅馬建立了總會。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7. 在此頁下有一附註:我們會祖在三位姊妹前的見證。這三位姊妹是R. M. Ángela Cipitria, 和她的妹妹M. Joséfa Uranga以及寫下這一段記載的M. Petra Calzada.

²在多次機會中聽到文德夫人(D^a. Vicenta San José)說這些話。

³RHb. AHFI, Roma A. 5/3, pág. 8.

我們早期的歷史繼續說：



Retablo de la Sagrada Familia. El Rosarillo. Valladolid

「她寫信給教宗比約九世,表達願意履行天主對她的要求,懇請教宗允許她的渴望,並願完全服從命令...」¹

在修會孕育的初期,已可約略見到依納爵精神的記號。

我們無法證實回函是否來自教宗,不過在《修會記事》中曾這樣記載:

「這位宣佈聖母無玷的教宗很歡迎這想法,並在他的祝福下,告訴她先在西班牙創立修會,將羅馬之行保留到以後...。」²

艾朗神父和若翰納常常祈禱、作補贖,那是他們求助於天主的武器。

他們需要看清楚天主的旨意究竟要在那裡開始。很快降臨。

艾朗神父與撒拉曼加教區的修院院長耶穌會會士彭巴度神父(Juan Bautista Bombardó)聯絡,請教他關於創會的計劃,在那裡能被接受。由於這神父與該教區的主教有深厚的友誼,斡旋工作可以順利進行。他的答覆是樂觀而且肯定的。

在進行下一個步驟以前,若翰納希望先得到父母的許可與祝福,遂於1871年夏天返回多祿撒鎮一趟:

「她謙遜地表達熾熱的渴望,[就像在其他時候所做的一樣],她完全屬於天主,耐心等待至高者所指定的時刻,為能克服來自疼愛她的父母的堅決反對。既然是天主引導她一切細微的行動...,她自己將會負責要加速進行這件事。

有一天,她的父親正堅持要若翰納放棄理想時,他忽然暫時失去知覺,並無法動彈,隨後便恢復正常,並講出一句簡單的話:『我的女兒,去天主召叫妳的地方罷!...』」³

她的母親仍堅持要她選擇在鎮上的一座Clarisas修院,為的是離家比較近,但父親堅持說: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8.

註:我們沒有找到上述這封信,在修會檔案ASV也未見到副本。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8-9.

註:在歷史檔案中也並未保留「Reseña」提到的宗座回函。

³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10-11.

「不是到我們要她去的地方,而是到天主召喚她的地方。
既然我們的女兒更知道天主所要的...」¹

她辭別了父母,邁向已開展的道路。帶著堅定的意願--「天主要的,我也要」,離開了她家。

到了瓦亞多利城的第一件事:放棄全部所有,把自己僅有的都分施給窮人。她願意赤貧地把自己交給天主,深信祂自會供應。

既然創立修會的地點已經決定了,她立即遵從神師的建議,先寫信給撒拉曼加城的主教,請求在那裡建立修會的第一座會院。這修會是來自天主的默感,投身於兒童及女青年的教育。

主教給了肯定的答覆和一紙命令:願儘早在撒拉曼加開始。

艾朗神父再次向彭神父求助,請他提供一所房子來安頓未來創會的女青年。彭神父認識卡羅斯夫人(Jacoba de Carlos),她高興地提供這項資助。旅程決定在10月27日,艾朗神父和年輕的若翰納整裝上路,在撒拉曼加歡迎他們的正是彭神父和卡羅斯夫人。

在玫瑰堂領受默感之後,我們不確知她何時不再稱為若翰納。我們將從那值得紀念的1869年4月2日下午起,以聖母所給的名字來認識她:耶穌·瑪利亞·甘第達(Cándida María de Jesús)。

甘第達首先拜訪了主教,陳明先前在信中已表達的計劃。主教很熱誠地接待了她,離開時,她充滿了喜樂。

既然一個新的修會家庭即將在此教區誕生,讓我們先簡單地認識一下這位教區的大家長。

陸奇主教(D.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於1816年2月22日生於芒萊撒(Manresa)。1830年進入加爾默羅會(Cármén Calzado),在巴塞隆納的會院。

1858年,皇后依莎白二世推薦他為Canarias教區的主教,同時也擔任Tenerife地區的使徒監牧。

1868年3月13日,教宗比約九世接受王后的提議,委託他管理撒拉曼加教區。同年6月7日任職,18日即正式進入撒城。

他最突出的美德是熱愛和平,良善是他的特徵,他也以良善緩和了1868年9月革命的狂怒。

¹Ibid

在西班牙境內,陸奇主教是唯一的一位主教,在他的教區內修女院沒有減少,也沒有一位司鐸被驅逐。

他毫不遲疑地許可修會成立:包括耶穌孝女會,聖若瑟婢女會...。同一時期,撒拉曼加還建立另外兩個新的女修會:安貧小姊妹會和 Las Adoratrices。



他也為鄉間傳教者成立福傳組織。

此外,為了因應貧困者的需要,救濟窮人,他賣掉了馬車和母騾,減少服侍他的人員,只留下一位司鐸和一位僕人。

幾乎所有的信件都是他親手執筆。

在撒城擔任主教的六年期間,他投注了大量的心力與勞苦,因此教宗庇護曾說:陸奇主教是司鐸們和主教們的典範。

1875年的元月,他被任命為巴塞隆納的主教。兩年之後,擔任Sevilla的主教,並在那裏領受紅衣主教的頭銜。1882年去世,享年67歲。¹

現在,耶穌瑪利亞甘第達領受了代表教宗的祝福,高興地離去,展開她的工作。

首先,必須先找房子。彭神父介紹了一位女孩陪她,就是Emilia Torrecilla y Andaluz。在城市內往返奔波的同時,她們兩人之間建立一種默契,Emilia很快地成為甘第達為新修會收錄的第一位候選人。

她們在直布羅陀街(Gibraltar)2號找到了合適的房子,這棟建築稱為「聖若瑟之家」,想必是因正門有這位聖人的雕像而得名。

Emilia留下來監管房子的整修事宜,也要安置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從瓦亞多利城所寄來的一切。

甘第達到Alba de Tormes簡單地拜訪,向聖女大德蘭的聖髑致敬後,結束了在撒拉曼加的停留。11月1日,這位未來的會祖與艾朗神父返回原來的許諾之城。

此時,甘第達的信德在增長,望德更活潑,愛德更為熾熱。

她反省、祈禱,不斷地祈禱。猶如運動員注視所渴望的目標,她也全力以赴,準備跳躍。

¹Cf. VICENTE BAJO, J. Antonio. *Episcopologio salmantino desde la antigüedad hasta nuestros días*, Salamanca 1901. Archivo diocesano, págs. 235-239.

一切都必須安排、辭行。...,注意到最小的細節...

前往多媚河(Tormes)親吻之地的時刻到了。

她並非單獨前往。有領受同樣召喚的三位女青年同她一起去。

1871年12月6日下午,這幾位女青年在一位耶穌會士的陪同下,乘馬車出發,在沙摩拉鎮過夜,住在Clarisas修院。第二天,她們將繼續旅途的最後階段。

目的地:撒拉曼加城。



Casa de San José. Salamanca
撒拉曼加的聖若瑟之家

在時空中的撒拉曼加

發源於Gredos山脈的多媚河將全省劃分為兩個地區。
北部是富饒的Armuna地區,南部則滿是碧綠蜿蜒的畜牧區。
Helmántica(撒拉曼加城的古名)正好位於多媚河流經之地。

Polibio是撒城歷史的重要人物¹,Plutarco則是著名的文學家。撒拉曼加是古西班牙時代所建立的少數早期城邦之一。自從Polibio提到這城市以來,這座古城已靜觀了廿世紀的歷史。

時至今日,多媚河的河水仍幸運地流經羅馬時期建築的橋樑。

這座橋使市民的生活有了更寬廣的時空向度,數世紀以來,撒城仍帶著感恩之情深深地以這座橋為榮。

隨後,哥德人(godos)與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撒拉曼加失守。後來,移民隨即遷入。

城市再次重建在三座小丘陵上。文藝復興時期的學生和人文主義者發現這點時,不禁歡躍地說:「羅馬城建在七座小丘陵上,而撒拉曼加有三座,可以算是小羅馬了!」

現在,讓我們約略勾畫出現代的撒拉曼加城的輪廓。首先是撒拉曼加大學。

撒城擁有傲人的名人錄:El Tostado, Nebrija, El Brocense, D^a. Beatriz Galindo, Lucía de Medrano.

撒城的印刷業也很發達。

一位曾仔細觀察並作筆記的大學生寫了著名的«la Celestia»,可算是文學界的一位奇才。

另一部幽默的文學作品«Lazarillo»在Tejares小鎮寫成,開創了西班牙流浪者小說(picaresca)的先河。

撒拉曼加城在這世紀裏也豎立她最富代表性的地標建築物。

大學在成長,校舍也必須拓建,其正門的建築表達了西班牙複雜花葉形裝飾藝術(Plateresco)的高峰。

主教座堂人滿為患,必須另行興建。在興建主教座堂前後,尚有其他著名的建築:la Casa de las Conchas, Monterrey, el Palacio de la Salina, las Torres del Aire y del Clavero.

在那多采多姿的世界裏,充滿了學生的喧鬧、詩人的吟詠、文人的辯證...。但,在眾多熙攘的人潮中,我們也會看到聖人的足跡。

聖女大德蘭曾一次又一次地經過此城。聖十字若望,聖依納爵·羅耀拉,及該城的主保San Juan de Sahagun。

¹Polibio 本身是希臘人,但曾寫過關於羅馬帝國的歷史。

Los Monroy和Los Manzano兩大家族曾彼此對立,無法相容。另外,Capuletos和Montescos也彼此不和,不斷發生流血事件,甚至不同黨派的人不得通過撒城的廣場,「派系廣場」因而得名。¹

為了建立和平,雙方曾在一棟位於聖保祿街的建築大樓裏談判交涉,為紀念這和平的行動,這大樓稱為「和睦之家」(Casa de la Concordia)。在其大門上端的拱門上刻著兩句拉丁文:

「憤怒產生仇恨,和睦滋潤仁愛」。

我們後來會看到,這棟建築成為耶穌孝女會在撒拉曼加城的第二所會院。今日經過重新整修,仍保留其古色古香的風貌和拱門上的刻文。

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流行巴洛克式的建築(barroco),也豐富了撒拉曼加城的建築面貌:克萊西亞教堂(la Clerencia)、大廣場(la Plaza Mayor)以及富麗堂皇的市政府建築都帶有濃厚的巴洛克風格。

後來,法人入侵,撒拉曼加城進入悲慘的黑暗時期。十九世紀的撒拉曼加顯得有些單調。市內的建築,除了著名的曾刻意保存外,大都顯得簡陋殘破。

上述已簡單描繪了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即將放置修會第一塊基石所在地的歷史摘要。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在三位女青年Petra Piernavieja, Gertrudis Garcia和Ciprina Vihuela的陪同下,來到撒拉曼加城。她經由艾朗神父認識她們,他也陪她們一同來到這裏。

12月6日,他們離開瓦亞多利,當晚在沙摩拉鎮的Clarisas的會院過夜,隔日抵達撒拉曼加城。

在大廣場下馬車時,彭巴度神父、卡羅斯夫人(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第一次去撒拉曼加時即在她家中借宿)、Emilia及其他幾位認識的人在那裡接待他們。隨後,一起往老主教座堂的方向走去。

¹ Cf. VILLAR Y MACÍAS, M. *História de Salamanca*. Edit. Núñez Izquierdos, V.II, Salamanca, 1887, págs. 72-73.



Puente romano. Salamanca
撒拉曼加 羅馬式的大橋

我們知道,位於直布羅陀街2號的聖若瑟之家即將成為修會誕生的搖籃。那時候,她們可能只租用這建築的一部份,尚有鄰居住在同一大樓內。

他們從寬廣的大門進去,即將成為這新修會家庭的會祖甘第達一進到裡面,遂充滿熱情地親吻牆壁,大聲地喊說:

「我的平安在這裡,我要永遠在這裡憩息...!」¹

此時,安祥寧靜的艾朗神父說了幾句話,安撫了她們那熱切的情感:

「妳們將為這非人手所造的建築物奠定根基...。現在,妳們有四位天主的婢女,在耶穌基督的庇佑和無玷瑪利亞的保護之下... ,投入兒童和女青年的園地,辛勤耕耘...。

妳們單獨而來,沒有人為的資源,要唯獨信賴全能的那位...

天主揀選了撒拉曼加城作為修會誕生的搖籃,我們在主內希望這新修會能在這裡紮根,在這裡成長...,結出豐碩的果實...」²

艾朗神父願在那特定的時刻清楚釐清這項工程是誰的,為何而來,以及如何實踐。

1871年12月7日下午,原來陪伴她們的人都先離開,最後剩下她們這幾位在新租的房子裡。長久的夢想即將成為事實,她們彼此先互相認識,交換體驗和感受。

那晚是無玷聖母的前夕瞻禮,在那時期需要守齋。簡單的晚餐之後,她們想必在祈禱。晚上,在寂靜街道旁的大樓內,有的姊妹可能會感到害怕。

她們帶著對未來無法預測的問號睡著了,投入深夜的憩息,但,也帶著對新生命開始的幻想進入夢鄉。

那晚,撒拉曼加城飄著大雪。³

第二天,新的一天在藍白曙光中逐漸甦醒!

¹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s. 6,y 65.

²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s. 66-67.

³ Cf. RHb. AHFI, Roma A. 5/3, pág.18.



Plaza Mayor de Salamanca
撒拉曼加的大廣場

新修會家庭的第一天

關於我們修會歷史的敘述,直到現在還只是這條河川形成的史前史。然而,最初的水滴已慢慢形成小溪,並開始在河床上伸展,且已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河道。

河水輕柔的曲調就像前奏曲一般:讓我們來聽聽在她誕生的第一天所響起的單純樂音。隨後,整首交響樂將會奏起。

開始的第一天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很簡單,如同我們在生活中偶而發生的大事一般。

首先,熱切期待曙光的升起。

1871年12月8日,無玷聖母瑪利亞的瞻禮。這是一個開創道路的日子,是標明路程的里程碑,是歷史的起點。在這一天,一個新修會即將誕生。

讓我們先回到聖若瑟之家。會院團體的女青年一清早就起床,準備就緒,便離開家,踏上Tentenecio斜坡,沿著Libreros街,穿過Escuelas Menores廣場,邁入大學正門,走到克萊西亞教堂,這聖堂也稱為聖瑪谷堂,耶穌會士們在此進行傳福音的工作。

艾朗神父已在聖堂等她們。一天的開始一定是先舉行感恩禮。每一位在聖事禮儀中靜謐地交出自己,投靠至潔童貞聖母,再從她手裏呈獻到天父心中。

早晨首次的相遇在熱心的感恩禮中結束。她們回到家中,在愉悅喜樂的氣氛下吃早餐。

有一位年輕女孩已被修會收錄,但還沒有來到。年輕的Juana Gómez是會祖首次來撒城時,經人介紹而認識的。她在姨媽家附近的吳甦樂修院受教育。Emilia和艾朗神父兩人去接她。

同時,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在Petra Piernavieja修女的陪同下前往主教公署,請求教宗代表的降福。在這快樂的一天,教會必須臨在。

隨後,大家都回到家裏,新成員也到了,彼此又是熱情的問候和歡迎。艾朗神父來了,帶來一些彭巴度院長神父的禮物。這位慈祥親切的修院院長早在前一天已注意到,這新家裏幾乎什麼都沒有。

她們喜樂地準備下午的活動,選擇最寬敞的大廳改為臨時的聖堂。艾朗神父先暫時離開,她們繼續準備細節的工作。當艾朗神父

再次踏進家門時,下午四點的鐘聲響起。還有幾位參禮者與他一起來。

時刻到了,時鐘已指著誕生的時辰。客廳已佈置妥當,中間擺設著一張臨時的祭台,藍白色會衣已放在上面,整個環境內在獨特的氣氛正配合著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這六位女青年是興建這建築物的柱石。此時,她們正收斂心神,專務祈禱。

在長時間的靜默後,從艾朗神父口中緩緩吐出下面令人感動的話:

「妳們今日蒙召...在教會內...創建耶穌孝女會,妳們蒙召選不是為休息,而是為工作...。妳們人數少,素質差...;無妨,因為這工程不是妳們的,而是天主的,祂知道並認識自己所揀選的工具...。妳們要永遠持守今日在妳們心神內所有的意願與渴望,妳們將永遠在旅途曉星無玷聖母的帶領下,成為一個團結、互愛、富有使徒精神的修會...。」¹

艾朗神父的話準確地指出這項工程是天主的,它的意義是多麼深遠...!

在這寧靜超性的時刻,這一番話在初期的耶穌孝女心中迴響。

她們一個一個走向祭台,領受會衣,典禮遂告結束。

1871年12月8日傍晚,一個新修會家庭誕生了。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耶穌孝女會的修會歷史正式開始。

她們滿心喜悅地互相道賀。

艾朗神父在離開以前,邀請姊妹們接受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為母親和院長。當時,大家都沈浸在興奮喜樂的氛圍裏,可是艾朗神父知道,這件重要的事必須在一開始便清楚表明。

會祖知道這職務所包括的內涵。這位在天主內有著堅定信德的女性接受了這份重擔和挑戰。她決定投入這全新的、未知的節奏,努力在女兒們心裏激發希望和愛情,這是長期的工作。此刻,才只是這漫長道路的開端。

¹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72.NB.這些話是由Sandalio García口述收集的,她當時尚未加入耶穌孝女會,不過親自在場見證。



La Clerecía y la casa de las Conchas



Inmaculada de Rivera. Salamanca

第一部份

從開創修會歷史的第一天起

三個階段: 1871--1912

我們剛才已看到耶穌孝女會的誕生。

現在,從開創修會歷史的第一天起,我們將分三個階段敘述其成長的過程。

這三階段是以「強烈時刻」來劃分的,即按照總大會的召開,作為里程碑。

第一部份修會的歷史突顯前後兩個年代:即1871年和1912年。前者展現新生命的開始,後者則傳報一項存在的結束。那是一粒落在地裡死了的麥子,它結出了成千上萬豐碩的果實。

關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有頗詳細的資料:包括會祖的傳記、當代所保留的印刷出版品、文件,等等。

我們嚐試環環相扣地逐步敘述這三個階段,分別是:

- 從修會創立直到第一屆總大會:1871--1894
- 從第一屆總大會到第二屆總大會:1894--1905
- 從第二屆總大會到會祖逝世:1905--1912

會祖去世時,隨即召開第三屆總大會。

第一階段的旅程

1871--1894



Calle del Jesús. Al fondo la Clerecía

啟程

這幾位純樸且滿懷善願的年輕女子已開始邁步前行,卻對修道生活完全陌生。因此,第一步是向內紮根,除了給予堅固紮實的靈修培育外,理智的層面也不可忽視。既然修會的誕生是為了教育,這一切當然都需要妥善的準備。

年輕的創會者直覺:韻律為大家是一項有力的幫助。於是她擬了一份適當的時間分配表,包括祈禱、上課、工作、讀書、勞務、散心...和休息。

一旦制定好了一天的架構,每件事便很容易配合適當的時間去完成。

這團體只有一位姊妹擁有正式的教師文憑,即Petra Piernvieja修女。她負責給團體上課。

至於在靈修方面的準備,則由會祖負責,當然也是在她神師的引導之下。

會祖柔和的手操作著她份內的職務,在空白的紙上寫下有代表性的特徵:祈禱的精神、信德、抉擇、果斷、責任感。¹

艾朗神父每天在靈修指示中傳遞依納爵靈修精神的精髓,滋潤這片處女地,準備在適當的時刻產生果實。耶穌孝女會的會祖直接汲取靈修泉源,從耶穌會的會憲摘要、公共規則等,艾朗神父也以口述或文字方式逐步給會祖傳授許多耶穌會的慣例。

艾朗神父曾在信上告訴他的同伴說:

「在這裡創立了一所修會,她在各方面都以芒萊撒(Manresa)的奶水餵養...。」²

¹ Cf. 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29-30 y *Un caminº. entre dos fechas: la Madre Fundadora y las primeras hermanas en la casa de San José*, Salamanca, 1976, págs. 230 y ss.

² C. del PH al P. Garcíarena. Salamanca, 22-XII-1871. AHFI, Roma A.1A.1.0/1/1.

在神師的引導帶領及在信仰的超性光照下,甘第達修女應用上述資料,在依納爵靈修精神的基礎上開始草擬耶穌孝女會的會憲,採用了耶穌會的主要精神,並將自己心目中修會的理想圖像投射在文字法規裏。

1872年的前三個月,她在祈禱和補贖的氣氛下,懷著無比的熱忱完全投入會憲編纂的工作。1872年的3月31日,正逢當年的復活節主日,她將會典綱要和會憲第一部份呈請陸奇主教批准。

會憲綱要是修會第一份介紹自己的文件,雖承繼耶穌會會憲的靈感,但仍有其自己的特色:

- 以耶穌孝女會的會名表明其身份
- 基本的孝愛態度
- 人民的公教教育
- 瑪利亞精神
- 簡願
- 以教會性和普世性的意識前往世界的任何角落

在隨後的55項條文中,有會憲、公共規則以及端莊的規則。

三天後,1872年的4月3日,修會收到簽發批准的文件。¹

¹AHFI, Roma A.2.0/1 3-IV-1872。



修會既然已得到教會的許可,確定了生活的標準,就可以穩妥前進。全能的天主是偉大的建造者,會祖則是祂得心應手的工具,修女們在會祖的引領下同心協力,這棟屬於天主的建築將逐漸拔高矗立。

修會成員的數目開始增加。1872年2月有三位年輕女子加入:Pedra Cebada Conde¹,10日;Juana Otegui Olazábal², 18日;在26日入會的是Isabel Antón e Insuela³。

4月24日加入團體的是Wenceslada Hernández Asenjo⁴。

¹ Cf. RHb. AHFI, Roma pág. 32; C.I. n.º. 14, n.3, pág. 41; B1, AHFI, Roma K.4/1,7 pág. 47

² Cf. RHb. AHFI, Roma pág. 33; C.I. n.º. 5, n.3, pág. 18; B1, AHFI, Roma K.4/1,8 pág. 54

³ Cf. RHb. AHFI, Roma pág. 34; C.I. n.º. 87, n.1, pág. 208; B1, AHFI, Roma K.4/1,9 pág. 59

⁴ Cf. RHb. AHFI, Roma pág. 34; C.I. n.º. 5, n.2, pág. 17; B1, AHFI, Roma K.4/1,10 pág. 68

甘第達修女心中尚有另一個強烈的渴望,即主耶穌基督在會院內聖事性的臨在。她渴望天主聖愛的海洋能淹沒她生活的小海灘。愛促使人渴望接近被愛的那位是必然的。

「大約在創會後的六個月左右,天主賜給她恩寵中最大的恩寵,即接獲教宗比約九世的許可,得以在會院中供奉耶穌聖體,並舉行彌撒聖祭...」¹

這消息是在聖母的月份中傳到了會院,甘第達修女是多麼熱愛她這位至潔之母啊!

「1872年5月3日,全體姊妹無限喜樂地準備慶祝隆重的典禮。主祭是熱心的艾朗神父,他在此機會鼓勵她們日益增加跟隨天主的熱愛,為天主的光榮而工作...。下午,她們舉行感恩的禮儀,唱了幾首讚美詩...」²

她們如何在聖若瑟之家慶祝修會成立以來第一個五月份呢?據說在一本日記裏記載著初期耶穌孝女對聖母的熱愛,可惜我們無法找到那本日記。不過在《修會記事》中清楚告訴我們,她們是怎樣活出聖母的精神:

「她們在這個月彼此特別互相鼓勵,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不計代價,儘量努力表達對她們的保護者和母親 - 無玷瑪利亞 - 的熱愛...」³

大樓外的直布羅陀街上,又有新的望會生在敲著修會的門。此時,聖若瑟之家這實際上可稱為耶穌孝女會第一座培育的會院,已稍嫌小而不敷使用,新的成員又正等待加入。這所會院的牆壁可以見證在其中發生的幾項重要事件。艾朗神父和甘第達修女彼此商量,修女們是否適合穿著會衣出現在人面前。祈禱給予他們光照,兩位都相信是到了決定的時刻,遂決定穿會衣的日期。

姊妹們以避靜作準備。艾朗神父在避靜中邀請她們感謝天主揀選她們侍奉祂,並鼓勵她們為中悅天主而忠信地交付自己。

5月11日和12日又有兩位新成員加入:Cecilia Hernández Asenjo¹和 Sandalio García Alcalde 的妹妹 Elena²。

¹ RHb. AHFI, Roma A.5/3, pág. 37

² RHb. AHFI, Roma A.5/3, págs. 37-38

³RHb. AHFI, Roma A.5/3, pág. 37.

5月31日是聖母的節日,也是會祖的生日,於1871年12月8日那天首批加入耶穌孝女會的修女們領受了會衣。我們沒有這次活動的參考資料,在《修會記事》上只註明這件事而已。³

7月10日,又有一位新的望會生被收錄,她就是Ma Josefa Arregui Goitia⁴。

我們方才提到培育會院因成員增加而顯得狹小,於是她們開始努力尋找另一處適合教育這目標的會院。

在靠近Clerecia聖堂,即在Placentinos街上,會祖找到一處她認為合適的房子,遂商定購買。在進行適當整修並準備遷入之際,後來會祖得知這地方的鄰居並不可取,遂毫不遲疑地盡速將此不動產轉賣給別人⁵。而這項不動產的買賣事件激起了一連串對這新修會及其會創立者的批評。

按照歷史的記載,修會有時處在陽光照耀下,有時卻充滿陰霾。為甘第達修女而言,痛苦的時刻逐步逼近。每一次痛苦的經驗都像似天主無言的新召喚,因為考驗是天主所用的墨水,用來沾寫祂親密者的日記。

痛苦和喜樂,光照與陰霾。會祖在一切時刻裏都充滿喜樂地看著她這小團體如何邁步,如何藉著祈禱增進與天主結合的渴望,意向的純正無私與貧窮的操練。她們是在一所好學校中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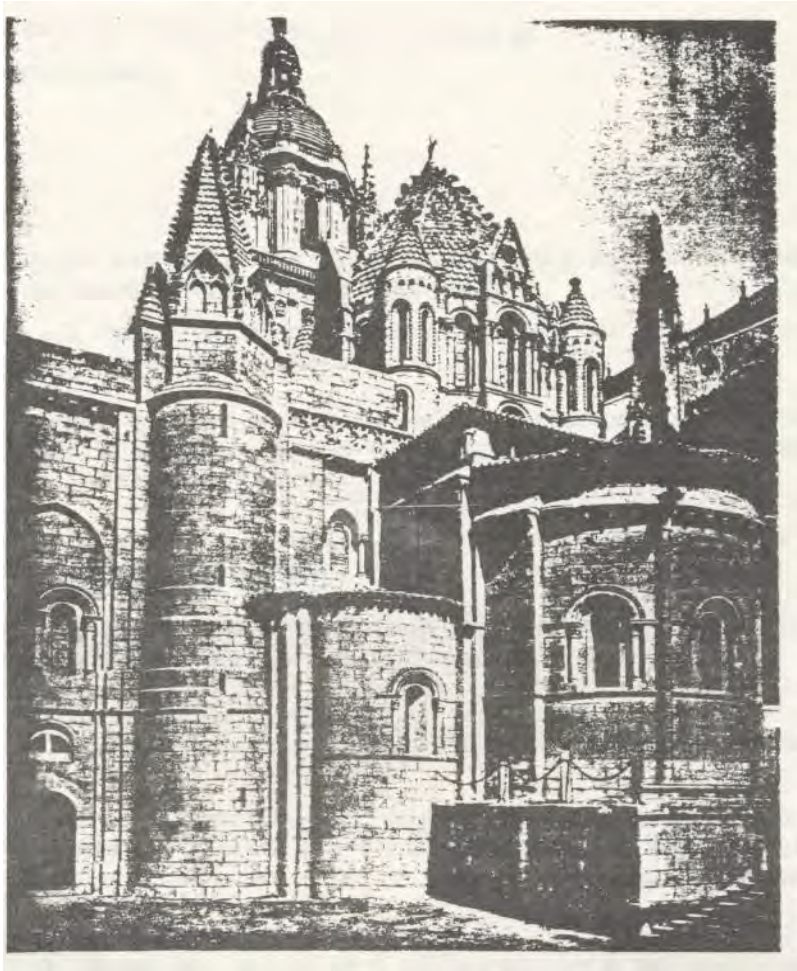
¹Cf. RHb. AHFI, Roma pág. 38; C.I. n.º. 5, n.1, pág. 17; B1, AHFI, Roma K.4/1. 11. pág. 72.

²Cf. RHb. AHFI, Roma pág. 39; C.I. n.º. 9, n.13, pág. 30; B1, AHFI, Roma K.4/1. 12. pág. 79.

³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 42.

⁴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39; B1, AHFI, Roma K.4/1, 13. pág. 84.

⁵Cf. CÁCERES, Adela de. Encína y Piedra, pág.79.



La Torre del Gallo. Catedral Vieja. Salamanca

艾朗神父離開撒拉曼加城

我們在前面已看到,艾朗神父來到這座文化古城,在耶穌孝女會成立初期鼎力協助、引領。他當時住在撒拉曼加城教區修院對面的耶穌會團體內。

「當時派給他的工作是理家,這職務對他非常合適,因為他曾在里昂最大的學校裏擔任過這項職務...」¹

我們從艾朗神父寫給José M^o Garcíarena神父的信上所提到的,可以推論他在團體內有非常整合的生活:

「我所有的朋友 - 也是您的朋友 - 是那麼好,您不能想像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所給我的安慰...」²

我們在神學院日誌裏找到他短期擔任理家神父的資料,1872年3月1日,記載前任理家神父Tomás Gómez被派往Galicia省:

「3日,星期天,以午後茶點的方式慶祝交接...」³

卡斯提亞省的省會長Félix González Cumplido神父與省參議神父商量以後,提出此項任命的決定。

這位省長於1872年8月3日逝世,由Juan Nepomuceno Lobo神父接任。

他上任初期作了幾項決定,其一是將艾朗神父調往西班牙西北部的Galicia省,因為當時的耶穌會並不主張會士參與女修會的建立。

González Revuelta神父在引用的文件中提到此事。他們在9月15日慶祝新理家神父Antonio González的任命,那時,艾朗神父已不在撒拉曼加城了。

新誕生的耶穌孝女會繼續往前邁進。此時,修會第二批修女即將領受會衣,日期訂在8月27日。她們開始退省,由艾朗神父帶領。

「在剎那間,連會祖本人都未能清楚意識到,但她卻記下突然浮現心頭的事...。神父打破這靜默,走到會祖面前說:

- 我的女兒,妳在做什麼?
- 會祖那時候把紙條交給他,說:
- 請看,神父...」⁴

¹REVUELTA GONZÁLEZ, Manual. o.c. pág 320. cf. AHL, consulta del 5 de febrero de 1872.

²C. del PH al P. Garcíarena, Salamanca, 22-XII-1871 AHFI, Roma A. 1A. 1.0/1/1

³REVUELTA GONZÁLEZ, Manuel. o.c. pág. 320, n. 86

⁴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43-44

神父看到紙條上所寫的,大吃一驚,那正是他要告訴她的消息。此時,他心情沈重,悲傷之情反映在臉上;她則安詳地將痛苦隱藏。接到的派令已刻不容緩,勢在必行,他須在當日下午前往Galicia省,連車票都已交在他手上了。

甘第達修女向他保證絕不會如此,這行程必須等到預定的日期,即他給姊妹們頒發會衣之後才能成行,而後來果真是如此。

她在靜默中持守著內在深沈的痛苦,從心裏萌出一種「天主所願意的」慷慨,祈願禱的旨意承行吧!

姊妹們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聽到神父一再殷切地叮囑依納爵的服從理念,要她們彼此間和全體對會祖都要持守愛德。

8月27日到了。那天是瑪利亞無玷聖心的瞻禮。七位女青年相繼加入修會,穿上會服。神父在禮儀中所講的話是那麼熱忱感人,想必她們也隱約意識到了。他鼓勵她們要忠信地遵守會規,將自己的意願契合於會祖的意願,這些話不得不引起姊妹心中的疑慮。

到了告別的時刻,這位大家長在聖若瑟之家說了他最後的幾句話,而這些話語在古老的牆壁不斷地迴響著。這幾位姊妹是艾朗神父最後帶領的一批耶穌孝女¹。

艾朗神父走了。甘第達修女覺得有必要與女兒們面對面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雖然大家都感受到神父離去所引發的痛苦,但沒有人像會祖那樣深刻體驗到因缺乏艾朗神父的臨在所導致的困難。她必須忘記自己,完全自我交付,投身於天主託付給她的計劃。這分離將幫助她更圓滿地投入天父的懷抱。

此時,耶穌會士並未對這新生的小團體棄置不顧。González Revuelta神父有這樣的記載:

「艾朗神父離去以後,由彭巴度神父替代。可是,在照顧撒拉曼加的耶穌孝女會上,他及其他神父的參與,同樣地由艾朗神父予以節制...」²

在這一方面,修會第一份編年手稿告訴我們:

¹Cf. 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44-46.

²REVUELTA GONZÁLEZ, Manuel. o.c. pág. 320 Cf. AHL, cons. 23 de octubre y 23 de diciembre de 1872.

「艾朗神父離開之後,會祖的神師神父由彭巴度神父擔任,這位神父和Rodriguez神父,及其他的神父(在頁下註明的有Salazar、Rojo和Matías神父)。他們在一星期中有幾天來為修女們解釋一些課程,也不缺乏有關修道生活的指示...」¹

甘第達修女的名望開始在撒拉曼加城引起迴響。讓我們來看看當時的一項重要事件,在García Alcalde神父所寫的會祖傳中提到:

「此時,需記載一項事實,證明甘第達修女已逐步獲得重視,當代有名望者對她已明顯地表示尊重與推崇,她的勤勉和明智極受好評...

[教區修院的聖經學教授Butiñá神父]推薦甘第達修女,指導某位後來建立聖若瑟婢女會的女士。甘第達修女極力推辭這項建議,直到有權命令她的神師彭巴度神父示意,她才勉強接受Butiñá神父的委任...,服從並開始接受那位被推薦的女士...」²

當然,當時也有人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會祖所創立的事業,而困境正可以用來考驗堅毅的精神。她以穩妥的手掌握著這小船的舵,以毫無間斷的「是」航向那邀請她的天主,深深划入祂的海洋。

在航行中,有順風也有逆風的時候。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修會的肯定與成長。她一分一秒地奉獻自己的生命,為完成這項天主的工程。

隨著時光流轉,新的工人蒙召來到了這所天主的葡萄園。她們是:Indalecia Crines Camino³, Higinia Gil García⁴ 和 Antonia Robles Hernández⁵。第一位是在1872年10月加入,另外兩位是在12月。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47.

²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s 111-112.

³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s. 50-51; C.1, n°. 1, n.4, pág. 6; B1, AHFI, Roma K. 4/1, 14 pág. 84.

⁴págs. 51-52; B1, AHFI, Roma K. 4/1, 15 pág. 90

⁵pág. 52-53; C.1, n°. 9, n. 1, págs. 27-28; B1, AHFI, Roma K. 4/1, 16 pág. 92.

創會週年慶

修會生命的小溪已找到河道,溪水在和諧中慢慢往前流動已將近一年,她已曉得何謂匯合的川流,她正逐步刻劃自己的路。

另一個12月8日臨近了。

六位最初創會的姊妹心中滿載著多麼豐富的回憶啊!

現在,她們已是16位了,可以看見這是天主的工程,是祂使微小的芥子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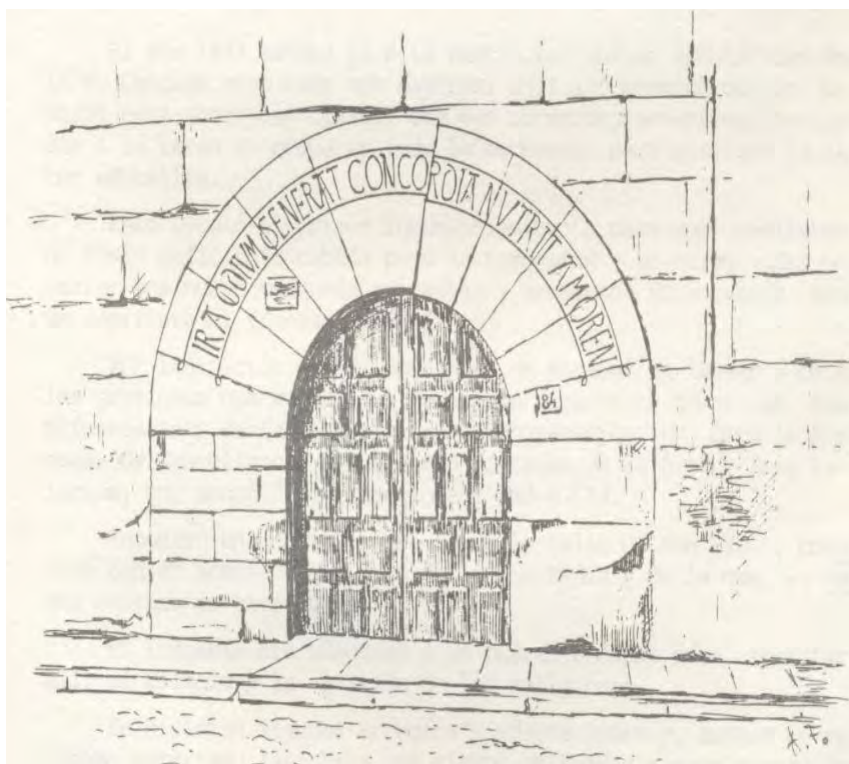
為了紀念並慶祝這重要的日子,一切準備都不嫌多。首先,她們盡力準備自己內在的住所,心中的熱情自然激發出豐富的創意,使人從外在的氣氛便可以感受到在這家裏要舉行慶典了。

《修會記事》告訴我們:

「聖堂裏擺設了許多蠟燭和鮮花,有些柱子是會祖親自裝飾的...。她善用各種方法,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當時,她們竟沒有一尊無玷聖母的態像,遂在祭台中央掛了一幅耶穌會神父所繪的無玷聖母像替代。那幅畫目前還保存在撒拉曼加無玷聖母學校裡。當天,有幾位耶穌會神父在我們聖堂裏共同慶祝。下午,我們因至潔之母之名舉行另一項活動...。」¹

每一個參禮者的心中都懷著一份深刻的思念,他們是多麼惦記著那位不在場的神父啊!想必他在精神上也同撒拉曼加的人一起共度這紀念性的日子。為了接受天主的旨意,為了這新生修會的好處,他們奉獻了這項犧牲。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54. Cf. GARCÍA ALCALDE, S.o.c. 在115頁中提到,那幅畫的作者是Castelló神父。今日保存在 Montellano會祖去世的房間裏。



Casa de la Concrodia. Salamanca
撒拉曼加城的和睦之家

邁向「和睦之家」

1873年的腳步臨近了,甘第達修女的使徒熱忱也越來越強烈。她向主教申請開辦學校的許可。一獲得許可,她就竭盡全力投入必要的籌劃工作,準備實踐教育的使命。

首先出現的難題是她們所住的房子,為會院團體和學校而言是太小了,必須謹慎尋找新的住所,不可再重蹈覆轍。

彭巴度院長神父指示,將這項任務委託給一位女士去解決,她即是這位神父所熟識的卡斯提亞伯爵夫人蘿莎 (Marquesa de Castellano., D^a. Rosario González de la Riva y Tres Palacios),她在修會初期的歷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

她在聖保祿大道的84號找到了「和睦之家」,我們在前面已提過這房子,它很合適,足以充當學校和修女們的會院。經過整修以後,雖然工程還沒有完工,她們就在1873年2月遷入。聖堂安置好之後,彭巴度神父隨即舉行第一台感恩禮。

原本以為,工程完工以後即可開課,但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撒拉曼加的市政府決定拓寬馬路。市府的一個委員會來到家裏,主要是為了下述的目的:

「為了公眾的利益,必須採取這項措施,拆掉這房子的正面和庭院,在整個長度中拓寬2公尺,使聖保祿大道能成一直線...」²

雙重的打擊磨難著甘第達修女。一方面,學校的開課勢必延後;同時,房舍的面積也受到影響。

此時,除了依靠天主和等待以外,沒有別的解決方法。這種情況給我們機會證實了這位偉大女性的剛強。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撒拉曼加也正好宣佈為共和中央主義的獨立區。那是一段昏暗的日子,為了抵抗政府軍,城內的主要街道都設立了路障。聖保祿大道是其中的交通要道,大道的入口處正是「和

¹Cf. C.I., n^o. 27, n.11, pág. 73.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58-59.

睦之家」。此時,房子的正面已被拆毀,堆積的石塊被革命軍用來作掩護的障礙物。

在這情形下,1873年整年中都不可能開辦課程,《修會記事》說:

「因此,我們會祖善用這段時間更妥善地準備她的女兒們...,努力不倦地幫助她們驅除恐懼...和來自凶暴革命黨人的驚嚇...。有人若願意給修女們提供別的住處,她也讓她們自由選擇離開一段時間,只是告訴她們,她自己決不放棄天主所住的神聖之地,這是她的安慰與支柱。她們看到會祖的抉擇,沒有一位願意離開她,大家遂繼續團聚在一起...。」¹

此時,會祖更全力編寫會憲,發初願的時刻也快到了。

會憲的第二部份包括耶穌孝女會的良好管理、聖願,以及修女們領受會衣、發初願、復願和終身願的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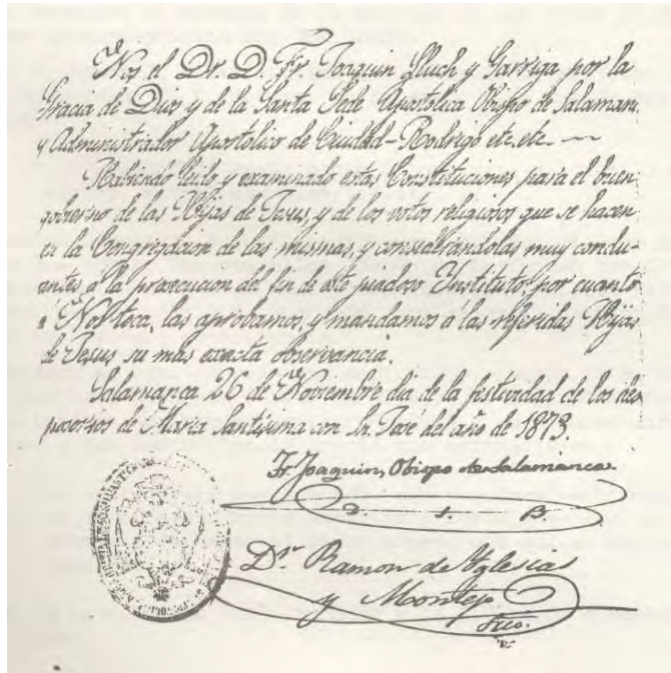
甘第達修女參考艾朗神父所留下的文件,在彭巴度神父的協助²和天主的光照下從事一切。

會憲編寫完成,隨即呈交撒拉曼加的陸奇主教審核,獲得批准³。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58-59.

²Cf. *Nuestro Cuarto voto*, págs. 14-15.

³FI, AHFI, Roma A.1.1.1/1 pág.69.



在修會內發初願

修女們藉著聖願把生命交付給天主的時刻近了。

彭巴度神父已寫信告訴耶穌會在Galicia省的團體,艾朗神父很感動,並在一封信上提到:

「...〔彭巴度〕已告訴我妳們將要做的...神操、發願、學校...」¹

她們以兩個月的退省來準備這重要的日子。在這兩個月期間,依照會憲的要求,做了一個月的神操。帶領她們的是教區修院的院長彭巴度神父,自從艾朗神父離開以後,他便盡其所能幫助修女們。

甘第達修女在作神操時,收到艾朗神父的這封信,他在信上表達對會祖和修會極大的關懷,鼓勵她們善用生活的聖寵:

「我想像我和妳們在一起祈求...,願主賜給妳們精神和力量,以極大的愛來實踐善,我希望妳們出靜時能獲得很大的神益...」

他在同一封信上提到與甘第達修女具體有關的,說: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 1A. 1.0/3; 2-XI-1873.

「寫下妳所有的默感...,以後有空可以告訴我...」

艾朗神父沒有忘記她們蒙召投身的使徒工程:

「在我走過的每一村鎮,我們所做的每一項使命,我不得不想起妳們所實踐的善...,這安慰了我,並鼓勵我能受苦與犧牲,一直到那一天,呈獻給天主這相稱並有益於人靈的服務...」¹

這封信為甘第達修女是一份很大的鼓勵。在避靜期間,天主完全傾注於她內,我們從她的神修筆記中看到:

「在妳為我已開始的路上繼續前進吧,即使遇到阻礙和絆腳石...」²

她深知自己的渺小,並把這渺小的自我呈獻給天主,祂回答說:

「我不喜歡妳花許多時間一直想著妳是貧窮的...,我知道我揀選了誰,又為什麼而選...。誰給了妳渴望,就必會給妳能力和聖寵...」³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 1A. 1.0/3; 5-XI-1873.

²會祖神修筆記. Texto autógrafa en AHFI, Roma A. 1.0/2

³會祖神修筆記. Texto autógrafa en AHFI, Roma A. 1.0/1

Mrs.

Todo pobres y perpetuo Dios, yo Candidata
María de Jesus aunque del todo muy indigna de pre-
senciar delante de nuestro divino acatamiento, confiado en
vuestra piedad y misericordia infinita, y acorrido con deseo
de servir, prometo delante de la Esperatissima Virgen Maria
y de toda la Corte celestial, a nuestro divino Margales,
Pobreza, Castidad y Obediencia, en la congregacion de las
Hijas de Jesus, y prometo de entrar en la misma congregacion
en para vivir en ella perpetuamente, observando todas las
cosas, segun las Constituciones y reglas de la misma congregacion.
Des a nuestra inmensa bondad y comencia siempre
humildemente, por la Sangre de Jesus Cristo, rogas por
bien de aceptar este servicio en don de caridad, y asimismo
desidero gracia para lo hacer y operar en lo deus tambien
abundante para lo cumplir.

Hechos en la Capilla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on} del Colegio del Monasterio de
8 de Diciembre de 1848

Candidata María de Jesus
Mrs.

Fórmula autógrafa de los votos

我們本可以繼續探索會祖的內在世界...,但現在還不合適,也許先尊重並沈默較好,與其講論天主的經驗,不如生活它。

距離1873年12月8日只剩幾天,「和睦之家」的成員已開始算日子了。這充滿喜樂的一天終於到了,但是它卻蒙上淡淡的悲傷色彩。

典禮即將開始,陸奇主教已抵達,準備主持典禮。到了在願文上簽名的時刻,也正是感恩禮領聖體前,聽到肯定的聲音說: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甘第達,雖然當不起來到禰至尊台前,但依賴您無限的仁慈和良善...,在至聖童貞瑪利亞...的鑒臨下,我向至尊天主誓發貧窮、貞潔和服從...」¹

在會祖後面有另外四位姊妹:Emilia, Juana, Petra和Gertrudis...。少了一位。她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就是先前提到的悲傷陰影:Cipriana Vihuela姊妹不願意發願,她拒絕接受所指定的服從。在《修會記事》中提到:

「儘管有許多人努力,包括會祖、彭巴度神父及Campillo神父,希望她不要堅持自己的想法...,但卻徒勞無功;...看到她如此堅持,遂在1873年12月29日遣她回家...」²

在這一年當中,陸續有新的姊妹加入這新修會的大家庭:Bernarda Rey³,Vicenta M^a. Pereda⁴ 和Dolores Linares⁵。她們在同一天(8日),並在同一慶典中領受會衣,而《修會記事》上沒有提到。

我們也不能不提到另一份資料,使我們對那充滿喜樂的一天知道更多一些。

由於是修會內首次有修女發願,撒拉曼加教區和Rodrigo城的教會公報上登載了一篇記述耶穌孝女會的文章。作者提到,當天陪同主教前往的尚有幾位法典專家。

他描述慶典的流程:首先是主教致詞,然後將會衣授給幾位年輕的望會生,接著是幾位最初創會的修女發初願,隨後舉行彌撒感恩禮,在禮儀中修女們和以虔誠和諧的音調詠唱。主教最後一一降福每位姊妹後離去。

¹FI,AHFI,Roma A.1.1.1./1 pág.63.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 62.

³ 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60; C.I, n°.3 pág.50; B1,AHFI,Roma K. 4/1,17 pág.106.

⁴ Cf. RHb,págs.60-61; AHFI,Roma K. 4/1,18 pág.106.

⁵ Cf. RHb, pág.61; C.I, n°.2 pág9; B1,AHFI,Roma K. 4/1,19 pág.110.

那篇文章也簡短提到修會創會的歷史,提到學校開幕和學校的名稱:始胎至潔瑪利亞;此外也提到收錄學生的條件。最後,以下述的話為結語:

「家長或其他人士,願意將子女或被推薦者的教育託付給這些修女者,可與學校校長會晤,她將提供說明書和其餘相關資料。」¹

新學校的簡介信函已備妥,校門即將敞開。

¹ *Las Hijas de Jesús*. Boletín Eclesiástico de los Obispos de Salamanca y Ciudad Rodrigo del 15-XII-1873, págs. 357-361.



Patio de las Escuelas Menores. Salamanca

耶穌孝女會創辦第一所學校

政治情況已穩定,校舍已備妥,各樣準備已齊全,1874年元月一日,小船鬆開纜繩,航向大海。導引她們的是天主那堅定的手。雖然初創的歷程艱辛而漫長;無妨,她們若倦了,將有新的一批成員換崗,繼續與暴風雨奮鬥。

天主把教育的使命託付在她們手中。雖然她們人數少,素質差,卻充滿了信心與信賴。「天主願意」這句話是會祖的座右銘,給修女們力量,克勝一切障礙。在這途中,我們知道,艱難困阻是不會少的!

在開始使徒工作的第一天,彭巴度神父對她們說:

「... 妳們不要倦於在社會貧窮階級中傳揚基督文化的要素。妳們的工作是更新、是聖化,總不要放棄...」¹

這些話燃起她們的精神,鼓舞她們以教育者的熱忱迎接所有來上課的學生。至於那些需要特別照顧的孩子們更成為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偏愛的對象。

目前已有一小群學生,我們推測人數不多,分為兩班:付學費者在德蘭班,負責的是有教師資格的Petra Piernavieja修女,助手是Juana Gómez。在對面的是善牧班,由另一位具有教師資格的Indalecia Crines修女負責,她的合作者的是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

德蘭班的孩子人數很少;而善牧班則較為熙攘喧鬧。

甘第達修女的使徒熱忱並不以此為限,她還想到當時有不少女青年,基於環境因素而自小工作,沒有機會獲得最基本的知識。《修會記事》中提到:

「她想為上述的女青年開辦主日學,希望在主教的協助和保護之下...,以及在聖依納爵子弟的幫助下...」²

學校開幕一週以後,主日學也隨即開課,答覆了她心中對女青年教育牧靈的渴望。

「她們以宗教的儀式開始,主教曾親臨現場致詞...」³

¹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o.c. pág. 123.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 64.

³RHb, AHFI, Roma A. 5/3 pág. 64.

主教任命,由耶穌會的神父們擔任指導,第一位即是我們已熟悉的彭巴度神父。我們不確知有多少女青年參加此課程,但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主日學已經正式開課了。

先前提到的撒拉曼加教區和Rodrigo城的教會公報也刊登關於主日學和學校的消息¹。

現在,耶穌孝女會已正式開始以教育者的身份往前邁進了。

¹*Las Hijas de Jesús*. Bolstín Eclesiástico de los Obispos de Salamanca y Ciudad Rodrigo. Cf. La fotocopia en AHFI, Roma A.2.0/3 pág.358.

十字架的時刻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的快樂時刻即將被痛苦取代。

第一所學校的開幕給她帶來極大的喜樂,隨後發生的卻是一連串的磨難與挫折,她面對這一切並不陌生。

記得一位耶穌會省長的決定,曾使修會在誕生之際便切斷了神師的協助。

後來,一位曾分享共同創會經驗的修女放棄了修道生活。

隨之,死亡又奪走另一位初學修女的生命,Higinia Gil姊妹因罹患一種急症而很快過世。會祖曾在這位修女入會以前即預告了她的死亡¹。

現在,另一波強烈的打擊將落在她及其修會身上。

西班牙共和政府下了一道驅逐令,這將剝奪耶穌會神父提供給甘第達修女的合作與支持。這項命令很緊迫,會士必須在三天內離開撒拉曼加城。

彭巴度神父將此事告知陸奇主教,雖然主教盡力斡旋,但亦無法使當局撤消這道命令。

當時,撒拉曼加城的教區修院有不少不愉快的事。1873年4月8日,當局已簽發耶穌會會士的驅逐令。經由主教斡旋,獲准延緩執行。

但是後來情況改變。主教從教區神職人員這方面得悉某些對耶穌會士管理修院方式的抱怨。幾位與他們合作授課的司鐸們對會士並不友善²。

當時的情況想必相當緊張,會士們必須離開。

我們可以想像,這項消息帶給甘第達修女和其他姊妹們怎樣的感受...。教區修院的副院長González神父把這訊息告訴她們。那天是1874年4月2日,聖週四。

¹Cf. 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65-66

²REVUELTA GONZÁLEZ, M.o.c. págs. 372 y ss. y 402 y ss.

所有和修會有來往的神父們,或是給予神修指導,或是在課程和主日學合作授課的會士們都來告別。有幾位是最後一次來履行聽告解的職務,讓耶穌孝女們稍稍感到安慰¹。

再一次,會祖將與她目前的神師和顧問彭巴度神父分離。她和其他的姊妹們將失去多麼大的支持啊!然而那慰藉人心的天主永遠不會放棄她們,祂將親自引導自己女兒們的每一步履,因為這工程是祂的。

彭巴度神父離開撒拉曼加之後,陸奇主教提名主教座堂的教長 Antonio García Fernández 神父為教區修院的院長。

主教也明白耶穌會神父離開以後,耶穌孝女會的情況。他立即提供一名新的神師,就是這位新上任的教區修院院長。他將替代彭巴度神父的職位。

星期六,4月2日,他在「和睦之家」出現。讓我們來看看當時在場的一位姊妹的描述:

「有人來叫我們,將我們介紹給教長。他告訴我們...,他非常榮幸擔任前任彭巴度神父的職務,雖然自認為不堪當此重任,但將全力以赴...。他了解自己不可能適當地善盡這職分,可是會盡力。雖然他有許多嚴重的顧慮,如果 Miguel [Fuentes] 神父不能來,他將每星期四和星期六來聽告解,舉行彌撒,星期日會來鼓勵孩子們和主日學的女青年們...」²

這位就是耶穌孝女們的新輔導神師。

¹RHc, AHFI, Roma A. 5/1 págs. 1-15.

²RHc, AHFI, Roma A. 5/1 págs. 16-17.

NB. En la RHc se narra minuciosamente la referida expulsión.

疑懼新領導者嗎？

當撒拉曼加教區修院的耶穌會士被驅逐的消息傳到Galicia省時，必然會在艾朗神父心中引起某種震撼。這位深愛耶穌孝女會的監護者擔心，修會在別人的領導下，是否會改變其路線？

從1874年6月起，甘第達修女和艾朗神父之間的通信比過去兩年更頻繁¹。此外，同年八月，會祖曾親自去Galicia省與他會晤²。

艾朗神父在信函中很強調兩點：維持修會的依納爵靈修精神，以及甘第達修女的權威應永遠受到尊重。

修會的團體生活隨著剛開始的使徒事業亦有高低起伏。此時，另外有六位姊妹加入團體，學校裏孩子的人數也增加了，主日學的女青年亦然。

甘第達修女感到很喜樂，在她手中有一群孩子，而他們的心「像軟蠟一般」。她在寫給教師的規則中如此描述。³

她的喜樂同時也因經濟的拮据而罩上烏雲，因為學校的開銷很大，但收入卻很少。房子又老舊，必須另尋合適的地方。她有意購買「las Conchas之家」，可惜屋主不願出售。她又繼續找了幾個地方，但都沒有肯定的結果。⁴

會祖看重的是堅實的建築物，為有利於使徒工作，儘管她常不能如願以償。

¹Cf. AHFI, Roma A. 1A. 1.0/1/4, 10-VI-1874; A.1A. 1.0/1/6, 25-VIII-1874...

²Cf. AHFI, Roma A.1A. 1.0/1/5, 18-VIII-1874.

³Cf. FI, AHFI, Roma A.1.1.1/1 pág. 34.

⁴Cf, AHFI, Roma A,1A, 1,9.I.14 28-XI-1874

主教願望:貝爾朗達(Penaraña)

1875年一開始就有個好預兆。

會祖與天主親密結合,努力使教育的使徒工作與默觀生活合而為一。她善用機會增進修女們的內修生活,她深知修道奉獻生活的理想是非常崇高的。

學校的運作像似一座蜂箱,工作有組織、有效力,修女們都喜樂地投身於服從聖願所指派的工作,眾人所呼吸到的是犧牲精神的氣息。

這微小的修會繼續成長...,這株小樹在「和睦之家」穩妥地紮根,它嫩枝上的蓓蕾已經發芽,將在今年首月綻放。

甘第達修女的女兒們在撒拉曼加城的使徒工作開始受到肯定,人們已注意到這工程的果實,全城談論著這項事實,連某些最執拗的人也坦承天主的手的確臨在於此。

沒有人比教區的主教更看重這件事,他關懷與耶穌孝女會有關的一切。在他心中有一個想法:有可能在貝爾朗達開辦一所如同在「和睦之家」一樣的學校嗎?

為什麼要在貝爾朗達呢?讓我們先簡單地認識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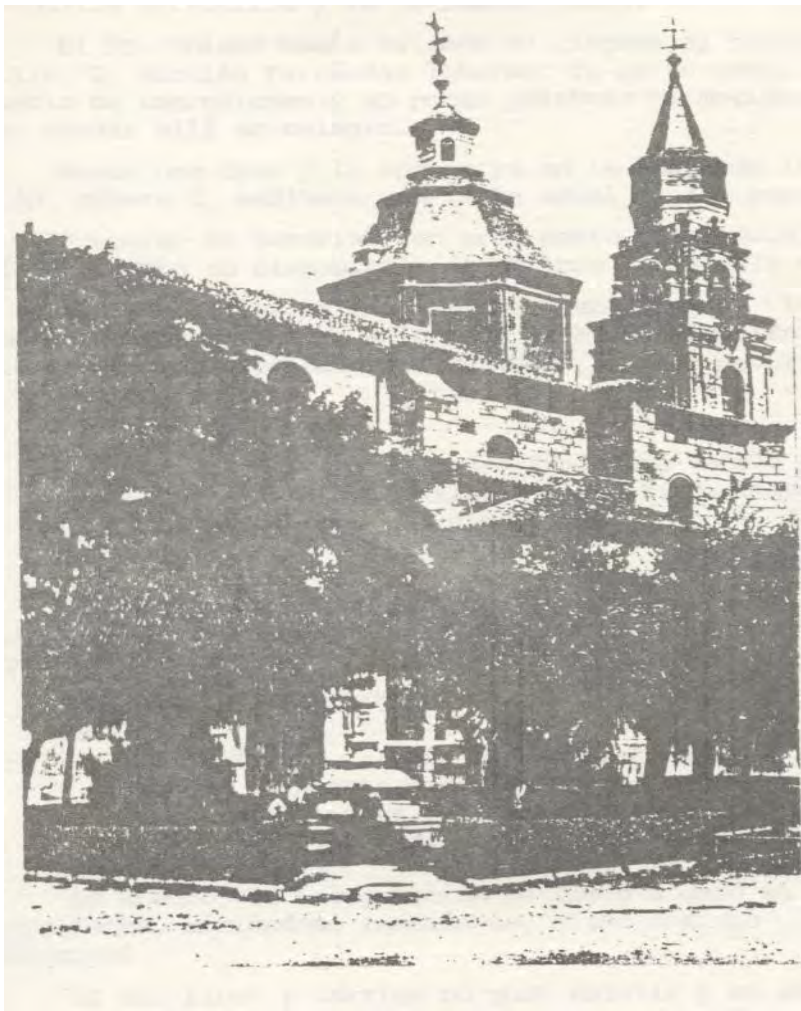
這小鄉鎮曾是撒拉曼加省的重要行政區,在十五世紀時為Bracamonte家族的采邑,算是這家族的祖業。小鎮離省會有42公里,可經由一條沿著多媚河的馬路,越過平原,即可到達。蜿蜒的Guarena河水在小鎮的近郊靜靜地流著。

小鎮裏有一條用石頭鋪設的寬廣街道,自1375年國王若望一世核准以來,人們至今仍在週四的舊市場裏舉行熱鬧的市集慶祝。老農家常集聚的兩座廣場,是回憶往事和彼此閒聊的好地方。

貝爾朗達曾擁有一座雄偉的巴洛克式教堂,裏面有三間正廳,奉聖彌額爾為主保。內部寬敞,有著古希臘美麗的宮廷式圓柱,拱式

圓頂,和精美的巴洛克式祭壇壁飾。可惜多年前的一場大火幾乎完全燒毀了這座教堂。

小鎮的居民頗為富有,工業已發軔,人口在當時算是相當多。撒拉曼加主教心中常惦記著貝爾朗達,因為在那兒居民的生活傾向世俗化,偏離信仰的超性氛圍,他頗感到憂慮。因此,他提出一個相



Parroquia de San Miguel. Peñaranda

當好的構想:若要革新貝爾朗達居民的生活,並引導他們歸向天主,應從小孩和年輕人著手。

這個問題很緊迫,因為教廷已提議他前往巴塞隆納教區擔任主教,而他不願意在離開之前,不對那籠罩小鎮的世俗化勢力提出某些補救之道。目前,也許稍嫌晚了些,他想到甘第達修女,遂立即召她到主教公署,向她說明這構想。

會祖立即慷慨答應且迅速起身,跪在主教面前求他降福。在修會初期的編年史中如此記載:

「她願在當天下午就搭車前往貝爾朗達。如果沒有車子去,她就搭乘馬車前往;若沒有馬車,就騎驢;若連驢子也沒有,她就走路去,因為她切望中悅她的主教...」¹

她回到會院,備妥所需,遂在下午兩點乘車前往那小鎮,與她一起去的是艾蜜莉和莉莎兩位修女。

主教已將甘第達修女造訪的事預先通知小鎮的本堂神父 Nicolas Fernández Tabares 神父。現在,她已到了他住的地方,兩人首次交換意見,簡單的幾句話就足以表達其動機:願在該小鎮創辦一所學校。

他們在憲法廣場(La Constitución)3號找到合適的建築,年租金是475比塞塔²。學校在物資的籌備大半是先向人借用,幾天之後一切就緒,遂準備開課。當時,桌椅和其他用品是甘第達修女的好友聖衣會的修女先借給我們使用,後來有了自己的,即將這些歸還給她們。

《修會記事》說: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75.

²peseta 是西班牙錢幣名。

「會祖為這所學校指定的人選是Cecilia Hernández修女擔任院長,Juana Otegui修女負責授課,Antonia Aseyo修女從事家務工作...」¹

撒拉曼加至潔之母學校的設備已一分为二。在「和睦之家」的舊桌椅中,修會的使徒事業已稍具雛形。

《修會記事》繼續說:

「會祖...讓主教知道新會院學校已經就緒,如果他認為合適,可以在下一主日20日,耶穌聖名瞻禮日開幕...」²

事實上,學校正是在那一天開幕,主日學也在同一天開課。當天,陸奇主教無法親自前往,遂由本堂神父代表向孩子們和女青年們致詞。隔週,主教在前往巴塞隆納以前,曾親自去探視她們:「...他交給會祖一筆贈款,以應會院所需...」³

會祖在貝爾朗達與修女們一起住了一個月。她在這幾星期中參與教授主日學女青年的宗教課,使姊妹們可以準備其他的課程。開辦這所學校時,有不少經濟上的困難,修女們的生活常感到匱乏,不過在會祖的鼓舞下,仍維持著旺盛的活力。

學校的設備和新會院的生活上軌道以後,會祖意識到返回撒拉曼加城的時刻到了。這是她與修女們第一次的分離,雖然心中不捨,可是必須為了使命而分散呀!

在遠方的艾朗神父仍亦步亦趨地關懷著修會的重要事件。他在1875年2月16日寫給侄女Vicenta的信上說:

「寫信給甘第達修女,她現今在貝爾朗達有一所新會院,且今天想必在那裡準備辦學校的事...」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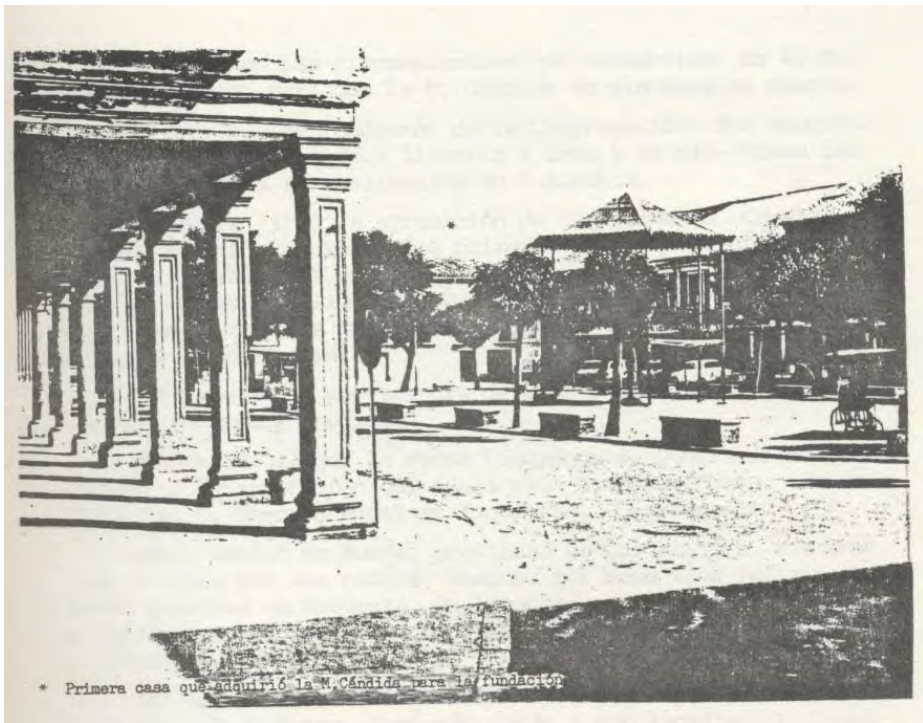
我們從信函的日期可證明,那時學校的開幕還不滿一個月。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 76.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 76-77.

³RHb, AHFI, Roma A. 5/3 pág. 77.

⁴艾朗神父致侄女信函, Vigo, 1875年2月16日, AHFI, A.1A.1.0/VII/9



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 Peñaranda

更換牧者

甘第達修女已經驗到許多人生的際遇,使她對陸奇主教的離去不那麼感到難過。

在籌備創立修會時,曾是這位陸奇主教接受了這項計劃,修會也是在他的鼓勵和鼎力協助下,得以在撒拉曼加教區具體實現。這位主教曾以教會的名義批准了修會的初期會憲,首批修女的發願也是經由他的手而蒙天主悅納,彼此得以團結在天主內。當修會在經濟上遇到困頓匱乏時,他曾慷慨地給予協助...。上述這一切都可以

是會祖對他的離去感到悲傷的理由,可是她彷彿已經習慣了分離的痛苦了。

她信賴天主的計劃,並祈求他的繼任者也能仁慈地善待這新生的修會和自己的姊妹們。

會祖剛從貝爾朗達回來時,便得知教區的新任主教是左瑪定(D. Narciso Martinez Izquierdo)。讓我們來認識他。

他生於Guadalajara省的Rueda鎮。在教育方面,父母是他的啟蒙師,接著由幾位獻身修道的叔伯輩教導他。後來,他在Siguenza就讀,1866年在Toledo的教區修院獲得神哲學及教會法的碩士學位,1869年得到文學碩士學位。

他在Siguenza教區修院擔任教授,其表現非常傑出;他稍後並成為副主教和Granada教區修院的副院長。基於他保護教會的熱忱,遂被提名為撒拉曼加教區的主教,並於1875年3月7日抵達此城。

教區在他的領導下,有豐碩的牧靈成果,尤其是在修院和隱修院的重建上成效輝煌。我們後來有機會看到他如何重新取得不動產,隨後轉交給會士使用,致力謀求撒拉曼加的社會利益。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他其中的兩次購買行動。他將聖德蘭之家交給聖若瑟婢女會,聖三修院(La Trinidad Calzada)則交給耶穌孝女會。

他曾多次巡訪撒拉曼加教區和Rodrigo城,推動公共使徒事業,並託付給耶穌會會士管理,成果令人激賞。



Ilmo. Sr. Dr. D. Narciso Martínez Izquierdo

他擔任這教區的最高牧人直到1885年,隨後被調任馬德里教區。次年4月18日聖枝主日,他在主教座堂大門口前被刺身亡¹。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與耶穌孝女會的關係。甘第達修女很快便證實了這位新任主教將會是修會另一位父親,她的祈禱已蒙天主垂允。

¹Cf. Vicente Bajo, J.A. l.c. págs. 241-249.

左瑪定主教願意幫助她面對當時的困難處境,他也直接聽取有關修會的近況,親自巡視學校和主日學的上課情形。會祖在左主教身上再次找到一位大能的保護者,所以她敢很快地向他陳明所有需要中最迫切的一項:房子。左瑪定主教知道這件事使甘第達修女心中感到非常焦慮,於是將這請求置於心中。

我們先前已指出,左瑪定主教曾努力試圖收回在政黨更迭期間,被徵收或出售而改為旅館或貨棧的老修院。某一回,當他從城裏經過時,看到其中的一棟,即聖三修院,心中快速閃過一個念頭是這兒地點好,建築也很寬敞,為甘第達修女而言,會是個好地方。於是,在買這棟房子時,心中所想的正是耶穌孝女會的會祖。

甘第達修女不僅在左瑪定主教身上找到支柱,也同時獲得新任神師的扶助。原先擔任神師的Antonio García Fernández神父任職不到一年即被提名為沙摩拉教區的主教。他的繼任者是Enrique Almaraz Santos神父,雖然他在當時不很明瞭甘第達修女的管理,後來卻以友誼支持贊同她。他擔任修會神師多年,1885年被任命為Palencia教區的主教。

在這方面,艾朗神父曾告訴甘第達修女,說:

「有當主教的朋友很好,常有需要他們的時候...」¹

毫無疑問,艾朗神父必然是想到新學校的建立和有益於修會的推薦信函,到了修會申請宗座批准的時候,會大有助益。

內在的芒刺

甘第達修女的生活隨著時光的流轉,有不少高低起伏,不僅有來自經濟上的困乏,尚有其他造成她煩惱痛苦的原因。在會祖已整合的心態中,猶如宗徒所說的,是全人全靈在基督的新人內,隨時準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A. 1A. 1.0/1/64, 21-VII-1876.

備向天主開放地說「是」。為此,當她看到有的姊妹偏離忠信的道路時,心中感到非常痛苦。

Petra修女缺乏節制的行為,幾乎在修道生活的開始便已顯露,而她的桀驁不馴更與日俱增。艾朗神父於1874、1875和1876這幾年的信中,反映出這個困擾修女團體生活的問題:

「我會寫一封短箋給Petra修女,但請你告訴我...你何時需要,以便幫助她...。妳從未告知我,寫給她的信是否有效果?...」¹

毫無疑問地Petra修女這種內在的態度影響到她所原來即患有的風濕症。

有一天,這樣的事情:當會祖正在辦公室埋首於修會的事情時,遽然門被打開, Petra修女衝入房內,因過度激動而失去控制,將惡毒的漫罵和卑鄙的威脅語句一股腦地傾倒在會祖身上。類似這樣的事應不是第一次發生,只是不像這回如此粗暴而已。

這一幕給會祖產生非常痛苦的後果。她在平靜中接受那猶如洪水氾濫般的辱罵, Petra修女離去以後,她來到聖堂,在主面前傾訴心中的悲慟。過些時候,她覺得有血從頭上流出,她病了...

會祖因這事而病重,根據《修會記事》相關的記載,此事約應發生在1877年3月²。

會祖病了好幾個月,病得最嚴重時,左瑪定主教正巧進行牧靈視察而不在城內。當他一得悉折磨著甘第達修女的惡事之後,遂下令一定要知道會祖的情況。他對會祖有很高的敬重,並多次來探望她。

另一件深深讓會祖痛心的事是年輕修女的病逝。1875和1876年間,有許多位很有德行的修女去世,會祖深深地痛惜。但是在她心中尚有其它形式的死亡,例如有的姊妹離開修會。

此外,因著Petra修女,團體內的愛德與忍耐受到嚴厲的考驗。她基於厭惡而引起風濕症加劇,多次堅持要獲允回家養病一段時間。1877年4月14日,她向撒拉曼加的主教公署提出申請,16日獲

¹ 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 1A. 1.0/1/4, 10-VI-1874. Cf. a.1a. 1.0/i/29, 18-iv-1875; a.1a. 1.0/8/37, 20-VIII- 1875; a.1a.1.0/1/49, 29-IX-1875.

² 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s. 88-92.

允。¹ 我們不確知她重返團體的日期,不過撒拉曼加學校的日誌於1878年11月提到, Petra修女洗完蒸氣浴回來,重新開始使徒工作²。

我們後來在修會日記中再也沒有她這方面的消息,直到1883年1月13日,她從瓦亞多利城申請豁免三願,獲得撒拉曼加主教的允許,時間是在當年同一個月的31日。

歷史的探究

我們在前面已看到撒拉曼加的左瑪定主教用公署的公款購買了聖三修院。現在,讓我們稍微認識這棟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¹Cf. AHFI, Roma A.2.0.0.1/1a.

²Cf. DSc. AHFI, Roma A.4.0/1 págs. 50-51.

建築這座修院的古老石塊本身就好似一份年代悠久的歷史文件,它在藝術,文化及宗教上的風格與價值,和這城市的歷史緊密相連。

聖三修院位於沙摩拉街,於1594年在原本一座十四世紀的古老封侯官邸上修建,隸屬於撒拉曼加的兩戶貴族家庭:Los Paz和los Solis。時至今日,在這棟歷經數世紀、經過多次整建的建築物上,仍存留著中世紀末期貴族官邸的建築風格:巨大的楔形拱石正面、崗樓和拱頂窗戶。聖堂優美的正面建築則屬於十七世紀,風格大膽且相當具有美感,是巴洛克式建築發展的有力見證。

聖三修院與撒拉曼加的Los Paz貴族家庭之間,可以從教堂正面那對稱的盾牌裝飾看出其連繫。這標誌與其他屬於同一家族的圖案類似。

聖三會士(trinitarios)於1390年來到了撒拉曼加城,起初定居在Arrabal區。古老的聖若望堂(San Juan el Blanco)於1408年轉讓給他們,遂一直住在那裡直到1490年,一場洪水摧毀了房舍為止。

Alvaro de Paz先生擔任主教座堂的教長和國王的顧問,他在十六世紀末期將自己的府邸給了聖三會士們,即在沙摩拉街的其中一棟建築物,當時稱為Concejo de Abajo,後來改名為「聖三修院」(la Trinidad)。他還支付了教堂及修院的整建費用。

這戶貴族家庭的繼承者仍然擁有許多領地,其中一處名為Montellano,該地伯爵的頭銜「Montellano」即是由此地名而來,於1705年轉讓給Los Paz家族的繼承者。這同一名稱也出現在藝術指南這類的小冊子上,我們的學校(Colegio Mayor)也以此作為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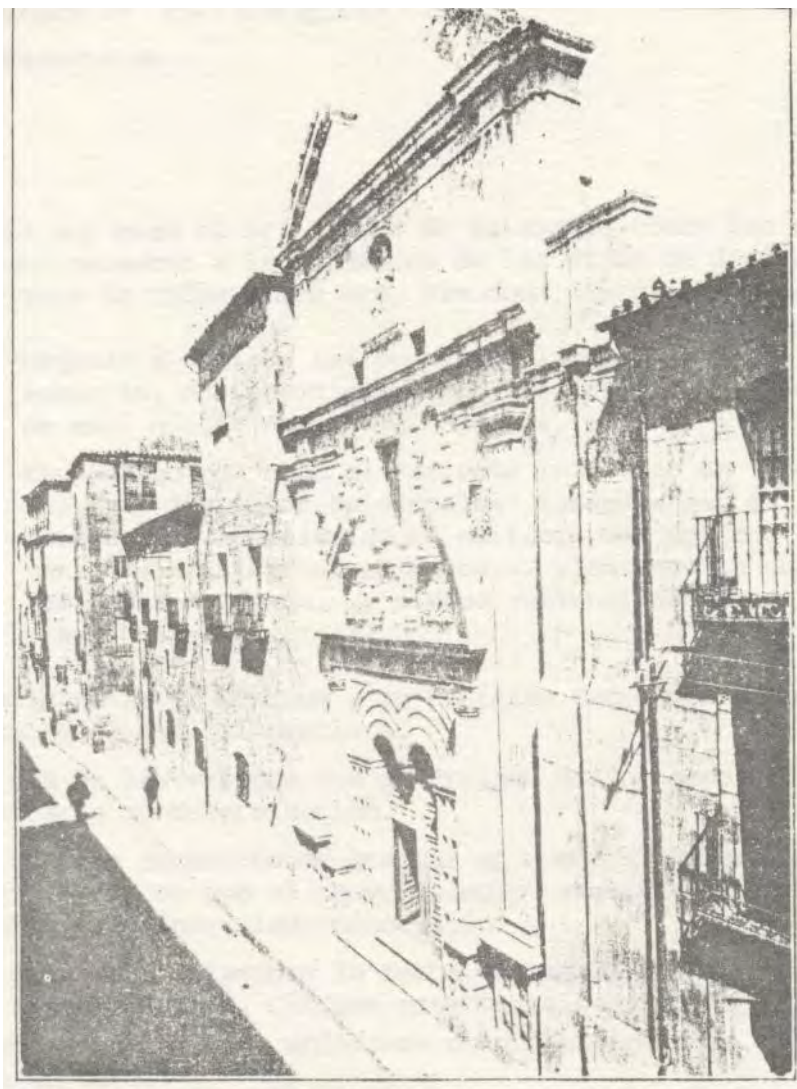
與Los Paz貴族官邸相連的是los Solis家族的府邸,位於Concejo街,與los Especies街道相毗鄰。

聖三修院的學校與修院在一起,曾培育出著名的神學家和文學家,例如Antonio de Ledesma和Hortensio Félix de Paravicino。

在Mendizabal執政時曾有強行徵收的情形,聖三會士於1883年被驅逐,修道院改為教授貴族子弟和美術的學校,稍晚又成為舶來品的百貨商店,教堂與修院的風貌已喪失殆盡,¹這正是主教當年買下

¹Cf. El palacio de Montellan°. AHFI, Roma I.0.4a/1

這建築物的情況。他願意幫助耶穌孝女會在困難中的會祖,尋找一棟合適其使徒目的的建築物。



Convento de la Trinidad Calzada

撒拉曼加的新學校

撒拉曼加的主教知道催迫著耶穌孝女會會祖的一切需要,其中最迫切的無疑是房子。

「他把持續募來的捐款存放起來,我們體驗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真摯關愛。

他把他所創立的幾所隸屬主教公署的學校託付給新創立的修會負責管理...,他還購買並整修古老的聖三修院...,把這事業託付給耶穌孝女會...,且仍由同一主教公署加以補助...」¹

甘第達修女向至潔的母親瑪利亞懇求,請她協助解決房子的棘手問題。在主教例行的視察時,想必會祖曾告訴主教她的決定。

修女們詠唱「大讚美詩」(Te Deum)來表達對天主的感恩之情,同時,會祖願持守對聖母瑪利亞的承諾,新學校將延用原來的校名,稱為「至潔無玷始胎」學校(Ia Purisima e Inmaculada Concepción)。

我們不知道左瑪定主教通知甘第達修女這項決定的確實日期,可是從艾朗神父的信中,得知在1876年一月時,房子已在整修中:

「我剛收到妳的來信,告知新家正在進行整修工程...,且將遷入,願天主豐富地報答妳們所做的...」²

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中,艾朗神父提到整修交屋時的一切細節。他長年的理家經驗使他注意到任何最小的細節。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工程持續進行著,而神父想對這建築物有一整體的概念,於是在1876年7月21日的信上寫到:

「如果可能,請妳帶給我一份聖三修院的藍圖或測量比例...」

這封信除了顯示艾朗神父對新房子的關懷之外,也讓我們得知會祖有意在當年的夏天前往Galicia省。這趟旅行可能是在九月成行,因為在同一個月的月底,艾朗神父重新問道:

¹ECHEVERRIA, Lamberto de o.c. pág. 58.

²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 1.0/1/62, 11-I-1876.

「我一直想知道房子工程的進度如何,現在我已知道了,告訴我妳需要什麼...」¹

我們從稍早的信件中得知,他們兩位在1874和1875年夏天曾經會過面。

1877年初的幾個月中,艾朗神父一再地問是否已遷入沙摩拉街的修院。他是多麼期望看到她們在安置好的新家裡!此時與先前提到會祖患病的時間相符,所以並未答覆他一再提出的問題。

修女們約在九月底進行搬遷工作。在撒拉曼加一個秋天午後,耶穌孝女們離開和睦之家,前往剛整修好的聖三修院。我們從信箋上印的字和其他資料上得知,它將稱為「至潔始胎學校」(Purisma Concepción)。幾年之後,在某些說明書和規章中出現這名稱:「至潔無玷始胎學校」(Colegio de la Purisima e Inmaculada Concepción)²

九月還剩下幾天,此時正進行最後的潤飾工程、教室的準備,以及保留為修院部份的整理,包括為已發願修女和為初學生。由於聖堂部份尚未完工,遂將聖堂暫置在一樓的大廳內。

10月1日,新學校正式開幕,歡迎所有的撒拉曼加人都能前來參觀,共襄盛舉。由於地點正處中心位置,很靠近「大廣場」,想必當天有熙攘的人潮來參與。

開幕的同一天也開始正式上課,大樓保留一部份為初學院及會院團體。

教室和設備分配安置好以後,學校生活開始,這生活將逐漸產生善果,正如艾朗神父在開幕之前的幾天所說的:

「我現在看得很清楚,凶狠的魔鬼正路經此會院,所以我推測,這會院必給修會成就很大的益處...」³

這難道是一項預兆...?或是一個心血來潮的念頭...?不,艾朗神父的預感不是普通的,它是植根於深度的天主的經驗和與祂親密的交往。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 1A. A.0/8/65, 30-IX-1876

²Cf. AHFI, Roma, Serie L.

³艾朗神父信函, AHFI, Roma A.1A. 1.0/1/85, 27-IX-1877

天主已垂顧這所學校,它將成為光明的燈塔,其光芒將照射耶穌孝女會所有未來要建立的學校。「如同撒拉曼加的學校一樣!」在往後的歲月,這句話將不斷重覆地回響。

當這學校往前邁進而留下其光輝的影響力時,一位甘第達修女的女兒適切地歌頌:

撒拉曼加學校,
浪漫、歡愉、光輝閃耀...
我們不知如何向妳訴說,
也尋不到適當詞藻,
適於妳蘊含的豐美曲調!

撒拉曼加學校,
妳是童貞瑪利亞的禮物,
帶著她的芬芳和印記!

撒拉曼加學校,
妳猶如開闢小徑的鋤犁,
妳像似指向真理的羅盤,
妳如迎春的花蕾隨風綻放,
是會祖心中的至愛,
是瞭望她心火的塔台。 L.S.R.

學校和修會遷入新整修好的聖三修院,學生註冊人數也增加了。其中最為醒目的是免繳學費的善牧班,由Antonia Robles和Indalecia Crines兩位修女帶領。至於外宿付費生的聖德蘭班增加的比例不大,由Petra Conde和Cecilia Hernández帶領。

在住宿生對面的是會祖本人和Isabel Antón修女,可注意到各間教室,而監督住宿生和半付費生則由Dolores Linares負責。

1877-1878年的這一學期中,我們有8位住宿生,12位半付費生,外宿付費生和免費學生的人數則不確知。

修女人數在搬遷時是25人,幾天之後,年輕的Juana Gómez修女去世,過沒幾個月,Dolores Linares修女又隨即過世。在甘第達修女的生命中,歡愉之後總是跟著痛苦,這是她的印記。

這小團體正承受很重的工作量,教育使命高度要求她們完全地自我交付。會祖和其他姊妹們總是神采奕奕,在她點燃的燈台上迸出聖神的火花,這愛火也通傳給所有被天主和聖母引領來接近她們的孩子和女青年。

甘第達修女猶如一艘船艦的舵手,渴望抵達港口,她鍥而不捨,忘卻了休息,即使在途中要交付生命亦在所不惜。



Colegio de la Purísima

她感謝天主所賞賜的禮物--家。這大樓的牆壁深刻記憶著她聲音的回響。倘若我們能收集其音波,將能從她談話豐富的礦藏中聽到她給主日學的女青年們上宗教課,給發願和初學修女們殷切的勸勉。如果這牆壁能說話,它將告訴我們多少事啊!

甘第達修女盡其所能在學校生活中奉獻:她巡視教室,注意到所有的地方,使一切務必井然有序,充滿和諧。

撒拉曼加學校豐富地記錄了會祖的生平點滴,她在此居住超過廿年。她在平凡而豐富的生活中,顯露出強烈的教會意識,並常努力將這意識傳遞給自己的女兒和學生們。為回應她的渴望,學生們常在主日參與主教座堂的大禮彌撒,有幾位修女與學生同行,會祖也多次陪同前往。這項傳統在學校中被長期保留起來,依實際情況參與主教座堂或本堂的禮儀活動。

會祖開放地接受有益於靈修生活的一切:

「所以,在學校裡,依主教提議,開了祈禱課...,主教自己也參與講授在基督徒生活中很重要的這一點...」¹

她給予孩子們宗教指導及靈修方面的培育,並鼓勵交談、退省和神操...,她不惜採用各種方法來協助每一個人。

主日學是學校課程的一項補充。她親切地接納女青年以及和修女們分擔課程的耶穌會士及其他的司鐸們,她自己有空時也會去協助。

學校在遇到至潔之母的慶節時,總會隆重慶祝。會祖將聖母瑪利亞的敬禮深深紮根在撒拉曼加學校裏,通傳她的熱忱,使這所學校在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培育孝愛瑪利亞心靈的溫床。她們將從敬禮中汲取豐富活泉,前往天涯地角通傳給更多的人。

1879年,即聖堂起用的那年,學校開始奉無玷聖母之名舉行八日敬禮。為了這項慶節,會祖曾委託人從首都馬德里預備祭壇裝飾和無玷聖母的塑像。

前些時候,Enrique Almaraz神父從馬德里給會祖寫信:

「今天...我去觀賞了將放在聖堂裏的祭壇裝飾和至潔之母的塑像,已經進行了大部份...」²

¹Notas Historicas,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AHFI, Roma P.O.5/3 pág. 7.

²C. de D.E.Almaraz a la MF, AHFI,Roma A.3.1/2/8, 12-XII-1878



La Virgen del colgeio de Salamanca

隆重的八日敬禮是在12月8日至15日舉行,以免和本堂及在 Clercia 聖堂所舉行的聖母敬禮相衝突。

「首次的八日敬禮...非常隆重且人潮熙攘...,主教座堂的樂師和歌唱家也前來...。每天在聖堂裏坐滿了虔誠的信友...,聖母

像很討人喜,聖堂也精緻典雅...Enrique Almaraz 神父流暢地宣講至聖童貞的光榮...」¹

從那時起,有誰不曾聽說過在撒拉曼加學校的八日敬禮呢?年復一年,大家在此時爭相前往敬禮天主的母親。

依照主教的指示,開始舉行公開的考試。首次考試於1878年舉行。由於這是第一次考試,而且又是在城裡有名望者的面前,修女們多少有些緊張。紀錄上提到,當時途經撒拉曼加的一位皇室部長也應邀前往。考試的結果好像頗令人滿意:

「這項考試在聖德蘭班的教室舉行,為了接待將前來的重要人士,教室遂儘可能地做了些佈置。到了預定考試的時刻,教室裏坐滿了人。Cecilia修女和聖德蘭班的孩子們先開始...,她們非常好。下午是住宿生和半付費生應試,成績優良,結果大家都很高興...」²

修女們逐步自我充實,修會的師資陣容已大為改善,有許多修女擁有官方規定的師範教育的文憑,學校也享有美好的名聲。

在聖誕節放假之前,學校舉行頒獎活動和手藝展,主教、市長和其他人士都來參與。

除了Almaraz神父和左瑪定主教常來我們學校以外,主教秘書Alejo Izquierdo也是會祖的大恩人。當時多位有名望的人士都很讚賞會祖的事業,其中有著名的D. Cipriano Aniceto和Lorenzo Domínguez。後者幫助耶穌孝女們在靈修上的培育,是甘第達修女的顧問之一。

會祖眼見她心愛的撒拉曼加學校逐漸結出果實,心中感到無比欣慰。

分擔生活,斟酌授權

¹ *Apuntes históricos del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de Salamanca*, AHFI, Roma P.O. 5/4 pág. 13.

² *História del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Datos tomados de los diarios. AHFI, Roma P.O.5/1 pág. 5.

修會在當時的生活與兩所學校緊密相連,都以聖母為名,稱為「至潔」學校 (la Purisima) :一所在撒拉曼加,另一所則在貝爾朗達。

這兩所學校都深受甘第達修女的影響。從1875年1月起,她便經常去貝爾朗達小鎮,中悅主教的渴望,把她領到那裡。她願就近知悉會院姊妹所擔負的工作,鼓舞她們的使徒熱忱。

她雖欣然見到孩子們的人數增加,但困難也逐漸呈現。Cecilia Hernández修女在開學沒幾個月因病而必須返回撒拉曼加城。姊妹們的生活很艱苦,會祖希望臨在其中,藉著合作來減輕她們的負擔。

貝爾朗達地方的人士覺察到耶穌孝女們的費心投入和自我交付的熱忱,純然是為了孩子們及年輕人的益處。修女們到了那裡,與當地的人分享其生命與使命,他們很快地便看重修會團體,對修女們的評估與讚譽也與日俱增。

甘第達修女給這小鎮帶來不少衝擊。多年以後,人們仍懷著尊敬的心情談論著耶穌孝女會的會祖。她的生活在使徒服務和履行其職務中度過。

當時有許多責任落在會祖身上,她必須找人分擔部份責任。在她心中常浮現的念頭是:應將部份的工作授權,為能有時間制定修會的會規。為了申請宗座批准修會,有必要重新編輯會憲。經由艾朗神父的指示,她慢慢將部份個人擔負的工作授予別人,並開始委任 Antonia Robles修女擔任初學陶成的工作。

艾朗神父這位高明的神師必然給她們明智的勸言,使她們曉得分擔責任,又能注意到不減損甘第達修女的權威。他在信中勸勉姊妹們尊重並服從會祖,並特別將此勸勉銘刻在Robles修女心中,因為她是第一位經由委任而分擔會祖工作的人。

從1875年貝爾朗達學校開幕的當天起, Antonia Robles修女也開始在會祖不在的時期擔任陶成的工作。

將手放在犁耙上:會憲

如同農夫手扶著犁,在田裡翻耕鬆軟土地,照樣甘第達修女也開始重新制定修會會憲的工作。不過這回不像上一次那麼幸運,有艾朗神父在身旁協助;不過他仍從Galicia省儘其可能地幫助她。他在信上說:

「我非常高興看到妳的信...,請妳仔細看我的信,並將其保留在記事本內...」¹

「我寫信給S.E. Ilna...,也把祈禱文寄給他,請他過目和批准...」²

艾朗神父的信件包含整體教義,可說是靈修克己的專論。從他的信上可以看到,最後的決定權是在會祖。他僅提供意見、勸勉和建議,至於決定則是在天主的光照下,由會祖裁定。他在信中常提到「妳看什麼是更好的」這句話。

艾朗神父在外表上幾乎沒什麼特殊之處,然而他卻是一位屬神的人,度深度內修生活,對天主有堅強的信德,個性沈著穩重,又懷有堅毅的盼望,在服從之德上則是依納爵毫不保留的跟隨者,是瑪利亞的愛子。

因此,讓我們舉心向上,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耶穌孝女們聯合在一起感謝天主,祂在修會歷史的初期,賜給我們艾朗神父為導師、顧問和父親。他活著的時候,總是亦步亦趨地關懷著修會生活,與我們一同喜樂、一同憂苦,儘其所能地給予勸勵、鼓勵、規過和指導,相信他仍繼續從光榮中永遠降福他這深愛的修會。

面對初期會憲,甘第達修女開始要進行校對、增刪,給文件新的格式等工作,這為會祖而言是非常艱苦的;她不能放棄職務所要求的責任,必須從瞭望的塔台上踏出穩健的步履,迎向新的挑戰,尋求新的解決方法。

我們別忘了在創會時期的環境,人力和物資都很缺乏,「貧窮」不僅指人員缺乏準備,物質方面也很拮据。為初期的耶穌孝女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42, 2-IX-1875.

²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49, 29-IX-1875

而言,她們常常連某些必要的東西也沒有啊!這好像有些矛盾,為何與天主聖意相隨的,常是匱乏與不足呢!

初期會憲的第一部份經由陸奇主教核准,一定也被繼任的左瑪定主教再次檢閱過。他好像曾多次命令會祖修改,將他所觀察到的不足補上。別忘了他很接近並很了解我們修會,在會祖首次制定的會規上,發現有某些困難是很正常的。

主教建議做某些改革,會祖和艾朗神父都認為有重大影響,想必觸碰到修會精神的本質。這位明智的神師與顧問設法安撫她,把對主教的服從銘刻於她心內,修會不是人的事業,而是天主的工程;是祂所願意的,為了祂更大的光榮和人靈的利益。甘第達修女以依納爵式的服從對主教說「是」,可是她也為她所確信的天主的旨意奮鬥,全心投入編寫會憲的工作。這場奮鬥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不確知會祖何時把修改過的會憲呈交給主教,我們沒有文件直接證明,但從兩項佐證中得知,會祖不只呈交文件,也同時獲得主教的批准:首先是繼任的主教Tomás Cámara y Castro的批准法令,提到:

「我們已閱畢並檢視由前任的陸奇主教和左瑪定主教所批准的會憲...」¹

第二項佐證是艾朗神父在後來的信中提到:

「我本來希望妳把過去的情況讓她知道(指依莉莎白公主 Infanta Isabel,她曾許諾要支持)第一位主教已核准,左瑪定主教曾重新核准,以及所有的情形...」²

可見左瑪定主教的核准法令是很清楚了,但我們在撒拉曼加的主教秘書處和在修會的歷史檔案中都無法找到。難道會只是口頭上的核准嗎?或是遺失了?應該有這份文件,也許是在主教繼任交接時,文件出入而導致遺失。

1879至1885年間有許多煩擾、憂懼,我們無法確實地描述。因為撒拉曼加學校的日誌上有一段空白,我們只好參考較晚期的記事資料。而會祖與艾朗神父的通信在此時也告中止。是否因為有命

¹AHFI, Roma A.2.1/2, 12-I-1892.

²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I/167, 25-XII-1891.

令禁止通信?或是艾朗神父的帶領讓其他人不悅?就不得而知,不過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在耶穌會內也有人不同意。在這段時間,修會姊妹與耶穌會士的交往想必有許多限制,僅限於神修談話和避靜而已。

天主願意甘第達修女完全割捨從人力方面來的支持。雖然她有些時期沒與艾朗神父通信,而且她寫給神師的大部份信函都未能保留,非常可惜。否則,我們將可以深入天主帶領而逐步塑造這年輕修會的靈修歷程。

修會領導者的痛苦震盪了全修會,在成長的危機中,絕不會缺乏十字架的,然而她卻在揹著十字架,逐步淨化在旅途中所沾染的累贅與塵土。在每一次試探中邁出更堅定純淨的步履,修會也隨著日常的起伏而逐步成長、茁壯,日趨成熟。



Ilmo. Sr. Dr. D. Fr. Tomás Cámara y Castro.

雙重的改變

左瑪定主教於1885年調任馬德里,由卡多默主教(Tomás Cámara y Castro, O.S.A.)繼任為撒拉曼加教區的主教。他於1847年9月19日生於Logrono省的Torrecilla de los Cameros。1863年10月4日在瓦亞多利城的奧斯定皇家學院發願,1883年10月28日接受主教的祝聖,輔佐Moreno樞機主教,他是Toledo的總主教但住在馬德里。樞機主教去世後,他被推選為撒拉曼加教區的主教。

1885年8月12日舉行主教隆重的進城儀式。主教先從los Irlandeses學校前往奧斯定會的聖堂,在那裡穿戴主教的祭披和配件;隨後在當權者、大學、修會團體、神學院、堂區和市議會代表等的前後陪同下進入主教座堂。依慣例在祭台上宣誓,並隨著一項熱心的傳統,在返回主教府之前,先在el Santo Cristo de las Batallas聖堂內做簡短的祈禱。

卡多默主教是一位很好的作家、優秀的和談大使和傑出的主教。撒拉曼加教區在他的管轄下有良好的建樹。他擔任此教區牧鐸直到1904年,在當年去世。

為耶穌孝女會而言,修會有多年隸屬在他權下。這段時期是制定會規會憲的時期,首先呈交給他,他先核准。在他去世的前兩年,會憲終於獲得羅馬宗座的核准。

他在那一年也首次擔任修會的領導者。由於原來修會的神師Enrique Almaraz Santos調任為馬德里的教長,卡多默主教指派Ramón Barberá神父擔任耶穌孝女會修會學校的校長,審理宗教案件的教區法官和副主教的職務。

Ramón神父在修會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不僅在與教區有關的活動上,同時也包括會院本身的生活。修女們屬他管轄,他有權

¹譯註, Ramón Barberá神父與修會的關係很密切,他是撒拉曼加宗座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鐸,又被主教委派為我們撒拉曼加學校的校長。Provisor指由主教任命審理宗教案件的教區法官,可能都是他的職務。

給予規則,也有權指定神師。這指導的地位不只是法律上的,也在實際上具體執行。

就與修會有關的部份而言, Ramón神父的領導有重大的意義:他督察管理有關的一切,包括望會生入會時所帶來的嫁妝、修女們的派遣等等。他對修會的一切都有濃厚的興趣,有段時間甚至每天到學校指導修女們,尤其是Antonia Robles修女,因為她經授權擔任該校的院長。她與他商討一切,而他的意見很受到重視。

這種從屬關係多次使會祖的行動受到制約,並增加了許多困難。

會祖很關心修女們在教學上的專業能力,尤其對於準備培育學生日後成為老師的培育課程更加重視¹;此課程約在1896-1897學年開設。《歷史記事》告訴我們:

「1896年假期中最重要的事是準備新的使徒工作,預計在下一年度開辦,以自由授課的方式準備師資培育,他們除了考試以外不必親自去師範學院。人們稱這種課程為『Academia』。這項新措施需要修女們參與和教授課程...」

為此, Ramón神父遂召集姊妹們投入這項工作,在他面前先示範教授不同的科目,我們的編年記事繼續說:

「這項示範教學在夏天時曾多次重覆舉行,直到Ramón神父完全信賴姊妹們有能力答覆這項委任...」²

Ramón神父一直住在撒拉曼加城,直到1907年。後來,他曾短期停留在Cataluna,遂被任命為Rodrigo城的主教。1914年轉任為Palencia的教區主教,直到1924年。

¹Cf. Apuntes históricos... de Salamanca, AHFI, Roma P.O.5/4 págs. 15-20. DSc, AHFI, Roma A.4.0/2 págs. 15-17.

²Notas históricas,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AHFI, Roma P.O.5/3 pág. 13.



一株新穗:亞來巴勞(ARÉVALO)

在當時,外在的各種客觀情況使得申請入會的修女人數,其增加的比例不像前幾年那麼快。修會因著各種風暴所呈現的不穩定狀態是入會人數減少的原因之一。

然而,修女的死亡人數卻超乎異常,而且去世的大半是年輕的姊妹。怎麼會這樣呢?也許是由於營養不良,容易受當時世紀之疾--結核病--的侵襲。也有某些修女中途離去,或是因為沒有聖召,或是因著健康的因素。

在這種情形下,會祖如何能答覆從來自西班牙各角落的建校請求呢?其中包括 El Ferrol, Caceres, Vitigudino, Trujillo, Medina de Rioseco等地方,她不得不放棄。

但是,甘第達修女的使徒心火即將獲得滿足,西班牙有另一塊土地將接受她熱忱甘霖的滋潤。經過幾年默默撒種之後,另一株新穗將在卡斯提亞高原的亞味拉省豎起,猶如在貝爾朗達的那一株一樣結實累累。

耶穌孝女會猶如一隊小小的軍旅,在旅程中行列逐漸壯大,現在已有培育好的姊妹能成為上主得心應手的工具,足以擔任教學與行政上的使徒工作。雖然我們人數不多,但已足以在新的園地上開始耕作。

1886年,雖無法確定是在年初或是稍晚幾個月,無妨,重要的是事件本身,修會在這一年接到新的邀請,這回可以接受了。

更為寬廣的地平線為甘第達修女展開,耶穌孝女們越過撒拉曼加省,帶著主耶穌的囑咐:「你們去,教導萬民...」,朝著聖女大德蘭的搖籃亞味拉省前行,為了傳播福音。

亞味拉和聖女大德蘭。這位聖衣修女會偉大的改革者在會祖心中激起極大的熱忱。甘第達修女考慮且決定,如果能在此地建學校,將稱為聖德蘭學校。

聖女大德蘭和甘第達修女兩人擁有極為相似的情懷。雖然在出身和靈修傳統上有別,可是在愛慕、讚美、侍奉主基督這方面,卻懷有同樣的熱忱。

亞來巴勞(Arevalo)是亞味拉省的一個小鎮。艾朗神父在1886年5月20日給甘第達修女的信中提到:

「我很高興妳在亞來巴勞鎮建學校,因為那是一個好地方,百姓也很善良,學校將不缺乏住宿生和外宿生,將會有很大好處...」¹

亞來巴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小鎮,位於馬德里通往哥倫那(Coruña)鐵路的中站。建城的歷史可追溯到久遠的年代,與塞高維亞(Segovia)、亞味拉和撒拉曼加同期,歸功於Hercules el Grande國王。

小鎮的生活平淡,像是酣睡在環繞它的兩條河的潺潺流水聲中。這兩條河即是Duero河的支流:el Adaja及el Arevalillo。幾世紀以來,曾有不同的民族駐足其間,他們的歷史可以從古老的街道、廣場和房屋的建築上看到些許遺跡。深具歷史性的老舊城堡瞭望著卡斯提亞高原廣闊的地平線,就像在西班牙大部份的城堡一樣。

1212年,亞豐索國王七世為了報答亞來巴勞鎮人民英勇對抗回教徒而協助小鎮建城,其信件和所頒賜的特權都保留在檔案中,國王還致贈武器和城徽。這小城的極盛時期應在十五至十七世紀間,興建不少高塔、修院、糧倉和皇族的行宮。據說這城堡曾是若望二世和葡萄牙的依莎白皇后的行宮。卡斯提亞的依莎白女王小時候曾在此住過。Juana la Loca也住在此處。

當地有價值的古蹟仍很完整地保存下來。從七座聖堂的高塔上可瞭望如海洋一般無際的田園穀物和松林。

好幾戶貴族家庭出身於此,其中有Vazquez de Cuellar,他當過國王的財務長,聖依納爵曾跟隨他,也在此學習軍事才能,並在此城度過一段風流倜儻的騎士生涯。後來,他的主人在從Tordesillas前往旁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E, Roma A.1A.1.0/113 20-V-1886

布隆納(Pamplona)的途中去世,聖依納爵便在此城獲頒指揮官的頭銜。

亞來巴勞的眾修院中較著名的的有聖方濟修院、至聖聖三修院...。而它正是耶穌孝女會要去的地方。現在,讓我們再翻閱創立學校的史實部份。有人向當地的一位Ana Villa y Nieto夫人提到耶穌孝女會的會祖.....整個事件的契機就是那麼單純,這位夫人為了小鎮的好處,正在尋找一個能創辦學校的修會。

這位夫人是Luis Martín Gutierrez先生的遺孀,住在亞昧拉。丈夫過世後,她提供大量財產從事慈善事業,後來加入亞來巴勞皇家聖瑪



Vista general de Arévalo

利亞伯爾納德女修會。由於健康情況不佳,幾個月之後她不得不依長上的建議而放棄,以照顧她孱弱的身體。

她將位於亞來巴勞鎮的房子讓出來當收容所,有8個床位,房子交給幾位法籍修女。不知何故,這些修女放棄了。也就在那時刻,安娜夫人想與甘第達修女晤談,表達其願望。會祖認為此事應親往處理,遂前往亞味拉,很快到了那修院。

Ana夫人應允給予房子,屬會院的部份並附家具,至於學校本身的設備則由修女籌備。她還捐了一筆現款用來補助免費教學的課程。

會祖同意上述的條件,在回程途中拜訪了聖女德蘭的地方,隨即前往主教公署拜會Ciriaco M^a. Sancha主教,告知已進行的步驟,並請求主教的許可。完成這些手續後,她立即返回撒拉曼加,儘早準備一切事宜。

甘第達修女在不久的未來將必須經常穿越西班牙中部的卡斯提亞高原,在充滿黃色塵土的道路上往返奔馳。但是她的喜樂是無可言喻的,一所新會院,一所充滿孩子的學校,那將使耶穌和至潔瑪利亞受到更多人的認識和愛慕。

房子位於皇家廣場12號,為教學目的而整修的工程已告一段落,1886年的9月8日,即聖母誕辰紀念日,也是聖德蘭學校正式在亞來巴勞鎮設立的日子。

會祖將這項使命委託給院長Petra Cebada Conde修女,由 María Igarategui修女擔任Natividad班的老師,耶穌聖嬰幼童班則由Felisa Dominguez修女負責,家事則交付給Engenia Mayoz修女。

學校是以一台隆重的感恩禮揭開序幕。由於教堂尚未完工,無法迎駐聖體。工程持續到第二年4月,姊妹們則先參與本堂彌撒,盡可能合作,使禮儀更有活力,並等待主耶穌的聖體能早日在會院中臨在。1887年4月9日,耶穌聖體終於從聖瑪定本堂迎入學校裡。

在曉星與明燈的照耀下,四位耶穌孝女開始喜樂地實踐教育的使命。

另一項召喚：伯爾納德鎮(Bernardos)

耶穌孝女抵達亞來巴勞未滿一年,我們熱忱的會祖又收到另一召喚。她再次奔走在卡斯提亞高原上,前往另一處實踐天主所託付的教育使命。

這項請求來自塞高維亞省境內的一個小鎮。塞高維亞是西班牙最小的省份之一,越過Guadarrama山脈,到達Duero河所流經的高原,它的自然景觀十分特殊。空曠乾旱的土壤好似一片鍍金的黃土,在山丘上林立著村鎮和泰半已凋零的古堡,路旁與河岸則有成排的楊樹和暗綠色的濃密樹叢。

塞高維亞於十一世紀初期收復以來,遂有人開始移入這片空曠的園地。國王把一些土地賜給當時抗戰有功的地方首領們定居。其中一位名叫伯爾納德,擁有靠近Constanzana附近的土地,這裏曾是羅馬統治時代的文化中心,當地的古蹟証實了這一點。這位領主以自己的名字為這片土地命名,因此這地方也稱為伯爾納德。這地方慢慢成為一個手工藝中心,從鄰近的幾個村鎮中脫穎而出。在卡羅斯國王一世時,為了酬謝村民在las Comunidades戰役中所提供的服務,特別頒賜一些特權和豁免。

伯爾納德鎮繼續緩慢地成長,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則呈現富有豪華的風貌:白色的建築,整齊的街道,圍繞城中寬廣整潔的廣場,

這一切都證明這小鎮的繁榮。編織尼絨壁毯的工廠,製造蠟燭和其他的工業,使這小鎮成為全省境內最富庶的小鎮之一。

靠近伯爾納德小鎮,順著前往Navas de Oro的那條路,過了Eresma就到了稱為Constanzana(君士坦丁)的地方,這裏築有一座古老的要塞,想必在這要塞的庇護下,人口稠密的小鎮遂以此羅馬的名稱命名。

此外,當地還有一座頗為著名的古堡,就稱為「el Castillo」(城堡),城牆四周有山丘圍繞,這地方與柯卡(Coca)和塞高維亞相連繫,形成一個三角地帶的防禦要塞。

在這裡的公墓裏有一座「城堡聖母像」,是伯爾納德鎮的主保,村民對此聖像有很熱心的敬禮。¹

¹Cf. Núñez, Rufino · *Bernardos y su Virgen del Castillo*, Segovia, 1928, p.5 y ss.



Ermita de la Virgen del Castillo

省議員勞彌額(Miguel Llorente)擁有伯爾納德地方的一些產業,他很愛這片自小成長的家園,願意成立一個教育中心。為此,他與甘第達修女聯絡,並願意提供一棟附家具的房子,神父職務的費用,和

一千比塞塔年金的補助,修女們則相對地要收錄四十名免費的學生。

勞彌額省議員與耶穌孝女會的會祖雙方達成協議。此時,她尚未請求主教的降福,這位主教就是Antonio García Fernández,他很看重她,也很認識修會,因為自1874年耶穌會士離開撒拉曼加之後,他曾擔任過學校第一任的校長。

會祖著手準備創辦學校的工程,完全依靠天主,勇敢前行,也相信姊妹們的忠誠。

耶穌孝女們於1887年夏天快結束時到達伯爾納德鎮。學校開幕的日期已近,訂在聖彌額爾的慶節9月29日,即勞彌額省議員的主保日。

修女們那一天受到熱情的接待。修會的編年日記上提到:

「那小鎮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我們歡迎的熱忱,恭迎聖體從本堂到我們學校的聖堂時,有許多人參加遊行...」¹

學校位於San Roque街,與教堂的街道成一直角。

會祖為使禮儀隆重舉行,邀請撒拉曼加學校的Cipriano Aniceto神父負責聖樂,並請修女們和學校的孩子們一起合作。

十月中旬,我們不確定日期,想必她們有一簡單的公開儀式後便正式上課。

有幾位教會的神長、地方官員以及孩子和家長們來到學校。

《修會記事》的作者告訴我們:

「10月13日或14日早晨,學生們聚集在教室裏,有許多人士在場,包括創辦人勞彌額先生、本堂伯爾納德神父和市府代表,他們邀請我們的會祖致詞。她心中充滿喜樂,雖然公開致詞為她不容易,她還是表達了天主對他們的照顧,勉勵他們要善用勞彌額先生所提供的資助...」²

最後,她轉向孩子們,親切熱忱地向他們說話,全力投入教育,充滿人性與精神上的溫馨。

¹RHb, AHFE, Roma A. 5/3 pág. 111.

²RHb, AHFI, Roma A.5/3 pág. 111.

甘第達修女派遣到那所學校的第一個團體是：院長 Petra Cebada Conde 修女，她曾建立亞來巴勞學校；Francisca Beloqui 修女負責年齡較大的學生，幼童則交給 Martina Gubirondo 修女，家事方面則請 Bernarda Rey 修女協助。

在「城堡聖母」的垂顧和保護，以及會祖的鼓舞下，耶穌孝女們在伯爾納德鎮開始的教育使徒工作，光照孩子們與青少年的心靈，相信假以時日，將會獲享豐碩的成果。

在卡斯提亞高原的旅途中

1888年1月19日,卡斯提亞高原正被隆冬所覆蓋。清朗的天空不像冬天冰冷的季節,反而像是夏日的天色。柔和的光線幾乎溶化了覆蓋在大地上的霜雪。

在這片寂靜中,只聽到一輛老公共馬車低沈而有節奏的車輪聲,耶穌孝女會的會祖正像聖女大德蘭一樣奔波在路上,在那時經常陪伴她的是Filomena Suarez修女。

她們離開撒拉曼加城,正在前往伯爾納德鎮途中。幾個月前,她把幾位耶穌孝女留在新成立的會院,覺得有必要去探望她們。

老百姓在那幾天要舉行耶穌會士San Alonso Rodriguez冊封聖人大典,這位聖人是塞高維亞人。勞彌額先生知道會祖要去伯爾納德鎮,遂邀請她們到塞高維亞城來參與這項盛會。

她們正接近這著名的「羅馬水道之城」(Acueducto)¹。眼前呈現的是壯觀的景象,每條入城的大道都建有美侖美奐的裝飾,顏色鮮明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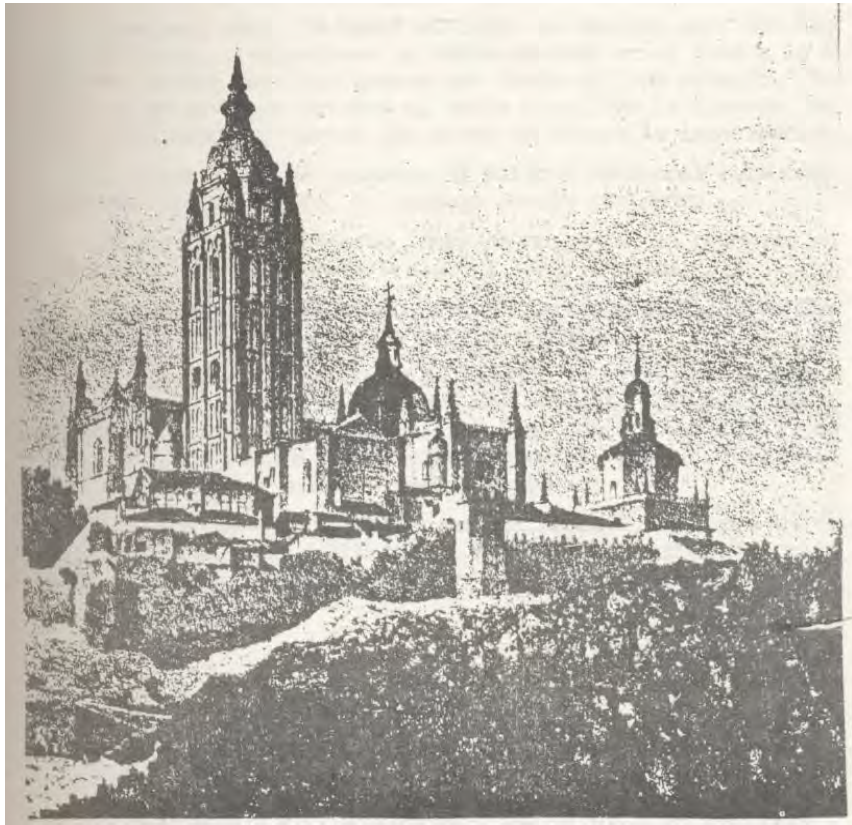
這座城市多山岩,外形近似一艘船艦的側影,船首指向西方。我們猜想會祖在路上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這部份,它是一天然的要塞地形。

經過Fuencisla拱門時,有的遊客告訴甘第達修女看左邊的聖堂,是為恭敬塞高維亞的主保聖女。並有人告訴她這段歷史。猶太女孩Esther因信仰基督而被同族的弟兄從Las Penas Grajeras驅逐,變得一無所有。她仰望在主教座堂尖塔上的聖母像,並將自己託付給她。聖母救了她,所以她的聖名稱為María de Salto。後來人們在尖塔倒下的地方建了聖堂。甘第達修女是多麼熱心地聽這段歷史!

馬車繼續馳往la Ronda de Santa Lucia,繞過北面方向的城牆。過橋時,橋下匯合流過的是Eresma和Clamores的河水,眼前又展開一條林蔭大道。她的雙眼注視著Santa María del Parral隱修院,景觀非常優美,不受城牆限制的影響。

¹Acueducto是人工石砌的水道建築,建在不同水平的兩地間運輸給水。羅馬人的水道建築非常傑出,以西班牙的塞高維亞、Tarragona和Merida最有名。

馬車緩慢爬上斜坡後,抵達塞高維亞城著名的Azoquejo廣場,有一座由Quevedo所建的聖堂,在那裡也可以看到塞高維亞城無可比擬



Catedral de Segovia

的珍寶與榮耀：即羅馬水道(Acueducto)，它壯觀的建築早已超過其實用價值。

馬車繼續朝向Real del Carmen街。經過聖瑪定橋，穿越一個中世紀的拱門，進入城內，現在甘第達修女到了塞高維亞城。往前直走就可看到「大廣場」(Plaza Mayor)，位於該處的主教座堂是建築藝術的瑰寶，猶如一座塔台聳立在塞高維亞城內。

終於到了目的地，旅客們順序下車，但會祖的行李箱卻未出現。雖然裡面有很重要的文件，她還是很鎮定地說：

「願天主受讚美，我不願因此就放棄領聖體...！」¹

會祖和她的同伴前往教區修院的教堂...。後來，當她們到了接待她們的勞彌額先生家裏時，行李箱已在那裡。原來車伕弄錯了，把她的行李箱給了別人。

那一整日她們先休息，沒有去任何地方。

第二天早上，她們前往舉行聖人慶祝典禮的San Justo教堂。禮儀結束後，會祖在聖堂裏祈禱，在裡面一小時、兩小時，到了三個小時...，塞高維亞城已進到甘第達修女心中。她直覺地相信天主願意她在這裡也建一所學校。不知道她在途中就有此想法，還是在祈禱中領受天主的召喚？總之，現在彷彿有一種不安與渴望催促著她。

當天下午，她就前往主教公署，與Antonio García Fernández主教商談。當時他得重病，但仍許諾要幫忙。這位主教很認識甘第達修女。

經由主教的指示，她前往拜會Guillermo Martínez先生，他是塞高維亞城的銀行家，有可能幫她的忙。

當他一得悉會祖的心願時，遂慷慨地願意提供一棟房子，可是稍嫌小了些，用處不大，除非能買到毗鄰的房子。她們遂搭車前往，可是沒有任何收穫，因為屋主不願出售。

會祖繼續看房子，注意到一棟屬於Alpuente公爵所擁有的建築，但在未全部準備妥當以前，她不願公開這件事。

¹*História del colegio de Segovia*, AHFI, Roma P.O. 1a pág. 1

與天主相遇

她結束在塞高維亞城的停留,把創立學校的種子先播在田畦裏,繼續按原定計劃前往伯爾納德鎮,在亞來巴勞鎮的姊妹也一同前來做團體性的神操。

第一週的開始:原則與基礎,聖依納爵的「幫助多少,取用多少」(tanto Cuanto)的原則:

「我們...必須保持平心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就是在我們這方面,並不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操23)

第二週繼續:

「我為基督做了什麼?現在為基督做了什麼?將來要為基督該什麼?...」(操53)

最後,如同聖依納爵一般,完全交付自己:

「主,請你收納...」(操234)

天主教在伯爾納德鎮等待她。長期的病痛使會祖必須改變原來的計劃,留在此處較長一段時間,直到三月中旬醫生才准她起程,她終於返回撒拉曼加城。

1888年6月初,她再次去中部的塞高維亞,與主教磋商,討論建校事宜,此刻的地點則是在Cuellar。

會祖在前往伯爾納德鎮的途中用心思考。此外,有人請她主持首次公開的考試,她愉快地答應了。

此時,塞高維亞教區主教的提議已日趨成熟。如果主教願意,則這件事情顯然是天主旨意了。繼續加油吧!

心急的會祖到了Cuellar,隨即觀察、探聽情況,並再次注意到García Fernández主教所做的調查。經過就近的觀察,發現當地並不合適。

於是,會祖繼續在塞高維亞城尋找房子,並告訴主教已看到一棟合適的,不過屋主住在首都馬德里,她決定親往與屋主會談。主教

對她的決定感到欣慰,在辭別之前,交給她一封致Hidalgo神父的信,辭別了她。

大膽、勇敢、堅強的甘第達修女,雖然對西班牙首都毫無認識,也沒有具影響力的人可以協助,她仍出現在宮廷中,拜訪了Arco侯爵,而他親自陪同她拜見Bornos公爵夫人。

利用整個早上或下午,她多次走訪,到她所要拜見的人家裡,但他們卻不在家,會祖必須折回。由於她所帶的錢有限,不夠乘車,只能步行往返。悶熱、疲憊...她都願意,只要是能愈顯主榮,她都欣然奉獻。

會祖與Hidalgo神父見面時,起初他只冷漠待她。可能是對耶穌孝女會沒什麼好感。可是與甘第達修女直接接觸後,他便清楚明白這女士所實現的是中悅天主的工程,遂應允協助在塞高維亞尋找合適的房子。

雖然歷經疲憊的長途跋涉,情況並不樂觀,也沒有正面結果,於是她遂啟程,返回塞高維亞城,且不得不在那裡休息幾天以恢復體力。1888年6月底,才回到撒拉曼加。

一段豐富的插曲

耶穌孝女會的會祖曾在不同的機會中回到她心愛的家鄉:Euskalerrria。

由於母親生病,加上醫生也提議會祖需要浸泡海水浴,這些固然是她與家人相聚的理由,但是,她還渴望更多一些。

此時,她正投入塞高維亞城的建校計劃,並沒有注意到與家人重聚的歡樂時刻就要到了。這將是一段豐富的插曲。

我們前面提到甘第達修女回到撒拉曼加城。學期接近尾聲,要舉行期末考試,她必須在場。學校的事一結束,她遂由 Joséfa González和Filomena Suarez修女陪同前往西班牙北部。

在前往巴斯各省途中,雖然她覺得自己是一位普世性的公民,但兒時的故鄉仍強烈吸引著她,耳中迴響著詩人Iparraguirre的詩句:

這裡是我所愛的山嶺!
這裡是我青翠的草場!
清流與小溪,美麗的白色農莊...
啊!Euskalerrri,
我所愛的美麗家鄉,
妳的孩子如今歸來,
為親吻妳土壤的芬芳,
除了妳,我沒有其他的嚮往...

在她抵達這片美麗的土地的幾天內,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修會記事》告訴我們:

「1888年,我們的會祖與幾位姊妹在聖塞巴斯提盎(San Sebastian)進行海水浴時,收到一封多祿撒鎮Bernarda人的來信,

她是 Isabel Garmendia de Araquistain 夫人的姨媽。隨信附上另一封信,是這位 Bernarda 夫人的訃聞,她已驟然去世...。她的侄女〈Isabel 夫人〉看到這信是寄給會祖的,遂一併寄來...。信中說什麼呢?Bernarda 夫人在信中請我們會祖親往多祿撒鎮,因為她有要事相商...」¹

在天主的光照下,甘第達修女明白那件事,即是在多祿撒鎮建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 118-119

Escudo de Tolosa

一所學校。雖然在祈禱中,她已知道這將會是一場苦戰,可是面對這麼大的困難,她卻勇氣倍增,為實現她所確信的天主旨意。此時,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可以軟化她的決定,她立即動身前往多祿撒鎮...

多祿撒,這擁有一個拉丁名稱的小村鎮,想必在1256年國王亞豐索十世頒佈建立這小鎮以前,就已有了。多祿撒也是一個通用名詞,泛指散佈在美麗的Lascoain河地兩旁Uztume和Izaskun山坡上的農莊。卡斯提亞國王曾頒賜給這小鎮某些特權和豁免權。

這小鎮慢慢發展,依祖先慣例組成市中心。市政府於十六世紀初正式成立,有一位市長和五位市議員。

1821年,有一份關於西班牙省區土地劃分的計劃呈交給「立憲宮廷委員會」(las Cortes Constituyentes)。多祿撒鎮屬於歧浦斯科亞省,省會原本在多祿撒鎮,可是支持省會在聖塞巴斯提盎者佔多數。1844年,一道皇家命令宣佈了歧浦斯科亞省的省會。1854年8月23日,另一道新命令遂決定性地將省會從多祿撒遷往聖塞巴斯提盎¹。

當多祿撒鎮經歷這歷史性時刻時,會祖正住在那裡,約八歲或十歲。

現在,我們回到會祖前往多祿撒鎮的動機。

她進了多祿撒鎮,前往接待她的Joséfa Larrumbide夫人家中。

聖瑪利亞堂的本堂神父有幾個下午會來探訪這位夫人。在禮貌的寒暄和自然交談中,這位神父知悉甘第達修女來此地的目的是為了創辦學校,他很驚訝,並聲明千萬不可以,因為已有另一個女修會(la Compañía de María de Vergara)要在此地辦學校。

¹Cf. ZAVALA, F. y GARMENDIA, J. *Monografía histórica de la villa de Tolosa*, San Sebastian, 1969 págs. 11 y ss.

「很好,她們來的正是好時刻;我已經在這裡,而我若不創立學校,絕不離開,因為『天主願意』」¹--甘第達修女這樣說。」

面對本堂神父的不悅,耶穌孝女會的會祖並沒有退縮。

這位神父以及其他的司鐸們對上述所提的女修會都抱以厚望,因為她們與好幾戶多祿撒鎮的家庭有密切連繫。好像她們已開始了在此地的教育工作,但後來究竟發生什麼事,並不清楚,只是聽說她們在離開Vergara,準備來多祿撒鎮時,有好幾位修女身體不適而必須中止這行程。但這應不是中斷此事的充足理由。

甘第達修女在多祿撒鎮期間,常去los escolapios修會的聖堂望彌撒。有一天早上,領聖體後謝恩時,她領受啟示,得知為了在此建立學校必須受許多苦。這也是她把全部熱忱放在此事業上的另一項理由。

當她的眼神注視著聖體龕,往上凝視看到聖若瑟的塑像時,她祈求他的庇佑,同時確定學校名稱將以這位聖人的名字命名。

是否在那時候,她得到默啟要去拜見瑪爾定神父?我們不知道,但是她回到Joséfa夫人家中,告訴她這項決定。約定會見之後,她們遂起程前往不遠的Anoeta村,即瑪定神父的本堂所在地。同行的有Joséfa González修女、Joséfa夫人和Adriana Lasquibar夫人。

那是一次令人沮喪的會晤。瑪定神父必然早已知道這位昔日曾接受過他靈修指導的女孩所懷的意圖。他很反對,並用一連串刺耳的話予以痛斥。

難道是他想考驗會祖的聖德到什麼程度嗎?

經過聖堂時,會祖進入拜聖體。

「當我們會祖尚未結束拜聖體及向主傾訴心中的痛苦時,她聽到一陣粗暴的聲音...

那是來自瑪定神父,我們不知他為何怒氣沖沖地不停斥責辱罵我們的母親...」²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 120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 123.

《修會記事》中記載著Nazario Pérez和Sandalio García Alcalde兩位神父所敘述的詳情。她們後來出了聖堂,往神父家中走去。瑪定神父不讓她們進去,說他不要女人在那裡。¹

他從大門出來,走上一條往多祿撒鎮的小路,她們在後面跟著。瑪定神父繼續不停地漫罵,會祖不敢阻止他,因為他揮舞的拳頭好似要把接近他的人擊倒。終於,當會祖向他說了下述的話時,這情況結束了:

「直到現在,瑪定神父,我一直聆聽您所說的一切,我也求您聽我說一下,讓您知道我來此的目的。在天主前我已看到祂的旨意,是在多祿撒鎮建一所學校。為此,我希望您能把位於Rondilla街12號的房子給我...」²

¹Cf. PÉREZ, N.o.c. págs. 179-183. Cf. GARCÍA ALCALDE, S.o.c. págs. 222-225

²RHb, AHFI, Roma A. 5/3 págs. 126-127.



Panorámica desde Izaakun, Tolosa

瑪定神父聽到這請求時大為驚愕。當然,答覆是全然否定。會祖平靜地說:

「很好,我已完成天主命令我的事,您就看著辦吧...」¹

瑪定神父好像彈簧一樣突然轉身,從皮包裏抽出一張名片交給會祖,請她與他的經紀人談話。房子已可任憑她使用。

¹RHb, AHFI, Roma A. 5/3 pág. 127

究竟為什麼他有這麼快的轉變呢？他是一位正直的人，當他看到甘第達修女所表現的行為和態度時，他明白必須在那事上與她合作，因為天主的旨意在那裡。天主願意在多祿撒鎮建立學校，無論有任何的反對，她都要實現它。

現在已完成第一步，前面還有許多路呢！

瑪定神父的房子為學校的用途而言並不十分合適，缺少開闊的空間與學生活動的場地，毗鄰的土地則地價太貴而無法購買。但會祖既已決定要實現這已開始的工程，遂另覓地點。在靠近車站的地方有一棟屬於la Vega de Sella公爵夫人的官邸，附近也有寬闊的場地。雙方進行交涉後，終於以年金西幣1700元租到這棟房子。

由於修會臨時有急事，會祖必須返回撒拉曼加，遂將同來西班牙北部的兩位姊妹，Joséfa González和Filomena Suarez修女留在多祿撒鎮，自己先趕回撒拉曼加城。但是，她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所展開的行動非常令人震驚，多祿撒鎮的人看到了這一切非常佩服。他們在幾年內無法實現的，會祖在七天內就告完成。

接著，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整修房子，以便合適修女們居住與學生上課的安排。同時，撒拉曼加的事情解決後，為新學校的人員也已做好待命的準備。

1888年的10月12日，Pilar聖母的慶節，學校正式開幕。聖母瑪利亞在甘第達修女和修會的旅途中時常臨在。

會院團體成立，院長由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擔任。原先留在那裡督責整修工程的Joséfa González修女擔任聖依納爵班的免費學生。住宿生的聖若瑟班則由Filomena Martinez修女負責。此外，Felisa Bengoa修女協助Joséfa González修女，同時也授法文課程。家事則由Eugenia Mayoz修女負責。



El Palacio, primer colegio. Tolosa

到了10月12日這隆重的日子,學校正式上課。26日,至聖聖體由聖瑪利亞堂遷往學校的小聖堂內。甘第達修女當時與派往多祿撒鎮的修女們一起,教室裡滿是孩子。從學校直到la Amatxo de Izaskun,一路上,大家熱心祈求,所有多祿撒鎮人懷著愛向他們心愛的聖母詠唱:「Izaskungo Birgina...」

會祖當時是多麼喜樂啊!然而痛苦即將出現...,但,她將擁抱痛苦,繼續邁進...

「誰若願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

(谷八34,路九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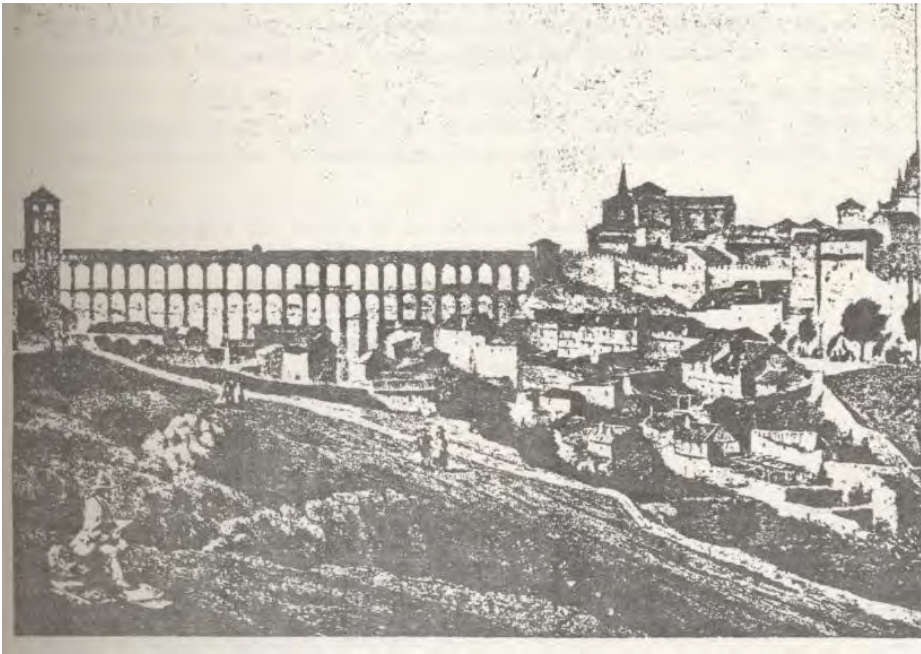
她們以基礎教學開始,包括手藝課程等等...。由於缺乏日誌記載,對於學校開始的過程我們所知不多。日誌開始的日期是1890年的4月。

會院稍晚的記錄中提到:

「我們沒有學校在這幾年確實發展的資料,因為日誌直到1890年才開始。我們只知道在1889年年底,Joaquín Noriega先生去世時,遺贈給會祖25,000比塞塔,以便在當年開始學校的事業。若沒有這情形,這筆贈款不會實現...。會祖決定接受並買下官邸,依靠恩人的贊助,但卻多次落空,她遂全心信賴永不使她失望的天主。官邸的買賣文件是在1889年12底寫成的...」¹

會祖為了多祿撒鎮這所新學校的建築,曾數年之久承受許多經濟上的壓力與困難,可是她總是勇敢地面對,並使其理想成為事實。

¹*História de la casa-colegio de San José de 1888 a 1965*, Tolosa, AHFI, Roma P.1.2./2 pág. 1



Segovia. El Acueducto

水道之城

甘第達修女離開Oria的小鎮,心中掛念著在塞高維亞城創辦學校的事。我們還記得,當她在那裡籌劃時,有了前往多祿撒鎮創立學校的機會。

無論是健康情形欠佳、疲憊或繁重的職務,都不能阻礙她全心投入天主所指定的目標。她的渴望沒有極限。

1888年11月初,會祖到了幽靜的塞高維亞城。在路上對同行的修女說:

「將會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正在說的時候,便發生了可怕的事。火車上一陣劇烈震動,強力反衝之後終於停下來,機械故障。一片尖叫、吶喊、混亂...」¹

旅客們被困在山上約兩小時,當時下著雪,非常冷。甘第達修女想步行,但不可能,必須等待機械修復。

經過一翻折騰,她們終於抵達水道之城塞高維亞。勞彌額先生的女管家瑪利安熱情地接待會祖,雖然後來她也是姊妹們受苦的原因,也許是這家主人的脾氣有點古怪的緣故吧。²

甘第達修女花了兩天在當地找房子,重新看了上回已看過的一些建築物,認為有必要再去首都馬德里一趟。

就在那寒冷的十一月某一天的凌晨三點,會祖在勞彌額和瑪利安的陪同下,離開那裡。記得他們第一次前往馬德里時,必須忍受酷熱,現在則須面對刺骨的寒風。

他們重新登門拜訪幾位上次已見過的人,整天不停地奔走。雖然Alpuente公爵的房子很不錯,但是他不僅沒有依請求降低價格,反而還增加了三千里亞爾。

另一項可能性是嘗試Ceballos將軍的房子。他們談了很久,最後大概被耶穌孝女會會祖的態度和話語所感動,終於達成協議。

這位先生的房子位於聖三街,這棟久未有人居住的房子將有新房客了。在勞彌額先生面前交接之後,他答應負擔西幣一千元租金。

¹*Memorias de una fundación*, AHFI, Roma P.O.1a/2 pág. 1

²*Ibid.* pág. 5

會祖非常高興,因為學校的地點已有著落,遂在當天趕回塞高維亞城,只在那裡停留必要的時間,為與主教洽商這件事;隨後便儘速返回撒拉曼加城,一位姊妹患重病是她匆忙往返的原因,會祖不願為任何理由而失去看顧垂死姊妹的時刻。

那一年年底,她在巡訪各會院中度過,有需要她臨在的地方,她就待久一些。

1889年初的2月3日,會祖在Filomena Suarez修女和一位保守生的陪同下,從多祿撒鎮回來。那位將進入初學的保守生是María Luisa Arizmendi。

她們在塞高維亞城停留一下,為與主教約訂日期。主教的意思是希望學校越早成立越好。協商後,會祖讓Filomena修女留在塞高維亞城,自己則返回撒拉曼加,因為有另一位姊妹即將加入修會團體。

當天晚上,會祖一到達會院,隨即召喚Ángela Cipitria修女準備第二天前往塞高維亞城。她接到派遣後,立即前往。現在,塞高維亞城內已有兩位耶穌孝女會的修女在那裡準備開始新的使命。

首先,她們應該做的是收拾整理居住的地方。多年塵封的房子,需要大力清掃一番。

兩位姊妹在勞彌額先生家中暫住了兩個多月,那是一段真正犧牲克苦的時光,不僅與會祖和其他修女分離,在勞先生家裏幾乎沒有任何自由,受了不少貶抑和屈辱。是因為勞先生個性怪異嗎?或是考驗?也許是為了看看她們會有怎樣的反應吧?幾年以後,她們中的一位回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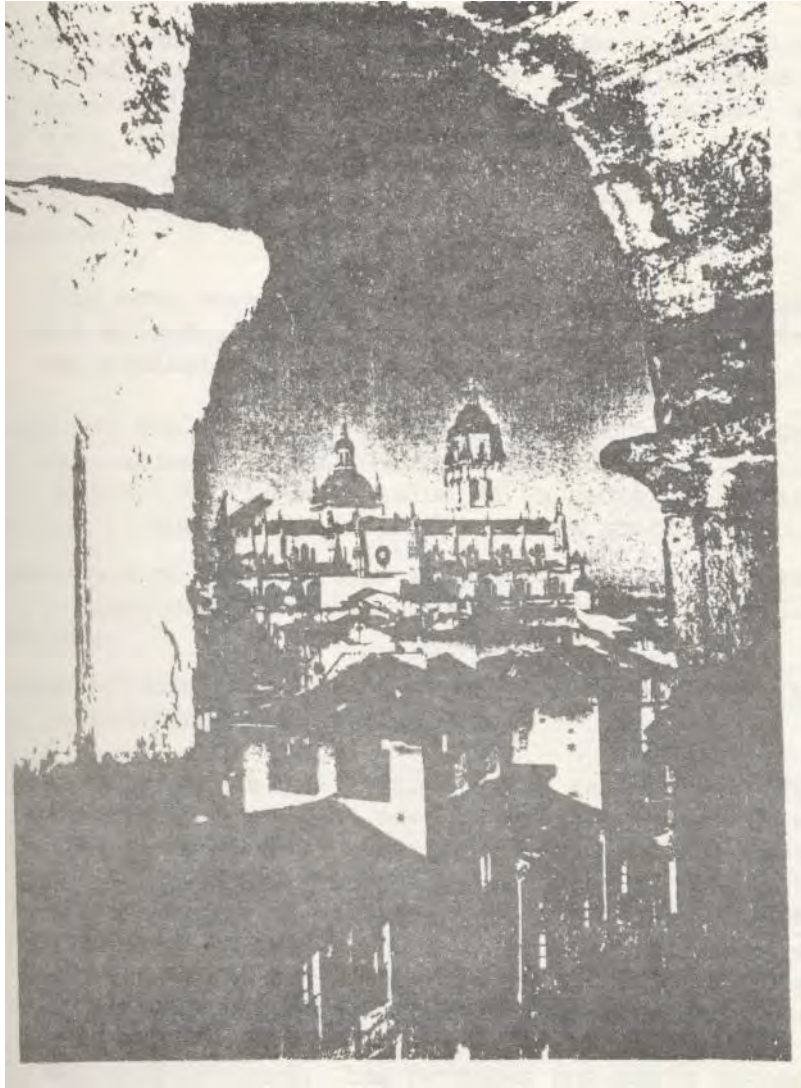
「這一切的發生是沒有人願意的,只有天主允許才會如此,為使新會院的建立是在克苦的基礎上...」¹

會祖終於在四月初來到這裏。另外幾位組成這新團體的姊妹也一同前來。會祖健康情況欠佳是這回遲延的主因。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耶穌孝女在塞高維亞首府將創辦學校的地點。前面提到它位於聖三街2號。

¹Memorias de una fundación, Segovia 1889-1962 AHFI, Roma P.O.1a/2 pág. 5

「這是一棟典型的塞高維亞式二層樓建築。居中的簡樸正面兩側是兩座方形的實心崗樓,內部的中庭旁有粗的石柱。圍繞一樓中庭有幾間房間。樓梯在中央,不很寬,通往一封閉型



Casa de la Trinidad. Primer colegio de Segovia

的迴廊,迴廊亦和中庭一樣,呈四方形,可以看到中庭。從這裡可以通往一樓不同的房間...」¹

在一切處理好之後,兩位直到那時尚住在勞先生家中的姊妹,偕同會祖和其他姊妹們一同遷入新會院。

到了需要付款時,她們非常震驚地知道,勞先生在Cabillos將軍面前所允諾的錢是為了給在伯爾納德鎮的學校。這件出乎意料的事相反了甘第達修女的意願,可是天主的事,祂自會照顧,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學校開幕的日期訂在聖母月的5月8日,同時是聖母的日子。這一天也是西班牙大公統一的百年慶,主教願意擴大慶祝,可惜他因身體虛弱而無法親赴盛典。

「第一台彌撒由Santa Fausta神父主祭,另外在主教座堂有一台唱經彌撒,由聖母無玷聖心會的院長José Brunct神父主祭, José Cardenso神父證道...第二天,學校開課,有付費的Fuencisla班和免費的善牧班...」²

團體由Ángela Cipitria修女領導。Fuencisla班級由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負責,善牧班則交給Sinfioriana Santa Cruz和Filomena Palacios兩位修女。家事委託給Filomena Suarez修女。

雖然甘第達修女的會院仍是在貧窮中建立,但還不至於到困窘的地步。為此,她在會典綱要中提到:「我願本會的會院學校建立於合乎真正福音精神的貧窮上...」³

會祖多次深刻體驗到天主的慷慨,絕對不會捨棄她,雖然在某些時刻,天主也曾把她放在完全缺乏助佑的邊緣上,看到她的信賴仍不動搖,遂伸出大能的手,把所需的一切賜給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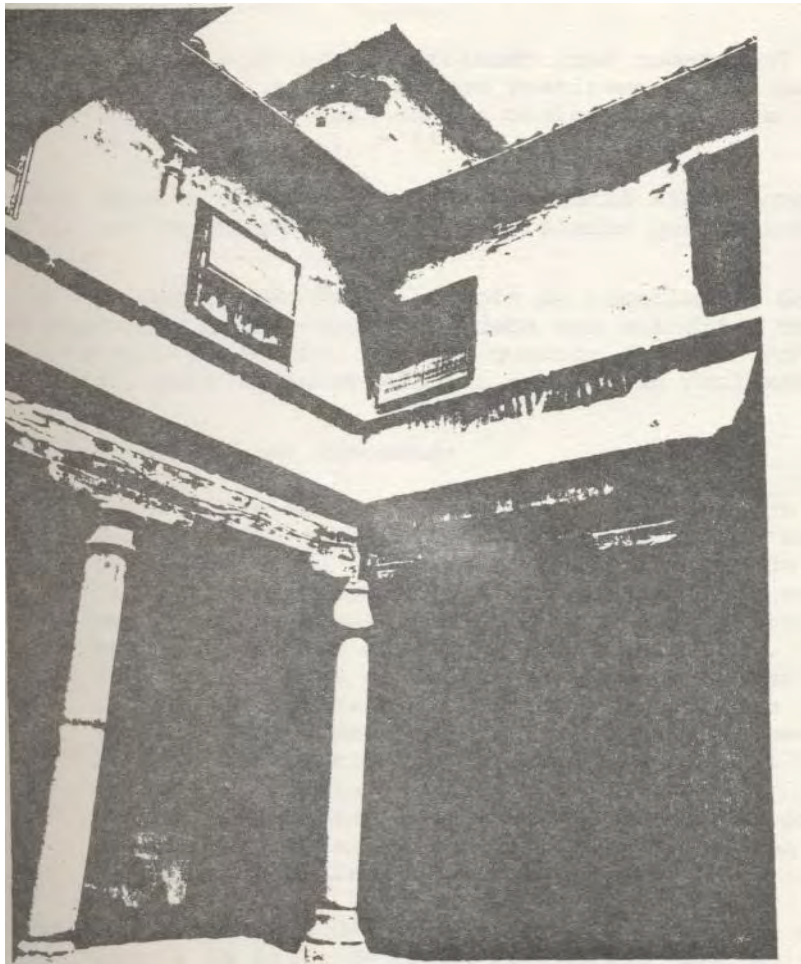
「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的天主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瑪六31-32)

¹同上, 15頁。

²*História de la casa de Segovia*, AHFI, Roma P.O. 1a/0/0 pág 3 y P.O. 1a/2 pág. 3

³FI, AHFI, Roma A.1.1.1./1 págs. 1-3

塞高維亞學校是在毫無助佑的情況下創立的,但卻擁有主教們的慷慨支持。García Fernández主教願意提供司鐸職務的服務,以



Torreón de la casa de la Trinidad. Segovia

及祭披、聖爵和其他飾品...，他細膩地照顧，使她們不缺乏必要的物品，可惜卻驟然去世而無法繼續照顧修女們。

至於在捐款上，會院也不缺乏：

「有一回，一位主教的總管或是某位教長的僕人敲門，送來一筆可觀的捐款。又有一次，一位皇家的差使帶來一隻鹿，為我們很不錯...，或是交給修女們一塊蓋有國王印章的信封...。另一天，一輛由依莎白公主差派的馬車來到修院。不少捐助是來自不認識的人，就像那張天主照顧的25西幣紙鈔，可以支付6天麵包與牛奶的費用。儘管如此，會院仍在迫切的需要中，修女有的日子不能去市場，因為會院裏連一分錢也沒有...」¹

這正是窮人的態度：接受別人的施予，同時也喜樂地接受必要東西的匱乏，效法貧窮的耶穌。這就是會祖甘第達修女期望於她的女兒們的精神。

¹*Memorias de yna fundación, Segovia 1889-1962 AHFI, Roma P.O. 1a/2 págs 7*

會憲的重新核准

我們在前面幾頁暫時擱置了主教在修會會憲方面提出的指示，而甘第達修女對此感到十分憂心。

耶穌孝女會在使徒活動領域的拓展上，佔用了甘第達修女大部份的時間，她需要注意的事情大幅增加；不過，她仍把修會會憲的編輯放在首位。

她必須一方面呈上符合修會法的會規，又要盡可能完整地表達修會神恩，不失去創立修會的特徵。現在，我們不是要研究會憲編寫的過程，因為在這方面已有足夠的文件；我們只是簡略描繪，反映出會祖將採用的步驟。

我們知道，她曾多次著手進行這項工作，但也必須多次延後，因為修道生活的多變性常要求她須四處奔波。

主教的要求必然帶給她不少壓力，因為她曾寫信給艾朗神父，請求他給予幫助和建議。雖然神父身在遠處，仍非常明白修會發展的情況，並直覺意識到甘第達修女透過信函所逐漸呈現的需要，可以想到他當時必定寄來不少參考資料與文件。

在1888年11月27日，一封艾朗神父從聖地牙哥寄來的信上提到他已郵寄的東西：

「除了妳已有的文件以外，我寄上一些會規，這些是最重要的，務必在所有的會院中寫出來...。我所寄的會憲是妳長久以來渴望擁有的，不必懷疑地付諸實行...；我是說...記在另一本記事本上，因為我相信當他們批准修會時，只會考慮到會規...」¹

艾朗神父在修會內的參與是非常有價值的，不過會祖總是按照天主對她的啟示，使修會會憲和會規有了她個人性的印記，而神父對此也持續重覆提醒。他是多麼認識她，又是多麼了解天主所賞賜給她的光照和恩寵！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1A. 1.0/1127, 27-XI-1888

1889年年初,由於各種需要的催促,會祖與艾朗神父的信件往來頻繁。他在2月11日從Redondela的來信中說到:

「請你務必再三仔細看我所寫的...,在那裡有修會整體的計劃,仔細讀...,讓一個人抄錄...,看看是否能呈交給主教...」¹



Patio del claustro del colegio de Salamanca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1A. 1.0/II/134, 11-II-1889

兩天後,他得知甘第達修女身體不適,遂再次從Redondela與她聯絡:

「我很難過,你未能早些閱讀並抄錄我透過Matalobox修女所寄給妳的。天主要求我這樣做,我已預見有此需要,現在已有好幾所會院了,而我看你的會院是最迫切需要的...」¹

甘第達修女有艾朗神父的資料,必定有很高的價值;可是,為什麼她沒有看已在手中的資料呢?讓我們回到會祖當時生活的處境看一看。她幾乎不休息,總是四處奔波。會院的創立常缺乏資助,充滿困難、苦惱和反對。然而,編寫會憲的工作則需要內在和外在的寧靜。儘管如此,她並不氣餒,只要有一段稍微的空檔,她即刻全心投入。

1890年10月1日,她開始準備制定會憲所需使用的資料,為呈交給主教核准。秘書在日誌中寫到:

「20日,星期一,會祖和Isabel修女在聖堂的聖母像前寫會憲和會規...。直到26日,她們除了吃飯以外都沒有出來...。27日,她又繼續寫...直到29日...」²

艾朗神父預定返回瓦亞多利城,與家人團聚。他這趟行程促使會祖急著把一切準備妥當。天主賞給她意想不到的恩惠,在這重要時刻,她能就近會晤艾朗神父,談及所領受的光照,肯定並確認她所寫的一切是符合天主的意願。

在旅行日誌第60頁的記載,我們看到會祖於10月30日離開,前往瓦亞多利城。陪她同行的Joaquina Gómez修女也是由艾朗神父擔任神師,會祖對她非常信任。她們於凌晨三點抵達,在車站等候的是神父的哥哥Juan José Herranz 先生。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 1.0/1/135, 13-II-1889

²DV, AHFI, Roma A.6/1 págs. 58-59.

旅行日誌繼續說：

「31日,星期五,會祖、Joaquína修女和艾朗神父全家前往聖斐理堂,參與艾朗神父主持的彌撒感恩禮...。

11日1日,星期六,如前一天一樣參與彌撒...。早餐後,會祖由Joaquína修女陪同與艾朗神父一起商討有關會規和修會靈修的事,為會憲的核准準備一切...」¹

11月2日、3日、4日這幾天,他們繼續協商並澄清疑難,務求清晰明白。5日,他們參與 Paulino San José Herranz先生的週年慶,這是神父返回瓦亞多利城的主因。當天,神父入靜做神操,直到14日。

會祖繼續在瓦亞多利城停留一兩天,在Joaquína Gómez修女和神父的侄女Vicenta San José小姐的陪伴下,拜訪了城內耶穌會學校的校長Mendia神父。

7日那天,會祖前往多祿撒鎮探視會院事業進行的情況。

會祖與艾朗神父還有會晤的機會,須等他出靜以後,這樣比較方便。兩人在11月14日到19日再度會面,光照與恩寵的再次交流,潤色會規和會憲有關的一切,19日當天,會祖即先辭別。

她們在塞高維亞城短暫停留,問候新任主教José Pozuelo y Herrera以後,隨即回到撒拉曼加城。

22日,她前往拜會撒拉曼加城的卡多默主教 (Cámara y Castro),和他長時間地討論與修會有關的事。她是多麼穩重有力地表達自己的願望,並多麼堅毅地護守自己的觀點!藉著與神師會晤,她得到諮商及聖寵的振作,會憲很快地便能呈繳給主教。

我們不確知呈交的日期,想必是在1890年年底。主教好像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加以審核研究。一年後,秘書在日誌上說:

「主教來訪,並交給會祖會規和另一本小冊子,其中他寫了一些新的會規,並命其刪去一些前任主教們已核准的會規,因為教宗的法令如此命令〔教宗良十三世在1890年12月17日所發行,關於和長上訴心的事〕。會祖有些不悅,因為他也改變了其他的...,可是她退讓了,為與聖意相符...」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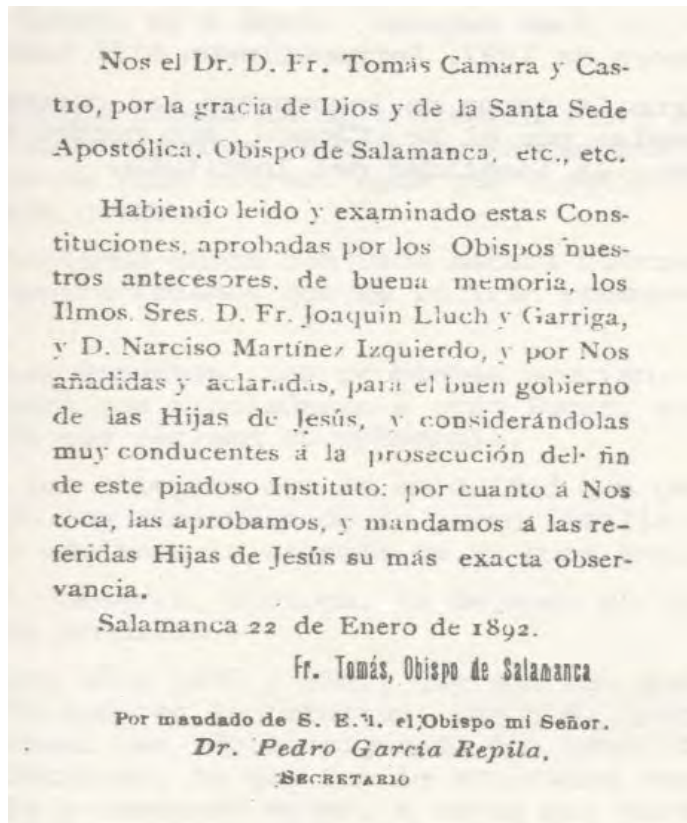
¹DV, AHFI, Roma A.6/1 págs. 60-61.

²DV, AHFI, Roma A.6/3 pág. 60 y ss.

1892年1月22日,卡多默主教批准了耶穌孝女會會憲。修會的歷史檔案保存了這份原始的核准文件。內容如下:

「因天主與宗徒聖座的恩寵,撒拉曼加主教卡多默,經閱讀並審核由前任陸奇主教和左瑪定主教所批准的會憲,以及為了耶穌孝女會的管理所附加與澄清的,認為有助於引導這虔誠的修會持續其目標,為此,我們核准此會憲,並責其耶穌孝女確實遵行。

撒拉曼加, 1月22日,1892年 (主教簽)」¹



面對這份批准法令,我們可以問:那些是卡多默主教所提到的附加與澄清呢?他並非不看重會憲,卻在不同方面作了一系列的修改:有些條文全部或部份刪除,以別的詞語代替,精確表達或加上一

¹AHFI, Roma A.2.1/2 22-1-1892.

些註解,並在甘第達修女所呈交的會規上加上新的六章,部份並加以修改。¹

我們從旅行日誌中得知,會祖從撒拉曼加啟程前往聖地牙哥,為與艾朗神父研究由主教授意的修改部份。在Lugo短暫停留,探訪Hermitas Becerra夫人之後,於1892年2月22日她抵達了宗徒之城(即聖地牙哥),留在那裡直到24日。

兩人研究主教所寫的修正與增添部份,為不失去神恩的本質與修會的身份。

奔波四處

在甘第達修女的靈修生活中,行動與默觀是靈修生活的基礎,且相輔相成,並充滿活力。她不停地汲取自永恆生命所湧現的活泉,這活泉賜與修會生命,並使這大家庭不斷地成長。

會祖從與天主的結合中攝取力量,為能面對日復一日所呈現的對立和挑戰。

會院增加,許多問題也接踵而至。她必須奔波四處,今天在這裡,而明天則須轉往他處,某些情況會要求她親身臨在。她恆心地巡訪各處學校,努力穩固這年輕修會家庭的基礎,不使她所愛的修會摻雜有違其優良狀態的物質。

她審核、觀察、交談,逐步在合適的機會中留下關鍵性的恩寵。

1890年,Joaquina Gómez和María Igaratequi兩位修女擔任秘書,她們純樸生動地記載了會祖所從事的活動,顯露了這位不知倦怠且不斷克己的婦女風範,與聖女大德蘭極為相似。

在那時期,會祖所從事的工作中,沒有一件如同多祿撒鎮的學校那樣使她苦惱。前面我們已提到,多祿撒鎮的新團體租用了la

¹Cf. *Introducción general a las Constituciones primitivas de las Hijas de Jesús*, Roma 1980 págs. VIII-IX

Vega de Sella公爵夫人的府邸。甘第達修女尚不滿足,她願意有自己的房子,遂與公爵夫人交談,看看是否能讓售。

起初,購買府邸的費用使她深感拮据,後來是興建新大樓的工程,使她進一步陷入經濟的困難。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折與貶抑,她體驗到唯有對天主全能照顧的信德能協助她超越這一切。

記載歷史的《修會記事》和會祖傳記都深入描述會祖在那痛苦時期所經歷的事件。我們可以參閱,為有更好的認識。

瓜達拉瑪山麓 (Guadarrama)

在我們前一單元所提到的那時期,修會也同時創立了一所新會院:艾斯比納(El Espinar)。

它是塞高維亞省重要的市鎮之一,位於瓜達拉瑪山麓,猶如一個天然的圓形劇場,被山巒環繞,面向的出口被稱為Boca del Infierno〈地獄之口〉,與la Garganta Lobrega相連,有Boqueron河流經該地。它擁有茂盛的牧場,大量的牛、馬、羊等牲畜;街道寬廣,房屋的建築也很優美。

這小鎮最引人注意的是San Eutropio堂,由Juan de Minjares於1572年重建,擁有富麗堂皇的祭壇裝飾,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Francisco Giralte的作品。鑲金彩繪的圖案則應出自Alonso Sanchez Coello的傑作。

聖堂的結構有複雜的石柱,往上伸展與拱頂緊密相連。聖堂內的聖器室珍藏著出自Coello之手的耶穌苦像,是極珍貴的作品。

這小鎮對著名的「Caloco的基督」有很虔誠的敬禮。¹小鎮居民很純樸敦厚,他們也以這純樸的心接納前來與他們分享生命的甘第達修女和她的女兒們。

記得有一回,會祖去 塞高維亞城時(我們不知道她去的動機),有機會謁見波旁王室的依莎白公主(la Infanta Isabel de Borbon)。她是王后依莎白二世和Francisco de Asis的長女,於1851年11月20日生於馬德里。她曾兩次成為Asturias地區的郡主,並擁有繼承王位的權利。1868年下嫁 Girgenti公爵,三年後即寡居。

這位公主非常聰明,有精緻的品味與才氣,熱愛音樂,是皇家演奏會中最常出席的一位。她的皇宮向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敞開,傑出的藝術家亦常是座上賓。雖然她擁有貴族的氣質,但她簡樸和藹的待人態度贏得馬德里全體市民的喜愛,對她有一份真誠的愛戴。

1890年的8月9日,依莎白公主接見了甘第達修女,她必然給公主留下非常深刻良好的印象,因為從那時起,兩人建立真誠的關係。

¹Cf. HERNÁNDEZ USEROS, Pedro. *Apuntes de Segovia y su Provincia*, Segovia, 1889, págs. 77 y ss.

MADOZ, Pascual. *Diccionario geográfico-estadístico- histórico de España*, Madrid, 1845-1850 págs. 78-79.



S.A.R. la Infanta Isabel de Borbón

秘書修女在旅行日誌中提到那一天的情形：

「會祖(與幾位姊妹)於十二點出門...,乘著一輛專用馬車,前往 Granja 謁見依莎白公主。她熱情地接待她們,與她們長時間地交談...」¹

同一年夏天,在8月30日左右,會祖當時在聖塞巴斯提盎收到一封由 艾斯比納的本堂神父所寄來的信,請求會祖去那裏創立會院和學校。他還建議會祖,可以為這目的去拜會 Najera 公爵夫人,她當時正在該處的首府。

會祖約定與公爵夫人會晤的時間,提出計劃。依照民眾的請求,艾斯比納市政府向婦女教育協會 (Patronato de Damas de la Enseñanza) 請求協助,而協會的主席即是依莎白公主。

在各方條件提出以後,會祖答應考慮。這協會提供房子及五千里亞爾的資助;修女們必須給幼童免費教育,亦可收錄一些付費生。

會祖在深度祈禱並諮詢瑪利亞無玷聖心會的傳教士以後,又寫信給艾朗神父,告知此事。10月15日收到他的答覆:

「關於在艾斯比納創立會院的事,妳應當接受,一方面是因著所提供的優惠條件,一方面是因為對此事關心的人...

我願提醒您,那地方很冷,因此妳們將需要用木柴,可是將獲益良多...。我再重覆,妳應該接受,並且當妳能去那裡時...」²

幾個月之後,重提到在 艾斯比納創建會院的事,神父建議如下:

「我想那在艾斯比納的學校可以用聖依莎白為名,妳對這想法覺得如何?...」³

神父的想法必定令甘第達修女很高興,因為日後正是用那名字。

十月,會祖再一次去塞高維亞城,在那兒得知依莎白公主將訪問 la Santa Casa de la Misericordia (仁慈聖家),遂在 Ángela Cipitria 和 Joaguina Gómez 兩位修女的陪同下,前往那裡與公主會面。

「當公主一看見她們,便向她們走來,親切地問候她們,並領她們謁見她的父親 Francisco 國王...

在告別時,公主告訴她們,第二天她在 la Granja 皇宮等她們...」¹

¹DV, AHFI, Roma A. 6/1 pág. 32, 9-VIII-1890

²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49 15-X-1890

³艾朗神父至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52 21-XII-1890



El Espinar. Camino que recorría la Madre Fundadora

¹DV, AHFI, A.6/1 pág. 43, 9-X-1890

旅行日誌繼續敘述在同月的十日,按前一天的約定,她們前往 La Granja 皇宮謁見公主,受到很好的接待。

「她們長時間地談論有關建立會院的事;〔公主說〕她很高興她們要去創立會院,既然是她的事,她希望不要有任何匱乏;要她們前去看看房子,看是否需要做些什麼...」¹

得悉這一切後,會祖毫不遲延地在11日凌晨五點,與Ángela和 Joaguina修女一起離開塞高維亞城,前往艾斯比納。

會祖的旅行日誌上很仔細地敘述接待的情形,她們是市府當局及純樸百姓所爭相接待的目標。有些婦女一看見她們遂高聲說:

「感謝天主,我們市鎮的幸福來到了!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會祖,感動得流出淚來,更加點燃她心中為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而工作的熱火...」²

本堂神父也熱忱款待。在彌撒和領聖體後,她們回到神父家裡用早餐,市鎮中的重要人士與婦女也聚在那裡。大家一同前往設置學校的地點。善於洞察的秘書在日誌中記下:

「會祖第一眼看那房子,並不喜歡...」³

他們看了其它地方,其中有一座古老的修院,在當時是一所兵營,好像讓會祖中意,可惜價格太貴。後來他們來到一座果園,位於學校房舍旁邊,同屬一位主人。市長和其秘書看出甘第達修女的心願,遂努力交涉,後來好像獲得成果。

除了協會給予五千里亞爾的資助和房子以外,市政府也提供全年用的木柴及免費的醫療保健。

晚飯後,他們送修女們前往車站,並答應幫忙合作。本堂神父陪伴她們,並為她們買火車票,一路順利地返回塞高維亞。

這次的創立與前幾次的創立比較,最平易也最不複雜的一次。

在房子整修期間,會祖致力其他的工作。我們在前面幾頁提到會憲這主題,看到她在1890年最後幾個月裏,為了修會的好處,差不多完全投入這項工作。

1891年,有一項新的好消息:修會將很快地有一所新學校。

¹DV, AHFI, A.6/1 pág. 45, 10-X-1890

²DV, AHFI, A.6/1 pág. 47, 10-X-1890

³DV, AHFI, A.6/1 pág. 48-49, 10-X-1890

1月8日,會祖在Joaquina Goine和Dolores Español修女的陪伴下離開撒拉曼加,前往塞高維亞。第二天拜會主教,可是主教因病無法接見她們。後來,她們拜會市政首長,他將代表依莎白公主出席我們新學校的開幕典禮。為了更好地準備細節,他請求延後8天,會祖很高興地答應,並訂下開幕日期在1月18日。

15日早晨,會祖與當時擔任秘書的Joaquina Gómez修女以及Francisca Belogui、Dolores Espanol、Iquacia Arruti和Luisa Saizai修女一齊離開塞高維亞,前往艾斯比納。

在艾斯比納的車站前停著一輛車,載她們到會院,全市鎮的人極為熱情地接待她們。¹本堂神父、公證人和其他人士在學校等她們。

在開幕的前二天,她們致力準備孩子們,希望當天的慶祝能一切就緒。17日下午舉行會院聖堂的隆重祝聖禮,有許多人參禮。18日早晨,每人臉上反映出喜悅。第一台彌撒由教堂聖樂的老師,也是主教座堂的男高音Cipriano Aniceto神父主持,他曾多年擔任撒拉曼加學校的司鐸,是耶穌孝女會的好朋友。

此外,為增添禮儀中的聖樂部份,Joséfa Gómez, Antonia Sanchez和Felisa Plaza等修女也特別從別處帶了一些學生們趕來參與。

無論是因著什麼動機舉行公共的聚會,甘第達修女在修會生命的一開始便非常注重,務必儘可能妥善準備。

我們繼續看秘書在日誌上所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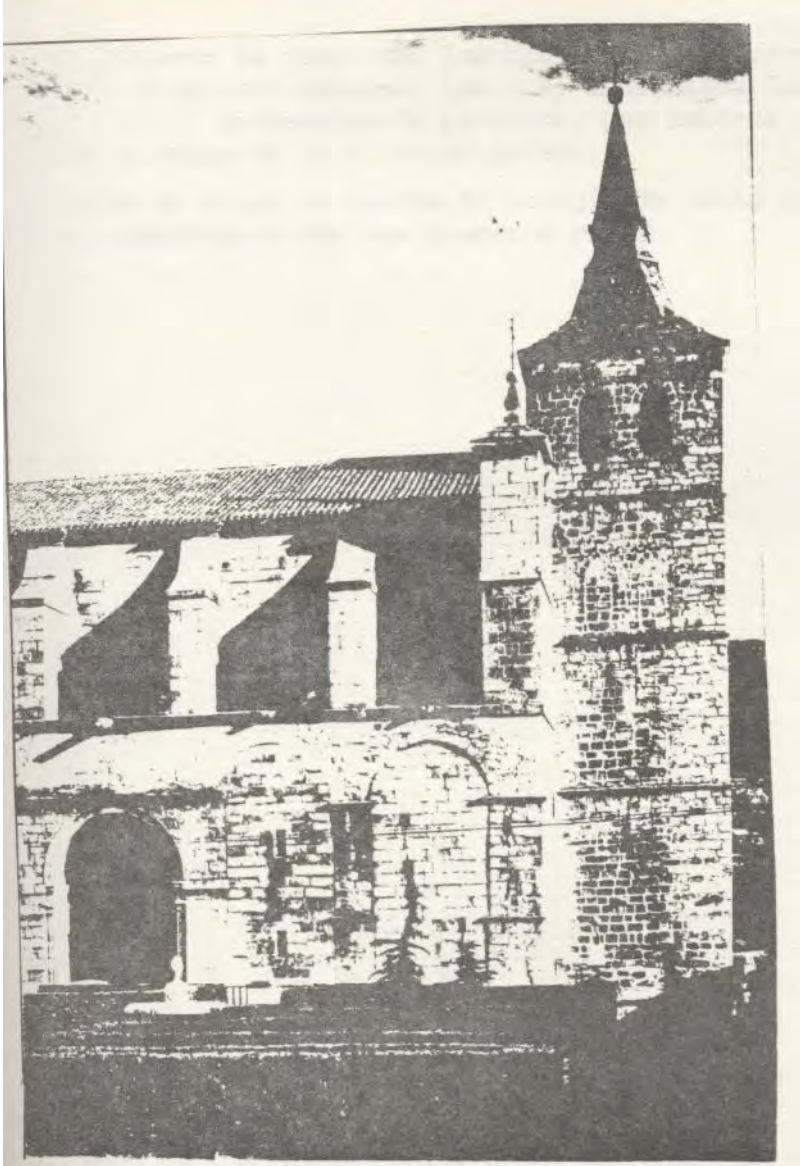
「十點半,幼童與較大的孩子們從學校出發,前往教堂(全都很整齊並唱許多首聖歌),跟在後面的是會祖和其他姊妹、本堂神父和司鐸們、市長和市府的人士...,然後是所有的老百姓...」²

當天的重要時刻是在本堂舉行的隆重彌撒,在Cipriano神父的帶領下,聖樂非常優美,大家都滿懷喜樂,本堂神父的證道也很好。感恩禮結束時,依照慣例開始聖體遊行,把聖體從本堂迎至學校的聖堂內。

¹Cf. RHb, AHFI, Roma A.5/3 ;ags. 187-188.

²DV, AHFI, Roma A.6/1 págs. 76-77

禮儀結束時,大家進入已準備好的大廳內。《修會記事》說:



Parroquia de El Espinar

「市長為學校的開幕發表了一篇演說,路易士醫生也吟唱一首他自己作的詩,與此活動有關。第二天,課程開始...」¹

會院團體的成員包括:院長Francisca Belogui修女,Sinforiana Santa Cruz和Ignacia Arruti兩位修女擔任幼童教師,家事則委託給Luisa Saizar修女。

學校已正式上課,艾斯比納的聖依莎白學校已跨出穩健的步履。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s. 189

在大德奧王(Teodosio)的故鄉

Cauca是凱爾特人(celtiberos)和羅馬人的古城,也是大德奧王(Teodosio el Grande)的故鄉,此地後來稱為柯卡。這將是耶穌孝女會會祖投身的另一個新地點。

柯卡小鎮位於塞高維亞省,除了上述歷史資料外,它幾乎沒有什麼重要性。西班牙光復戰爭之後,此地曾建立了Villa y Corte團體,在十五和十六世紀被選為Fonseca家族的領地。

Fonseca家族的一位Alonso領主應該是美麗的哥德式古堡的建造者。這古堡位於Eresma和Voltoya兩條河的匯合處,原先是羅馬人要塞的廢墟。這座風格獨特的古堡在西班牙眾多城堡中是最具創意也是最不平凡的一座。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柯卡鎮逐漸沒落,可說是塞高維亞省也是全西班牙的損失。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由於松林業的開採而有復興的跡象。新工業開始建立,主要是與樹脂業有關;此時,建築物增加了,鎮上的人口也大幅提升。正是這時刻,有人提供會祖在此創立會院的機會。

1891年10月12日,會祖剛到達塞高維亞便得知依莎白公主將在當日下午訪問兩所主教座堂,於是她前往那裡:

「(當時,公主在主教和其他人員陪同下參觀主教座堂...)當公主一看到會祖,即向她快步走過來,擁抱她,並邀請她當天下午一起去拜訪修院,她很高興看到她,並說她那天早上還想到她,並希望她第二天去la Granja皇宮,因為她想和她談話...;她非常和藹可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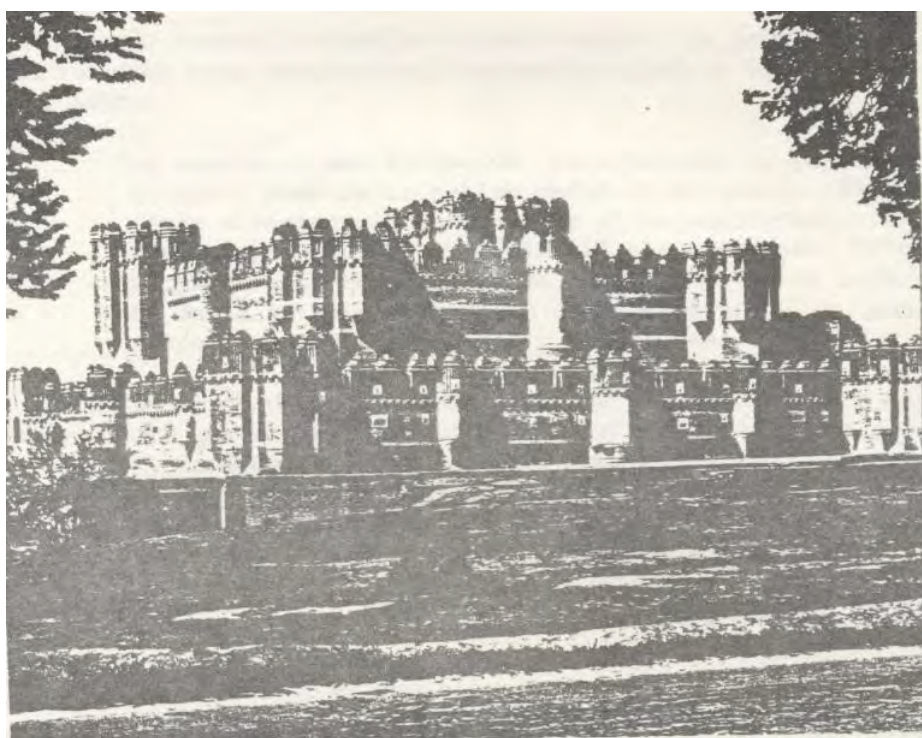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我們訪問了六所男女修院,公主每進一所修院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會祖介紹給所有的團體...」¹

當她們從聖母無玷聖心修會出來時,彼此互相告別,並約定第二天在La Granja皇宮相見。

13日早晨,會祖在Ángela Cipitria、Joaquína Gómez和Filomena Suarez三位修女的陪同下前往La Granja皇宮。

¹DV, AHFI, Roma A.6/3 pág. 25, 12-X-1891

Joaquína修女記下:



Castillo de Coca

「我們立即去皇宮,必須等好一會兒,因為依莎白公主去望彌撒和拜訪學校...

她終於到了,並讓我們進入到她自己的辦公室。會祖在交談中告訴她,很希望會憲能被批准以及修會能被教宗認可...,請她妥為推薦和協助...」¹

這位對一切都有辦法的依莎白公主以她慣有的詼諧語調對會祖說:

「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在想甘第達修女,我說:如果甘第達修女的修會被批准的話...」²

她向會祖解釋必要的步驟。首先,撒拉曼加的主教必須先批准會憲。(我們還記得,那時候卡多默主教正在審核會憲)。有了主教的批准後,會祖必須去西班牙首都,把會憲呈交給皇后以及教宗的代辦 Angelo di Pietro 主教。

談完這件事以後,依莎白公主繼續談到這次邀約的主題,她問會祖:

「是否妳能接受在柯卡鎮建立一所為幼童的學校,因為他們有此請求,而我不願意在不知道妳是否能接受之前便決定答應他們...;會祖很樂意地接受,並願照她的意思去做。我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閒話家常;公主還贈送了一只聖爵杯給 艾斯比納的學校...,我們滿懷感謝,高興地辭別...」³

雖然我們已接受在柯卡建校的提議,可是還得等一段時間才能看到它實現,因為甘第達修女此時又遇到另一個在沙摩拉鎮建校的新機會。在整個1891年年底和1892年的前幾個月,會祖都為這事忙碌,但後來卻因故無法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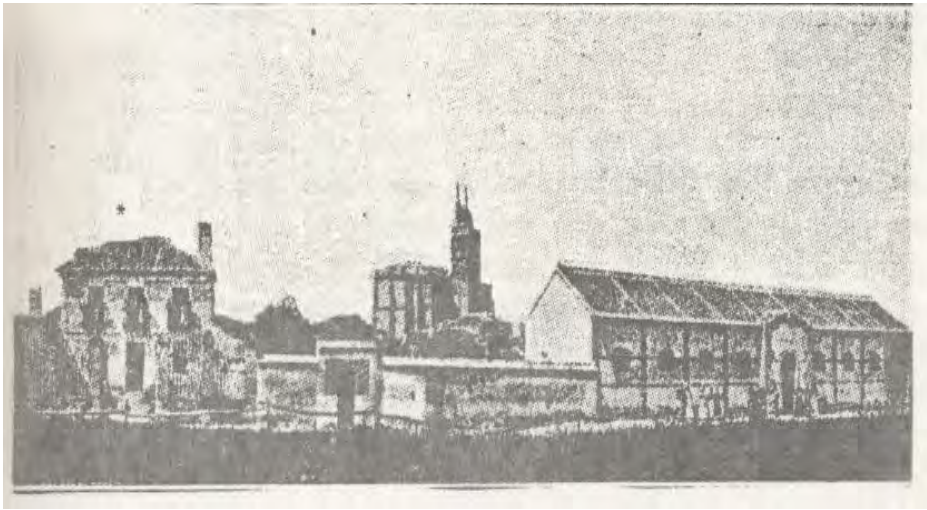
事件的始末是這樣的:當會祖正忙著柯卡鎮的事情時,艾朗神父來信:

¹DV, AHFI, Roma A.6/3 págs. 27-28, 13-X-1891

²同上, 28頁。

³同上, 28-29 頁。

「若可能,妳在柯卡鎮建校的事應早於在沙摩拉鎮...,因為籌備柯卡所需的人員比較容易...」¹



Vista del colegio. Coca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68, 21-V-1892.

神父的設想很正確,因為若要在沙摩拉鎮建學校,需要更多人數的姊妹和更好的準備,修會在當時的情況並沒有那麼多的人員。

1892年5月中旬,當會祖在撒拉曼加埋首於管理方面的事情時,接到從柯卡的本堂神父寄來的一封信,告知為了建校所需的房子已準備好了,只是教室和其他隔間部份還需要一些適當的指示。

直到6月18日會祖才有空前往柯卡鎮。旅行日誌上說:

「我們順利抵達柯卡鎮,感謝天主!有車子在車站等我們,本堂神父、村長、秘書都在那裡...

他們陪我們到本堂神父家裡,餐桌已擺好。飯後,他們帶我們去看為了建學校所購買的房子... ; 那房子太小了些,不過有一個很漂亮的園子,有豐富的水源。會祖在工程方面給了些指示。隨後,我們回到本堂神父家中,談論關於建校所需的一些條件...」¹

我們在柯卡鎮多停留兩天商討細節,好像房子在工程方面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段時間以後,會祖想必曾寫信給艾朗神父,告知與這新會院有關的一切,也表達了在建築方面的憂慮。這從他的回信中,可以看得出來:

「直到盥洗室整修好以後,柯卡學校才可以開幕...。我想教室有必要擴大或加蓋,新的地點可以充作餐廳...希望他們不要蓋得太小或沒有蓋好,使妳們必須受苦並拆掉...」²

我們不知道會祖是否重回柯卡鎮督責工程的進行,但是從學校延遲開幕看起來,工程想必進行了好幾個月。

¹DV, AHFI, Roma A.6/3 págs. 113-114, 18-VI-1892

²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71, 14-VII-1892.

我們從旅行日誌得知,1893年1月18日會祖在撒拉曼加拜會主教,並告知在柯卡鎮的學校開幕的事。主教由於父親去世返鄉奔喪而無法接見她們,於是和Ramón Barberá神父研商這件事。

20日晚上10點,會祖從撒拉曼加城前往柯卡鎮,在María Igarate-tui, Juana Uranga,Catalina Lasa和Dolores Vales三位修女陪同下,於凌晨三點抵達。有一輛車在車站接她們,載往本堂神父Luis Díaz的家裡。

早晨,在本堂參與彌撒後,會祖去看學校,覺得還不錯。當天下午去塞高維亞城,告訴主教已進行的情況之後,再返回柯卡鎮,有幾位姊妹也一同前來參與禮儀。到了會院時,看到幾位從撒拉曼加來的修女和學生們,準備在第二天彌撒中唱聖歌。

1893年1月23日清晨,旅行日誌告訴我們:

「早晨8點,會祖在13位姊妹和3位撒拉曼加學校的學生陪同下前往本堂望彌撒、領聖體,後來她們去本堂神父Luis Díaz的家中...。後來再去本堂,準備從那裏遊行到學校的聖堂,目的是為了祝聖聖堂,以及祝聖一些Victoriano Llorente所贈的聖物...」¹

日誌繼續敘述遊行回到本堂的過程,參與隆重彌撒,慶祝聖體被迎到學校裡等等。

「接下來,柯卡鎮的重要人物都聚在學校美麗的大廳裏...,有一百多位已註冊的男女學童都在那裡...。後來本堂神父Luis Díaz發表一篇動人的演說,論及青年教育的重要...」²

下午舉辦聯歡會,其中也參插著感謝的致詞。從撒拉曼加來的學生們提供彈鋼琴和敲小手鼓的表演,大家都盡興。

開幕當天傍晚,會祖與小鎮的官員協商,請他們應給予學校補助,因為婦女教育協會(Patronato)所補助的金額不足所需,他們同意提供燃料費用和醫療保健的協助。

柯卡鎮的學校奉大聖若瑟為主保,現在已開始啟用了。

會祖甘第達修女心中感到很滿足,她多麼渴望帶領更多的人靈到天主台前啊!

¹DV, AHFI, Roma A.6/3 pág. 159, 23-I-1893.

²DV, AHFI, Roma A.6/3 pág. 160, 23-I-1893



Castillo de la Mota. Medina

深陷苦惱中

會祖曾多次經過麥迪那(Medina del Campo)鎮,在昔日曾是貴族與國王居住過的地方,在卡斯提亞高原上巍然佇立。放眼望去,小鎮美麗的田園風光盡收眼底,一片綠色或金色的麥田波浪,赤裸棕色的肥沃土壤和一望無際的地平線,都是它景觀的顯著特徵。

麥迪那小鎮,基於過去光榮的歷史和豐富的藝術遺產,交織成她特殊的風貌與不凡的氣質。

現代的建築並未抹殺這市鎮獨有的貴族景緻,四處仍可看到中世紀和西班牙Austria王朝時代的建築。

這市鎮的創建非常古老,最初稱為Sarabris,即「磐石」的意思。羅馬人、哥特人與阿拉伯人都曾進駐此地。

麥迪那鎮是Isabel la Catolica王后所特別偏愛的城市,她曾在此立遺囑,並度過晚年。有些人肯定她是在皇宮內去世,(皇宮今天已不存在);另有些人則說是在Mota古堡。

十五與十六世紀期間,在麥迪那鎮所舉行的慶節與市場交易是歐洲最富盛名和最重要者之一。

後來,雖然麥迪那鎮努力想維持原有的地位,但是當瓦亞多利城的王室遷移到馬德里時,已意味著這城市衰退的開始。

有多位名人,如聖十字若望、聖女大德蘭、Ensenada侯爵和Bernal Diaz del Castillo都曾長期住在麥迪那鎮。

此處值得一提的重要建築物,除了Mota古堡以外,還有las Duenas王宮、San Antolin大教堂和聖雅各伯大教堂。¹

1893年10月13日,甘第達修女從柯卡鎮前往多祿撒鎮途中,必須中途在麥迪那鎮換火車。在那幾小時的等待中,她習慣地和秘書一起去探訪聖衣會。當天晚上,旅行日誌寫道:

「我們去看聖衣會的修女們...院長(對會祖)說桑斯先生(Isidoro Sanz)為了建院的事正在等她...」²

這位桑斯先生是誰呢?我們在接下來的幾頁有機會認識他。

會祖曾不只一次感到心中激動,渴望在麥迪那鎮建立會院和學校,現在有機會了。那時候,為了建這座會院將承受深沉的痛苦,會

¹ Cf. RODRIGUEZ FERNÁNDEZ, Ildefonso. *História de Medina del Campo*, Madrid, 1904 págs. 3 y ss.

²DV, AHFI, Roma A.6/4, pág. 2

祖還看不到!現在,首要的是儘早與這位桑斯先生取得聯絡。會祖從修院的門房那兒得知他當時正在小鎮上。

桑斯先生為了家族基地的事,正忙著與一位從麥迪那鎮來的先生洽商。如果要和他談話,必須得到他家裡去。

她們去了,可惜他不在。等了一會兒,當他回來時,對她們說,他從4月起就一直在等她們來,可惜現在為他卻不很方便。他們好像談到在小鎮上,用他剛去世不久的姊妹Regina的遺產來興建學校的事。

從他說話的口氣看來,好像這件事很迫切,並且他已預想了好幾棟建築物,認為有必要在第二天去看這些房子。會祖告訴他無法逗留,因為她必須在當天晚上趕到多祿撒鎮去,那兒需要她的臨在。於是,桑斯先生決定,立刻在當時就去看房子。在13日的旅行日誌上,我們看到:

「晚上八點,我們走在Almirante街,這位贊助人桑斯先生告訴會祖,聖女大德蘭在麥迪那鎮籌建會院時,也曾同樣在晚上奔波過...」¹

我們到了位於聖瑪定街的María de la Cabeza夫人家中,但他們不能去看房子,因為鄰人都已休息了。後來,秘書繼續說:

「他帶我們去拜訪聖雅各伯教堂的本堂神父 Celedonio Cabrero ...,而神父告訴會祖,不要放過看房子以及桑斯先生所提供的機會,並讓會祖知道這位先生的性格反覆多變...」²

她們辭別後,很快到火車站搭車前往多祿撒鎮。

會祖留在那裡直到當月的29日才轉往麥迪那鎮,到的時候已很晚,已是晚上十點,遂投宿在Casquete旅店裡。

30日早晨,前往San Miguel堂參與彌撒,繼續朝聖衣會修院走去。她們在做避靜,但仍讓我們的修女去門房住的地方。約12點時,她們來到桑斯先生家裡,他有些不悅,因為是吃飯的時候,他猜想修女們想留下來吃飯,但他並沒有殷勤地邀請她們。

¹同上,第4頁。

²DV, AHFI, Roma A.6/4, pág. 5

他們隨即去看María de la Cabeza夫人的房子,並帶領她們問候了Celedonio神父,他很高興看到她們來了。他正在吃飯,也立即邀請她們用餐,可是她們婉拒了。本堂神父按邏輯推想,她們應會前往桑斯先生家裡,但他們從本堂神父的家裏朝旅店走去。快走過聖瑪定街時,這位贊助人問她們何時準備離開,會祖回答說願照他的意思,請他告訴她應當做什麼,既然已從那麼遠來,太早離去不太好。

下午四點,她們在旅店用餐。桑斯先生曾去聖衣修女會的門房住的地方,心想會在那裡碰到她們。當他知道她們轉回去旅店時,很不高興。在第二天的日誌上我們看到:

「當天晚上,我們睡在修院門房住的小床上,修女們把吃的和其他東西都給我們送來...」¹

這樣過了幾天,桑斯先生好似在拖延著...。我們再看日誌:

「從我們一來到這裡就在等桑斯先生,可是他沒有時間見我們;既然他不來,我們遂去看他。他好像有點後悔建學校,這為會祖而言是痛苦的時刻...」²

上述所引用的最後幾個字意義深遠!為甘第達修女而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會祖在多祿撒鎮建校受許多苦,後來因持續缺乏贊助人的支助而受苦。此時在麥迪那,這種拖延的情形也給她不少苦惱。

桑斯先生終於在11月4日同意與她們談論建院的事。在這次的會晤中,Celedonio神父也在場參與,研商此事,並一起去見市長和總鐸區的本堂主任Melchor Herrador。由於桑斯先生已決定前往馬德里,總鐸區的本堂神父提示會祖,在手續未辦完之前,不要讓桑斯先生離去。桑斯先生因著自愛而感到沒面子,遂答辯說可以馬上辦手續。本來在當天下午,想在他家訂正式契約,由於女管家Sabina的干預,反對其中一些條文而作罷。在公證人Ramón Rodríguez的要求下,決定延期在他自己家裡訂約,以免受到D^a. Sabina的影響。這契約實際上在11月6日簽署。

¹同上,第7頁。

²同上,第9頁。

資助人桑斯先生允諾支付所需的六千里亞爾,並附加聖若瑟和天上母后慶節所需的支出,為了紀念他的姊妹和 José Moreno Montalvo 神父,後者曾任小鎮本堂神父和男修道院院長以及馬德里的宮廷司鐸。

訂立契約的現場見證人有 Celedonio Cabrero 和 Melchor Herrador 兩位神父,文件最後由桑斯先生和甘第達修女共同署名。桑斯先生在契約上答應支付為建校這目的所需的費用,整修之後,還要捐贈所需的用品。此外,尚應允支付年金 1,500 西幣給甘第達修女或其修會的代表,作為維修學生教室的費用。其他所有的負擔及會院的整修則由修女們負責。

學校的所有權則保留給桑斯先生和他所指定的監護人。他自己是第一位所有權人,其他的人是會祖以及三座小鎮教堂的本堂神父, San Antolin 堂的 Melchor Herrador 神父, San Miguel 堂的 Jacinto Rodriguez de Carrasco 神父, 以及聖地牙哥堂的 Celedonio Cabrero 神父。

如果修會須放棄該學校的管理時,所有權則轉讓給第一位所有權人,即桑斯先生。若他不在時,則轉讓給位於教育地點的本堂的財產托管人。

這是第一步。困難與挫折將在後來的路上逐漸標示出來...。為此,會祖請姊妹們轉求:

「妳可以告訴姊妹們,若是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請她們祈求天主安排這次創校的事...」¹

桑斯先生前往馬德里之後,甘第達修女隨即與瓦亞多利城的總主教 Antonio M^a. Cascajares y Azara 聯絡,告訴他有關建立會院和學校的事。

11月9日至13日間,會祖住在艾朗神父的哥哥家裡,由艾朗神父的侄女文德夫人陪同前往謁見主教。

當會祖把契約書呈給他看的時候,他提出一些質疑,並交給法典專家 Felipe del Amo 作一些適當的修正。為此,會祖在瓦亞多利城多待了一些時候。

後來,在艾朗神父的信上看到:

¹ 會祖致 J. Gómez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1/40; 15-XI-1893

「我感到很安慰,得悉妳在麥迪那建院的事...」¹

神父勸她要信賴主教,會祖已經照辦。在同一封信中,他也提到,可以先在聖衣會修院節儉地暫住一段時間,直到主要的問題解決



¹艾朗神父至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80;12-XII-1893

Primer colegio de las Hijas de Jesús. Medina

為止。毫無疑問地,最主要的問題是房子,因為桑斯先生在什麼都未解決的情況下便已前往馬德里。

目前所提的房子即前述María de la Cabeza夫人的房子,當時人們就是如此稱呼這棟房子的。它曾是Falces侯爵的府邸,位於聖瑪定街26號。

會祖為此事從麥迪那寫信給Antonia Robles修女:

「房子的事尚未安排好,非常可惜。價格從六萬里亞爾降到四萬四千,而桑斯先生只肯支付四萬,一分錢也不願多給,而房子的主人也不願再降價。我們已看了桑斯先生提到其他的房子,可是沒有像在聖瑪定街的這一棟這麼好的條件...還有教堂;總主教從他那方面正盡力協助;並告訴我們不要為了那麼少的差額就放棄,雖然我們已經盡力了...」¹

會祖隨函寄上契約副本及總主教的建議,告訴Antonia修女儘早將副本寄給在馬德里的桑斯先生,「可是我不願在Ramón神父未過目之前就寄出,請立即告訴我還必須做些什麼。」甘第達修女不願草率作決定,必先徵求適當的諮詢。

會祖知道Celedonio Cabrero神父即將前往馬德里,遂請他代為與桑斯先生洽商,以解決房子的問題。

11月20日到28日間,Celedonio神父曾兩次與桑斯先生會晤。情況很困難,但最後他贏得桑斯先生的許諾,支付四萬里亞爾作為購買房子的費用。另一項購買方面的問題是房子的繼承人,他們尚未成年,故必須按照法律依公開拍賣的價格來購買。

會祖決定在12月4日前往塞高維亞,在那裡開始為學校籌備新的房子,因為原有的「聖三之家」已嫌小而不敷使用。想必她也在那裡等待解決麥迪那這邊的事。會祖與塞高維亞團體共度聖誕節

¹會祖致 A. Robles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1/42; 16-XI-1893

之後,匆匆地在1月11日至13日探視了亞來巴勞團體,隨後即返回 麥迪那。

13日是房子拍賣的日子。我們在日誌上看到那幾天:

「會祖不停地祈求,希望拍賣的結果為我們有利...」¹

外在的氣氛並不那麼順利,看起來買主們似乎在哄抬價格。雖有人願意給會祖提供支助,可是她怕引起桑斯先生的不悅而不敢接受。不過,在天主的計劃中,這房子已預定給耶穌孝女會了。結果真是如此。公證人急著告訴甘第達修女這項好消息,房價最後正好是桑斯先生願意支付的四萬里亞爾。當天的日誌最後提到:

「今天,有許多人恭賀會祖...」²

然而,整個事件還需要再1等待。會祖向Antonia Robles修女解釋何以需多停留在 麥迪那 的原因:

「房子還未全部退租,尚有三戶在找地方準備搬出去,我們目前在安排契約...。在這裡有許多孩子可以來學校,我覺得...會是辦學的好機會,因為這兒缺兩三所學校,人們對代理老師也不很滿意,所以Celedonio神父和其他對此事關心的人不希望我們在未處理好之前就離開...」³

1894年1月30日,文德夫人的先生Antonio Ortiz de Urbina從瓦亞多利城前來麥迪那,為了整修房子及安排新學校的費用作預算。他當天就趕回去。

甘第達修女利用這次機會去瓦亞多利城買一些新會院需要的東西,2月3日回到麥迪那時,覺得不太舒服。多日來的緊張情緒終於反應到身體的健康上,問題卻仍舊存在。她寫信給桑斯先生,而他並未回覆。會祖在回塞高維亞途中發燒,心想與團體一起作避靜,可是沒有辦法,這回疾病戰勝了她。桑斯先生仍繼續保持沈默。會祖在信上說:

「桑斯先生仍未回覆,在他那裡已有六封信了;而我們仍在麥迪那繼續等待。仇敵擺下建立會院的阻撓與障礙;但是這一

¹Cf. DV, AHFI, Roma A.6/4, págs. 32.

²同上, 34頁。

³會祖致 A. Robles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1/46;22-I-1894.

切都無妨,必然會給天主很大的光榮,為我們也是好的,我們應盡全力工作,使能及早建立會院...」¹

終於,桑斯先生給了一線希望,他願意在馬德里見會祖,因為他願意在麥迪那建院的事能有個了結。會祖為此事和其他事務前往馬德里,自4月24日到6月4日一直在那裡。

這趟行程的主要動機即我們方才所提到的,與桑斯先生會晤。會祖害怕去他家嗎?雖然他的行徑不很正確,她還是鼓起勇氣去見他。可是,這位先生矛盾的性格實在很不容易捉摸,這回他是這麼仁慈,甚至應允提供一萬里亞爾資助學校的工程!

甘第達修女於6月4日到8日在塞高維亞,並從那裡回到撒拉曼加,她已有很長的一般時間不在母院了。22日,會祖再次回到麥迪那,房子開始整修。8月9日那天,工人進來開始工作。

此時,困難好像已被除去,粗糙面已被鏟平。但就在此時,桑斯先生和女管家的粗劣作風又再次出現。錢已用完,工程可能隨時被迫停工。這位贊助人很生氣,於是毫無理由的斥責和侮辱甘第達修女,從否定她所說的話到對她公開的羞辱,Sabina管家也乘機,慫恿她的主人敵視會祖。

這時候,沒有桑斯先生的允許,什麼事都不能做,他甚至不准發行介紹學校的簡章。

我們無法一一敘述這所會院在課程開始之前所有的波折,但是會祖都以寬宏大量的胸襟和忍耐逐一度過連串粗暴的境遇。秘書在9月5日所寫的,想必是所發生的考驗之一,且已到了相當緊張的程度:

「多麼可怕的會面啊!我們幾乎還沒有坐下...,他們已開始斥責會祖,桑斯先生和女管家的謾罵聲,幾乎要把她淹沒...」²

幾天以後,秘書記下一位聖衣會修士對會祖說的話:

「甘第達修女,妳要勇敢,不要畏懼桑斯先生;整個團體都在為妳祈禱;這些事,因為是天主的事,所以有這麼多的考驗...」³

¹同上, AHFI, Roma A.1.3/1/50, 5-IV-1894.

²DV, AHFI, Roma A.6/4, págs. 74 y 78, 5-IX-1894.

³同上, págs. 79-80, 9-IX-1894.

工程在痛苦和摻雜著淚水的澆灌下繼續進行。艾朗神父猜測，已是八月，會院應完工了，遂來信說：

「我猜想，妳這幾天應該是在麥迪那已整修好的會院裡，或許工程已全部完工了。在住進去以前要留意，不要像大部份的人一樣，只想儘早搬入新家而未注意到使人難以忍受的潮濕的石灰等。雖然我猜想，在居住的那部份可能不至於有太大的改變，但還是謹慎點比較好。請代為問候我親愛的聖衣會修女們...」¹

9月18日，她們終於離開親愛的聖衣會，遷往新家。日誌說：

「今天，第一次遷往聖若瑟學校居住。聖衣會的修女給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有兩輛馬車載著東西到新家去...。下午七點半時，我們去學校...，四位從撒拉曼加來的姊妹於八點半抵達，我們立即開始鋪床和準備其他的事務...。聖衣會的姊妹們送晚餐給我們...，十二點半，我們才就寢...」²

在那時刻，是那幾位初期的耶穌孝女住在聖若瑟學校呢？當工程於8月開始時，會祖因故必須離開，遂命令Ángela Cipitria和Joaquina Andres兩位修女前來負責。現在這團體又加入了Demetria Arandia和Nemesia Martín兩位姊妹。

長期奮戰之後，勝利終於在望。在一切即將大功告成，船隻準備入港停泊之際，卻仍需再勞碌一番。姊妹們願以最好的方式準備這棟建築物，以便開始教育使命，只是還得等上一段時間。

甘第達修女去見桑斯先生，向他請求學校開幕的許可。他很肯定地答應了，但卻不是在聖瑪定街的26號。這事發生在1894年9月29日。這回又是一項操練忍耐的機會，不過會祖找到解決之道，即在當地找一個能開始教育工作的地點。30日，旅行日誌上記載：

「會祖去看Tejada的房子...」³

這是怎樣的一棟房子呢？它當時被稱為el Palacio de Almirante，是Tejada侯爵的產業。⁴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1A. 1.0/1/185;10-VIII -1894.

²DV, AHFI, Roma A.6/4, págs. 81-82.

³同上，84頁。

⁴Cf. *Moraleja Pinilla, G. Història de Medina*, pág. 513.

10月5日,會祖前往瓦亞多利城,與屋主的經紀人洽商承租房子的事。答覆是如果房客們願意承讓,會祖就可以使用所需要的房間。

日誌在6日寫道:

「我們和Celedonio Cabrero神父一起去見Tejada侯爵府邸的房客們,為徵求他們的同意;在與代理人的妻子商談後,她覺得學校能儘早開課是很好,事實上他們原本不太願意把房子出租做為學校;可是現在與修女們討論這件事,則又大不相同了...」¹

既然會祖有了他們善意的接納,遂立即把所需要的東西搬到那裡。秘書在10月8日說:

「今天,學校開課了,只有一位女孩,是瑪定堂本堂神父的侄女...」²

在這裏上課上了多久,後來又有什麼演變?以後我們會有機會了解這長期充滿困難的建校歷史。

此時,駐留在那裡的姊妹們仍需忍受來自桑斯先生和其女管家的強硬對待。學校的工程尚未完工,時而中止,時而又恢復進行。

麥迪那會院在這時期的日誌中,只是短短記載持續有的困難。

¹DV, AHFI, Roma A.6/4, págs. 86-87.

²同上, 88頁。



未能實現的夢想

在1890--1894年期間,除了幾所會院學校的創立之外,還有其他人給甘第達修女提供拓展修會的機會。

艾朗神父在1890年4月15日的信中告訴會祖:

「妳在Vitigudino創辦...」¹

關於在撒拉曼加省這小鎮裏創辦學校的事,已談論有一段時間了,神父在寫給其侄女文德的信上曾提到:

「有人請她(甘第達修女)儘快曾前往的Vitigudino鎮辦學校,但她沒有足夠的合適人選可答覆這麼多地方的需要...」²

這大概是她必須婉拒別人提供新計劃的主要原因之一。後來,又有另外一個機會,雖然為她也很難割捨,最後還是不得不放棄。

1891年10月18日,會祖為頒獎的事回到撒拉曼加城。典禮結束時,她問候姊妹們,此時有人把一些信件交給她。當她進房間裏看信時,有一封特別引起她的注意,那是一位她認識的方濟會士寫來的。她把信拆開,得悉一個在委內瑞拉創會的機會。

甘第達修女與兩位耶穌會士商量,他們是撒拉曼加教區修院的院長Hilario Sánchez神父以及Gaspar Benito神父。兩位都鼓勵她接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II/146; 15-IV-1890

²艾朗神父致Vicenta信函, AHFI, Roma A.1A.1.0/VII/50;5-XI-1889

受。同月的23日,她又收到方濟會士們的來信,邀請她去多祿撒鎮詳談此事。當天晚上,她毫不遲延地與Joaquína Gómez修女一同前往。

會晤的時間是在25日。他們談了很久。在那裡的方濟會士中,會祖所認識的Serafín神父應是後來首批九位陪同Caracas的總主教巡航南美的其中一位。

他們鼓勵她,既然有到美洲拓展修會的強烈渴望,遂允諾將盡力為她準備合適的地點。

我們可以想像,當甘第達修女告訴艾朗神父這項好消息時,心中充滿多麼大的熱忱。神父在回信中安撫她熾熱的渴望,建議她先冷靜鎮定下來:

「妳必須派兩位...已陶成好的,能堅強抵抗誘惑與危險的,受教導的...,對妳服從並熱愛修會的...

冷靜吧!我的女兒,冷靜吧!...妳還沒有人員...

妳可以這樣回答,當妳一有陶成好的人員就會派遣,在那之前,希望他們有耐心...

妳們的生活是前往傳教區,而妳們將很快就能去...可是現在,妳要緘默,照我所說的去答覆,敞開門保留這機會...」¹

1892年1月19日,方濟會士從委內瑞拉寫信來,好像是提供一些能前往那裡的步驟。然而,此時,甘第達修女已決定先擱置在美洲國家創立會院的計劃,直到有合適的人員為止。雖然我們知道,為會祖而言,拒絕這計劃是很困難的,但艾朗神父的指示在她心中很有份量,當時她必然撤消了在美洲使徒工作的機會。

在這同時,天主將催促她進行一項新的活動。只是,這將成為事實或只能是個夢想呢?

1891年11月,在前面提到甘第達修女與方濟會士討論在委內瑞拉創辦會院的事,隨後她去了多祿撒鎮。在那裏,她收收到一個使她不得不前往瓦亞多利城的消息。她的一位老友正在生死邊緣掙扎著。她適時趕到,安慰了她,幾小時後友人就去世了。殯葬禮之後,她在當月的19日前往塞高維亞,在麥迪那的火車站上遇到沙摩拉的主教Tomás Belestá Cambeses。

¹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64; 6-IX-1891.

這位主教很希望耶穌孝女會能在他的教區裏創立會院。互相問候之後,由於時間很趕而暫告辭別,後來在塞高維亞再碰面,因為在那裡要舉行紀念聖十字若望的三百週年慶。

慶節過後,十一月下旬,會祖召集了伯爾納德和艾斯比納的團體一起在塞高維亞作避靜。23日的旅行日誌說:

「有許多人...,我們必須在聖衣會接待室裏等待;後來,沙摩拉教區的主教下來問候會祖,並請她第二天去他的公署,將在那裡約定去沙摩拉的日期。會祖去了...,與沙摩拉的主教在一起,他告訴她...星期六將在主教公署等她...」¹

會祖在撒拉曼加度過24和25日,與姊妹們分享在塞高維亞的隆重慶典,並勸勉她們要克己。

26日上午,她去拜會撒拉曼加的卡多默主教,告知下一個創院的計劃:

「主教同意,但要她注意,務使會院能自我維持...」²

26日星期五,會祖在晚上與Joaquina Gómez一齊前往沙摩拉。主教秘書Fernando Iglesias先生在車站接她們。她們一抵達,隨即問候主教。領聖體和用早餐之後,與主教Belesta再次會晤,他告訴她們許多事情。接下來是找房子。就這樣過了幾天,主教也帶她們去拜訪修院和團體。

12月7日,修女們和主教在一起,發生一件值得回憶的事。秘書在旅行日誌上說:

「這一天,當我們兩人在房裡時,會祖開始談到修會,提到在廿年前的今天,她曾經過這裡(沙摩拉)前往撒拉曼加創會。」³

在這廿年期間,已發生了多少事情啊!

現在,她又再度在那裡,暫住在主教公署,為創辦新學校而忙碌。她創建使徒事業的熱忱是如此強烈,她多麼希望看到修會成長啊!除此以外,天主的路還會有別的嗎?

12月8日,為廿第達修女而言,永遠是個大日子,她們前往參與主教所主持的隆重彌撒。當天下午,主教帶她們去Las Duenas修院,有

¹DV, AHFI, Roma A.6/3, págs. 41-42.

²同上, 44頁。

³同上, 46頁。

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正在那兒等著會祖呢!主教竟突然邀請會祖致詞,她本想謙遜婉拒,但還是對主教的堅持讓步了。她所談的正是謙遜的德行,而她虔誠的話語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這幕也在las Claras修院重演。

會祖在沙摩拉已經停留很長的時間了,Belestá主教是希望把她留下,一直到會院創立為止。他們屬意一棟房子,屋主是一對住在馬德里的夫婦,必須等候回音。他們在12月16日收到答覆,對方同意出售。

Belestá主教出面購買這房子。在準備文件以及房客準備搬遷之際,甘第達修女獲得主教同意,先回撒拉曼加。她在沙摩拉停留的時間比預定的要久。

1891年12月20日,好像一切都已就緒。可是幾個月之後,未預料的事竟發生了。難道又是一次挫敗的經驗嗎?

她在撒拉曼加歡度聖誕節,並在那裡聚集艾斯比納和亞來巴勞的團體。她喜歡自己的女兒們聚在一起,培養其使命的團體意識。



Don Tomás Belestá, Obispo de Zamora

1892年2月,她前往聖巴斯提盎和多祿撒鎮,在那裡尚有許多與學校有關的事有待處理。隨後前往加利西亞,我們先前已提過,然後再返回撒拉曼加。

三月底,她按教會法典規定,訪問亞來巴勞團體。基於對聖女大德蘭的虔敬,她從那裡前往亞味拉。只要她能夠,她一定善用與這位聖女足跡相接觸的機會。她也用此良機拜訪新任的主教Juan Muñoz Herrera。

為了創立新會院,她在4月4日抵達沙摩拉,那將要發生的事離此刻還是多麼遙遠啊!

秘書在6日的旅行日誌中記載主教在會祖抵達時說的話:

「房子是妳的了,鑰匙交給妳掌管,請負責並開始必要的工程,使學校能早日設立,這是我多麼渴望的...」¹

他們去看房子,研究如何以最少的工程來整修。9日那天,會祖和Belesta主教再一起去看房子。第二天,聖枝主日,她們去參與主教主禮的彌撒,他好像有一點感冒。

聖週期間,她們繼續留在那裡。20日那天,主教感到不舒服,人們說他是太累了,畢竟他已八十歲了。21日宣佈他得了肺炎,22日凌晨四點他就去世了。

「他的驟然去世讓我們很傷心,當得知房子的事尚未確定時,則更難過...」²

第二天,Belesta主教的侄子Luis告訴她們,雖然買賣契約已寫好,但尚未轉讓給耶穌孝女會,必須與提名的代理主教洽商此事。他認為創學校的事可能不太容易。

26日,她們參加主教的殯葬禮。現在,將發生什麼事呢?

被提名為代理主教的是Arcediano,D. Juan Pujudas。他們與這位先生開會,在場的尚有前任主教秘書Fernando Iglesias及Luis先生。看了文件以後,代理主教決定加以研究。幾天以後,他們在5月3日再次聚在一起。代理主教把他已寫好的意見帶來。轉讓有許多條

¹DV, AHFI, Roma A.6/3, pág.83

²同上, 90頁。

件,Luis先生不很贊同。會祖抄錄代理主教的意見,帶回撒拉曼加諮商。後來的情況就是如此。

艾朗神父在回覆給甘第達修女的信中鼓勵她,說:

「在新主教不反對的情況下,妳應選擇沙摩拉,因為已投入不少花費,現在比先前的情況更有可能...」¹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它是處在有可能卻不能之間。

神父在稍晚的信中提到這位代理主教:

「至於沙摩拉,大可視為已知道主教的意願,可是沒有人會批評他不夠謹慎。忍耐吧!」²

甚至到了第二年,1893年的5月29日,艾朗神父還認為有可能在沙摩拉創院:

「讓我們看看何時妳能擁有沙摩拉...」³

在其它能接待耶穌孝女會的城市中,維多利亞是其中之一。艾朗神父在一封信上暗示了這個城市:

「在妳們研究之後,妳已有一些地點可以選擇和創立會院...,沙摩拉,然後是維多利亞...」⁴

至於在加利西亞的創院計劃,我們可以在1892年的資料中看到。艾朗神父在6月21日的記載是:

「我們來Muros創院吧!María Matalobos的伯父正好在這裡,詳細告知這位女士的渴望...」⁵

毫無疑問地,他提到的是一位贊助人,但也沒有下文。我們現在來看看另一個也未能實現的計劃。1894年8月30日,秘書在麥迪那時,在旅行日誌上說:

「今天是麥迪那的贊助人桑斯先生的妹妹Regina Sanz夫人的殯葬禮。我們到達的時候,人們正走出來。La Habana的主教也在那裡,我們上前問候他...

¹艾朗神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68; 21-V-1892.

²艾朗神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70; 21-VI-1892.

³同上, 1A.1.0/1/175; 29-V-1893

⁴同上, 1A.1.0/1/168; 21-V-1892

⁵同上, 1A.1.0/1/170; 21-VI-1892.

閒聊了些事後,他表示希望我們能在那城裡創立會院...。今天沒有時間...,我們同意在San Antolin那日見面以詳談此事...」¹

9月1日,約上午11點,la Habana的主教協同兩位聖衣會的神父來到我們會院,看到姊妹們正忙著準備課程,以及學校的整建工程,遂很快離去。他請會祖第二天到聖衣會修院商討前兩天所計劃的事。

2日,我們看到秘書在日誌上記載:

「我們去聖衣會神父那裡,主教下來商討建院的事,可是我們感覺到 he 今天不像上一次那麼熱衷...」²

幾天以後,旅行日誌提到:

「會祖去向La Habana的主教辭行,前往塞高維亞;...他告訴會祖,請她們向天主祈禱,以安排創建會院的事...。因為必須是天主在工作,而不是人在工作...他一直送我們到那裡...」³

這次創立會院也未能實現,美洲的門也尚未打開。她必須等待另一個機會。這還需要經過好多年呢!

¹DV, *AHFI*, Roma A.6/4, págs. 71; 30-VIII-1894

²DV, *AHFI*, Roma A.6/4, págs. 72; 2-IX-1894

³同上, 73-74頁。

一個階段的平衡點： 首屆修會總大會的召開

「精神的運作在所有國家和個人的生命中是恆久的、持續的、富饒的。我相信這力量的運作,它是人類所擁有的,也是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曾經、也將繼續耗費心力渴望去掌握的。」¹

天主聖神富饒、持續和恆久的運作是催促甘第達修女的一股動力,使我們看到這新誕生並成長的修會具有旺盛的活力。

這條小溪的水量逐漸增多,第一階段的水道流程即將完成。雖然在過程中不乏暗礁、艱險,小溪也曾幾乎枯竭斷流,種種複雜的情況曾阻礙溪水的流暢。在這第一階段的歷史中,我們已逐步標示出某些最困難的時期。現在是這階段的關鍵時刻,是權衡先前一切的時候了。究竟會顯示怎樣的結果呢?

修會的成立是建基於堅定和努力的基礎上,曾在痛苦的熔爐裏淨化的會祖將經歷另一場特殊的考驗。

在她四周浮現一種不信任的氣氛,有來自外在過多的干預,內在則有姊妹們的疑懼。因創立某些會院而導致的經濟拮据,有人以過份小心而有色的眼光來闡釋,對她的管理才能披上批評的外衣。然而,人們所不認識的道路,卻是與天主的計劃相契合,反而使天主的旨意更清楚地彰顯出來!

現在,是否這艘船需要一位新的領航員呢?我們讓所發生的事自己來敘述吧。

到了重新肯定會祖權威的時刻,此時必須依照剛由撒拉曼加的卡多默主教所批准的會憲舉行總大會,選出擔任管理職務的人選。

¹ SANCHEZ ALBORNOZ, Claudio. Espana, un enigma historico, Edhesa, 6ª Ed. Vol. I, Barcelona 1977, págs. 49-50.

1894年12月,會祖當時正在多祿撒鎮試圖解決不少學校的問題。12月4日,她收到一封從撒拉曼加寄來的信,告知她必須依主教命令在8日回到那裡。會祖對於教會的權威常是爽快服從,遂立即放下手邊所有緊迫的事,專程趕回去。她一抵達撒城,立即去拜會主教,而主教告知在聖誕節前必須舉行總大會。

這是誰的意思呢?是誰干預了這事?問題是這決定已刻不容緩。無玷聖母學校的歷史有下敘的記載:

「12月9日,會祖和Antonia Robles和María Igarategui修女前去謁見主教,目的是為請求召開總大會的許可。寒暄之後,主教告訴她們必須通知院長們回到修會的母院,最晚在16日下午都應抵達撒拉曼加,以便在投票前有三日退省來準備自己...。當天遂寫信給院長們...15日,她們陸續到了...」¹

12月15日,無玷聖母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卡多默主教來參加下午的典禮。結束後,他和會祖及長期擔任此會院院長的Antonia Robles修女商量三日退省的事,為準備總大會的召開。María Igarategui也在場。

他們同意在16日下午入靜,由Ramón Barberá神父負責入靜的講道;我們知道這位神父曾任修會的指導神父。

參與退省共有十位姊妹: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	會祖
Antonia Robles	撒拉曼加會院院長
María Igarategui	參議
Isabel Antón	秘書
Wenceslada Hernández	亞來巴勞會院院長
Petra Cebada Conde	伯爾納德會院院長
Francisca Beloqui	柯卡會院院長
Ángela Cipitria	塞高維亞會院院長
Joaquína Gómez	多祿撒會院院長
Antonia Tejeria	貝那朗達會院院長

¹História del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Datos tomados de los diarios. AHFI, Roma P.O.5/1, pág.11.

艾斯比納的院長Martina Gabirondo修女因故無法參加。

1894年12月20日到了,這是天主選定要重申祂旨意的一天。

「所有的姊妹都向指導神父辦告解,主教在八點抵達...為此意向奉獻彌撒並讓她們領聖體。

隨即在聖堂的內殿安置一張小桌子...,兩旁有指導神父以及擔任書記的Tomás Redondo...」¹

我們繼續看看在選舉結束後立即寫成的記錄:

「位於撒拉曼加城的耶穌孝女會總會院,各院長們於12月20日聚集在一起召開總大會,依會憲履行選舉的職務。在選舉之前曾舉行三日退省,並都參與在該會院舉行的至聖彌撒,從教區的卡多默主教手中領受聖體。

在投票之前,她們先聆聽主教誦讀與將進行的儀式有關的條文。主教簡短地勸勉她們,強調選舉的意義、平心的態度和舉心向上的精神,唯獨尋求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修會的利益。在主持這儀式的教區主教前,在指導神父Ramón Burbera以及我(文件下方署名的書記)之前,進行總會長的選舉,依法典以秘密投票方式選出擔任總會長職務的是

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

以相同方式繼續選出副總會長,總會院的院長和首席參議,擔任這些職務的是

可敬的 ANTONIA ROBLES 修女

最後,María Igarategui修女被選為第二參議;第三參議則是 Isabel Antón修女。

正式選舉計票和宣佈當選人員之後,主教確認其相關的職務,並召集全會院團體,命其對總會長甘第達修女應委順服從,並依法典通知所有修女們選舉的結果。

當團體親吻總會長的手,象徵對她的服從與擁護時,一齊詠唱大讚美詩,主教也同時降福,儀式至此結束,我為此證明。

Fr. Tomás, 撒拉曼加主教

Ramón Barberá

¹Historia del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Datos tomados de los diarios. AHFI, Roma P.O.5/1, pág. 12.

Tomás Redondo Díez, 書記¹

甘第達修女被姊妹們一致選舉通過, 成為總會長。秘書在當晚的日誌上記下:

「20日, 今天舉行總大會, 順利進行, 慈愛的母親流許多淚。」²

儀式結束後, 參禮的人共用早餐, 團體隨後也問候他們。我們會祖後來與主教交談, 為確立一些事情。後來, 參議修女也加入。院長修女們於21日或22日陸續返回自己的會院。我們可以推測, 她們被召回母院不是為了別的事, 而單單為了這次的選舉。

選舉的結果是肯定的, 證實這小船曾被一位優秀的舵手領航, 而從現在起, 她將可以更穩妥地帶領它。

這條小溪已結束第一阶段的流程, 修會將進入另一新的階段, 以更強勁穩健的步履往前邁進。

¹AHFI, Roma B.O/1/foi. 1

²DV, AHFI, Roma A.6/4, pág. 110;20-XI-1894.

第二階段的旅程

1894--1905年

修會首任總會長上任

當修會在1871年12月8日誕生時,艾朗神父在下午離開修院前,確立了甘第達修女為初期耶穌孝女們的長上。

時光流轉,現今情況已大不相同。剛剛舉行的總大會,依據有效的會憲,按教會法典選舉她為合法的總會長,甘第達修女首次擔任我們修會家庭的這項職務。

修會已穩固地跨出堅定的一步,現在朝向另一階段邁進,隨之而來的新的問題,也和修會的生命息息相關的無限可能性。

耶穌孝女會會祖將繼續以堅定的手領導她的小船航向新的海洋,直到抵達另一渴望的港灣:獲致修會的宗座批准。

天主、教會和姊妹們已重新表達信任她的管理。她的生命,就像聖依納爵一樣,集中致力於尋求天主更大的光榮。

「我全部的願望就是能為天主更大的光榮而工作...」¹

這句話綜合了她全部的行動。

我們還記得在選舉總會長時,修會正面臨許多困難。會祖當時正在處理許多不同原因所導致的重重問題。多祿撒的學校工程因長期的財務困難加給她許多痛苦。貸方頻頻催促,修會又缺乏朋友的支助。另一方面,麥迪那會院也是會祖不安的主因,前景似乎黯淡無光。

此時,唯有甘第達修女剛毅的精神能面對這一切橫逆,並耐心地尋求解決之道。她那句「天主願意」的格言激發她克服眼前任何險阻困難。

這句「天主願意」一次又一次地給我們揭露出她徹底的抉擇。她毫不退縮地面對任何人或事,不斷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益處而努力奮鬥。

¹會祖致A. Robles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II/43; C.I, No 32, p8

天主將他置於聖善的國度

艾朗神父繼續住在聖地牙哥的神父宿舍裏，無情的歲月逐漸在他身上留下痕跡。隨著年齡的增長，各方面的限度逐漸縮小了他使徒服務的範圍。兩次眼睛的手術和幾乎完全喪失的聽力使他呈退休狀態。

1896年年初的一場重病耗損了他不少元氣，長上們決定把他送往羅耀拉療養，希望他能恢復健康。

6月12日，他寫信給會祖，告訴她說：

「我將在6月15日，星期一，從這裡出發；星期二到瓦亞多利城的學校稍作停留，視情況而定：我們將有機會碰面...

如果沒有其他的命令，我將從瓦亞多利城前往羅耀拉...」¹

過了幾天，他再度從聖若瑟學校寫信給會祖說：

「我不奇怪妳因那些辦不完的事而無法前來...，希望在主內我們能見面，願天主使妳在一切上克己與忍耐...」²

艾朗神父無疑地希望在瓦亞多利城能與會祖相見，然而那不可能，因為她當時正在多祿撒會院忙著處理瑪定神父的房子的公共契約文件。艾朗神父在瓦亞多利城只能見到會祖派去的Joaquina Gómez 和María Igarategui修女，問候並詢問他的健康情形。

同月的29日，神父告訴甘第達修女他已抵達羅耀拉：

「我們在25日順利抵達這聖家，26日我在聖父(依納爵)的祭台上特別為記得妳們而奉獻彌撒...

我在這裡還好，腿還是不舒服... 對Joaquina,... 告訴我一些事吧...，在我最後旅程的日子來到之前... 如果天主這樣安排...」³
莫非他提出了下一回的離去？

¹ 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1A.1.0/1/205;12-VI-1896

² 同上，1.0/1/206; 29-VI-1896

³ 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1A.1.0/1/207;29-VI-1896

會祖並未忽略他,在1896年7月4日寄自多祿撒的信上提醒Antonia Robles修女:

「艾朗神父曾從瓦亞多利城寫信給我,最近的一封是寄自羅耀拉,他說他還好...,不過走路時腿不方便。明天是他的主保,別忘了恭喜他...」¹

雖然所有姊妹們都會記得艾朗神父,但會祖願意她的女兒們能特別注意,希望她們不要不經心地度過7月5日,即聖彌額爾的瞻禮日。會祖本人無疑地非常渴望能儘早地去羅耀拉探望他。

她的願望在7月6日實現了,可惜未能與他單獨談話。陪同她前往的還有Joaquína Gómez、María Igurategui、Josefa González等幾位修女和Josefa Larrumbide夫人。她們當時沒有料到這將是在世上最後一次的會晤。

一個多月以後,甘第達修女收到兩封信,告訴她這項悲慟而又非意料之外的消息。其一是寄自羅耀拉會院的院長神父,另一封是Antonio Ortiz de Urbina寄來的,兩封信都告訴她艾朗神父去世的消息。

第一封信說:

「本來昨天就想寫信給您,但沒有寫成,主要是告訴您在昨天〈22日〉凌晨兩點半,艾朗神父已安息主懷的消息。他極熱心地領受聖事和教會所有精神上的協助。他的病症是流行性感冒或肺炎。

在聖母升天慶節那日他感到不適。他曾肯定並多次重複地說,他將在八日慶期內過世,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而他是在星期六的凌晨去世的。在天主眼中,聖善的生活相稱於珍貴的死亡。在祂面前,我們可以虔誠地相信他正在歡愉...」²

我們可以想像這消息帶給甘第達修女多大的震撼。她毫不遲延地立即寫信給她所深愛的神父的家人,安慰他們。

「在耶穌內我至親愛的孩子們Paca、Antonio和Vicenta:

¹會祖致A. Robles 修女信函, AHFI, A.1.3/1/120; 4-VII-1896

²Cf. SI, AHFI, Roma.

我昨天收到Antonio的信,得知一項令人悲慟的消息...失去了我們所深愛的艾朗神父...。那位聖者已離我們前往天鄉,在那裡為我們祈禱...,而他也會給我們力量來承受此深度的哀傷...。讓我們特別想在天上,我們又多了一位聖人...」¹

她和艾朗神父的家人一起分擔痛苦,這家庭以誠摯的愛長期與她聯合在一起,她還勸勉他們要以基督徒的委順來接納。她的話對她所愛的這家庭而言是很大的安慰。

幾個月以後,她透過信函向Hermitas Becerra夫人吐露內心的哀傷:

「我至愛的艾朗神父的離去,為我而言,是天主給我最大的考驗之一;雖然我因他聖善的去世而感欣慰...,但仍有很深的悲慟...」²

會祖繼續在多祿撒鎮停留了幾個月,她原本健康不佳的身體,在這突然死別的衝擊下變得衰弱不堪。

甘第達修女對艾朗神父數十年來為修會的貢獻銘刻於心,對他有一份深刻的感恩和思念,要忘掉與他有關的回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重要的日子,更會勾起她心中的思緒。在那年(1896年)接近修會慶節的12月8日,她告訴Antonia Robles修女說:

「天主希望妳們善度明天,這至潔之母的節日,並請為我、為修會和為在天上的艾朗神父祈禱...」³

幾個月之後,在他去世滿一週年的前夕晚禱時,她又重提:

「請為去世一週年的艾朗神父祈禱,願天主把他安置在祂的國度裡,阿們。...」⁴

¹會祖致艾朗神父之家人信函AHFI, Roma A.1.3/II/9a; 25-VIII-1896

²會祖致 H. Becerra 夫人信函 AHFI, Roma A.1.3/II/10, 12-I-1897

³會祖致A. Robles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II/128, 7-XII-1896

⁴同上, Roma A.1.3/II/160, 21-VIII-1897

長期等待之後

我們前面中斷了在麥迪那創立會院學校的敘述。由於桑斯先生的反對,修女們無法在他為學校購買的房子裡開課〈María de la Cabeza大樓〉,只好租用El palacio del Almirante府邸,開始上課。

從那時起,我們關於那會院的事知道得很少。日誌的記錄從1894年12月起停了幾乎三年。難道是沒有記錄?或如同許多東西一樣弄丟了嗎?

我們不知道何以上述課程持續不到一年的原因。麥迪那會院日誌只在1895年10月7日寫道:

「今天下午關閉了我們在外面的課程...」¹

除此之外,沒有再暗示什麼。

Garcia Alcalde神父在傳記上提到許多阻礙的因素,先是從贊助人而來的阻撓,為了會院居住及上課部份所必須整修的工程又一再遲延。²至於要說明修女們所受的苦並不容易,但她們的確是苦惱到了極點,甘第達修女的秘書有一天竟對她說:

「敬愛的母親,我們離開這裡吧,因為實在無法忍受。」我們會祖回答說:「瑪利亞,是仇敵想要搗亂這一切,祂要的正是我們放棄這計劃並離開這裡;創立這會院這麼辛苦...不正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得救的記號嗎?隨著時間,我們將會看到在麥迪那創立的會院學校讓耶穌和瑪利亞多麼高興...」³

¹DM, AHFI, Roma A.4.4/1, pág.80

²GARCIA ALCALDE, S.o.c. pág. 210-212.

³Informe de la H.M. Igarategui, AHFI, Roma A.3.7.4/20

在那痛苦的時刻,會祖的勇氣和忍耐支持著在困境中的姊妹,也緩和了她們的態度。

等了好幾個月以後,工程終於完工了。學校已準備好開始實現耶穌孝女會的教育使命,首先正式開課的是幼童班,這也是學校開始的基礎。會祖於1896年8月30日抵達麥迪那準備開幕事宜。

慶典在9月7日舉行,由桑斯先生奉獻,在教堂舉行一台隆重的大禮彌撒。耶穌孝女會的摯友,總鐸神父Melchor Herrador在彌撒中證道,最後唱大讚美詩及親吻Santa Regina聖髑結束全部禮儀。

我們在麥迪那的會院日誌上看到姊妹們在禮儀結束一回到家後,立即分施麵包給窮人,可知當時四周洋溢著喜樂的氣氛。我們對此強烈的對比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在日誌前面幾頁的敘述很短,對於學校開幕當天則詳細記述所有的盛況。

9日,幼童班正式上課。日誌上記載孩子們離開媽媽的時候都哭了,甘第達修女親切地安撫他們。日誌也不忘提及桑斯先生的女管家Sabina的好心,她帶了一包糖果來,使孩子們都安靜下來...。事情的改變真的很大!

後來,較大孩子的課程也開始了,主日學的課程也在接下來的主日(13日)開始。有22位年輕女孩參加。幾星期以後,人數增加到70位。

10月1日,麥迪那會院的院長確定由Manuela Antonia Tejeria擔任,她也負責付費生的課程,稱為十字若望班,有十二位女生。協助她的是Felisa Plaza修女。負責幼童班的是Juana Uranga和Agueda Rey兩位修女。¹

¹DM, AHFI, Roma A.4.4/1, págs. 127-128.



Noviciado de los Mostenses. Salamanca

毛斯藤色(Los Mostenses)是我們的了!

撒拉曼加的初學院早在創會開始,當會院還在直布羅陀街的聖若瑟之家時就已存在了,隨後遷往「和睦之家」。後來,當左瑪定主教把位於沙摩拉街的學校交給甘第達修女時,初學們也一起遷入。

學校學生的人數增加,同樣地,入會修女的人數也增加了,在會祖心中開始有一個想法。在祈禱時,她曾多少次向天主陳明這項渴望啊!她信賴,她等待。希望本身即是主動的,且富有創造力。就像她的其他的計劃一樣,她熱切希望這渴望能夠實現。

竟能如此有力地催促著她。到底是怎樣的渴望?原來她希望看到初學修女們被安置在更易於收斂心神的陶成環境,而這當然需要將初學院團體與使徒會院團體分開。

於是,她一方面著手尋找合適這條件的建築物。我們知道,有幾棟撒拉曼加的建築曾是會祖探查的對象。同時,她也不放棄表達這項需要的機會。她與卡斯提亞侯爵夫人原本就有深厚的情誼,有一回,在侯爵夫人慣常的拜訪且交談的話題轉到這主題時,會祖向她提到這項需要。侯爵夫人很愛會祖,很願意幫她完成這心願,她想到一棟古老大宅院...

這棟古樸的建築稱為毛斯藤色,位於多湄河畔,原本是一所修院,在政府徵收時期,侯爵夫婦擁有了它。侯爵夫人與先生商量以後,決定將它提供給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但首次所提的條件並不很清楚。

在會祖傳記中讀到這段史實時,好像這棟建築的轉讓很單純,只是贊助者提供,修會接受了而已!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會祖信件和旅行日誌中,這主題經常出現,是一件拖延數年且頗為複雜的事。

首次提議應是在1892或1893年時提出。好像這房子當時正準備出售,有幾位買主有意購買,但由於房子本身情況過於老舊而未成交。會祖希望這房子能賣出。在一封1893年4月18日從塞高維亞寄給參議Antonia Robles和Isabel Antón修女的信中,清楚表達了出售的目的:

「卡斯提亞侯爵夫人希望她能以好價格出售毛斯藤色,並為我們買初學院。天主願意如此...」¹

這封信無疑地是答覆Antonia Robles修女在前幾天給她寫的信,因為她從Lorenzo Aniceto那裡得知侯爵夫婦可能出售毛斯藤色的消息。Antonia修女建議會祖看是否他們能買初學院,以減輕其負擔。

由於卡斯提亞侯爵夫人無法賣出房子,遂開始進行文件轉讓的程序。這是會祖在不同機會中前往馬德里的動機之一。1894年5月,會祖在侯爵的府邸。她當時為了塞高維亞和麥迪那會院的相關事宜必須在馬德里停留。兩位修女遂前往拜會卡斯提亞侯爵夫婦,並暫居其府中。

她住在那裡一個多月。由於毛斯藤色是會祖心中常惦念的事情,她必然與侯爵夫婦商討這件事。此外,她既然身在馬德里,自然會去謁見依莎白公主,後來也是由公主發起為撒拉曼加初學院的捐助活動。

依莎白公主知道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在經濟上的拮据情況,遂邀請她謁見克利斯汀皇后,皇后本人成為她的首位的贊助人。這項捐助活動有撒拉曼加主教的許可,他當時正以皇家參議員的身份在馬德里。

教廷使節對會祖也禮遇有加,與她長時間交談,並降福參與這項捐助的人。第二天,她在教廷使節的邀請下再度拜訪他。主教們和上層社會人士都對這位純樸並滿渥聖神恩惠的婦女印象深刻。

¹會祖致 A.Robles 和 I.Antón 信函, 18-IV-1893.

當會祖正為了毛斯藤色房子的事持續努力時,一項新的阻礙出現了,並非所有的人都贊同購買這房子來安置初學生。從Antonia Robles修女於1894年5月10日和21日寫給會祖的信上可以推測,有些人並不支持在那地點設立初學院。

6月10日,同一位姊妹告訴甘第達修女,主教已指派一個委員會研究這所宅院為健康情況的影響。他們認為它太靠近河畔,太潮濕而不利於人體健康。

總之,我們看到各種方式來阻難並延緩這項計劃。最後,好像這委員會的報告並非負面的,從1895年4月2日Antonia Robles修女寫給在塞高維亞會院的會祖的信上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您去馬德里時,可以告訴侯爵夫人,可是Ramón Barberá神父和Lorenzo的意見是不要為毛斯藤色這棟建築提出超過4,000杜羅的價格,因為這一點都不便宜...」¹

會祖的確去了馬德里,我們看到這件事在侯爵夫婦新的提議下,顯得更為複雜,交涉的事遂告中止。侯爵夫婦不肯讓步,而會祖也無法接受其要求。

差不多過了兩年,看來沒有人對這棟老房子有興趣。侯爵夫婦對毛斯藤色這主題保持沈默,直到1898年的12月,卡斯提亞侯爵夫人寫信給會祖,再一次提到轉讓這房子的事。甘第達修女在同月的27日告訴Antonia Robles修女:

「隨函附上兩封信,讓妳們得知信的內容。我已寫信給侯爵夫人,並問及在何形式與條件下她願意轉讓。讓我們看看她將如何回覆...」²

看來侯爵夫婦並未拖延答覆,因為在1899年的1月2日,會祖再次寫信給同一位姊妹:

「我附上卡斯提亞侯爵夫人寄來的信...,請告訴我妳們認為我應如何答覆,在這之前我不回信;而她正等候回音,好像他們有點急...」³

¹A. Robles 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7/35/95.

²會祖致 A. Robles 修女信函, 27-XII-1898

³同上, 2-I-1899

會祖不願在未取得參議修女的意見之前單獨作決定,她們答覆請她斟酌處理。會祖再次寫信表達她的意見:

「關於侯爵夫人,妳們請我在買果園這件事上依我的意見...,我覺得這對我們有好處...,但問題是在錢...」¹

卡斯提亞侯爵夫婦在1899年1月11日的信上提到將這修院轉讓給耶穌孝女會,且唯獨只給她們。如果受益人不再是修女時,產權仍將歸屬他們。至於果園,他們索價3,000杜羅。如果修女們不購買,他們會覺得難過,因為他們希望是修女購買,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將要出售。

甘第達修女決定前往撒拉曼加向主教陳明此情況。她得知卡多默主教那幾天在馬德里,遂啟程從塞高維亞前往馬德里。

甘第達修女再次與她的首席參議修女聯絡:

「我們來到馬德里為向主教報告關於毛斯藤色、果園以及轉讓的條件...。他贊同我們購買果園...,妳們看看能否籌到那筆錢並請寫信告訴我...,侯爵夫人希望在星期一簽署轉讓...」²

想必Antonia Robles修女請會祖建議侯爵夫人負擔房子整修的費用,以便居住。會祖在2月5日對她說:

「關於妳要我向侯爵夫人要求的事...,無論我多努力也無法如願。她只是說她不會催我,希望以某方式來付款。房屋轉讓和果園購買的文件,在天主助佑下,將於下星期三簽字...」³

這複雜的交涉過程終於結束。她懷著極大的喜樂在2月15日向Antonia Robles修女報告這盼望已久的消息:

「會院和果園的文件簽字了,所以,毛斯藤色已屬於我們的了...」⁴

在這同一年,即1899年夏天,在這份喜悅上還要加上另一份喜悅,會祖深感幸福。我們在接下去的幾頁中會看到。

¹會祖致 A. Robles 修女信函, 21-I-1899

²同上, 12-I-1899。

³同上, 5-II-1899。

⁴同上, 15-II-1899。

1899年7月18日的皇室命令

會祖心中很關心的事情之一是修會獲得西班牙政府的確認。讓我們從頭來看全部的法律過程。

很早以前會祖便曾與依莎白公主論及此事。無疑地是在公主的建議下,會祖於1895年6月15日向「聖寵正義部」(Ministerio de Gracia y Justicia)投遞第一封申請函,請求批准,但並未得到回覆。¹

一年多以後,她決定向同一部門遞交第二封申請函,依照1851年的訂立的條約「Concordato」²第卅條開辦學校。這封申請函與前一封一樣,保存在修會的歷史檔案中,日期是1896年12月14日³。

時間過去了,所期待的認可卻未下達。於是,1898年的3月12日,透過依莎白公主的秘書向該部門表達修會合法確認的要求。隨著第三封申請函一齊投遞的還有撒拉曼加卡多默主教對修會一篇很有利的報告⁴。

1898年的3月30日,因著國王的一道命令,聖寵正義部的部長向撒拉曼加主教要求一份耶穌孝女會的會憲,他們曾在1895年8月1日藉皇室命令向主教提出過同樣的要求。

很可能這是確認之所以沒有下達的理由。但是,無論過去的原因是什麼,現在重要的是必須趕快加速進行這件事。

¹參閱 AHFI, Roma A.2.2/1; 16-VII-1895

²譯註:教廷與政府之間所訂的契約

³AHFI, Roma A.2.2/5;14-XII-1896

⁴AHFI, Roma A.2.2/6; 12-III-1898

1899年過去了,有許多事情使會祖不得不留在馬德里,其中很重要的即是有關修會的確認。我們從她自己口中得知:

「我們也在工作,為讓修會在西班牙獲得批准或確認;天主願意一切如我們所願地來安排...」¹

一個月之後,會祖告訴Robles修女,她已去過聖寵正義部,副秘書長說了一些積極的話:

「這位Vadillo侯爵說,他將會盡可能儘早並有利地發佈,即是指確認...」²

甘第達修女已經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希望藉著她在申請函中的清晰表達,能不再拖延時間。

前面提到的第三封申請函,以五點來解釋修會成立的時間、宗旨、主教們的接納、學校的數目,最後提出皇室批准命令的申請。

這不會等很久了,再過幾個月,她就能看到了。

1899年7月18日一道皇室命令,修會終於獲得在西班牙民法上的確認。

耶穌孝女會在羅馬的歷史檔案中保存了兩份皇室命令的副本。其中一份是由當時擔任聖寵正義部部長職務的Manuel Duran y Bas署名寄給撒拉曼加的主教³。另一份則由該部的副秘書長Vadillo侯爵署名寄給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⁴。

¹會祖致A. Robles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II/209, 15-II-1899

²同上, 16-III-1899.

³AHFI, Roma A.2.2/21a.

⁴AHFI, Roma A.2.2/22

我們已有初學院了!

我們為了敘述前一篇的內容,中斷了關於毛斯藤色的敘述。現在,我們就重新回到這個主題。

1899年2月8日,當會祖簽署會院轉讓和購買果園的契約時,感到很安慰。侯爵夫人希望在那一天,即她的兒子Fernando結婚的日子裏,能夠完成這契約。不過,後來還是有一些事延後了合法公開契約的訂定,直到1900年11月4日才簽署。會祖在那幾個月當中所寫給姊妹們的信上一次又一次地重覆同一句話:

「我們已經有初學院了,毛斯藤色是我們的了...」¹

她已經有一個合適的地方,可以準備初學生了!可是這建築物已非常老舊,必須好好整頓一番。工程很快地開始。1898年5月,她從別處旅行回來時,立即去看了毛斯藤色,研究要如何進行。後來,她訪問學校後再回到撒拉曼加時,又重新看了這房子。先把不可或缺的部份整修,告一段落後,就進行搬遷。等把姊妹們先安頓好,再慢慢地整理細節。

1899年9月23日,下午4點。

首先出來的是會祖,陪同她的是首席參議修女及撒拉曼加學校團體的院長Antonia Robles修女,以及自1898年8月21日起擔任初學導師的María Igarrategui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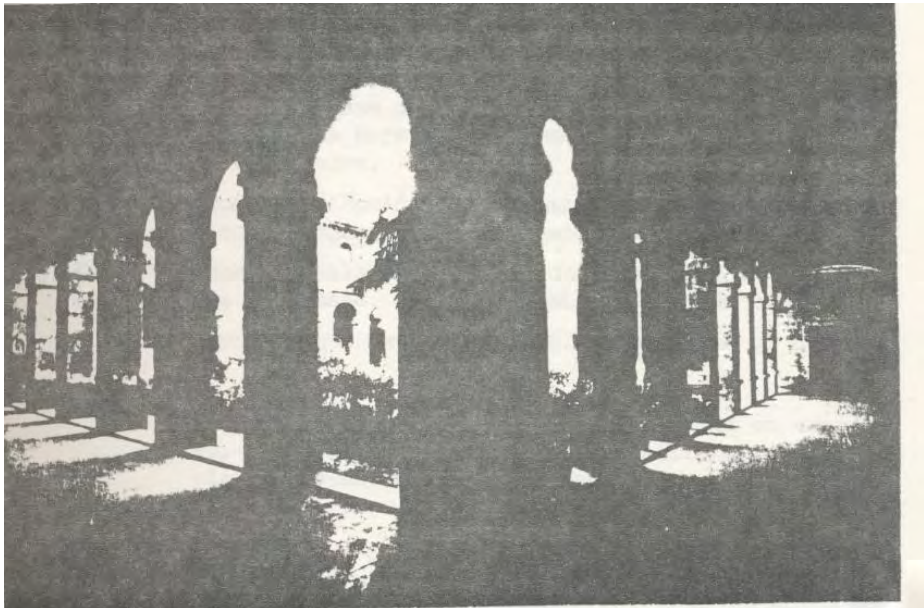
¹會祖致 H. J. González, AHFI, Roma A.1.3/1/210, 18-II-1899

會祖希望在那裡歡迎首批來到毛斯藤色初學院團體的姊妹。

她們沿著沙摩拉和保祿街,已發願的修女走在前面,她們是會祖揀選出來與初學生們共同生活的,包括 Sinfioriana Santa Cruz 和 Ángela Barrueco 兩位修女;初學生: Eugenia Goicoechea, Ana M^a Sanchez, Carolina Sanchez, Basilisa Martia 和 Joséfa Tejeria 跟隨其後。當時還有幾位學校團體的姊妹陪她們一起去。

在天色轉暗以前,學校的姊妹們先回到自己所屬的會院。同樣地,法典學家 Campoamor 和 Lorenzo 神父在祝聖一樓的幾個房間之後也離去了。其他房間要等聖堂準備好之後再一齊祝聖。

這棟大宅院有好多門窗。她們先巡視一遍,確定都已關好,用了簡單的晚餐後,遂上樓到會祖的房間。她勸勉她們要克己,對於天



Claustro de los Mostenses. Salamanca

主的上智照顧要全心信賴。的確,姊妹們都需要來自會祖的勸勉!

那一天是星期六,會祖自己講述了童貞母親的芳表。這是根植於我們修會家庭的習慣,直到最近仍保存著。

此外,她們在一樓預留一間房間做為聖堂,尚未整理。那天晚上,她們聚在這裡,把這一天最後的幾分鐘奉獻給天主。

甘第達修女已有初學院了。經過長期的等待和努力,她深切的渴望終於實現,可是在那裡還缺少許多必要的東西,但這無妨。她在會憲一開始即提到,「本會的會院及學校建立於合乎真正福音精神的貧窮上」¹,這理想在此將是真實的生活。會祖和姊妹們擁抱福音精神的貧窮時,感到非常幸福。

第二天,她們隨即前往鄰近的Carmen Calzado修院參與彌撒,直到我們聖堂整修好為止。而在最初這幾天,有許多法典專家、司鐸和友人來造訪。

不久,會祖收到一封出人意料的電報,告知依莎白公主將在30日拜訪塞高維亞教區和我們的會院。甘第達修女的旅程不只限於塞高維亞,途中她經過伯爾納德和亞來巴勞會院。她希望能常常有機會看到姊妹們,協助她們團結合作,一心一德。

¹會憲綱要,參會憲第2號。

當她在不同的團體時,她是多麼喜樂地與姊妹們分享修會最近所發生的事啊!後來,她再度返回撒拉曼加,而修會的母院已改在毛斯藤色初學院,這裏也是她長住的地方。

她向Seugra神父所表達的願望已經實現:

「最首要的是初學生在精神方面的培育。她們在學校會院時,無法度隱密的生活。她們單獨在初學院,而且我和她們在那裡,在我們的主內親密的生活...」¹

後來,在聖堂整修完畢那天,許多人陸續湧入參觀,並向耶穌孝女們道喜。在這機會中,我們可以看到甘第達修女是多麼受到撒拉曼加人的敬愛。Ramón Barberá和Lorenzo Aniceto兩位司鐸是會院的常客。

11月9日祝聖聖堂及聖物,也在當天奉獻第一台彌撒。由Ramón Barberá神父主祭,新近入會的保守生也同時領受會衣。那一天是會院的大日子,聖體內的耶穌將長住這裏,指導著奉獻家庭的生活。

對了,還少了一件重要的事,即初學院的正式名稱,它將稱為「聖心初學院」(Sagrado Corazón)。至於祝聖的日期,她們選了一個瑪利亞的日子,即11月21日,是教會慶祝奉獻聖母於聖殿的慶日,甘第達修女希望在修會生活的重要時刻,都有童貞母親的臨在。

「今天舉行初學院落成的儀式,有許多人來參加,甚至有些人因為沒有位置而不得不先退出。

大禮彌撒在10:30開始,由聖教會宗座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鐸Ramón Barberá主祭,協助者有領唱員Juan Antonio Viceate Bajo和讀經員Nicolas Encinas。由Nicolas Pereira 神父證道...

彌撒後,學校的修女和學生們一起詠唱...。一整天中有許多虔誠者來朝拜聖體,人群也絡繹不絕地來參觀修會,彷彿是最後一天能看到似的...

此外,尚有代表卡斯提亞侯爵夫婦來參禮的Juan Lamamie de Clairac先生,他是侯爵夫婦的侄子,以及他的妻子Celestina夫人,

¹PÉREZ, Nazario. o.c. pág. 252.

耶穌會士的院長神父和Apraiz神父、道明會的神父們、瑪利亞婢女會的修女們...」¹

慶典結束後,會祖願意初學們度祈禱與收斂心神的生活。幾天之後我們在上述的歷史日誌上看到:

「初學院一切都好,很熱心也很守靜默,這很有益...讓我們讚美天主,祂是一切的施予者...」²

在基石上建立與拓展

修會有好幾年沒有再創立新的會院,因為必須先鞏固現有已創立的會院和學校,然而這並不意謂停止,而是要在最初的基石上繼續穩健地拓展。

此時,我們已創立的學校中,有的正面對經濟拮据的困境,必須努力改善。

1900年3月27日。在貝爾朗達會院的姊妹購買了一棟與學校相連的小屋,整修做為聖堂使用,已快要完工。總會長當時在撒拉曼加,有意去那裏檢視工程的情況。

另一個加速她起程的原因是得知Eugenia Mayoz修女病危。會祖渴望儘早到她身邊,這常是她的優先,不願失去陪伴臨終姊妹的機會。她的臨在鼓舞並安慰她們,使她們深感欣慰!

這位姊妹病況好轉了些,會祖也巡視了工程,碰到的是同樣的困難:金錢的匱乏。她決定去向幾戶認識的家庭請求捐助。貝爾朗達地方的人慷慨解囊,使修女們脫離了困境。³

¹*História de la casa noviciado. 1899-1964, Salamanca AHFI, Roma P.O. 9/1, pág. 3*

²同上

³DV, AHFI, Roma A.6/5, pág.33.

為幫助姊妹們,她繼續留在那裡幾天,4月25日,她回到撒拉曼加,買了一些製作祭台布和祭披等錦緞,準備在初學院裡製作,以便帶去貝爾朗達。等一切細節都就緒時,5月25日她回到貝爾朗達,為聖堂的祝聖作準備。

秘書在旅行日誌上提到:[會祖]希望是這個五月卅日...」¹

29日下午,本堂神父Alejandro Gorjon祝聖了長白衣和其他的一切聖物。傍晚,他們到車站去接Ramón Barberá神父,他由法典專家Nicolas Pereira神父來主持慶典。

我們節錄秘書在日誌上的記載:

「第二天早晨,30日,校長神父(Ramón)和Nicolas神父來了;前者祝聖聖堂後即聽孩子們和其他人的告解,Nicolas神父主持彌撒...,我們也在這奉獻給天主的新聖堂裏領聖體。10點,舉行慶節的大禮彌撒,由教區法官主祭..., Nicolas神父證道...,大家都很有喜。有許多人參與,以致連聖堂及門廊外都容納不下...下午亦然,有玫瑰經、詠唱和聖體降福...」²

慶典於下午結束後,校長神父和Nicolas Pereira神父返回撒拉曼加,同行的有Antonia Robles和María Igarategui兩位總參議修女,她們來也是為了參加聖堂的落成典禮。會祖則多留了幾天,和泥水匠進行一些必要的安排和整修。

6月到8月期間,總會長又再度旅行,奔波理由的是各學校要舉行考試。6月9日,她離開貝爾朗達前往柯卡。從車站到小鎮有一段不算短的路程,也沒有車子可以代步。在途中遇到一輛從小鎮來的馬車,由於坐位不夠,會祖寧可與姊妹一同走路。她認為自己獨自搭車而別的姊妹走路,這樣不妥。

11日與12日舉行考試,由於天氣很熱,考試只在早上舉行。

13日,她們離開柯卡前往麥迪那,本想聖體八日慶期都留在那裡,因為當地的慶祝非常隆重;但未能如願,會祖必須改變計劃。麥迪那的姊妹很捨不得,希望她能留下來主持考試,而她必須立即趕往多祿撒鎮。

¹DV, AHFI, Roma A.6/6, págs. 3-4.

²DV, AHFI, Roma A.6/6, págs. 6-7

秘書在日誌上寫道：

「把會祖召往那裡去的原因是一位生命垂危的Isabel Urcola夫人,她願意給予或提供會祖贈款以應聖堂所需；可惜會祖到得晚了些,她當晚就去世而...什麼也沒留下。可是會祖因著對天主的愛而奉獻一切,因為天主的上智是如此偉大,祂若不用這方式,必會用另一方式來提供我們一切所需...」¹

她曾答應麥迪那的姊妹,如果可能,必回來主持考試。因此,多祿撒的考試尚未結束,她已轉回麥迪那了。這學校的考試日期原本訂在6月21日和22日,因桑斯先生無法參加而不得不延期。這使得會祖得以參加在貝爾朗達學校舉行的考試和在撒拉曼加所舉行的頒獎儀式,於27日再次回到麥迪那。

持續的來回奔波,加上當時旅行時的不便,影響了她身體的健康,因而返回撒拉曼加的初學院後不得不休息幾天。隨後再度上路。塞高維亞的主教將前往艾斯比納作牧靈訪問,她願意也能臨在那裡。日期訂在7月10日。接著,她召集了柯卡、伯爾納德和艾斯比納的團體姊妹於23日至30日作避靜。

8月初,她有機會在塞高維亞會晤依莎白公主,既然公主已提到修會宗座批准的主題,會祖遂請求她推薦,使修會能早日獲得宗座的認可。公主建議她前往羅馬,她可以推薦會祖住進一所她熟識的修院中。

11日,會祖離開塞高維亞在麥迪那短暫停留以後,遂回到撒拉曼加的母院致力準備修會批准相關的一切。

秘書在那幾日寫到：

「會祖為了修會的批准而忙著處理手邊的事...;幾乎每天和María Igarrategui修女一起去學校...」²

她必須與撒拉曼加主教商量。有人勸她前往畢爾包見他,他在去羅馬途中會在畢爾包停留幾天。當她抵達時,他已離去。好像是他的行程提早了一天。秘書在關於這件事上記載：

「會祖很平安,因為她是藉服從而做了這事。」¹

¹DV, AHFI, Roma A.6/6, pág.9

[²DV, AHFI, Roma A.6/6, pág. 24

1900年的9月20日,她還在畢爾包的妹妹Sotera家中時。曾收到在Bermeo建院的邀請。遂按地址前往與她會面。

本堂神父指示她在進行下面步驟時,最好能先與維多利亞教區的主教商量,於是會祖乃上路前往Alava的首府拜會他。

當向他陳明計劃時,Fernández de Pierola主教雖未完全反對,但認為這創院計劃並不適當。會祖趁機與他談到她所最關心的主題,即修會的宗座批准。維多利亞教區主教也堅持認為有必要前往羅馬。

23日,她們前往多祿撒鎮,直到10月8日都一直留在那裏。我們知道那學校有許多問題。

隨後,依莎白公主召她前往La Granja行宮,教她如何向皇后陳明,使皇后在宗座前能為修會建言。於是,為了這目的,甘第達修女再次謁見皇室。她在那個月的下旬都留在塞高維亞。

在返回撒拉曼加,途經麥迪那車站時,搭上從馬德里來的火車,撒拉曼加主教正巧在車上,遂召她去他的包廂會談。會祖有充份的時間向他解釋所有的事,卡多默主教也知道她曾去畢爾包想見他。到了撒拉曼加,雙方遂告別。

她在那裡慶祝無玷聖母瞻禮,然後前往貝爾朗達,與姊妹們共同慶祝聖誕節。當時,她們正在準備頒獎,日期是24日,有許多人參禮。會祖看見孩子們的優秀表現非常喜悅。

聖誕節的那幾天,她們很高興,因為會祖在那裡。我們繼續看秘書的敘述:

「我們善度了平安夜,在夜半朝拜聖嬰,並在25日彌撒中詠唱聖誕歌曲,敲擊pasroriles樂器...。下午,我們歡唱聖誕歌曲和用小手鼓伴奏等來開始九日敬禮。每日下午有多人參加,以致連聖堂都裝不下...」²

會祖和貝爾朗達團體的修女們一齊共度那一年和那一世紀的最後幾天。她們當時做什麼呢?我們來看她自己說的話。在一封寫給亞來巴勞會院院長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的信中,她說:

2 ¹同上, pág.25.

²DV, AHFI, Roma A.6/6, pág.43.

「我們在24日頒獎；25日有三台彌撒...。接著,大家一起朝拜聖嬰...。最後一天,即大年夜,我們在晚上十二點舉行唱經彌撒,明供聖體。在彌撒中復願(因為我們作了三日避靜)並領聖體。有些孩子們和其他的人在我們之後領聖體。雖然門關著,孩子們和他們的家人,還有其他的人仍參禮詠唱...。一點時把門打開,使所有願意守夜的人能進來,因為從現在起或在彌撒結束後開始,在本堂有明供聖體直到七點;使得這新世紀最初的十二小時裏,在貝爾朗達不缺乏明供主的聖體。在我們修院的聖堂亦明供聖體直到七點...,那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七小時啊!彌撒後我們用十五分鐘拜苦路、賠補的儀式、拜聖體,等等。或是唸聖書,或靜默,或彈琴,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過了7小時...,一切都很有秩序,非常好;為一切感謝天主...」¹

廿世紀初西班牙的歷史縮影

十九世紀末年由皇后María Cristina de Habsburgo攝政。1902年,她讓位給她的兒子亞豐索八世,當時宣稱他已屆法定年齡。此時,西班牙這受重創的國家開始了新紀元。

我們不太容易解釋,何以失去菲律賓和古巴這兩處殖民地會如此深地影響西班牙的政治,也影響到一般人民的士氣與思想。在接下去1903--1913年這10年間,政權曾快速交替。因著Maura的衰敗和Canalejas的遇刺,在西班牙甚至找不到一個中流砥柱的政治人物。

至於在文化上的繁榮,雖然節奏遲緩,但仍屬明顯,因為有專業技能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已逐步穩定,且在快速發展中。然而,1900年

¹會祖致 W. Hernández 修女信函, 18-I-1901。

的文盲平均比例仍高達60%。以Ia Cierva居首位,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南部。¹

大學教育並未達到所希望的水準,在科學方面的培育減緩。不過,有關教育的一些理念則在進步。同時,政府也大力推行國民教育並負責設置公立學校。

此時,有一些人和組織開始投身於教育,例如Andres Manjon於1905年在Granada創辦師範學院。Pedro Poveda也在Gijon創立學術及教學中心,其教授方式頗適合當時的需要。²

可是,雜亂無章又無創意的現行法律卻依舊在老式的軸心裏打轉:獨斷獨行、中央集權、平頭策略。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障礙是西班牙政府的勢力想介入,因此,教會領導階層、教士和獻身生活者遂成為他們注意的對象。

在前一世紀藉復辟而來的復甦時代已經過去,在那時期教會與政府合作愉快並相互支持。廿世紀初期,法國政府決定反對支持從事教育的修會,這項決定在西班牙受到共和主義者和自由派雙方人士的熱烈回響。

除了在庇里牛斯山區外,聯合的法律政策開始一波又一波地侵擾著修會團體:1902、1904、1906年...不斷制定法律,我們在此只提1910年的法律,即由Canalejas所頒佈的著名的「封鎖法律」(Ley del Candado),此法律決定不准在西班牙創辦新的修會,已存在的修會若事先沒有政府授權亦不得開辦新會院。

這緊張的關係導致西班牙政府與羅馬的決裂,在宮廷內部也引發衝突,致使整個西班牙呈現不安的現象。

幸好,一般百姓仍保持著信仰,只是不能公然與修道人士接觸。以上可說是廿世紀初期西班牙的掠影。

¹ CIERVA, Ricardo de la, *História basica de la Espana actual (1800-1974)*, Barcelona 1974, pág. 150 y ss.

² GÓMEZ MOLLEDA, Dolores. *El problema social educativo en la España del P. Poveda*, Eidos, nn. 39-40, 1974.

新世紀初簽署法令

前面敘述到甘第達修女在貝爾朗達鎮,向過去的一年辭歲,同時也迎接新的一年,將整個修會置於天主前奉獻給祂。

莫非這是天主上智所指定的一年,讓宗座的批准成為事實?

1901年1月。會祖在月初的某日回到撒拉曼加城。

年輕的Juana Michelena在穿會衣之前必須先領受堅振聖事,可是教區的主教不在。於是,她和Joaquina Gómez修女以及保守生遂前

往Rodrigo城,事先已告知該城的José Tomás de Mazarrasa y Riva主教。

他親切地接待她們、送聖體並為姊妹傳了堅振後,遂與她們共進早餐。隨後,她們參與在主教座堂舉行的彌撒,接著到方濟修女會用午餐,會祖認識她們;在當天下午一行人回到撒拉曼加。

此時,會祖得悉兩位修會的贊助人病況垂危,遂不得不離開初學院再度上路。首先前往塞高維亞,因為勞彌額省議員(Miguel Llorente)正在生死邊緣上掙扎。但她抵達時晚了一步,他已去世。

會祖在當地收到另一則壞消息:卡斯提亞侯爵因肺炎發作,生命也岌岌可危。她立即在1月25日趕往馬德里,陪伴這家人一段時間,照顧病人,直到侯爵病況好轉為止。

她善用在馬德里停留的期間,請求幾位曾許諾要寫推薦函的人士鼎力協助,希望使修會早日獲得羅馬宗座的批准。

那時期是一段頗為困難的時刻,政治情況很不穩定,一如先前所述,不容易獲得有利的推薦;同時,眾修會在那時也受到不少懷疑。甘第達修女為此深感憂慮,擔心修會的處境。於是,她在三月二日前往謁見依莎白公主,呈繳公主所要求的一些文件和解釋。

「她們分手時有些難過...,可是委順於天主的旨意,把一切放在祂至聖的手中...」¹

她決定於11日離開,暫時告別侯爵夫婦,但不久將在撒拉曼加城見面,因為侯爵夫婦希望在初學院向天主謝恩,慶祝侯爵的康復,而且還想奉獻一個以侯爵夫人的珠寶裝飾製成的聖體龕。

會祖希望儘早抵達撒拉曼加,因為修會有不少事情要處理,可是她仍儘可能地讓在學校工作的修女們高興,一路上在伯爾納德、柯卡、艾斯比納和塞高維亞停留。在柯卡和塞高維亞待久些,因為感到不舒服,需要恢復體力。

5月14日,會祖這才看到了心愛的初學院,她已有好幾個月不在那裡。她心中雖然一直掛慮著與修會獲致宗座批准的相關事宜,可是這需要寧靜的時刻,在旅途上奔波不容易有寧靜。她回到撒拉曼

¹DV, AHFI, Roma A.6/6, págs. 49-53.

加正是為此目的,然而天主的安排與人的計劃不同,又有另一件事情發生了。

麥迪那的贊助人桑斯先生希望那年舉行考試時,他能在場,希望參議修女也臨在,甘第達修女對他這項請求必得讓步。於是,她們於16日至19日參與考試的舉行。會祖在17日抽空前往瓦亞多利城,Vicenta San José的母親Francisca Garces夫人逝世,她前往致唁。19日,會祖和同行的姊妹返回撒拉曼加。

現在,她可以致力於她所關心的事情嗎?但並不樂觀,因為接下來的幾天,接二連三有人來拜訪學校。首席參議修女同時是學校的院長,不宜不在修院內。

後來,當申請批准所須的一切備妥時,秘書寫道:

「今天會祖和Antonia及María修女去見主教,他親切地接待她們,並認為修會有希望在羅馬獲得批准。他許諾將盡力協助...,他和會祖將寫信給Rampolla樞機。等一切都齊備時,會祖將去羅馬,為更穩妥地進行此事,願成功地獲致批准。後來,她們離開,心中感到鼓舞...」¹

會晤主教的日期是1901年5月29日,接下來的六月、七月和八月間,會祖健康情況欠佳,腎臟的嚴重感染使她病情起伏不定。外科醫生的處方是讓她到Babilafuente洗溫泉療養,那小鎮位於撒拉曼加和貝爾朗達鐵路幹線之間,會祖從7月22日直到8月6日都留在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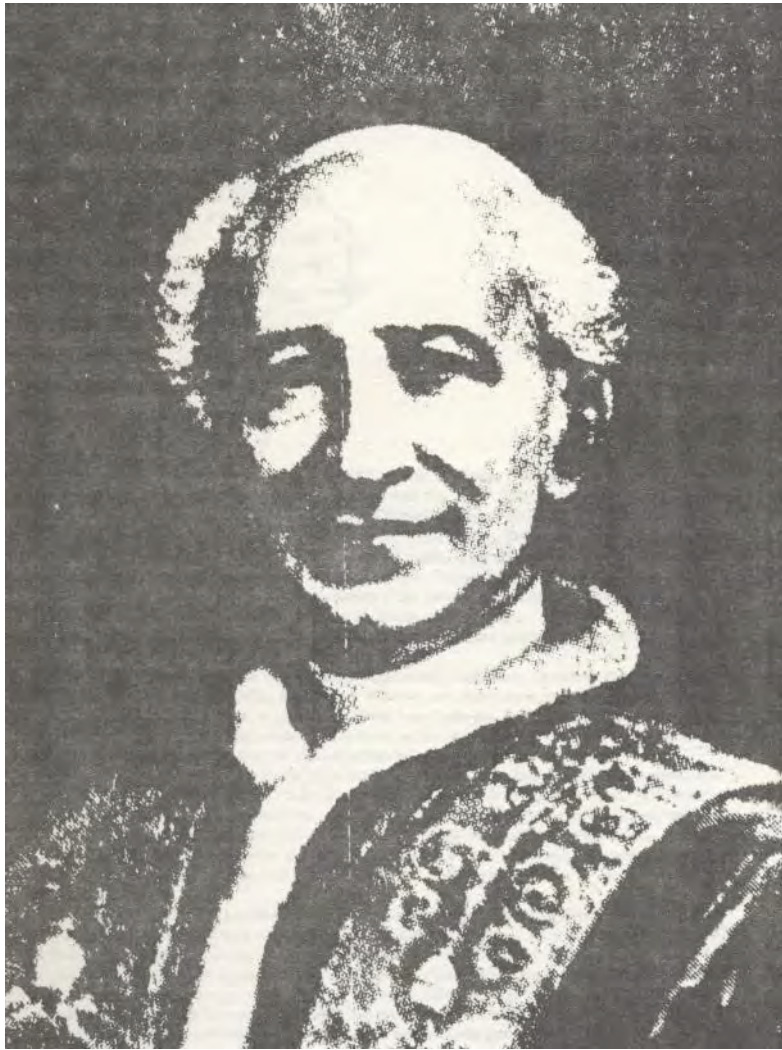
由於資源短缺,她很感謝貝爾朗達的姊妹對她的細膩照顧:

「她們每天給我們送來很新鮮的麵包、肉、牛奶...和我們其它所需。我們很感謝她們,尤其是她們的善意...」²

會祖多麼喜樂地為了心愛的修會而奉獻自己的病苦!但願她所熱切期盼的能早日實現!

¹同上, 73-74 頁。

²DV, AHFI, Roma A.6/6, pág. 81; 25-VII-1901



S.S. León XIII

現在,所有為到羅馬申請批准的文件都已備妥。1901年5月31日,甘第達修女的申請書、卡多默主教所批准的修會會憲,及主教們

和其他人士的推薦函,都已備妥。當時,羅馬的代辦Luigi Ambrogetti蒙席正好在撒拉曼加城,遂親自把這些文件呈遞給宗座部門。

文件到了羅馬,第一項回覆是寄給耶穌孝女會總會長一本會憲範本,依此範本進行適當的修改。一切都遵照辦理。

正在等待期間,會祖的病苦加重了...。不到兩個月,差不多是會祖剛從沐浴療養地回來時,即收到透過方濟會神父Panadeio傳來的好消息。

旅行日誌記載:

「今天得知聖座已決定性批准了我們修會。願光榮歸於天主。Panadero神父從羅馬來,告訴我們一切...」¹

這是8月8日。在後來的幾頁上看到:

「21日,今天會祖有一好消息,因為收到從羅馬來的電報,告知批准我們至愛修會的法令將以郵寄方式送達...」²

初學院的歷史記載:

「學校的兩位Agueda Galdós和Dolores Esteban修女帶來了一個信封,裡面是渴望已久的批准法令...。會祖喜極而泣並感謝天主...一起唱大讚美詩」³

教宗良十三世在1901年7月30日簽署法令,批准並確認了我們修會。

會祖多麼高興看到法令上寫有艾朗神父的名字!他在這其中佔有多麼大的份量啊!如果他能親眼看到這法令,必深感欣慰!

會祖立即和幾位熱愛修會的人士分享這喜樂。收到法令當天,她即告知Hermitas Becerra夫人,她高興地恭賀會祖。

我們可以想像這件大事在修會引起的回響。感恩的行動接二連三地在各學校舉行。初學院的歷史日誌仔細記錄了會院和學校所舉行的三日隆重慶祝:

「10月...9日、10日和11日在初學院,以及12日、13日、14日在學校,分別以三日祈禱來熱烈慶祝...。兩處禮儀都非常隆

¹同上, pág. 87. Cf.DScm A, 4.0./17, pág. 141.

²DV. AHFI, Roma A.6/6, pág. 89

³*História de la casa noviciado.1899-1964*, AHFI,Roma P.O.9/1,pág.12;25-VIII-1901.

重,...聖堂內擠滿了人,參禮的有耶穌會的 Urrutia和 Cuadrado神父、道明會神父、法典專家、受益人、許多司鐸和朋友...。此時又一次証實耶穌孝女們在城裏所贏得的好感...,當確知修會已被批准時,各階層人士都來參與,和修女們一起感恩...」¹

耶穌孝女會屆滿法定年齡的時刻到了,此時,修會不再隸屬於教區,而將隸屬於宗座;撒拉曼加也將讓位給羅馬。幾位到目前在修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亦將開始實現另一功能。

¹同上, AHFI, Roma P.O. 9/1, pág. 13.

這件事託付給方濟會士在羅馬的代表Patricio Panadero神父。他在1902年3月將會憲呈交給主教聖職部。4月19日通知會祖會憲被撤回,有必要重新修改。他對於會憲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批評:

- 有部份與教會現行的紀律不符
- 缺漏的部份應予以補充
- 有些項目須予以刪除

此外,還有一些原文結構上的缺失,必須給予新的格式。

1902年5月, Panadero神父再度堅持上述缺失,認為從法律的整體角度而言非常不利。根據1980年制定會憲工作小組的意見認為,雖然權威的審斷過於嚴厲,但宜從會憲明朗及實際的角度來考量。

Panadero神父與會祖之間通了幾封信。是否他獲得改寫會憲的許可,或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思?我們無法從現存的信函中推知,好像他在幾點上提出要求,可是我們不知道會祖如何答覆。不過我們確知的是他對收到的文件進行徹底的改寫。

Panadero神父改寫後的會憲於1902年8月寄達撒拉曼加,讓姊妹們研究並表達其意見。這文件使總會長和總參議修女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此時,羅馬之行是絕對有必要了。

會祖與主教和指導神父協議後,遂決定起程。

經濟的拮据不是羅馬之行的障礙,會祖體認到為會憲內容奮鬥的重要,絕不能失落創會的神思。她不乏來自天主和修女們的支持與協助,也獲得了會院所在地的主教們所寫的推薦函。

她也向因不同機緣而接觸的主教們請求寫推薦函,例如Palencia教區的Almaraz主教,Plasencia的Jarrin主教,Rodrigo城的牧靈總長Mazarrasa de la Riva。撒拉曼加的卡多默主教寫了一封特別的推薦函給梵蒂岡的國務卿Rampolla樞機。

1902年8月23日,星期六,她們從撒拉曼加啟程。如果會祖當時知道有「聖瑪利亞,請與我們同行」這首聖歌,一定會在心中相和著。與她同行的有Ángela Cipitria修女和另一位年輕的法國修女Gabriela Hondet。她在會祖這次的羅馬之行中將大有助益。

到了瓦亞多利城時，曾長期在會祖旅行時忠實陪伴她的 Joaquina Gómez 修女前來送行。這次的旅行日誌是由 Gabriela Hondet 修女告訴我們：

「由於她一定得在星期日啟程，耶穌會的 Paz 神父安撫她，告訴她為了修會的好處，這趟是有必要的，並不強留她參與彌撒...」¹

她們在瓦亞多利城暫停一會兒，與 Vicenta San José 夫人和她的先生一齊共進午餐。再從那裡去車站，途經 Las Reparadoras 修院時，停下來問候她們，並請她們為此行程及目的祈禱。

到了 Zaragoza，遂從那裡寫信：

「我們已經...順利抵達，且去 Pilar 聖母那裡朝聖，一進到聖殿，無法解釋所發生的...」²

她們繼續前行，從 Genova 拍電報給 Panadero 神父，告知抵達細節。

8月28日，星期四，她們抵達羅馬，有一位方濟會士備好車子等她們。她們先前往拜會在 el Transtevere 的神父們，然後，Panadero 神父領她們去看在羅馬停留期間的住處，那是一所奧斯定修女會所創辦的學校，位於 la Piazza Mastai 3號。

Cleofe Uberti 修女是當時的副總會長，很熱忱地接待她們，其他修女對會祖和姊妹們也都很照顧。

抵達才兩天，會祖立即寫信給 Joaquina Gómez 修女：

「我們正在為會憲的協商而奮鬥，必須很努力；為此我們早上五點起床；...望彌撒領聖體...；早點後，我們就到神父們那裡工作，直到用午餐的時候。

吃了午餐，我們立刻再次協商直到晚上，也就是說，一直到 Panadero 神父辭退我們的時候...」³

日子過去，她們開始發現此時不是解決此重要事件的好時機。時值盛暑，有些諮議委員已先離去，其他的人也正希望早日結束工

¹DV, AHFI, Roma A.6/6, pág. 96.

²會祖致 J. Gomez 修女信函，24-VIII-1902.

³會祖致 J. Gomez 修女信函，30-VIII-1902.

作。主教聖職部裡的人員顯得很匆忙,對不可避免的協商事件希望越早結束越好。

「按應有的嚴肅態度來處理這事,看來是有些倉促...」

日記上繼續寫道:

「在人性層面,最缺乏的是一位艾朗神父...」¹

她們為此艱鉅任務所擁有的是極有限的時間,此外,又缺乏為獲得目標所需的支持。此時,提到艾朗神父是可以理解的!

差不多過了十五天,會祖再次與撒拉曼加連絡,寫信給總參議修女Antonia Robles、María Igarategui和Isabel Antón:

「感謝天主,我們在羅馬,但是我們受的苦只有天主知道。

Panadero神父盡力在我們至愛的會規裏什麼也不放...。如果我們沒有來,天主知道他要做些什麼...」²

會祖在同一封信上也讓她們知道,她已拜訪了教廷國務卿Rampolla樞機、la Sagrada Congregación del Concilio的行政首長Angels di Pietro、以及主教聖職部的行政首長Vicente Vannutelli。她也提到事情進行的情況:

「今天,諮議委員開會,可是我們的會憲並未被提出。如妳們所知的,已命令的事項不能被刪除,可是我們已盡一切所能,雖然並非我們所願...」³

秘書在旅行日誌上提到會憲被重新編排:

「他們準備了一套會憲範本,印成好幾份,讓每一位諮議委員審核...」⁴

甘第達修女到羅馬時,已決定要獲得她所深切期盼的,即是在會憲中保留依納爵的原文,如果不能保有原文,至少要保持精神。

在一封與上述信函同一日期,寫給Joaquína Gómez修女的信中,會祖說:

「由於我們這麼忙於會憲的協商...」

從接著寫的內容猜想,好像這事已經結束:

¹DV, AHFI, Roma A.6/6, pág. 96

²會祖致總參議修女信函, 11-IX-1902.

³同上。

⁴DV, AHFI, Roma A.6/6, pág. 97; Cf. Pérez, Nazario. 271-273.



Santa María in Trastevere. Roma

「目前這件事已經結束,很高興能告訴妳我們在此發生的事,也滿足妳殷切關心我們的渴望。我們再次領悟到,除了天主之外,不再信任別的...」

甘第達修女繼續傾訴其豐富的感受:

「好在我們來了,否則,我們的會規和會憲就如同他們從這裡寄給我們的那樣。奮鬥與抗爭,使我們能夠加入一些東西。因為,如果我們不注意,或是太在乎Panadero神父,則我們修會的精神將喪失殆盡。可是,不,既然在天上強而有力的聖依納爵,艾朗神父必會求他多看顧他的女兒們,而天主已使我們找到一些保存修會精神的方法...

並且祂也賞給我們力量,為保護我們的會規和會憲而工作。我們忘不了在聖母誕辰慶節那天,我們揮汗如雨地在羅馬街道上來回奔走,而今天,最後,我們看看是否能再加入一些,而我們達到了。

現在,我們等待結果...」

這封信繼續提到:

「請告訴Arguelles神父,在帶來要處理的事上我們已盡了全力,但並不滿意,因為有些事情達不到...」¹

會憲是何時呈遞給諮議委員會呢?從上述這封信的日期來推斷,應該是在9月8日至11日之間。從會祖致J. Gómez修女的信上得知,商討我們會憲的會議訂在9月18日。她們多麼期盼會議諮商的結果呀!

甘第達修女在9月21日的信中告訴參議修女們這好消息:

「我今天告訴妳們,感謝天主,會憲和會規在9月18日,即St. Tomás de Villanueva那天...」²

然而,這等待的加爾瓦略山尚未結束,由於缺乏一些必要的文件,他們還不能簽發批准的法令,主教們的推薦信函,如亞味拉的主教Joaquín Beltran y Asensio;維多利亞的主教Ramón Fernández de Pierda,及瓦亞多利城的總主教José M^a. de Cos y Macho的推薦函,於1901

¹會祖致J. Gómez 信函, 11-IX-1902

²會祖致總參議修女信函, 21-IX-1902.

年在羅馬批准修會時尚未收到,而現在為批准會憲則是不可或缺的。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會祖在羅馬停留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她自己也不願在法令未到手前便離開。終於,瓦亞多利城主教的推薦函到了,可是亞味拉和維多利亞教區主教信函尚未抵達。因此,甘第達修女決定找人加速進行此事。

她寫信給在亞味拉的朋友Cipriano Aniceto,敦請他直接向主教談論此事。由於她在維多利亞沒有熟識的人,遂將此任務託給多祿撒會院的院長Josefa González修女,讓她親自拜訪Fernandes de Pierda主教,向他解釋情況。

這些文件最後終於在期盼之下抵達羅馬。

修會歷史檔案中保存了三封與此有關的信函,日期都是同一天,分別寄給無玷聖母學校的會院、耶穌聖心初學院、以及亞來巴勞會院團體。也許會祖寫信給所有會院,傳達在當時讓她心靈深感喜悅的好消息!是的,她願意讓她所有的姊妹都分享這滿盈的喜樂!

三封信提到同一件事。她寫給撒拉曼加學校團體的信是特別致總參議修女的:

「今天,我心靈懷著極大的安慰寫信給妳們,感謝天主。我們的事已圓滿結束,渴望已久的法令已在我們手中。天主是多麼愛我們!...」¹

第二封信是寫給她心愛的初學院團體:

「我親愛的女兒們,Joaquina和所有已發願的姊妹及初學修女們:妳們無法想像我在寫此信時心中充滿多大的喜樂,為的是告訴妳們,會憲和會規已被批准,渴望已久的法令已在我們手中...是的,我的女兒們,讓我們滿懷感恩之情,天主是多麼愛我們...」²

在寫給亞來巴勞團體的信上說:

¹ 會祖致總參議修女信函, 29-X-1902.

² 會祖致初學院團體信函, 29-X-1902。

「今天我要告訴妳們一則好消息。是的,我的女兒,是的;這好消息就是會憲和會規已被批准...,願天主受讚美,祂是多麼愛我們,我們有多大的義務需成為真正的耶穌孝女啊...!」¹

三封信在提到此鴻恩時,自然是勸勉修女們要忠信地履行,這是為聖化所有及每一位耶穌孝女的具體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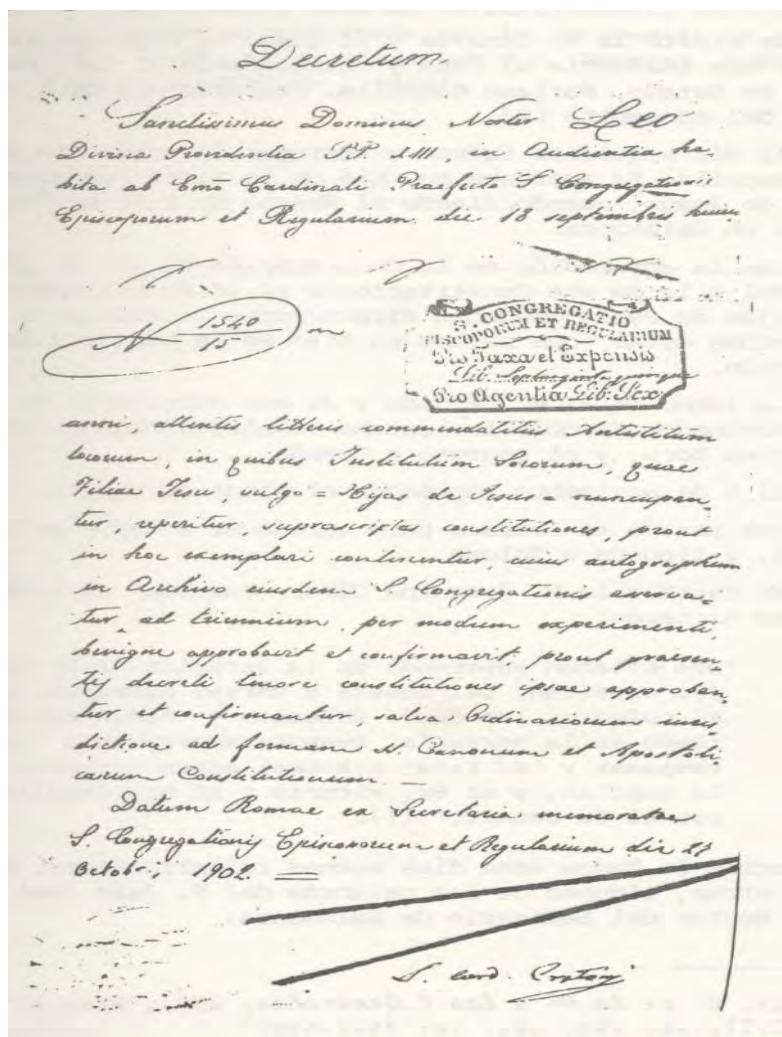
實際上,這新近被批准的會憲並不完全按照會祖原來的渴望,但她已為其大費心力,也在信德內視為天主藉教會所彰顯的旨意而深深接納。

現在,我們可以喜悅地說,在長期煞費苦心及堅毅奮鬥的過程後,初期會憲在會祖那時刻所不能獲致的,如今同一教會已在1985年8月9日予以批准。她在天上將是何等歡愉!

批准法令於9月18日簽署,主教聖職部於1902年10月27日核發。²

¹會祖致亞來巴勞團體信函, 29-X-1902。

²FI, 1902, AHFI, Roma A. 2.3/9, pág. 167



不但會憲被批准,而且還提議由José Calasanz Vives Tuto樞機為修會的保護人。會祖親自去拜訪他,他告訴會祖必須向教宗提出一項申請,交給教廷國務卿Mariano Rampolla樞機。她們對此會晤印象很好。

第二天她們把申請書交給Rampolla樞機,樞機對這位耶穌孝女會的會祖記憶深刻,因為當他還是駐西班牙的教廷代辦時,她曾在撒拉曼加問候過他。

藉著1901年7月30日修會的批准,以及1902年9月18日會憲的批准,耶穌孝女會遂直接與羅馬有聯繫。這兩個日期刻劃出修會歷史的里程碑。

甘第達修女和其同伴在羅馬的工作已告結束,目標已達成,最後處理一些細節後,即可返回西班牙。她們於11月6日啟程回國。途經路德時,她們深深感謝慈母瑪利亞的協助,隨後抵達多祿撒鎮。

會祖在一封寫給Joaquina Gómez修女的信中提到抵達多祿撒鎮的情形:

「在車站等我們的有副本堂神父、駐校司鐸、Josefa夫人和幾位姊妹。到學校時,其他的姊妹與孩子們等在大門口。緊接著是敲鐘鳴炮,我們進入聖堂,副本堂神父與駐院司鐸也一齊和聲唱大讚美詩...」¹

會祖在這幾天接到許多人的祝賀。我們收錄其中由撒拉曼加教區修院院長,耶穌會神父Juan José Urraburu所說的話:

「卅年來的期盼終於實現,您的願望得以滿全,新修會的建築業已完成...,這新近明確批准的修會...藉其批准的會規,將更充實、滿盈和堅定...啊!如果艾朗和彭巴度神父還活著,他們將多麼高興!...」²

重閱,適應與調整

會祖為了處理某些急迫的事,留在多祿撒鎮一段時間。她多麼渴望回到撒拉曼加城啊!當她正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接到一項邀請,遂立刻告訴Antonia Robles修女,以便通知其他參議修女。

¹會祖致 J. Gómez 修女信函, 17-XI-1902.

²J. J. Urraburu 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3./15/1; Cf. C.II, No. 252, N. 13, pág. 83; 14-XI-1902.

「我原想在20日去到那裡,可是有人邀請我們在里昂省建立會院。既然我正巧在途中,我覺得應該去了解他們所提出的條件,看看房子和其他的事,希望...妳能來函告知我是否應該去。除了了解狀況之外,我不做別的,先看看並和妳們商討之後,才給予他們答覆...」¹

這是關於在里昂省Valderas建院的事,由當時派到Palencia的Elias Reyero神父所提出。耶穌孝女們認識他,因為撒拉曼加城的教區修院由耶穌會管理,他曾屬於那團體。

參議修女們以電報給會祖肯定的回覆。在返回撒拉曼加城時,會祖先在Valderas暫停,以了解有關建院的事。看了環境之後,會祖認為不適合接受,遂急速轉往撒拉曼加城。

在上述的那封信以及第二天寫給同一位姊妹的另一封信上,她簡短地表達希望在1902年的12月20日回到撒拉曼加城。為什麼堅持那個日子呢?她在信上給了理由:

「明天是總會長的選舉滿八年的日子;因此,我已屆滿...」²

在1894年12月20日舉行的第一屆總大會期間,曾一致通過選出了總會長。依照卡多默主教所批准的會憲,任期為期八年。因此,她的權限將停止,依照剛批准的會憲,這時期可以再延長四年。經過商討後,她將繼續擔任總會長直到1905年,在那年舉行第二屆總大會。

撒拉曼加團體非常高興地歡迎會祖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下旬,她們分開已好一段時間了。她們喜樂地聚在一起,會祖從羅馬也帶回豐富的教會經驗,如果可能,她會希望告訴修女們她所去過的地方。她心中的記憶是多麼深刻啊!

姊妹們在充滿家庭的氣氛中度過聖誕節,唱大讚美詩,以感恩之心結束這豐碩的一年。她們將邁向1903年。

在這新的一年,會祖前幾個月都在校訂、改編和修正會憲,因為教會要求新的會憲。會祖和參議修女們一起研究,共同著手進行某些修改,慢慢勾劃出新的生活。

¹會祖致 A. Robles 修女信函, 18-XII-1902

²同上, 19-XII-1902

1902年的耶穌孝女會會憲是怎樣的呢?我們後來制訂新會憲的工作小組有一精闢的研究,現在我們作一個綜合:

「1902年批准的會憲,在實質上保有1892年會憲中所呈現的精神,但結構上有所不同。會憲摘要 (Sumario)、公規 (Reglas Comunes) 和端正的規矩方面有明顯的改編...,思想幾乎都在,但條文失去豐富的表達。

下述幾點依納爵精神,會祖未能加入:

- 內在的愛德法律和會憲的需要
- 以對抗的方式來預防誘惑
- 不失去成全之德
- 貧窮上的一些要求
- 貞潔的核心,會祖使其具有瑪利亞的幅度,有她個人的特色
- 服從的重要幅度
- 向長上陳明缺失
- 在言談上的和諧
- 初學院中一個月的神操經驗

在發終身願的願文中,省略「到世界任何地方去教授基督教義並善盡修會特有的其他職務」。

然而,1902年的條文,在關於總會長職務的持續性上有一好處。對照甘第達修女呈給聖座和後來被批准的內容,雖然未能加入她所期望的,卻打破撒拉曼加城主教所訂定的總長任期,得從八年延長到十二年...」¹

一條新的路已為修會展開了。負責管理的姊妹們領導大家在這路上前行,努力不懈地尋求以更好的方式,把剛批准的會憲落實在奉獻生活中。

此時,Carrera神父將是甘第達修女的重要顧問,在會憲的釋義上向他請教,有關姊妹的陶成方面也尋求他的建議,在修會生活的習慣與規則上也與他商量,這一切表達會祖在會憲許可的自由內,儘可能跟隨依納爵靈修精神和生活的渴望。會祖也努力請Carrera神父,

¹Introducción a la elaboración de las C.AHFI, S.D. 6-11 págs.

如果他不能前來,則請別的神父每星期兩次,向姊妹們解釋和澄清會規。

由於在羅馬批准的會憲是法文版,這位Carrera神父也鼎力協助,將會憲譯為西班牙文並在撒拉曼加城付印。印刷工作於1903年完成。

此時,會祖的健康情況不佳,塞高維亞團體又需要她前往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她與醫生商量是否合適前往,醫生勉強地給了許可,條件是只能在白天旅行,並節制飲食。後來,會祖把問題都處置妥當,但因身體的緣故,仍必須留在那會院一段時間。

1903年5月,她在馬德里。究竟是什麼理由把她留在西班牙的首都呢?原來是Joaquina Gómez修女必須動一項眼科手術,會祖陪在她身旁。

我們來看看會祖致函給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的敘述:

「我必須來...,他們要為Joaquina修女動手術,她必須受許多苦...,我們也一樣...。看到她躺在床上,在九位醫師中間,每人手上拿著器具...,一直到他們把眼睛取出來,這位勇敢的耶穌孝女忍受手術的痛苦,連唉一聲都沒有,醫生看到她的勇氣都驚訝不已...」¹

上述這些事佔了會祖前半年的時光。她再次回到撒拉曼加城,繼續進行她的工作。

有一件大事臨近了。

¹會祖致 W. Hernández 信函, 18-V-1903。

值得記憶的大事

1903年,修會將面臨並生活出一項超性的時刻。

1873年的會憲中提到:

「在修會經宗座批准後,耶穌孝女入會滿十年者得發終身聖願...」¹

這要求已滿全,修會已獲得宗座的批准,符合條件的修女們可以發終身願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應予以適當地安排。1873年的原始會憲已提到要如何準備。²從艾朗神父所寫的文稿,也可以收集到與這時期有關的指示。³

雖然會憲的合法批准是在1902年,但不宜因此而省略這階段應有的試探:

「如果可能,應努力在修會的一所會院,將所有發終身願的姊妹召集兩個月的時間。」⁴

差別的是在1873年會憲所提的一個月神操,在1902年的會憲中則縮短為十天。

從1903年起,耶穌孝女們將藉著誓發終身願而決定性地加入修會團體。符合發終身願的修女有許多位,需要分成二組依新批准的會憲準備兩個月。第一組於7月24日開始所謂的「第三試探」,直到9月24日。第二組從10月8日直到12月8日。

會祖召集了42位姊妹組成第一組。在一封給多祿撒團體的院長Joaquína Gómez修女的信中提到:

「我們將開始作試探,以準備發終身願...」

她隨後列出團體中被指定的成員,注意到在院長不在時,能有一位姊妹照料。姊妹們將有很長的時間不在會院,可是至於開課的事,應已經結束。後來,她繼續說:

¹FI, 1873, AHFI, Roma A.1.1.1/1a, pág. 55.

²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s. 15-16

³PH, AHFI, Roma A.1A.A.1.1.2/23,24,25,26.

⁴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s. 15-16.

「妳們必須到初學院來,妳曉得,這裡什麼都沒有,請妳們帶一些錢來輔助這裡的開支,...因為我們有許多人聚在一起...,我覺得很難過必須告訴妳這件事,我的女兒,可是我不得不...」¹

接著,指示她們帶所需的衣物,包括個人和寢室用的床單、毛毯...等等,因為初學院裏「沒有」。最後不忘告訴她們,在結束時,將一切帶回。我們猜想,總會長「這裡什麼都沒有」這句話,必引起各會院團體體諒的回響,並在範圍內提供協助以減輕匱乏。

22日,初學院的日誌記載,姊妹們陸續抵達了。讓我們繼續來看這件值得紀念的大事,和其準備的情形。耶穌會士Urrutia神父負責講道理,在這時期顯得特別重要。初學院的歷史說:

「她們跟隨其計劃,全部與團體分開...。Urrutia神父每天講道理,有時更多...」²

這幾個月在退省的氣氛中度過,只有甘第達修女偶而與主教商討會憲付印的事外。在9月8日,初學院的日誌記載:

「今天Nicasia Errasti修女發願,她是首位耶穌孝女依改革後的會憲發一年的暫願...」³

幾天後,初學院團體承受一項重大的打擊:即大家所熟悉的聖樂領唱家D. Juan Antonio Vicente Bajo的去世,那天是瑪利亞聖名的瞻禮日。大家都曾領受他的恩惠,無限懷念他熱忱的教導。他每時每刻總是那麼誠摯無私地照顧她們!

第三試探已快結束,唯一尚未作的是神操經驗。所有將發願的姊妹以慷慨的心,投入神操的操練,對聖依納爵羅耀拉而言,這是自我交付給天主和天主在人靈上行動的尺度。

9月15日到24日,整棟會院都配合地呈現靜謐的氣氛。神操分兩組進行,作第三試探的修女由Carrera神父帶領,會院團體已發願和初學生的退省則由另一位神父帶領。大家在聖神的鼓舞下,在祈禱和靜謐中收斂心神。日誌記錄者說:

「沒有什麼侵擾這大退省...」⁴

¹會祖致 J. González 修女信函, 18-VII-1903

²初學院歷史, 1899-1964, AHFI, Roma P. O. 9/1, págs. 19-20

³同上, pág. 20.

⁴初學院歷史, 1899-1964, Roma P. O. 9/1, pág.20

Salustiano Carrera神父以豐富的依納爵靈修道理加以滋養...。在她們心中必然熱切迴響著神操第一週祈禱操練所激發的問句,特別是在過去,我為基督做了什麼?... ,現在為基督做什麼?... ,將來為基督應該做什麼?...



Iglesia del noviciado de los Mostenses. Salamanca

每人依天主的要求,按個人的定志來答覆。她們按照依納爵神操的進度做避靜,度過那段與主深深相遇的時刻,為後來持續的給予而積存。神操最後「獲得愛情的默觀」是幫助她們訂定決定性盟約的最佳準備。

24日,仁慈聖母的慶節到了。讓我們跟著會院的日誌一起來看,會更熱忱親切:

「為耶穌孝女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和我們敬愛的總會長和會祖在一起的有42位姊妹,享有發終身願的福份。

禮儀很隆重。首先是會祖在主教代表Mannel [Garcia] Boiza手中誓發終身願。然後會祖退至禱告椅旁,要發願的修女在另一旁。在旁邊的是代母卡斯提亞侯爵夫人的位置,由於她無法前來,由Consuelo夫人替代。

誓發終身願的修女有:

Petra C. Conde, Wenceslada Hernández, Joséfa Ganzalez,
Isabel Antón, Antonia Robles, Francisca Beloqui,
Martina Gabirondo, Dominica Aizcorreta, María Igarategui,
Luisa Vazquez, Ángela Cipitria, Joaquína Gómez,
Gertrudis Garcia, Bernarda Rey, Filomena Suarez,
Filomena Palacios, Felisa Dominguez, Sinforiana Santa Cruz,
Ignacia Arruti, Felisa Plaza, Agueda Galdos,
Agueda Hernández, Juana Uranga, Luisa Saizar,
Claudia Migueo, Eugenia Mayoz, Antonia Sanchez,
Nemesia Martin, Eloisa Andres, Dolores Ugartemendia,
Carmen Fernández, María Elosegui, Agueda Rey,
Tomasa Marcos, Irene Fernández, Modesta Salsamendi,
Regina Garmendia, Demetria Arandia, Carlota Hernández,
Catalina Lasa, Dolores Vales, Josefa Uranga...

彌撒中詠唱多首讚美詩...,並且...以三部隆重地合唱大讚美詩。彌撒後,大家到大廳裏相互擁抱。

十點,舉行一台由三位神父共祭的隆重彌撒,下午有明供聖體和講道。由Carrera神父主講...,慶典後他祝聖了戒指,並給每位戴上...。在學校的姊妹們都來參加...。姊妹們彼此共融,並和敬愛的會祖交談...」¹

在那屬於聖母的日子,有43位耶穌孝女奉獻其生命,永遠為天國服務。25日,開始有人返回其團體,首先是多祿撒的團體,她們是最早離開。

毛斯藤色初學院將很快地迎接第二組的修女,她們於10月8日來作第三試探。這組人數少得多,將有十七位姊妹在無玷聖母瞻禮日誓發終身願。

這一年已將近尾聲。當大家還沈浸在上述喜樂的事件時,甘第達修女收到二樁令她很難過的死訊。1903年的12月17日,麥迪那的學校的贊助人桑斯先生逝世於馬德里。同月20日,Hermitas Becerra夫人在Lugo去世。會祖對她這位昔日女主人的去世,心中很難過!她寫了一封信給Joaquina Gómez修女,她當時正巧在麥迪那,信上提到:

「請告訴Francisca院長,為Hermitas夫人的靈魂獻一台彌撒...」

會祖未忘記麥迪那的贊助人,繼續說:

「另一台彌撒為桑斯先生,願他獲享安息。願妳們也奉獻領聖體、玫瑰經,每位個別地為煉靈祈禱,妳曉得我願意為我難忘的母親多祈禱,願天主在祂至聖的光榮中收納她...」²

Hermitas夫人在會祖以本名若翰納在她家幫傭時,總以慈母般的愛對待她。這份親密之情隨著歲月仍繼續維持著。甘第達修女在上述這幾行字裏表達了她誠摯和深度的情感,流露出她對Hermitas夫人的孝愛之情,在給她的信中稱她為「至愛的母親」。

這一年結束,按慣例舉行三天的小避靜,以感恩歌感謝從天主所領受的恩惠。這一年最明顯特殊的恩寵即是在修會內首度誓發終身聖願,在歷史上是值得記憶的一年。

¹DSn, AHFI, Roma A.4.5/2, págs. 59-62

²會祖致J. Gómez 修女信函, 20-XII-1903.

五十週年的迴響

1904年,我們以教會的一件大事來開始敘述,而這事件與耶穌孝女會的瑪利亞神恩非常配合。聖比約教宗十世願意所有虔誠的信者用心準備,妥為慶祝聖母無染原罪信理宣佈五十週年紀念。為此,他於2月2日公佈《Ad diem illum laetissimum》通諭,勸勉教會子女恭敬天主之母。

修會全體熱忱響應比約十世教宗所表達的願望。甘第達修女所創辦的學校都配合制訂這喜年的計劃,以耶穌孝女的熱忱,盡可能喚醒並增強對至聖瑪利亞的敬禮。在那一年中,學校的節日慶祝與整個天主教世界一致,深深印上虔敬聖母的氣息。

撒拉曼加城也不例外,與普世聯合頌揚至潔童貞母親。著名的撒拉曼加大學,在教宗比約九世宣佈這項信理之前,早已在多年前即誓許忠誠護衛無玷受孕的奧蹟。這座歷史之城虔敬熱忱地歡度這項信理宣佈的五十週年紀念。遵從比約十世的指示,將每月八日以特別方式奉獻給瑪利亞。

節日的慶祝在這城裏不間斷地舉行。耶穌會神父先行宣佈隆重禮儀的臨近,灼熱撒拉曼加人的心,參與精心策劃的種種活動。

正當騎兵隊正準備前往Ia Salud de Tejares聖母朝聖時,傳來一則悲傷的消息:教區的卡多默主教病了一段時間,健康情況每下愈況,五月留在Cordoba省的Villaharta溫泉療養地,16日接獲他病重的電報。主教座堂會議廳得此消息後,決定請Penitenciario 和Doctoral兩位前往陪伴主教。當天晚上8點收到另一則消息,以嚴重語氣告知主教病危。17日,所有堂區和修院聖堂都在為主教的康復祈求天主。上

午11點, Penitenciario先生從馬德里再次宣佈卡多默主教病危的情況。下午七點, Mencheta通訊處即公佈他的死訊。

此時, 哀悼的氣氛瀰漫著撒拉曼加城, 也影響到我們學校和毛斯藤色初學院。大家對他的去世都非常難過, 因為十九年來, 他與修會有密切的往來。甘第達修女當時不在撒拉曼加城, 當她從馬德里的報紙得知這消息時, 寫信給Joaquína Gómez修女:

「我只想寫幾個字, 因為我收到我們可敬的主教與慈父的死訊, 我難過得沒有任何心情, 希望他已領受其勞苦與工作的冠冕。如果我知道他病得那麼嚴重, 我早已去溫泉療養地探視他了; 可是我直到看見報紙才知道, 有的報導他已去世, 有的說還沒有。無論如何, 他必曾病得很重。總之, 他在這路上先我們而去, 讓我們為他祈禱, 雖然我想他可能不需要, 因為他是一位大聖人...」¹

我們在撒拉曼加城的兩個會院團體如何共同面對這事件呢? 在日誌中都清楚提到她們參與殯葬和追悼儀式。撒拉曼加人也表達了對卡多默主教的崇敬與追思。初學院團體還為了他靈魂的安息舉行九日彌撒。

聖母禧年的慶祝繼續隆重舉行。在全省有許多聖母地的朝聖活動。值得一提的是在黎明誦唸玫瑰經活動, 騎兵隊和仕女們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期間, 往來於撒拉曼加城的街道上, 歌唱讚美聖母瑪利亞, 其盛況超過所預期的。他們為了在擁擠的人群中開路, 甚至必須更改行程。²

耶穌孝女在虔敬聖母的表達上亦不後人, 因為在修會創會的神恩裏, 深刻銘刻著始胎無玷的意涵。另一方面, 聖座的願望也是修女們的願望。撒拉曼加學校與全城一齊同聲詠唱。為了響應聖父的號召, 她們在每月八日, 藉著Ramón Barberá神父對修女和學生的演講, 更深入了解無玷受孕的信理。耶穌會的Soto神父則善用那年的神操退省, 促進瑪利亞的氛圍。

¹會祖致 J. Gómez 信函, 19-V-1904。

²參閱 Album jubilar del colegio Hijas de Jesus en Salamanca, AHFI, Roma P.O.5/1, Edit. Vizcaina, Bilbao, 1905.

接著,為了這件大事而特別籌備的慶祝到了。在十一月的一個美麗下午,學生們前往la Salud de Tejares聖母朝聖。老師與學生們一齊走那三公里的虔誠之旅。Soto神父把學校獻給聖母,祝聖了一些給孩子們的玫瑰念珠;並向學生們講一些熱心虔誠的話。最後,向天主之母祈禱並唱幾首相關的聖歌後,結束與至聖瑪利亞的會晤。

12月3日,聖方濟沙威的慶節,那日要奉無玷聖母之名,舉行一場晚會,學生們在晚會中頌揚瑪利亞至潔無玷受孕的光榮。她們的表現真的是可圈可點,所有在場的人聽到她們高唱天堂母后的歌聲,心中都激起虔敬的熱忱。

在一旁觀賞的有代理主教Ramón Barberá,來賓中包括Soto神父和幾位耶穌會士、會祖、學校團體的院長Antonia Robles修女、代表初學院團體和學生家長代表等等,共同組成群眾群。最後,晚會以聖母頌和一篇美麗的祝詞結束,孩子們的出色表現贏得了不絕的掌聲。

接著是禧年的閉幕活動,7日將舉行奉獻,8日初領聖體,並以三天的小避靜來結束隆重的八日敬禮。今年,因無玷聖母之名而舉行的八日敬禮深具特色。

7日的活動在聖堂舉行,非常感人。聖堂的內殿放置一尊美麗的無玷聖母像,是學生為紀念這五十週年慶而贈送的。一旁小桌的托盤內放了一顆以金銀製的心,把自己奉獻給瑪利亞的人的名字將被放在上面。

禮儀結束後,全部的人都遊行前往主要階梯的第一個平台,即無玷聖母像將安置的地方。在她頸上已掛著那顆心,上面有奉獻者的名字。無玷聖母將從那裡領導整個學校生活,同時每天接受師生們親切的問候。

在8日的彌撒中有12位孩子初領聖體。美麗的奉獻!至潔童貞是多麼高興地把那些純潔的心靈獻給她至愛的聖子!

12月13日、14日、15日舉行三日退省,這是城裏為慶祝五十週年慶所舉行的最後活動。宗座修院的蒙席Antonio Casanueva神父、Nicolas Pereira和Tomás Redondo兩位主教座堂的神父,以他們精采的

演講和對無玷聖母的熾愛,使所有參禮者都領受到天主賞賜的豐厚恩寵。

雖然結束了,但所遺留的迴響既深且廣,人們覺得有必要留下以資留念。因此,所有的慶祝活動都彙編成冊。¹讓我們以紀念冊第一頁的獻詞來結束我們的敘述:

萬福,瑪利亞
至崇敬的愛,在1904年的禧年
撒拉曼加城耶穌孝女會學校師生
歡愉地向妳奉獻,願為來者留下虔誠的永久見證
藉此他們可以向妳歡呼
無玷的慈母

一段圓滿的旅程

會院數目增多,衝擊也隨之加倍。

耶穌孝女會總會長的願望是希望能就近陪伴每一所學校,但這漸漸成為不可能的事。此外,會祖的健康在某些時期也的確很差。

她最常探視的學校之一是多祿撒鎮的學校。從它的創始興建以來,困難便不曾斷過,而甘第達修女在過程中持續信賴天主。她很難過地看到工程因著經費問題而不得不中止。儘管赤字在增加,她仍著手困難的工程,即為學校興建一所合宜的聖堂。

現在,讓我們來簡單回顧。1902年6月3日破土,放置了第一塊基石。我們從多祿撒團體的院長Josefa Ganzález修女信中得知,會祖因病無法前往參與禮儀,大家為此感到難過,但這件事又很急迫,不能延期。

幾天後,會祖寫信給Josefa Ganzález院長:

「我因不能參加禮儀而感到難過,可是天主不願意;起初我感到好一些而高興,但又再次感到很不舒服...」²

¹ *Álbum jubilar del colegio Hijas de Jesús en Salamanca* AHFI, Roma P.O. 5/1, Edit, Vizcaina. Bilbao, 1905.

² 會祖致 J. González 修女信函, AHFI, Roma A.1.3/III/113

工程開始,金錢的需求也增加。修女們向市府請求補助,卻遭到否決。面對官員的這項堅持,全能的天主終於改變市府人員的心靈,應允提供協助,可是仍不足所需。

修女們盡力向各方尋找支持:摸彩、認捐等等,經費依然不足,姊妹們只好繼續求助。

此時,所有鄰近的村鎮都支助聖堂的興建,包括Legorreta,Alza,Villabona,Albistur,Qrendain,Berastegui,Andoain...,捐款從各處抵達多祿撒團體。

1904年初,工程進行的進度比預定落成的日期稍遲。會祖願意工程作得紮實,唯恐因倉猝而造成後來不便,遂在1904年2月5日寫信給Josefa Ganzález:

「對聖堂施工的延緩,我不感到驚訝...,只是害怕在Patrocinio那日仍不能完工;即使在那日不能結束,重要的是要建得好而且完備...」¹

在大家殷切期盼下,1902年的4月29日,美麗的主祭壇聖像終於到了。那是三尊一組,以聖若瑟安世為主題的塑像。讓我們來看看會院日誌記載她們收到時的印象:

「代表聖若瑟安世的塑像到了,好美...;我們從箱中取出...第一尊是聖母像...,我們很喜歡;然後取出主的塑像,我們也同樣喜歡;但是,尤其在取出聖若瑟的塑像時,我們簡直都著迷了;接著把塑像放在一起,真是好傳神。本堂神父來了,也不停地觀賞...」

記錄者在第二天繼續寫到:

「有許多人來觀看聖像,大家都很喜欢...」²

1904年1月25日,維多利亞教區主教Ramón Fernández de Pierola去世。我們在多祿撒會院的日誌中看到:

「我們和班級所有的孩子一起去參加主教的殯葬禮...」³

¹同上, A.1.3/III/170

²DT, AHFI, Roma A.4.2/9, pág. 25-26.

³同上, pág. 147, 30-I-1904.

因著這項事件,我們多祿撒學校的聖堂落成必須延後。新任命的主教José Cadena y Eleta應允親自主持慶典,不過他直到1905年的2月21日才正式接管新教區。

在這一年的前面幾個月都在忙著準備事宜,會祖從1月就留在多祿撒處理細節。3月16日,她前往維多利亞拜會José Cadena y Eleta主教,5月21日再次前往協商聖堂落成的日期,決定於5月31日 美麗愛情之母慶節〈la Madre del Amor Hermoso〉舉行。祝聖的禮儀訂在29日,由副主教Patricio Qrcaiztegui主祭,駐校司鐸和Luis Grail共祭。

30日,副主教為會院團體舉行第一台隆重的彌撒。讓我們隨著會院日誌的敘述來看聖堂的落成慶祝:

「這是隆重的一天,教區主教親自為新聖堂揭幕...,他預計在當日早晨抵達。」

日誌繼續:

「...副主教,駐校司鐸José Urruzola搭早晨9點的郵車前往Beasain迎接主教,他搭乘特別快車於十一點抵達...」

記錄者繼續仔細解釋,主教抵達多祿撒車站時,受到市府官員、市立管樂隊和許多民眾的熱烈歡迎。

「他從車站前往聖瑪利亞堂,所有要人也隨行;從那裡開始聖體遊行,經過市鎮的街道...」

遊行以十字架為前導,兩旁有燭台和提燈,接著:

「所有Escolapios修會的學生們帶著旗幟和蠟燭,初領聖體的孩子們,許多重要人物,所有的會士,Escolapios的神父們, Misericordia, Santa Clara, Siervas de Jesús, Sagrada Familia等修會的駐院司鐸,駐監獄的司鐸和其他司鐸;由六位騎士為前導的華蓋,接著看到拿著聖體的主教,在警衛隊的護送下前行...和我們學校全體的孩子們...」¹

記錄者接著提到遊行路線,一直抵達我們學校。在整個過程中,市鎮和新聖堂的鐘聲不停地鳴響。到了聖堂,安置好聖體後,隨即高唱大讚美詩。後來,主教暫時在學校舊大樓一棟名為「宮殿」

¹DT, AHFI, Roma A.4.2/10, págs. 18-21.

(el Palacio)的大樓裡休息。下午,學生們為歡迎主教舉辦一場文學 - 音樂聯歡會,以此結束三日慶典的第一天。

為了讓聖堂的祝聖禮顯得隆重,他們設計了三天的慶祝活動。第二天,31日,主教在學校裏舉行彌撒,有30位孩子初領聖體,美麗愛情之母把他們帶到耶穌那裡。下午五點是另一場演出節目,以西班牙的說唱劇結束。

大禮彌撒留在6月1日舉行。由於這是主教第一次來多祿撒鎮,城中政要人士希望彌撒在聖瑪利亞堂舉行,並曾將此意願轉告給會祖。面對這兩難的問題,她明智地處理,沒有造成任何可能的傷害。她先委派兩位姊妹到維多利亞,告知主教這件事。主教答覆此行純屬私人性質,而非官方性的。所以,彌撒自然在學校內舉行。

當天,多祿撒的聖樂家Eduardo Mocoora特別為當日的彌撒作曲,由他本人指揮,聖瑪利亞堂的管弦樂團伴奏,學生們主唱,並請來自聖塞巴斯提盎的耶穌會士Valentin Salinero神父講道。

Cadena y Eleta主教主持彌撒後的宴會,邀請政要們參與宴席,一旁還有市府管樂隊演奏助興。

我們可以想像會祖看到多祿撒學校工程進行的過程,再眼見如此隆重的聖堂落成慶典,心中感到多麼欣慰。這段旅程在此圓滿結束,第二屆總大會將召開,修會將迎接另一階段的新生活。

第三階段的旅程

1905--1912年

第二屆總大會:1905年

修會的歷史在持續發展中慢慢成形,生命的成長是將自己投入平凡的事務,在寧靜的互動中滋長出侍主愛人的虔誠,在天主內找到修會存在的根由,迎向更廣闊的地平線。

我們進入修會這時期第三階段的歷史,以第二屆總大會的召開為起點,包括1905--1912年。

總會長和參議修女在七月召開會議時決定,總大會的日期訂在1905年的9月24日。¹經適當研讀會憲,對某些相關條文進行諮商後,總會長和參議會都謹慎且確實地按會憲履行。在宣佈召開總大會的公函中,總會長勸勉姊妹們深度祈禱,懇求聖神施展大能。

依據會憲176、177和178條,在總大會之前應先選出與會的代表。會院日誌裏記述了這選舉的進行。²

9月24日臨近了。根據參議會在7月7日的決定,被選出的代表須前往毛斯藤色初學院的會場。初學院日誌在18日寫到:

「姊妹們在這幾天陸續抵達,參與Seguras神父所帶領的三日避靜...」³

在收斂與寧靜的氣氛,尤其是在信德的祈禱中,她們坦誠投身,尋找天主的旨意,為使一切愈顯主榮。24日,我們仁慈之母的慶節,總大會開幕,為選出管理我們修會大家庭的成員。

由於新任命的撒拉曼加主教Francisco Javier Valdes Noriega無法前來主持這項儀式,遂派主教座堂的教長Toribio Martin de Belaustegui代表參禮。

彌撒後一齊唱:「創造者聖神,請來」,主席宣佈總大會開始。有十五位姊妹聚會: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

Antonia Robles 修女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

Isabel Antón 修女

Petra C. Conde 修女

Wenceslada Hernández 修女

Francisa Belogui 修女

Martina Gabirondo 修女

Joaquína Gómez 修女

Ángela Cipitria 修女

¹Cf. AHFI, Roma C.0/1/fol. 71.

²Cf. DSc, AHFI, Roma A.4.0/22, págs. 124-126; DS, AHFI, Roma A.4.3/2, pág. 2; DM, AHFI, Roma A.4.4/2, págs. 124-126.

³*História de la casa novicado*. 1899-1964, AHFI, Roma P.O.9/1, pág. 24.

Josefa González 修女

Catalina Lasa 修女

Antonia Beloqui 修女

Joséfa Uranga 修女

Carmen Fernández del Campo 修女

依照投票的結果，一如上回一樣，一致通過選出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為總會長。接著依次選出總參議修女：

Antonia Robles 修女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

Wenceslada Hernández 修女

Ángela Cipitria 修女

被任命為總會計的是 Josefa González 修女，總秘書則由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擔任。

羅馬的歷史檔案保留了會祖的一封信，說明當天的情況：

「我們在上個月24日舉行總大會，一切都很順利。十項任命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第一次計票即已選出，無須再次投票；代表主教主持會議的教長見此情況大為驚訝，不斷恭賀我們，並說，從這修會的團結可知其蒙召是為成就大事。願一切為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

她接下去提到被選出的人，在結束時說：

「一切都很好，這是大家所盼望的；現在，請妳們多祈禱，為使我們全體都能善盡職份...」¹

艾朗神父在修會初創時，曾諄諄囑咐全體姊妹要一心一德，共度艱難的時刻，懇求聖神光照。現在，再次體驗到這神聖的工程是屬於天主的。人會失敗，但是祂絕不會失敗。

選舉結束後，立即將選舉結果通知各團體。喜樂是一致的，她們依序進來向續任的總會長致意，表達服從的意願。她那時很感動，但也很鎮定嚴肅，體認到修會的重任再次託付在自己手中。

儀式結束，大家前往聖堂感謝天主，眾口齊唱大讚美詩。

¹ 會祖致 *Estrella Sabater* 夫人信函，AHFI, A.1.3/III/36, C.II, No.298, pág. 151; X-1905.

耶穌會士Carrera神父在當天即獲悉選舉結果,他曾細心指導、建議並大力參與總大會的籌備工作,高興地在那一天立即寫信給我們的總會長:

「恭喜您和所有與會的修女們,因為這選舉是如此明智且一致。但願這團結和良好的精神在以後的會議中持續,為了修會的益處和天主的光榮...」¹

總大會在接下來的幾天所探討的主題,都是與促進修會良好狀態有關者。先前為解釋新會憲而做的研究工作,對這些主題的探討大有助益。此外,她們還必須審核所提出的提案,不同會院所面臨的情況,以及是否有可能增建新的會院學校,修女們的準備...等等,有許多事情要討論和分辨!

修會在此時有十所會院,三所在撒拉曼加教區,一所在亞味拉,四所在塞高維亞,一所在維多利亞,以及另一所在瓦亞多利的總教區內。成員共有118位,包括終身願修女、暫願修女、初學和保守生。

那幾日所討論的內容,經由收集整理,作成幾項重要的決議案,後來將寄給各會院,為熟知其內容並具體付諸實行。

總大會在27日閉幕,與會代表開始回到所屬的團體。

會後,尚有一件事留給參議會處理,即院長職務的任命,提供各會院和學校在行政管理上的服務。參議會經討論分辨後,以公函通知各會院擔任院長的名單如下:

聖心初學院	Ángela Cipitria 修女
撒拉曼加團體	Antonia Robles 修女
貝爾朗達團體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
亞來巴勞團體	Catalina Lasa 修女
伯爾納德團體	Dominica Aizcorreta 修女
多祿撒團體	Antonia Beloqui 修女
塞高維亞團體	Joséfa González 修女
艾斯比納團體	Manuela Azcue 修女
柯卡團體	Francisca Beloqui 修女
麥迪那團體	Wenceslada Hernández 修女

¹Carrera 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3/2/13; 24-IX-1905

公函最後，會祖用下述這段話作結：

「我以公函告知各團體上述內容，同時附上一份總大會決議案的副本，為在團體前誦讀並努力實踐，囑咐你們務必確實遵守會憲，這是你們的母親所切望的，我降福你們...」¹

我們從該決議案中摘選出為今日較有意義的幾項，至於其他項目則多與當代俗尚有關，故從略。

第二屆總大會的決議

負責授課的姊妹須每日研讀一小時，以善盡其職務。

朝拜聖體時，唸七遍天主經、三遍聖母經和一遍聖無玷童貞瑪利亞禱文，儘可能提供在校修女必要的人力，為能適當地教學。

會院院長應勤與總會長通信，使她在適當時機能提出建議。

會院院長每年聚在一起作神操。

代理總會長應被視為副總會長，是可敬總會長的首席順位。

在有團體活動時無須等待，即使院長或副院長不在時亦然；由年紀最長者先開始，以避免沒有秩序和浪費時間。²

¹總會長公函1905-1939, AHFI, Roma A.1.3/VI/32, fol.3, 30-IX-1905

²Cf. AHFI, Roma B.2.9/1



Capilla del colegio de Tolosa

賦予聖堂活力

在多祿撒學校新近落成的聖堂,此時再度成為甘第達修女關注的重點。她認為必須賦予聖堂新的活力,可是要怎麼做呢?讓我們來看看歷史。

在聖瑪定本堂有一個稱為「痛苦之母」的女修會,訂製了一尊新的痛苦之母像。許多人請求本堂神父保留原來的聖像,但他決定轉贈給我們學校。¹

這事約發生在1889或1890年。稍晚,另一尊也屬於該修會的主基督聖像,同樣也轉贈給我們。讓我們來聽聽《修會記事》所記載的:

「有一天,我們會祖與聖瑪定堂的本堂神父Patricio談到聖像時,說到聖母愛聖子...,這位神父還不明白會祖所想要說的;一旦知道了,遂記在心裡。過了幾天,會祖得知聖墓像已如痛苦之母像一樣,轉贈給她...」²

我們從旅行日誌得知,上述談話是在1891年的3月25日,而轉贈的消息是由Pedro Irazu神父在幾天之後告訴會祖的,並提到是為了給學校。

這兩尊聖像,以及三尊一組的聖若瑟安息聖像,被放置在主祭台的中央,這給了甘第達修女一個靈感,與她有意給這新聖堂所提供的敬禮有關:即善終善會(la congregacion de la Buena Muerte)。若能在此成立這善會將多麼好!

於是,他們開始進行此事。1905年10月22日,多祿撒會院的日誌寫到:

「Ángela和Antonia修女搭乘11點的特別快車,前往San Lebastian,與耶穌會神父Salinero商討建立善終善會的事,下午她們帶著結果搭郵車回來...」³

神父幫助她們進行此事,並提供實行這計劃所需的資料。她們循合法途徑先去函羅馬,但在去函羅馬之前,最好先與維多利亞教區的主教磋商。

¹Cf. RHb, AHFI, Roma A.5/3, págs. 143-144.

²RHb, AHFI, Roma A.5/3, pág. 144.

³DT, AHFI, Roma A.4.2/10, pág. 42; 22-X-1905

聖座的答覆並未遲延,並命令會祖寫信給耶穌會的總會長,讓她能加入此善會在羅馬總會的組織。

《修會記事》提到:

「我們的母親並未浪費時間,立即寫信向他申請許可。總會長神父寄來許可證明,並給予這善會特赦的恩惠...」¹

總會長神父也告訴她必須任命一位領導人,善會的興衰與此職務有關,必須仔細斟酌。

《修會記事》繼續:

「副主教告訴會祖,他認為擁有最佳條件的人選是Baldomero Saizar神父;而會祖在天主台前考慮之後,邀請Martín Aranzabe神父擔任此職務,而他因年齡的緣故婉拒...,怕不能善盡職份。他認為最合適此職務的是Baldomero Saizar神父,因為他在多祿撒很有影響力,此外也熱衷於活動。」²

會祖與主教交談這件事,幾天之後即公佈此任命項。這項事業一如會祖所進行的其他事業一樣,都刻劃著反對的標記,有不少挫折。本堂神父和某幾位司鐸希望這善會是在本堂成立,可是會祖堅持其立場。善會因這些反對而延緩了成立的時間,最後,終於克服困難,於1906年的2月2日正式成立:

「他們為此目的舉行了三日的慶祝,耶穌會Salinero神父也來參與...。在2日那天,大家恭領聖體和頒發紀念章,有許多人加入...」³

《修會記事》在結束時提到,他們很踴躍地在每月第三主日恭領聖體。甘第達修女在這段期間健康欠佳,有段時間曾很虛弱。為了健康的緣故,雖然她有一位女兒病危,但卻無法返回撒拉曼加城探視。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 156.

²RHb, AHFI, Roma A.5/3, págs. 156-157.

³同上, 158頁。

雙重的損失

我們前面提到,會祖的身體情況很差,1906年的2月留在多祿撒。差不多在這同一時期,或稍早些,會祖已接獲Antonia Robles的消息。她是修會的代理總會長和撒拉曼加城無玷之母學校的院長。

會祖寫一封信給Joaquína Gómez修女,因為初學院的院長Ángela Cipitria修女當時在多祿撒陪伴會祖,而由Joaquína修女暫時負責初學院。她在信上提到那病況:

「我因Antonia Robles修女生重病而感到難過。天主願意她能好起來,我不斷向天主懇禱...」¹

「我們為Antonia修女的重病懇求聖家祈禱...」²

撒拉曼加城的學校日誌在一月和二月的記載,逐日伴隨著她痛苦的過程。2月16日,會祖收到她病危的電報,但因無法上路而難過,因為她自己也正在生病。第二天,17日,會祖得知她已病逝。她的去世在會祖內心產生震盪,我們從下述的話可以知道:

「妳可以推測妳這可憐的母親是在什麼情況...因著我親愛的女兒Antonia的去世,我感到很大的痛苦,並在心中刻下深度的悲慟...」

但她立即接受天主的旨意:

「然而天主如此安排,願天主永受讚美,她曾如此幫助了我,亦將從天堂上幫助我...」³

幾天之後,她寫到:

「我明白妳們願見到我的渴望,尤其是在學校的人,就像我渴望見到妳們全體一樣。請向天主懇求,希望能儘快,因為我已覺得好一些,但還是很虛弱,沒有氣力。我很高興,也很感激聖

¹會祖致 J. Gómez 修女信函, 13-I-1906

²同上, 19-I-1906。

³同上, 21-II-1906。

德蘭班的孩子們為我難忘的女兒Antonia永恆的安息所做的...願天主報答所有的人...」¹

一個多月過去了。會祖回到撒拉曼加城,寫信告訴多祿撒會院的院長Antonia Beloqui修女告訴她,她的感受:

「妳們可以想像,在我們彼此見面時的情況;但是,我們稍後平靜下來,這是基督徒的克己所要求的。我們在一整天裏,有的人敘述,有的人聆聽,關於我難忘的女兒Antonia,她那聖善而令人羨慕的去世所留下的感想...」²

那時刻,會祖在心中要求自己,務必在那幾天多陪伴在學校工作的姊妹們。於是她從3月26日起在那裡,直到初學院在4月8日有急事請她回去為止。她在學校期間,陸續收到別的會院的姊妹們寄來的弔唁,會祖也予以回覆。我們來看看她答覆塞高維亞院長Josefa González修女的表達:

「謝謝妳寄來為Antonia修女的弔唁...。妳可以想像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妳知道,我在撒拉曼加城的學校裡碰觸到很深的、無法想像的空虛和悲慟。請懇求天主給我力量和聖寵,得以承受這麼沈重的打擊...」³

初學院和學校團體都沈痛地收集了有關Antonia Robles修女的一切。多年來,她與修會的行政管理密切相連。一直住在撒拉曼加城的學校裡,以真正的使徒心火,不倦地工作,使學校成為當時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中的典範。她曉得如何知人善用,人盡其才,為了愈顯主榮和人靈更大的益處。她留下的足跡是深刻的,對她的追憶是長遠的。⁴

由於Antonia Robles修女的去世,總會長必須任命一位新的首席參議修女,修會內已有適當人選可擔任此職務。然而,會祖仍請求全體姊妹以祈禱來合作,使她在這特殊情況中依天主的聖意來進行:

¹會祖致J. Gómez信函, 26-II-1906.

²會祖致A. Beloqui修女信函, 27-III-1906

³會祖致J. González修女信函, 29-III-1906

⁴Cf. DSn, AHFI, A.4.5/3, págs 176-183, DSc, AHFI, A.4.0/23, págs. 37-51.

「請妳們為我的意向祈禱,尤其是在這幾天,為使天主我們的主光照我,讓一切按祂的旨意承行...」¹

1906年4月19日,她寫信告知Antonia Beloqui修女有關選出的人選:

「在聖週和復活節這幾天,我們這裡非常忙碌。召開總諮議會選出總參議修女和院長們。Francisco [Beloqui]修女被選為總參議;當她來到時,開始選舉學校的院長,結果是Josefa Ganzález修女;塞高維亞的院長是Juana Uranga修女。副總會長的選舉留待稍後舉行。請祈求天主光照我們...」²

會祖整個夏天都留在撒拉曼加城,9月時選舉副總會長。總參議會於9月5日開會決議,這項職務委託給Ángela Cipitria修女,並依慣例以公函通知各會院這項任命。

到了1907年,修會面臨另一個損失。

Isabel Antón修女的健康情形很不好,在這一年的前幾個月裏,她的體力迅速地衰退。最初幾位分擔甘第達修女管理職務的合作者中,她又將失去另一位。Isabel修女曾於1894年第一屆總大會中被提名為總參議,她也長期擔任此職務和秘書工作。

她全部的奉獻生活都是在撒拉曼加城無玷之母的學校中度過。她也在此任教,教授文法、歷史和宗教,不僅教授學生們,也向修女們授課。同時,她也教授那些準備投身於教師職業的學生們,在學術界中頗為卓越。

她直到去世前不久仍擔任會院日誌的記錄工作,但她衰弱的體力使她不得不在3月12日停止記錄,在5月8日即去世了。

眼見修會的柱石開始消逝,甘第達修女為這分離深感痛苦;但是看到她們的善終,為會祖而言,也算是僅有的安慰。她在幾天後向一位姊妹說:

「我感謝妳們為親愛的Isabel修女所寄來的弔唁。請為她祈禱,願天主報答她。她過世時,如同一位聖女...」³

¹ 會祖致 A. Beloqui 修女信函, 10-IV-1906

² 同上, 19-IV-1906.

³ 同上, 16-V-1907

除了Isabel修女的去世外,1907年間,撒拉曼加城的舞台上亦將消失一位與全修會生活,尤其是和撒拉曼加城學校緊密相連的人物。距離上述修女過世的日期只不過4天。

撒拉曼加城學校的「歷史附註」記錄了這件事:

「12日,Ramón Barberá神父來了,幾乎如同平日一樣,但是他很快離去...,因為有急事。

第二天,駐校神父Lorenzo Aniceto告訴姊妹們,Ramón Barberá神父沒有向任何人辭別,在前一晚逕自前往Gerona擔任主教座堂的教長職務...。

所有的姊妹們對他的離去都很難過...」¹

1907至1908年間

自從初學院在1899年落成,總會院遷至那裡以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修會的總檔案仍留在學校裏。1907年的前幾個月,修女們遂將檔案移至los 毛斯藤色總會院。學校日誌上沒有提到這件事,但是在初學院的日誌及後來的歷史記事上都提到:

「今天,María和Francisca兩位總參議修女去學校,帶回所有隸屬總會檔案的文件...」²

「所有總會檔案的文件資料,於6月3日從學校移往初學院...」

³

為何選在這時刻,必然有其意義,但我們不探究細節,只提出這項資料。至於修會的生活,仍繼續往前邁進。

依會憲第41條,全體已發願的修女在聖心瞻禮日復願。⁴

幾天之後,總會長在總秘書María Igarategui修女的陪同下,開始三年一次的法定訪問。我們來看看其中的第一次訪問。

她們在6月15日下午四點半離開。天氣很熱,會祖有些不適,但是面對職責的要求和天主的光榮,她仍照常進行她的工作。

¹Notas Historicas,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Salamanca, AHFI, Roma P.O.5/3, pág. 29.

²DSn, AHFI, Roma A.4.5/4, pág 148; 3-VI-1907

³História de la casa noviciado 1899-1964, AHFI,Roma , p. 25.

⁴Cf. 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 17.

穿過乾旱的卡斯提亞高原,抵達麥迪那會院時,已約晚上八點。團體姊妹們在門口迎接她們,她親切地擁抱問候每一位,隨即去會院內拜聖體,求主降福這次的會晤。

從聖堂出來,往餐廳走去,此時已經很晚了。大家在用餐時彼此分享一些消息。結束後,宣佈法定的訪問開始,大家一齊到聖堂誦唸例行的禱文。大家在散心之後退去,進行夜間祈禱並休息。

第二天早晨,早禱和早餐之後,總會長開始與姊妹們交談。

首先,她與院長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商談;接下來與副院長Martina Gabirondo修女和會計Ignacia Arruti修女,以後接續直到第七位。那會院人數是七位。

每位出來時,都深感安慰並受到鼓勵,渴望為光榮天主和裨益人靈而工作。她們是多麼喜悅地和會祖分享其使徒工作的經驗。

總會長結束與每一位的個別交談後,隨即給予團體性的勸勉,囑咐她們盡力履行會憲。當提到奉獻生活的價值時,她的話語流露出深度的虔誠!她熱切盼望修女們成為真正的耶穌孝女,而姊妹們是何等喜樂地接受!

相聚的時間總是那麼短暫,倘若時間允許,她們一定願意延長...

在平靜的共融和與團體深度接觸的兩三天當中,包括靈修生活的實踐、謙德的操練,以及巡視教室和其他會院辦公室的情況。有關帳目的審核及會院日誌紀錄等事情,保留給總秘書處理。

法定訪問時間的長短視姊妹人數而定。那次訪問於17日早晨九點結束。如同她們抵達時一樣,全體姊妹聚在門口向她們送行,彼此擁抱、鼓舞、勉勵,繼續為光榮天主而工作。

總會長接著前往亞來巴勞會院。在同一個月的17日到27日,她走訪了柯卡、伯爾納德和艾斯比納等地的學校,在各處留下足跡,散播和平。

回到初學院短暫休息之後,會祖在6月底去貝爾朗達,參加頒獎的典禮。這是會祖在其職務允許範圍內,最常參與的學校活動之一。參禮的人士有副主教Alejandro Gorjon de Ines、其他重要人士與學生的家人。

七月,她按第二總大會的決議,與院長們聚在一起作神操。

由於健康的起伏情況,會祖直到1908年第一季才完成法定的三年一度的訪問,包括撒拉曼加城的學校和初學院團體。

接著,一項與修會拓展有關的事件臨近了。

開啟Navarra的門戶

新希望導引邁向新的旅途。西班牙北部再次向耶穌孝女會的會祖表示歡迎之意。現在,向她開啟門戶的是偉大傳教士聖方濟沙威的故鄉--Navarra。

悠久尊貴的Navarra曾是歷史上眾邦國所鍾愛的明珠,有高度的文明發展與自由,其本土色彩多元而富變化,這是西班牙的另一省份。這片土地曾孕育了大批宣揚福音的傳教士,現在它正向會祖甘第達和她的女兒們伸展雙臂,渴望迎接她們。

Navarra擁有三種截然不同的地形:高山、平原與河岸。鐵路橫貫東西,聯繫Cataluna的首府與北部的畢爾包城。

從高處的Castejon伸出一條支脈,通往旁布隆納省,景色如詩如畫的Pitilla小鎮坐落其間,隸屬於Tafalla行政區。

我們前面提到的維多利亞主教Cadena y Eleta,正是Pitilla人。他長久以來即渴望能讓出部份產業,回饋給本鄉的Pitilla人,而他認為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興建一所學校,提供給孩童與青年較好的培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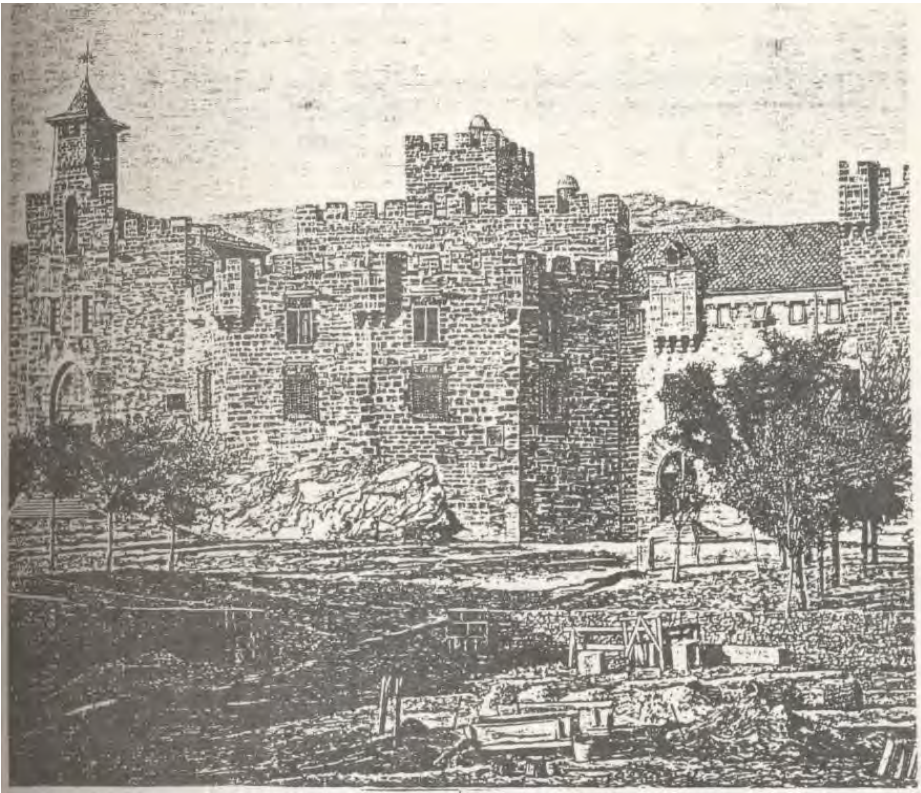
1905年,當他剛上任維多利亞教區主教的時候,即參與耶穌孝女會在多祿撒鎮聖若瑟學校聖堂的開幕典禮。在這之前,當他擔任塞高維亞主教時,也有機會與耶穌孝女們接觸,深知她們投身於基督化的教育工作,並已獲致豐碩的成果。

1908年3月中旬,Joaquina Gómez修女前往多祿撒鎮,甘第達修女特別囑咐,要她在途經維多利亞時,去恭賀主教的生日。主教在會晤時,向她提到在Pitilla建校的事,以及希望與甘第達修女見面的意願。

Joaquina修女回到撒拉曼加城,即把主教的訊息告訴會祖,並告訴她會收到一封信,告知詳細的內容。過了幾天,信仍未到,會祖因而率先提筆:

「我寫信給您,是因為Joaquina修女已告訴我您想見我的意願,為的是在您本鄉建校的事...
我覺得您的願望非常好,而若雙方進一步協議,事情會做得更好...」¹

¹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11-IV-1908



Castillo de Javier. Navarra

這只是出發點,主教必定很快便答覆會祖,因為寄出上述這封信4天之後,會祖再次與他聯絡,感謝他對耶穌孝女的關懷:

「我覺得,關於建校的計劃,以及與建築師一起並製作藍圖的構想非常好,這樣可以看得更清楚。

建學校時,我很高興是從幼童和較大兒童的教室先開始,以後還有為繪畫、刺繡等特別的教室,願藉天主的恩寵,也能開辦。

我與您的想法一致。這將為小鎮和整個地區產生好的結果,為人靈大有助益,也光榮天主;而為您,更是一頂光榮的美麗冠冕。

您在信上所提的計劃與渴望,為我們而言,都是能實現的。我們能把住校生安置在我們學校裡。住校的條件請您參閱我附上的規則,其實,目前我們已有一些修改。如果您希望有其它資料,請告訴我,我會立即回覆...」¹

這位熱心的主教不再需要別的資訊了。他立即把藍圖交給建築師Apraiz,工程很快地便開始了。

施工期間

在工程進行間,修會生活中也有件重要的事情公佈。

¹同上, 15-IV-1908.

首先是正在編纂中的耶穌孝女會慣例,成了法定會憲的補充規則。由總會長和總參議會於1908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日,批准通過。並於同月的26日,分別寄給各會院學校一封公函:

「我的女兒們,我非常喜樂地把植基於我們的會憲和規則的慣例寄給妳們;為讓妳們知悉,並將於9月8日生效,以向我們親愛的母親表示敬意。請每月詳讀,它將有助於我們學校與會院的管理和一致性...」¹

初學院的日誌提到,8月30日那天,修女們聚在大廳內,院長向整個團體誦讀了慣例。這是我們保存最初付印的慣例。在羅馬總檔案中尚保存著修會初期於1874年由會祖親手所寫的原始慣例。²

自第二屆總大會舉行至今,已過了三年。1908年,必須任命後三年任期的新院長。

會院與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如下:

聖心初學院	Ángela Cipitria 修女
撒拉曼加會院	Eloisa de Andres 修女
貝爾朗達會院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
亞來巴勞會院	Catalina Lasa 修女
伯爾納德會院	Dominica Aizcorreta 修女
多祿撒會院	Antonia Beloqui 修女
塞高維亞會院	Juana Uranga 修女
艾斯比納會院	Manuela Azcue 修女
柯卡會院	Francisca Beloqui 修女
麥迪那會院	Wenceslada Hernández 修女

9月29日的公函通知各會院上述的任命,在此公函內,Joaquína Gómez修女再次被任命為初學導師,她自1903年起即擔任此職務。

第二年年初(1909年),從羅馬傳來一項消息,使甘第達修女心中充滿喜樂。原來修會曾寄給聖座一份有關1905年至1908年的修會情況報告,主教聖職部在其回信中對修會的進展讚賞有加。

¹ 參閱總會長公函 1905-1939, AHFI, A.1.3/VI/37, fol. 7

² 初學院歷史, AHFI, P.O.9/1, pág. 26.

回信上有一句話：「為使妳們以勇敢的精神繼續其聖召的目標，我們的聖父給予這修會全體和其每一位修女宗座的祝福」。這句話令會祖十分感動，並感到責任的重大，因此，將副本寄給所有會院，並加上她的幾句話：

「在向我們的天主獻上感恩的行動時，請在至聖聖體前團體祈禱，向耶穌和聖童貞瑪利亞的聖心致敬，努力忠實地遵守會憲和慣例。妳們可以用稍不同於往常的方式慶祝，彼此鼓舞，並在聖善的友愛中更團結...」¹

各修會對此有很熱烈的回應。以下的回信即是一項證明：

「我的女兒們，感謝大家給我的祝賀。因著羅馬所給予我們的，根據主教和其他人士對我說...，這真的是一項很大的恩惠。讓我們心懷感恩，成為忠信和真正的耶穌孝女...，為能蒙受祂對我們至愛的修會所傾注的恩惠和降福...」²

¹總會長信函 1905-1939，AHFI, Roma A.1.3/VI/39, fol.8

²會祖致 A. Beloqui 修女信函，6-IV-1909.

前往 Pitillas

Pitillas學校的工程即將完工,會祖啟程往Navarra省的這座小鎮,為查驗工程進行的情況。1909年9月3日,與她同行的有副總會長Ángela Cipitria以及秘書María Igarategui兩位姊妹。

她們在Alsasua轉車,在那裡與維多利亞的主教José Cadena y Eleta會合,陪行的有他的秘書長Felipe Gaztanatorre。大家一齊搭火車前往Pitillas。

在車站接待他們的有堂區司鐸Emilio Arbeloa、市府人員和許多民眾,以盛大的方式歡迎他們:嘹亮的鐘聲響起,街道兩旁的陽台上掛著歡迎的旗幟,四處可聽到熱情擁護的歡呼聲。

維多利亞的主教住在好友Iriarte夫婦家中,修女們則前往教區司鐸的住所。停留期間,她們一直住在這裏。

第二天早晨,她們參與了Cadena y Eleta主教在本堂所舉行的彌撒。早餐後,大家一齊去看學校。會祖在房間的佈局上做了一些安排。

主教原本希望能在10月12日,即Pilar聖母慶日那天開幕,但是工程進度稍慢,會院也還不宜居住,必須延期到24日。於是,修女們在那裡多停留兩天,決定最後細節,於6日上午七點,先返回撒拉曼加城。

會院日誌從一開始即記載了這所新會院建立的過程。

9月底,會祖回到多祿撒鎮等待消息,想知道何時可以派人到新會院去。當她還在撒拉曼加城時,已決定了這團體的成員。10月16日寫信給維多利亞的主教:

「我已知悉Pitilla學校的開幕程序,我認為很好,願天主受讚美。是的,一切都將依閣下所願來安排,這是我們所熱切期盼的。

明天,Dorotea修女和另一位修女搭八點半的郵車前往Pitillas... ; 兩小時後,撒拉曼加城的姊妹也將啟程。這樣,當天晚上有幾位耶穌孝女們首次睡在新的學校裡...」

在同一封信上,會祖告訴主教,依照1902年7月1日的皇室命令,為獲得官方認可所需的文件。稍後又說:

「此刻,我收到Pitillas的本堂神父的信,他告訴我當局人士要開車去接姊妹們...且要鳴鐘,他將去Tafalla,接她們到他家中。由於學校裡還有工人,他覺得修女們去學校不怎麼好;我不知她們是否已接受,因為我原來囑咐她們到學校去...」¹

一旦確定學校的開幕日期,且根據上述這封信,組成新會院團體的姊妹已抵達Pitillas鎮,一位忠實的記錄者寫下了細節:

「市府人員、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Luis Epifanio在車站迎接她們...,群眾也大聲歡呼。鐘聲在空中迴盪...,爆竹聲也響起。最突出的是婦女們高聲地向修女們歡呼...

由於學校尚不宜居住,她們乘車去神父家中。市府人員陪伴她們,談了一會兒之後才散去...」²

稍晚,從撒拉曼加城來的姊妹也到了。她們是:Modesta Salsamendi,Dolores Goicoechea,Joséfa Salsamendi,Antonia Machinena。她們也是人們注意的焦點。

姊妹們在旅途之後,稍微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參與感恩禮之後,隨即去學校察看工程的情況,目前完全不可能住在那裡。她們給工人指示一些必要的細節後,即回到本堂神父家中,住在那裡直到18日。她們決定在那一天開始住在學校裏,希望能加速工程的進展。

會院日誌告訴我們,在那第一天晚上:

「由於床還沒有到,遂在地上放了兩個床墊,鋪上床單和毛毯,廚子則在準備晚餐,有蒜頭湯、火腿片和炸馬鈴薯,甜點是葡萄,由副主教的姊妹Teofila夫人送的...。

桌子和椅子也還沒到...,因此,她們用一些舊木箱臨時代替...。晚餐時,室內瀰漫著歡愉熱忱的氣氛,彼此道喜,在建立會院的開始能操練貧窮...」³

維多利亞的主教的姊妹Margarita Cadena y Eleta夫人也在當天抵達Pitillas,同行的是她的兩個兒子Angel和Pepe。她此行的目的是

¹ 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16-X-1909。

² *Pitillas* 會院歷史, 1909-1914, APN págs. 3-4.

³ *Pitillas* 會院歷史, 1909-1914, APN págs. 5-6.

為了幫助Cadena y Eleta主教準備房子,它是與學校校舍同時興建的。



Ilmo. Sr. D. José Cadena y Eleta, Obispo de Vitoria

啟用日期訂在10月24日。目前工程很趕,建築師與工人晚上加班趕工完成種種細節...,在入口處加上柵欄,粉刷聖堂...等等。

21日,會祖在Ángela Cipitria和María Igarategui兩位修女的陪同下抵達,Dorotea Urteaga和Modesta Salsamendi修女,本堂和副本堂神父及市府人員都在車站接待她們。

維多利亞的主教José Cadena y Eleta搭乘22日下午的火車抵達,姊妹們前往拜會。稍後,他即前往學校察看。

聖堂的牆壁反潮,不能使用,他於是下令將聖堂的啟用延至四月,並吩咐將會客廳暫時充當聖堂,並安置臨時祭台。隨後,主教先行離去,本堂神父在會祖和其他姊妹陪同下祝聖了整所會院。

晚禱時,有新的訪客加入,即可敬的耶穌會神父Martinez,他是聖塞巴斯提盎會院的院長,很熱忱地照顧在多祿撒的耶穌孝女;還有從撒拉曼加城來的Joséfa Uranga和Dolores Esteban修女。可愛的Catalina Gorostegui為了第二天的慶祝活動帶來雞和雞蛋。

24日,主日, San Rafael的慶節。Martinez神父於早晨七點在學校內舉行第一台彌撒。

此時,還缺一位重要人物,即Pitillas所屬的Panplona教區的主教José Lopez Mendoza y Garcia。他在另一位神父的陪同下,乘車從Navarra首府前來。

由於臨時的聖堂太小,Cadena y Eleta主教決定把開幕的慶祝移到本堂舉行。有許多民眾前往。記錄者說:

「聖堂裡擠滿了人...,會院團體坐在祭壇前地毯兩旁的座位上,後面中間的是旁布隆納的主教。

彌撒於十點開始,由維多利亞的主教主祭...,Lopez Mendoza主教講道,稱揚Cadena y Eleta主教的創見...也誇讚耶穌孝女們,並勸勉民眾善用此恩惠以獲益...」¹

¹Pitillas 會院歷史, 1909-1914, APN págs. 8.

記錄者又仔細敘述宴席的舉行,包括大廳的擺設、用餐者的座位也是依被邀者的身份來安排、使用的餐具由誰製造的...等等。

我們摘錄她的話:

「宴會很盛大,準時開始,大家都很满意...

用甜點時,有人要求彈琴助興,姊妹們唱‘Gernikako Arbloa’、依納爵進行曲和其他曲目...

由於會院團體沒有椅子,也沒有長凳、桌子,所有的姊妹,有的在舊木箱上,有的在地上用餐。

整個下午都有人來參觀學校,頗為嘈雜...。到了會祖的房間,她習慣在床上放十字苦像,有人屈膝下跪,有的脫去便帽...,引起一陣笑聲,姊妹們都很高興...」¹

慶節持續數日。25日那天,學校裡舉行好幾台彌撒: Martinez神父奉獻六點半的彌撒,七點的彌撒則由 旁布隆納 教區的主教舉行。陸續有許多人來我們學校參觀,熱忱有增無減。

Cadena y Elea主教命人在Pitillas興建的住所和其私人聖堂,於27日舉行落成典禮,耶穌孝女們都前往參加。

27日,在會院用午餐時,朗讀了總會長關於此會院任命的公函。院長由Dorotea Urteaga修女擔任;副院長是Modesta Salsamendi修女,會計由Dolores Goicoechea修女擔任。Modesta和Josefa Salsamendi兩位被任命為參議修女。

來參加開幕的人慢慢開始離去,旁布隆納教區的主教是最早離去者之一。過了幾天,收到從旁布隆納主教公署寄來的正式公文,允許Pitillas的學校建立。這文件由Lopez Mendoza主教簽名,日期是1909年9月29日,連署的有其秘書長Manuel G. Castro。北部省的歷史檔案中保存了這份文件。

趁著Martinez神父在Pitillas的機會,會院團體開始作避靜。

學校的註冊在11月1日開始,人們蜂擁而至,但是教室還不能啟用,還缺少許多東西,例如寫字用的長凳,書籍,為幼童的階梯等等。

¹同上, 8-10頁。

Martinez神父負責組織在開課時的活動。他很感興趣,常常去看註冊本子上有幾個孩子。他最感興趣的是住宿生和中午在校搭伙的學生,想和她們一齊準備一項節目。

過了幾天,東西仍不齊備,還缺少制服;學校宣傳單也還沒有到。他想在開學儀式中分發。

多祿撒的院長Antonia Beloqui修女和Martinez神父很熟,遂儘速寄來兩套制服,一套為住宿生,另一套為中午搭伙的學生。這制服在Martinez神父所設計的「領受披肩」的活動中會用得上。

為搭伙的學生,制服是黑色的,裙子有打褶,藍色腰帶,黑色的披肩滾淺藍色的邊。領口和袖口是白色的。小披肩是藍色的。為住宿生的制服則是海藍色,很樸素,小披肩是紅色的。

神父較偏愛藍色的制服,希望搭伙的學生也用同樣的顏色。會祖遂照他的意思訂做。

11月5日,首星期五,即預定的慶祝日期到了。

彌撒和早餐之後,Martinez神父請人通知第一位已註冊的住宿生和第一位申請的在校搭伙的學生:她們是Victoria Arbeloa,教區神父的侄女,以及Sara Belza。她們穿上了制服。

所有已註冊的住宿生和中午在校搭伙的學生都聚在一起,為下午的節目排演。開始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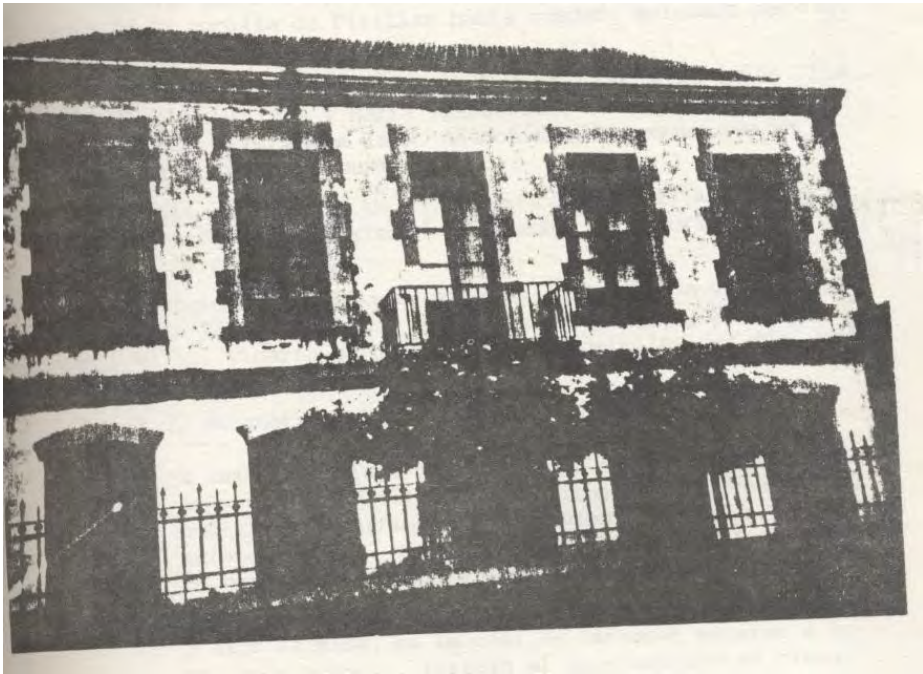
日誌上解釋:

「大家都坐在聖堂裏,三位住宿生和二十一位在校搭伙的學生...。Martinez神父提到德行的操練和對學校的愛...

坐在祭壇右邊的是擔任代母的Margarita Cadena y Eleta夫人。在祭壇上放著兩個托盤:一個裝藍色小披肩,另一個裝紅色的。神父先祝聖這些披肩,由於目前制服只有兩套,Margarita夫人把它們交給Victoria Arbeloa和Sara Belza同學,孩子們手上拿著小披肩走出聖堂...。在飯廳裏換穿上制服,披上白紗,但還不穿上披肩,然後再次步入聖堂,跪在祭台前的禱告台上...

主教的秘書長Zacarias Zuza神父恭迎耶穌聖體,Marinez神父彈管風琴。在懺悔禮之後有聖體降福,接著正式給她們披上披肩...」¹

日誌紀錄者繼續告訴我們,由於主教身體不適,無法前來參與上述儀式,於是所有的人列隊前往主教住所。當他們走在路上時,兩旁建築的陽台上擠滿了熱情的當地人,在Pitillas這小鎮裏還是頭一回呢!



Colegio de Pitillas

¹Pitillas 會院日誌, 1909-1914, APN págs. 16-18.

進了主教的家,Felipe Gaztanatorre先生領她們到大廳,過了一會兒,主教出來見她們,大家也親切地問候。他請會祖到他身旁。

在校搭伙的學生Victoria Arbeloa先代表大家向主教致意,他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稍後,他如慈父般地勸勉大家,也感謝Martinez神父和會祖。大家領受降福之後告別。回到學校,請孩子們吃巧克力和餅乾,神父非常滿意。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的彌撒後,他向修女和孩子們告別,希望繼續能與他保持聯繫。九點半返回聖塞巴斯提盎。

中午在校搭伙的學生和夜班生的課程在8日開始,其他課程因器材不完備而暫緩。直到11月15日,幼童和免費課程也開班了。

三天之後,甘第達修女寫信給多祿撒院長Antonia Beloqui修女:

「我們從15日起有三班。幼童班有90位,免費班有70位,夜班生有25位;三位搭伙的學生和已提到的住宿生...」

會祖因重感冒而在這新會院中多待幾天,Ángela Cipitria修女也需要休息。等兩位好了以後,立即在24日前往多祿撒。

25日,Cadena y Eleta主教也從Pitillas返回維多利亞,並許諾在四月回來主持聖堂的落成典禮。

會祖在多祿撒鎮時,接到一通電報,得知卡斯提亞侯爵去世的消息。她立即趕往撒拉曼加城,那時是12月5日。由於身體不適,遂派兩位姊妹前往馬德里參加殯葬禮。修會失去了一位大恩人,初學院的聖堂裡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禮。

幾個月很快地過去。四月快到了。Pitillas會院的聖堂延期到那時落成。會祖安排行程,同行的是Ángela Cipitria和María Igarategui修女,兩位都是修會的總參議修女。另一位同行的是Asunción Zunzunegui,她將加入那會院團體。

她們在1910年4月11日抵達Pitillas。幾天後,維多利亞主教和耶穌會的Alejandro Martinez神父也到了。

聖堂完成最後的潤飾,一切都已準備妥當,Cadena y Eleta主教、Martinez神父和副主教在21日磋商,確定第二天的細節。

22日,會院歷史記載:

「主教和同行的Felipe神父於九點抵達...。他先在原來充當聖堂的大廳裏穿祭衣,遊行進入新聖堂,外頭擠滿了人...。眾人讓開路來,主教遂祝聖牆壁和祭台...

接著,把門打開,民眾湧進來,參與大禮彌撒。在感恩禮中以管風琴和鋼琴伴奏,唱多首讚美詩...。當時,市府人員也全程參與。

下午七點半有明供聖體禮儀,大家在一起公唸玫瑰經...,Martinez神父講道,並以耶穌聖體降福大家...」¹

結束了三日慶節的第一天。第二天早晨,在聖堂裏有六點、七點兩台彌撒,下午的活動與前一日相同。

旁布隆納教區的主教Lopez Mendoza於23日抵達,和Cadena y Eleta主教一起參觀聖堂。

24日,即三日慶節的第三天,由陪同主教前來的Felipe神父舉行七點的彌撒。九點時,Martinez神父在新聖堂主持一台由修女和學生們合唱的唱經彌撒。

由於參與的人數很多,下午的慶典活動在本堂舉行,民眾非常喜歡。活動內容與前日一樣,最後由維多利亞主教起音,隆重唱大讚美詩結束。

修女們善用Martinez神父留在此地的機會,給孩子們準備避靜。從24日起直到28日,以宗座的降福結束。

¹Pitillas 會院日誌, 1909-1915, APN págs. 38-39.

在那幾日裏,Pitillas鎮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即維多利亞教區三位司鐸和一位執事的祝聖禮,在我們學校的聖堂舉行。這在小鎮上算是一項創舉。

甘第達修女對此事深感欣慰。她多麼高興地看到在自己的一所學校中,有幾位上主的牧靈人員被祝聖!

她在Pitillas停留了一個多月。由於管理方面的需要,她不得不離開,因為她對整個修會有責任和義務啊!

此時,來自遠方的召喚即將來到。1910年底,她到天涯海角尋找人靈的熱切渴望將成為事實!

跨越西班牙國界

在修會歷史的變遷中,我們看到甘第達修女有一不變的渴望,即願意看到修會拓展到西班牙領土以外。

當時,有不同的動機催促著會祖尋求福傳的新園地,「天主願意」、「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永遠是她重要的指南。但在那幾年中,修會由於新法律的阻礙而產生了不少的困難,這些我們先前也曾提過。不過無論什麼困難都不能使她卻步。

幾年前,她曾著眼於委內瑞拉,而艾朗神父的務實態度與勸告使她不堅持自己的意願,因為那還不是天主所安排的時刻。

過了一段時間,其它美洲國家成為會祖可能的目標:包括阿根廷、古巴...

1908年3月27日,一位會祖認識的司鐸Gregorio G.Barrera神父從Concordia寄來一封信,提到的事件之一即是:

「甘第達修女,我希望您寫信給Parana教區的主教,表達在他教區建立會院的意願,告訴他妳們知道他非常歡迎辦教育的修女。同樣,您也可以告訴他,妳們有巴斯克省的姊妹,在他教區

內的某些地方有不少巴斯克人,例如在 Concordia、la Paz 和 Gualeguaychu。

妳也可以寫信給在布宜諾(Buenos Aires)的巴斯克聯會的主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聯會,我知道他正想在那裡辦一所巴斯克語的學校。為與這位主席聯絡,您應先寫信給布宜諾的主教,請他與那位主席交涉。

我認為,一封由Vives y Tuto樞機所寫的推薦函,將可為您打開通往阿根廷的大門;因為他曾主持並草擬美洲全體的主教會議...」¹

上述這封信只是在檔案裏,並沒有建立會院的進一步消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也許下述引用的信函與前者有某些關聯。

1910年11月20日,會祖寫了一封信,也許只是想要寄,或是真已寄給阿根廷之布宜諾教區的主教,內容如下:

「可敬的主教:

我信賴您的仁慈與慈父般的寬容,遂致函懇求您協助,相信會得到您善意的助佑。

我們是投身致力於教育的耶穌孝女會,已由宗座及西班牙政府所批准,希望在您國內成立一所會院,懇求您允許,地點或是在首都,或是在某另一城市。

我們曾與修會可敬的保護人Vives樞機商討這件事,他認為很好,但要我們先取得您的同意。按照他的指示,我們滿懷欣喜地以女兒對慈父的信任來進行這件事,並在我們卑微的祈禱中常記著您。敬候佳音和您的指示,在基督內的謙遜婢女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²

秘書María Igarategui修女保存這封致布宜諾主教信函的副本。我們不確知是否這封信抵達其目的地,只是在修會檔案裏並沒有保存回音。

¹Barrera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9/10/1 27-III-1908

²會祖致函給布宜諾的主教, AHFI, Roma A. 1.3/IV/87, CII, n.399, ;pág. 318; 20-X-1910

在羅馬檔案中,的確保存了會祖致Vives Tuto樞機的一封信,與她給布宜諾主教的信函有關,日期是1910年10月10日,撒拉曼加城。會祖在信中請求樞機許可,得動用捐款的部份資金在國外建立會院。他的秘書,即擔任聖若瑟西班牙宗座學校的院長Luis Ma Albert Fombuena神父,以樞機的名義給她回信,提到他不能給予動用資金這方面的許可,因為主教聖職部並不嚴謹管理捐款這類的事。

對於古巴,我們所知也不多,其中有一封從Cienfuegos教區總主教的來函,邀請建立會院,但不易答覆。

會祖的渴望仍未能實現。於是乃重新等待,持續信賴天主的眷顧。

1910年底,毛斯藤色團體洋溢著聖誕節的喜樂和濃郁的祈禱氛圍。在那幾日收到不少信函,其中有一封是從Alavesa首府的主教公署寄來的。

難道這只是會祖與Cadena y Eleta主教許多互通信函中的一封嗎?她把信拆開,原來不是主教直接寄的,而是由秘書署名,裏頭還摺疊著另一封信。

甘第達修女完全不知道信中要講的是什麼。她開始看信:

「可敬的甘第達修女:

今天早晨我收到附上的這封信,當告知主教其內容時,他囑咐我把信轉給您,以便考慮寄信人的提議,看看是否合適在那國家裡建立一所貴修會的會院...」

會祖感到怦然心動,專注地繼續看:

「我們不認識寫信的人,也不知道發信的市鎮是屬於那一教區。

修會團體在西班牙境內並不安全,鑒於葡國所發生的前例,加上主教想為修會提供福利的渴望,他想,如果妳們在美洲有某些會院,姊妹們有棲身之地,如果西班牙境內醞釀革命風潮,而修女們被迫離開本國時...」

美洲!會是天主在聖誕節要給她的禮物嗎?美洲!這個字在甘第達修女心中引起怎樣的回響呀!莫非時辰到了嗎?這封信的結尾是:

「這件事值得深思考量。請告知您的決定,以便向主教報告並回信...

秘書Zacarias Zuza¹」

會祖急著知道那封尚未打開的信的內容:

「願耶穌基督受讚美!

希望您恕我冒昧來函,在我所屬教區主教的囑咐下,我懇求您鼎力協助本教區。

我是本地首府的堂區司鐸,擁有一筆捐贈,包括一棟建築物,和 un quintal (一百鎊),為了創建一所為孩子們的學校。」

捐款、學校、建築物...,甘第達修女低語著,好像難以置信...,她帶著期待繼續往下看:

「提供捐款的先生會支付修女們從畢爾包到桑多斯港口,或到里約熱內盧的費用,我會在那裡接她們來這裡...」

會祖常信賴天主,但是目前呈現眼前的,遠超過她多次所夢想的。她深深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十字苦像,從口中說出「謝謝您,我的天主」。這封信很長:

「若致力於教育的修女會在這城裡建一所學校,她們將很容易在同一教區內建立其他的分校。

您們大約可以先來六位教師...」

甘第達修女已看到姊妹們橫渡海洋...,在她的想像中,在當地辦的學校正增加著...。還是先放下幻想,知悉全部情形:

「倘若您慨然應允,請速回信,或更好以電報通知,只須一個字:接受。地址是:巴西, Goiás省, Pirenópolis的副主教...

Pirenópolis, 9.18.1980.

Bruno A. Zugardi 神父」²

美洲的門終於將為修會開啟,地點不是委內瑞拉,不是阿根廷,不是古巴,也不是她在前不久申請的墨西哥,而是巴西。

¹Zacarias Zuza 神父致會祖信函, 23-XII-1910

²Pirenópolis 副主教信函, AHFI, Roma A.3.1.1./1/1, 18-XI-1910

1910年10月，會祖接受撒拉曼加城教區修院院長Felipe Echeverria的建議，寫信給耶穌會墨西哥省的省會長Tomas de Ipina 神父，請他為我們修會詢問，是否有熱心人士願意提供會院。¹

神父的回答是目前比六年前更難，因為有許多修女已經來了。但還是有希望，他將與幾位主教談談這件事，希望儘可能有所幫助。此外，由於革命及反教權的風潮，很不安全性。

實際上，由於語言的關係，上述所提的任何國家都比巴西來得容易。為耶穌孝女會的會祖而言，什麼都不能阻止她前進。她已決意接受此邀請，其餘的是與人磋商。

她立即召集總參議修女，告知此消息，並詢問其意見。答覆是一致的，上主的路已經開啟。

再次看Zacarias Zuza神父的來信，重點在信上的一句話：

「我們不認識寫信的人，我們也不知道發信的市鎮是屬於那一教區...」，她們感到猶豫。徵詢意見是明智的方法。

她們與教區修院院長Felipe Echeverria神父商量，他毫不猶豫地建議姊妹們接受，並且必須儘早回信。對方的所提供的條件非常優厚，天主必會大受光榮，建議修女們儘速採取行動，以免錯失良機。

院長神父的答覆給予修女們安全感和樂觀的推動，她們立即在1910年12月27日打電報給維多利亞的主教：

「收到信，接受提議，已電巴西，Goiás省，Bruno Zugardi，Pirenópolis的副主教。已給您去函。

甘第達」²

同一天，她寫了一封長信給主教。在信中表達自己的熱忱及希望完成的渴望，並深深感激主教，願將此事委託於他，希望能收到佳音：

「我將非常感謝，如果您能照管此事，與當地的主教，或與Pirenópolis的副主教聯絡，以便知悉詳情。若您認為好，不妨問問他的意見，如行程必須安排在何時，怎麼去...，誰必須給我們

¹會祖致Ipina 神父信函，15-X-1910。

²AHFI, Roma A.3.1.1/1/21

許可證...，此外，也可告訴他，您有他所要求的修女們...，您比我們更知道應如何回答...」

在信尾結束時，她說：

「我給您寄上信函的正本；可是我們最好能有這封信，假如他們來接我們而必須出示這封信時...」¹

會祖的設想是多麼周密！她已預想到，在來接我們修女的人面前，修女必須持有信函以確定身份。這還需等好幾個月呢！

此時，她們已著手進行下面的步驟，先與一家旅行社聯絡，收集相關資料。維多利亞的主教收到電報和上述那封信，在回信中表達他對此事高度的關切。²

12月29日，會祖再度與他聯絡，讓他知道事情進行的情況。

1910年結束。姊妹們為今年天主所賜的恩惠深深感謝，獻上對天主的讚美。

至於前往巴西的安排，尚須長時間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等待。1911年2月21日，會祖寫信給總參議和擔任貝爾朗達會院院長的María Igarategui修女時，提到：

「前面所提，關於海外的事一如往昔...，我們沒有任何消息，但總是期望有些好消息，...我們繼續懇求，希望有好的回音，如果這樣合宜...」³

會祖渴望知道維多利亞主教進行得如何...。在殷切期盼中的等待是多麼漫長啊！只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當時的聯絡工具並不快捷。她繼續信賴上主，願意服從他的旨意。

這時，會祖還有其他要擔憂的事。當時，在初學院團體的姊妹，健康情況一般並不是很好。

「3月1日開始四旬齋期，醫生來會院駐診，決定誰可以守齋，誰不合宜。結果在全會院團體中，只有三位符合在全部四旬齋期中守齋的條件。其他的姊妹，一天...。約在聖若瑟慶節時，會祖

¹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27-XII-1910。

²*Cadena y Eleta* 主教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3.1./5/40; 27-XII-1910

³會祖致 *M. Igarategui* 修女信函，21-II-1911。

病得那麼重,我們很擔心。慶節當日,她召集姊妹到她面前,給予靈修勸勉,鼓舞她們要遵守...」¹

她繼續等待自巴西的回音,而這個空檔實在太長了。然而,倘若她不能獲得肯定的回覆,我們確知她一定會敲別的門。從檔案的資料得知,會祖曾與住在古巴耶穌會Cuadrado神父聯絡,請他協助,看看是否能進到古巴。²可是,神父的答覆並不樂觀,原指望在Pinar del Rio建立會院的事,目前不可能實現。雖有迫切的需要,但時候仍未到。³

4月8日,收到Cadena y Eleta主教寄來的信,告知來自巴西的新消息時,大家再度燃起希望。初學院日誌記載了這好消息:

「會祖今天收到維多利亞主教的來信,通知她去他那裡,為商討在巴西建立會院相關的事項...」⁴

甘第達修女告訴María Igarategui修女這件事,並請她速來撒拉曼加城,可是她因病無法前往。

4月10日,會祖在Ángela Cipitria和Josefa González兩位修女的陪同下前往維多利亞。幾天後,她從聖塞巴斯提盎寫信給Igarategui修女,敘述與主教會晤的情形:

「昨天下午兩點,我們抵達維多利亞,Felipe神父來接我們,帶我們到主教住所。到了那裡,在樓梯前走廊上等待我們的有...主教...和Margarita夫人。用餐後,我們到主教辦公室。他沒有時間詳述在海外建院的一切細節,但很平靜地向我們解釋...
主教讓我們來的目的是為了確定這件事,獲悉船期和票價等事項...

他所告知的消息和對方所提供的條件是不能再好的了。當地的主教也會在一切上協助我們;市府人員和贊助人也一樣。他們是一對夫妻...70歲,寫第一封信的副主教是一位巴斯克

¹初學院日誌 1899-1964, AHFI, Roma P.O. 9/1, págs. 28-29.

²會祖致 Cuadrado 神父信函, 30-III-1911

³參閱 Cuadrado 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5/42, 28-IV-1911

⁴DSn, AHFI, Roma A.4.5/6, pág. 144; 8-IV-1911.

人。他們給我們提供一位駐院司鐸和他的住所,甚至提供一位女士...以便教授葡萄牙文...」¹

她告訴Igarategui修女,為獲悉有關船公司的資料,她們已去看了Pasajes港口,但未商討細節,因為必須趕搭前往多祿撒的火車。她從多祿撒鎮再度與維多利亞的主教聯絡,讓他知悉與船公司代理洽商的情形:

「這家公司的輪船不在桑多斯港,也不在里約港停泊...我們必須直接去布宜諾,從那裡換乘另一家公司的船前往桑多斯港...」²

在那幾天,她和多祿撒的團體姊妹分享維多利亞主教帶給我們的好消息,而每一會院當時的日誌所記載的也是同一主題,大家都想知道有關巴西的一切細節,並繼續期盼著。

初學院日誌在4月14日說:

「我們昨天收到信...,得知她們將很快回來,並將帶來巴西的好消息...」³

她們在瓦亞多利短暫停留後,回到撒拉曼加城。會院日誌記載:

「會祖今晚到了...,有關巴西的事已經安排好了,而依靠天主,我們將很快踏上那塊土地!」⁴

此時,是快速採取行動的時刻了。會祖立即召集參議修女,將所收集到的資料告訴她們。目前,只有副總會長與她本人熟知細節。Wenceslada Hernández修女為了白內障的手術而留在馬德里一段時間;第三順位的參議修女,也是柯卡會院院長的Francisca Beloqui修女,由於身體孱弱而一整年都無法參加會議。

會祖在25日抵達撒拉曼加城,26日即寫信給在貝爾朗達的María Igarategui修女:

¹會祖到 M. Igarategui 修女信函, 12-IV-1911.

²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AHFI, Roma A.

³DSn, AHFI, Roma A.4.5/6, pág. 145; 14-IV-1911.

⁴同上, pág. 147; 25-IV-1911.

「既然我預期妳們會在星期日抵達,屆時再詳談。請先閱讀來自Pirenópolis的信,是贊助者用葡文寫的,還有Goiás的主教的信... ;總之,我願意妳知悉一切...」¹

想必這位姊妹曾問會祖是否已準備好去美洲,會祖回答:

「妳在信中問我關於航行的事,我告訴妳:是的,我很興奮,如果是我的話,下個月7日我就要啟航...」²

為什麼是7日呢?想必當她去打聽時,別人告訴她下一班最先開往美洲的船次的日期即是那一天。

會祖的渴望已非常清楚了。天主後來將賜與分辨的光照,使她對天主的聖意能完全待命。

現在,她著手處理人事安排,並請全修會藉祈禱來支持她。

4月28日,初學院日誌提到:

「會祖今天寄公函給所有學校,請求開始對聖神和無玷聖母進行九日敬禮,奉獻領聖體和彌撒神功,為能正確選出派往巴西建立會院的人選...」³

參議會開始開會,祈禱,研究可能性。在上述的公函中,也徵求前往該傳教區的志願者。此時,須在心靈深處接受「天主願意我前往巴西建立會院」的召喚,才可能前往一個海外、陌生、遙遠...和不同的國度。

當時整個修會正深度生活出團體性和使命的活力,前往美洲領域的拓展是推動使徒心火的助力。當時,修女人數才一百多位,會祖竟收到將近一百封自願者的信函。她十分安慰,也明白姊妹們所擔負的責任,她能深深信賴自己的女兒們。

姊妹們待命的態度使她充滿喜樂,也使她不得不與她們分享她的感受:

「我收到妳們的信,感謝妳們的自告奮勇。願天主報答妳們,我感到很深的安慰...,並流出喜樂的淚水。請繼續為我的意向祈禱...」¹

¹會祖致 M. Igarategui 修女信函, 26-IV-1911.

²會祖致 M. Igarategui 修女信函, 26-IV-1911.

³DSm. AHFI. Roma A.4.5/6, págs. 147-148; 28-IV-1911. Cf. CC.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A.1.3/VI/22

「請相信我...，當我看到我的女兒們從各會院給我寫信，自願讓我安排她們時，我流著淚感謝天主如此大的恩惠；我非常感謝妳們全體，主會酬報全體的善志，並降福妳們的善願...」²

參議會繼續研討各種可能性。

5月11日，總會長在新的公函中邀請各會院團體，在物質上儘可能協助，在能力範圍內慷慨捐助。

維多利亞教區的主教將此事視如自己的事，逕自打探消息，並寫信給Transatlantica船公司的代理Gil Mecessed先生。他給主教推薦Pinillos Izquierdo y Compania船公司。他們的船是從卡第斯港啟航。首批耶穌孝女後來就是搭乘這家公司的輪船去巴西。

會祖給主教回信，謝謝他對此事和其他相關的事上所懷的熱忱：

「您曾答覆他們，我們將派一名教音樂和法文的老師，這回答非常好。我會儘量從修會中選派一位適當並合於創立會院的人選...

六位修女必須等到課程結束時才能成行，大概在六月底。我希望她們在遠行前能作避靜。您認為如何？我想是的...」³

選派的名單已逐漸成熟。甘第達修女在心中先勾畫出被選者所需要的特質，然後在最優秀者中尋找。基於人性的限度，這需要很大的克己。那段期間，她曾多少次呼求聖神啊！

人員在5月26日已選出，但也許會祖認為，在課程結束之前尚不宜告知本人。因此，她在一封給Agueda Rey的信中提到：

「巴西建院的事持續進行，而依靠天主，約在七月或八月，被指派者將前往，妳們尚不知道...」⁴

5月31日，即聖愛之母慶節和會祖的生日快到了，在那一年有特殊的慶祝。我們確信，那一天所有的活動中，巴西建會院的事必然最受重視。

「早晨六點，Sandalio Garcia Alcalde神父舉行第一台彌撒...」¹

¹ 會祖致 A. Beloqui 修女信函，3-V-1911。

² 會祖致 Belqui 修女信函，19-V-1911。

³ 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15-V-1911。

⁴ 會祖致 A. Rey 修女信函，26-V-1911。

無疑地,這位耶穌孝女會的好友願意與她們分享自己內心滿溢的喜樂。

6月10日,為得悉與建立會院相關的事,會祖匆匆趕往瓦亞多利。4月,會祖從維多利亞回來時,也曾在那裡停留。那回她沒有打聽到什麼消息,大概只是謠傳吧!

7月時,姊妹們同時分兩批作避靜。一批是為院長們,另一批是為初學院的團體,幾位會院在附近的姊妹也來參加。6日入靜,在16日,即加爾默羅聖母瞻禮日出靜。

許多姊妹對修會的使徒計劃非常支持,但大家還不知道被選派的人是誰。其實,大家心裏都好渴望知道是誰被揀選從事這使命。

出靜那天是揭開這神秘面紗最好的機會。1911年7月16日,初學院日誌記載了下述的話:

「避靜一結束,大家都聚到聖依納爵迴廊並詢問...,希望告訴我們將去巴西的姊妹是誰...。由於大家的懇求,會祖吐露了 Pirenópolis 團體的成員:Manuela Azcue 修女擔任院長; Dolores Esteban 修女--會祖說話的聲音稍低,但還是被聽到了--擔任副院長,其他姊妹是 Juana Uranga、Vicenta Guilarte、Antonia Altuna 和 Josefa Macazaga...

提到當時也擔任 Segoria 院長的 Juana Uranga 修女時,會祖說不要再給她負擔,因為她希望在修會內生活而不要有任何負擔,--記錄者加上一句話 --會祖為此很難過,因為她認為她有此才幹...」²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位姊妹在後來不同機會中,仍大方地提供行政管理上的服務。

姊妹們一知道將被派遣到巴西的修女的名字,彼此便親切友愛地互相擁抱。準備行程期間,這消息多日在全修會內傳遞著。

八月初,幾位修女前往聖塞巴斯提盎洗海水浴,會祖與她們同去。在那個月的20日左右,有人說耶穌會士將離開撒拉曼加城。會院日誌說:

¹DSn, AHFI, Roma A.4.5/6, pág. 153; 31-V-1911.

²DSn, AHFI, Roma A.4.5/6, pág. 162.

「教區修院院長來向我們辭行,告訴我們,他們將離開教區修院...。主教願意由教區司鐸來管理...,可憐的撒拉曼加城,沒有耶穌會的神父...。他們所提供的善舉不知有誰能取代...」

幾天之前,學校裡也有相同的謠傳...,即耶穌會神父們將離去。學校團體的日誌說:

「會院院長捎給Munarriz神父一張卡片,他遂前來確定這件事...。16日下午,Cepa神父來辭行...,整個團體都和他在會客室裡...」¹

過些時候,院長神父和他的秘書一齊來,告知尚有圓滿排解的希望。結果困難解決了,耶穌會士繼續留在撒拉曼加城。

會祖在月底從聖塞巴斯提盎與姊妹們一起回來,同行的還有幾位新的保守生。

最近兩個月裏,都沒有關於Pirenópolis的任何消息。面對再次的等待,又引起些許不安:

「有關〈巴西〉建院的事,我想妳感到擔心是很自然的;可是,依靠天主的幫助,妳和全體姊妹們的祈禱,我希望一切都有圓滿的結果...」²

「我們沒有任何Pirenópolis的消息,請多多祈禱,使一切都能為了天主的光榮而有妥當的安排...」³

會祖因對方的靜默而感到憂心,但仍不失對天主的信賴,並在祈禱中憩息。她請被選前往美洲進行福傳使命的修女們準備行程,每一位都已回到她所屬的團體。

擔任塞高維亞會院院長的Juana Uranga修女,想知道她未來的使徒園地是怎樣的地方,於是:

「她開始向Claretianos的神父們打聽,因為他們有會院在巴西。由於Goias省在很內地,他們並不認識那地方...。一股因著

¹DSn, AHFI, Roma A.4.0/27, pág. 20-21.

²會祖致 M. Salsamendi 修女信函, 20-VI-1911.

³會祖致 H.A. Beloqui 修女信函, 30-VII-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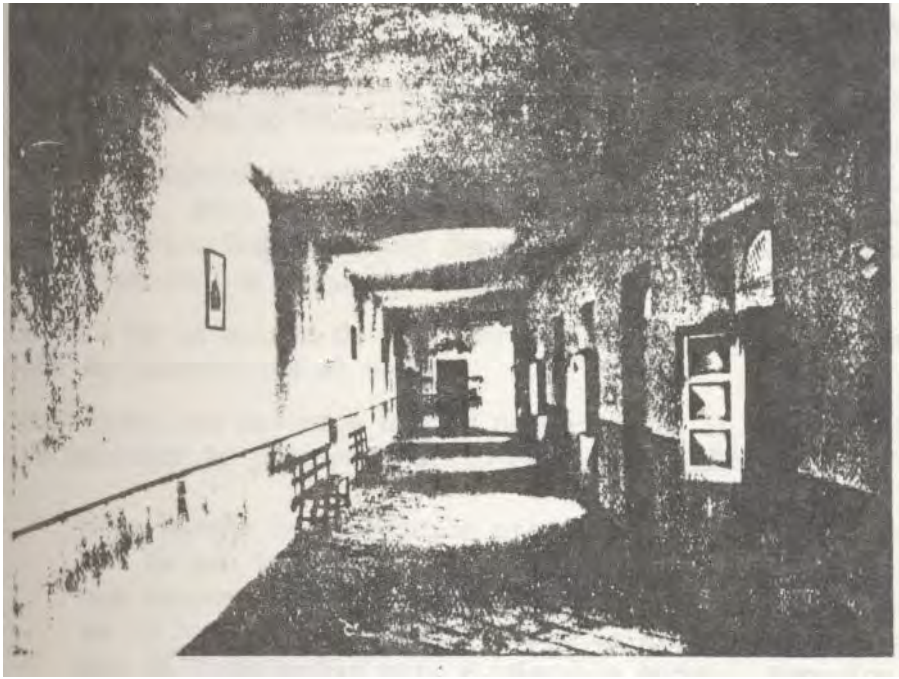
要前往如此陌生而又艱難之地所萌生的恐懼超過她的負荷,她覺得無力前往...」¹

會祖想必耳聞此事,在明智的帶領下,她想探知她的心情:

「請告訴我,是否為妳去巴西有什麼困難,因為我渴望從妳得知;請完全放心地把與此事有關的一切都告訴我...」²

¹ABRANCHES VIOTTI, Dora. Complemento a la Hª del colegio I. de Pirenópolis, AHFI, Roma P.4/2a, págs. 184-185.

²會祖致 J. Uranga 修女信函, 8-IV-1911.



Claustro de San Ignacio. Mostenses

會祖幫她把心中的門開啟,將內在感受到的不安都託付給會祖。結果Juana Uranga修女在這次派遣中並未成行,由撒拉曼加城學校團體的María Sanchez修女替代。

我們不知Uranga修女在當時如何回覆會祖的信,但在她自己後來的信中提到,曾向會祖表明困難,必須由另一位姊妹取代。後來,她自願對會祖完全待命。會祖回答說:

「我收到妳"soli"這封信,已知悉其內容...,我會注意有關巴西的事,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我會告訴妳...」¹

¹同上, 7-IX-1911.

我們看到甘第達修女後來派遣第二批姊妹前往巴西省時,Uranga修女也包括在內。

冗長的等待已過去,從美洲的消息終於來到。維多利亞的主教把從Pirenópolis收到的信轉給我們。信上提到修女們可以在九月乘船。可是,由於旅費尚未寄達,Cadena y Eleta主教遂囑咐修女們,要收到旅費時才出發。

重要的時刻臨近了。讓我們來提一件九月初所發生的事。

卡斯提亞侯爵夫人知道會祖當時在撒拉曼加城,遂把她先生在遺囑中所留下的遺產親自送來給會祖,並把一尊十字苦像送給會祖和她繼承人。當時的記錄者說:

「這十字苦像放在可敬的總會長房內...」¹

今天,這十字苦像在Montellano的大專女生宿舍,放在會祖去世的房內,被視為會祖的遺物而妥善地保存。

關於去巴西的旅費,從幾封信函的日期推測,大概是在九月中旬寄達。修女們加緊準備,預定出發的日期是十月三日,從卡第斯港起程。

初學院日誌的紀錄,從被選的姊妹被召集在一起時,便逐步記載那最後幾天的生活:

「要前往巴西的姊妹們已經到了...」 「姊妹們正在做最後的準備...」²

學校日誌也提到相同的事,因為其中有一位是來自那團體:

「中午時,初學院團體將前往巴西的三位姊妹到了,在這裡吃飯... ; 下午三點,來用餐的姊妹們離去。六點半時,María Sanchez、Dolores Esteban和Antonia Altura修女來向團體辭行,彼此懷著很深的感情...。院長Carmen Fernández del Campo修女和Victoria Cendoya修女一直陪著她們...」³

29日,離別前夕:

¹初學院日誌 1899-1964, AHFI, P.O.9/1, pág. 30.

²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 28-IX-1911.

³同上, 頁29; 29-IX-1911.

「今天,整個團體因我們姊妹們將首度前往巴西而情緒激動。一想到離別時,心中感到很痛苦...」¹

9月30日清晨,姊妹們準備啟程,六位首批耶穌孝女們將離開祖國。此時,她們正要離開撒拉曼加城,日誌記載:

「今天早晨,可敬的Manuela Azcue修女、Dolores Esteban、María Sanchez、Vicenta Guilarte、Antonia Altura和Josefa Macazaga修女離開,前往巴西...,由Ángela和Joaquina修女陪同,直到卡第斯港...

會祖向她們辭別,流了不少的眼淚...。她是一位深愛自己女兒又和她們彼此很親密母親,這分離使她很難過...」²

如果能陪她們到目的地,而不是只陪她們到卡第斯港,會祖將會何等興奮啊!但她必須留在西班牙管理修會,這要求使她需捨棄自己前往遠方福傳的渴望,而她的犧牲將使自己女兒們的撒種更有成效。

我們不能錯過無玷聖母學校的日誌在當晚所記載的一段令人鼓舞的訊息:

「早晨五點半,三位曾去車站給前往巴西的修女送行的學生回來了,...並且說...她們去的時候都興致勃勃。」³

留下來的人在感傷中度過一天,但離去的姊妹看起來很興奮,不讓人察覺出那連根拔除的內在痛苦。然而,這只是艱難的開端,以後我們有機會再敘述。

她們的旅程先從撒拉曼加城到卡第斯港。一路上反覆思維著心中的情感。有幾位正努力,壓抑心中的痛苦,以免使別人也難過。

她們對親愛的撒拉曼加城懷有多麼深的回憶啊!但這一切都將被收藏在記憶的珍品盒內。

現在,應該想一想那片等待她們前來的土地:夢中的巴西。這會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讓我們趕快來認識它!

¹同上, 30-IX-1911.

²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 30-IX-1911.

³DSn, AHFI, Roma A.4.0/27, pág. 27; 30-IX-1911.



El Cristo del Corcovado. Brasil

巴西:聖十字架(Santa Cruz)的領域

巴西位於南美洲,佔地遼闊,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國名在新大陸發現之前就已存在。在十三或十四世紀時,有一古老傳統認為,大西洋有一片神祕的地區,出產一種染色用的紅木,這木材顏色是碳火紅色,遂稱為「polo brasil」〈巴西木〉。從此,凡出產這紅木的地方遂稱為巴西之國,簡稱為巴西。

它目前的正式國家名稱是「Republica dos Estados Unidos do Brasi」即「巴西兩州聯邦共和國」。

巴西直到十九世紀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拿破崙在歐洲拓展領土入侵葡萄牙時,葡國王室曾不得不避難遷移至海外的屬地。王室於1808年1月22日抵達Bahia。若望六世從那時起施行統治直到1821年。他在里約熱內盧宣告即位,並欽定該城為新帝國的首都。

此時,巴西原住民與葡萄牙人的衝突也隨之展開,起初在Bahia,後來在Para城和里約。過了一段時期,拿破崙從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葡王若望六世決定返回里斯本,將巴西的治權留給他的兒子伯鐸王子。若望六世在啟程返葡之際,心裏明白巴西必然會獨立,遂叮囑他的兒子,在將王冠讓給不肖兵變之前,務必佩劍持守。

1822年9月7日,伯鐸國王表達巴西脫離葡國王權的意願。他先以武力降服了巴西境內一些省份,但也因此引發內戰迅速地在北方 Pernambuco爆發。南部的los Treinta y Tres Orientales地區也宣告脫離烏拉圭獨立。

在內戰頻繁之際,巴西人對伯鐸國王的不滿情緒也日益高漲,他為此理由被迫退位給兒子伯鐸二世,本人則乘船返回歐洲。

1831至1840年間,伯鐸二世年紀還小,由攝政者平定多次叛變,也兼顧了年輕王子的教育。1840年他開始親政,直到1889年被民主革命推翻的日期為止。

伯鐸二世頗具民主氣質。在當時,奴隸制度是一個尖銳的問題,他願意廢止,也成功地廢止了,但卻賠上了自己的王位。

奴隸制度於1888年從巴西消失。1889年革命後,el Mariscal Deodoro de Fonseca 於11月15日宣佈成立共和國。

「巴西兩州聯邦共和國」由此誕生。¹

在等待消息的同時...

修會穩妥地持續它往前邁進的節奏。

總會長和參議會辭別了遠行的姊妹後,照常投身於必須處理的行政管理等事務。

初學院的日誌寫道:

「總參議修女們前來開會,因為現在她們必須選出會院的院長...」²

1911年9月30日舉行會議,提出下述任命:

聖心初學院	Joséfa Uranga 修女
撒拉曼加城會院	María Igarategui 修女
貝爾朗達會院	Wenceslada Hernández 修女
亞來巴勞會院	Juana Uranga 修女
伯爾納德會院	Agueda Rey 修女
多祿撒會院	Gabriela Hondet 修女
塞高維亞會院	María Arruti 修女
艾斯比納會院	Catalina Lasa 修女
柯卡會院	Regina Garmendia 修女
麥迪那會院	Joséfa Rodríguez 修女
Pitillas會院	Dorotea Urteaga 修女
Pirenópolis 會院	Manuela Azcue 修女

在同一會議中也任命初學導師,再次選由Joaquína Gómez修女擔任。³ 由於Juana Uranga修女堅辭擔任亞來巴勞的院長職務,會祖11月2日的公函中宣佈由Luisa Vazquez替代。⁴

¹ 參閱 MENDOZA, Renato. Breve História de Brasil. SILVA, J. y PENNA, D. História general de Brasil.

²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 28-IX-1911

³ 參閱總會長信函 1905-1939 AHFI, Roma C.2/fol. 12; A.1.3/ VI/25; 30-IX-1911

⁴ 同上, 2-XI-1911.

在這段期間,姊妹們熱切期盼遠行的姊妹們能儘快捎來消息。她們在卡第斯港出發前曾捎回信息,提及旅程最初的感受,可惜未能保存下來。

我們從撒拉曼加城會院的日誌得知:

「收到姊妹們從卡第斯港拍來的電報,告知她們已在昨日下午三點啟航,大家都很興奮...」

「會祖在12時來到,讀了一封遠行的姊妹從卡第斯港寄回來的信...,晚上散心時唸了Dolores Esteban修女寄回來的明信片...」

「晚上散心時,唸了一封在卡第斯港的姊妹寄回來的信,有辭別及輪船啟航的消息...」¹

初學院也同樣洋溢著卡第斯港的迴響:

「10月3日,我們收到前往卡第斯港的姊妹所寄回的信,告訴我們她們很順利,在看到海洋時感到很興奮。

我們在晚上九點收到電報,得知'Valbanera'輪在下午二點啟航前往桑多斯港。願天主賜給她們順暢的旅程。

會祖下午立即給Pirenópolis的堂區神父拍一通電報,下述電報是在當晚十點發出去的:

巴西,Goiás省,Pirenópolis,堂區神父,修女已乘Valbanera輪,10月17日抵達桑多斯港,主教...」²

由於到目前為止,一直是維多利亞主教與Pirenópolis的堂區神父聯絡,所以電報以他署名。

此時,姊妹們都期待前往卡第斯港送行的Ángela和Joaquína修女能帶回姊妹們上船之前的細節。她們在回程中在Sevilla停留,向總主教Almaraz致意。他曾是修會昔日的指導者,很高興看到修女們來訪,得知修會在巴西建院的消息更感到欣慰。³

初學院日誌的紀錄記下:

¹DSc, AHFI, Roma A.4.0/27, pág. 28, R-X-1911; págs. 28-29, 5-X-1911; pág. 29, 6-X-1911.

²DSn, AHFI, Roma A.4.5/7, págs. 7-8; 3-X-1911.

³參閱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AHFI,Roma A.1.3/IV/136, C, II, no. 430, pág. 371; 11-X-1911.

「Ángela和Joaquina修女從卡第斯港回來,告訴我們姊妹們很順利地離去...,有很好的照顧和舒適的款待,因此...我們可以很放心,她們也進入船內,興奮地與她們告別,熱切渴望為了天主的光榮而工作...」¹

甘第達修女把姊妹傳來的新消息逐一轉給其他的會院團體:

「我們往Pirenópolis遠行的姊妹們很順利地離去,充滿熱忱,非常喜悅地上船...讓我們向上主多祈禱,願一路帶領她們安抵目的地...」²

「除了想念我心愛的幾位在海上的女兒之外,我無法做別的。她們的身影總是出現我面前,感謝天主,讓她們如此順利...」³

會祖在那段期間非常忙碌,以致延遲給Cadena y Eleta主教回信,他在姊妹們出發當天即有來信。她隨即與主教聯繫,請他原諒未能早日回信,同時也告知最後時刻的一切細節,包括辭行、抵達卡第斯港、登船和送行回來的姊妹所敘述的一切,還提到:

「有三位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神父也一同前往,她們喜獲有此良伴同行...。Pinillos先生對她們照顧有加,還給她們一封致桑多斯領事的推薦函...」

她在信尾說:

「我們立即拍了電報,想必他們會及時收到...」⁴

姊妹們才剛剛離開西班牙,會祖渴望自己也能在美洲臨在。她立刻與建立會院的相關人士聯繫。第一封是寫給Bruno Alberdi本堂神父:

在基督內可敬的神父:

非常高興首度寫信給您,向您致意,並誠摯感謝您對Pirenópolis學校的創建計劃所表達的關切。

願天主報答您,並在您心內增添為光榮和救助人靈的更大心火。

¹DSn, AHFI, Roma A.4.5/7, pág. 8; 6-X-1911.

²會祖致 A. Beloqui 修女信函 9-X-1911.

³會祖致 M. Salsamendi 修女信函, 14-X-1911.

⁴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 11-X-1911.

我想您已收到在本月三日所發送的電報,告知有六位我們的修女已從卡第斯港啟航。

相信您會熱心照顧她們。在那為我們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她們處於孤獨與疏離中,必會需要支持和保護。

我的女兒們將在有關建立會院的事上實現您的渴望,希望修會能如願提供協助。

今天慶祝您的主保,我向至高者祈求,願藉著我們至潔童貞母親的代禱,將豐富的恩寵傾注於您內,不斷增強內在的心火,繼續致力於拓展基督的神國...」¹

第二天,10月7日,她寫信給建立會院的贊助人:

撒拉曼加城,1911年10月7日

在基督內可敬的Joaquín Pereira先生:

今日,我無比高興地寫信給您,表達誠摯的謝忱,並對您邀請我們為了天主的光榮而在那城內工作,且慨然給予的資助銘感五內。我希望被派遣去建立會院的修女們能精確地達成您裨益人靈的渴望。

她們喜悅地啟程,為能忠信地履行託付給她們的使命,一旦能夠...將為孩子們工作..... 希望您們多保重,為能長期從這聖善的事業中享受滿足和喜樂,也希望您照顧我的女兒們。

我們不斷向天主祈禱,求祂在現世賞給您們健康和豐富的恩寵,後來亦得享充滿光榮的永生。

請接納這團體,特別是您在基督內充滿感恩的婢女所致的親切問候。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²

她也同一天寫信給Goias教區的主教Prudencio Gomes da Silva:

「可敬的主教和慈父:

¹會祖致 B. Alberdi 神父信函, 6-X-1911.

²會祖致 J. Pereira 信函, 7-X-1911.

我懷著極大的喜樂首度寫信給您,雖然我一直渴望,但直到我們姊妹的行程確定之後才能如願。感謝您的關切,使得在 Pirenópolis 為孩子們建立學校的計劃得以實現,並允許我們修會進入您的教區。

六位姊妹已為上述建校之事於本月3日啟航。這是 Pirenópolis 的堂區神父按您的指示所要求的。您認識的維多利亞教區的主教也參與此建校的事。

她們愉快地啟程,切願為愈顯主榮和裨益人靈而工作。我相信她們的工作將滿足您及所有與建校相關者的期望。我叮囑她們要對您全心地信賴。

我們整個團體親切問候您,且全修會將熱切為您祈禱,尤其是您這充滿感恩和忠信的女兒,僅將自己託付於您的祈禱中,並在基督內敬親您的牧靈權戒。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¹

我們到目前為止逐步敘述了首批六位耶穌孝女啟航前往巴西後,修會在西班牙所經歷的一切。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伴隨遠行的姊妹們,直到抵達目的地。

¹會祖致 Goiás 教區主教信函, 7-X-1911。

旅途行程

我們先前提到,前往巴西的姊妹們搭乘 Pinillos Izquierdo y Compañía 船公司的「Valbanera」輪。

想必她們被安頓得很好,但是當船身開始航行時,她們也開始暈船。

修女們後來曾說,開船以後,天氣非常好,海洋很平靜、很安詳。第一站是在 Canarias 停泊,她們從那裡捎回旅途的訊息。這封信並沒有保留,但會祖給維多利亞主教的信上提到它:

「她們從 Tenerife 寫信回來,提到她們都很好,尤其是每天都能領聖體和望彌撒...」¹

在這一站停泊的時間好像是10月4日。她們從那一天起開始寫另一封信,具體敘述所有旅程中的印象:

「5日清晨6點,輪船再次發動,...暈船也再次開始..... María Sanchez 修女一整天都不舒服,只得躺在床上,...隨後幾天非常熱,我們因口渴而感到不適;已過時的水又很燙,幾乎不能喝...。所有的旅客都在買啤酒或其他更好的烈性飲料;我們喝了一些蘇打水,直到從岸上帶來的供給品用完的時候...」²

她們碰到事實,開始面對困難,但沒有忘記她們的目標...說到:

「雖然很累,...我們仍很興奮,感謝天主...」

在這幾天,她們開始與同船的某些旅客來往。他們問到她們是從那裡來和其目的地,對她們頗感同情,畢竟從人性方面來說,需要

¹ 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24-X-1911。

² 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1, a bordo del vapor "Valbanera", 17-X-1911.

冒險,才能單憑服從而離開祖國,前往一個連語言也不會講的陌生國度。而萬一那位Pirenópolis的堂區神父不來接她們呢?這是很大的冒險呀!

她們曾多次聽到挑起疑慮的話,「修女們,您們的旅程好危險呀!」,而她們依靠天主,把安全感放在祂身上,深信上主不會令她們失望的。

若望壹書的話給她們平息任何疑慮所需的力量:

「我們對天主所懷的依恃之心就是:如果我們按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必俯聽我們。我們既然知道:我們不拘向祂祈求什麼,祂會俯聽我們.....」(若壹五14-15)

10月18日,她們開始看到陸地,這使她們非常興奮。輪船即將抵達桑多斯港,巴西已呈現在眼前。遼闊的巴西以慷慨和愛來接待她們,她們也以愛和慷慨來回報。

時候到了...,她們很快將踏上美洲的土地...。此時,有一艘小艇靠近船邊,有一人在上面以手帕向她們致意。她們深感被接納的喜樂。

小船抵達岸邊時,有一位高瘦黝黑的司鐸上了船。

不少在甲板上的人遇見修女們,向她們道喜。最後出現一位對她們較注意的人。為了確認身份,他向修女們出示從西班牙收到的信。這位是普諾·亞伯第神父(Bruno Alberdi)。彼此介紹時,修女們不免有些期盼。但是,當神父看到這六位年輕的修女時,眼神裏浮上某些陰影,只說出下述的致候語:

「如果妳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困難,這裡是回程的旅費...」¹

他已預見所有將要求於她們的犧牲,他的接待的確有他個人的風格,快速有力地介紹真相,他的個性就是如此。

然而,什麼也不能使修女們退縮。這幾位單純的年輕女子唯獨知道的是服從與使命的精神,雖然還不能預見神父所告知的事實真相,但知道她們要學的還不少呢!...

¹ ABRANCHES VIOTTI, Dora. História do Colegio Imaculada Conceicao de Piernopolis, AHFI, Roma P.4/2b, pág. 38.

她們已乘上神聖事業的船,絕不再轉回程。她們不曾有片刻的猶豫,目前已抵達桑多斯港,又有人來接她們。她們還能苛求什麼呢?

下了船,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女兒們首次踏上巴西的土地。她們的思念飛回撒拉曼加城,啊!如果會祖此刻能看到她們,將多麼欣喜呀!

通關之後,最重要的是立即告知已平安抵達的好消息。修會檔案保留了下述這通電報:

「桑多斯,10.19,快樂繼往Pirenópolis。」¹

我們從會祖寫給維多利亞主教的信上得知,初學院在10月19日下午六點半已收到這電報。

那裡的天氣非常炎熱。六位姊妹在普諾神父的陪伴下,繼續搭火車前往聖保羅市。從那裡再乘四小時的火車抵達Campinas,她們停下來休息一下,實在也有休息的必要了。

由於她們一路上是與三位瑪利亞無玷聖心會的會士同行,直到Campinas都受到很好的照顧。這些傳教士們對耶穌孝女們很關心,就在那時候,當修女們還沒有抵達第一所會院的所在地,即開始談論第二所會院,而且不只是說說而已,是正式地討論這事。

修會參議會的紀錄中記載此事:

「參議會在1911年10月的會期中,通過在莫西米林建立會院的提議,這是經由瑪利亞無玷聖心會的Eusebio Sacristan神父的一封信,...並在Ozamis神父的請求下...」²

Manuela Azcue修女在前往Pirenópolis途中,曾與該會在Campinas的院長Ozamis神父會談。她一到那城時,立即拍電報給會祖:

「電告建議接受莫西米林。祝喜樂。Manuela...」³

根據我們先前所看到的,在莫西米林建立會院的事已被修會接受,將很快地準備第二批遠行的姊妹來到聖十字架(Santa Cruz)這片土地上。

¹AHFI, Roma A.3.1.1./2, 19-X-1911.

²AHFI, Roma C.0/1/fol. 88

³AHFI, Roma A.3.1.1./1/24

此時,讓我們還是先跟著前面六位拓荒者的腳步。她們從Campinas搭乘la Mogiana的火車到了Araguari,耗了三天二夜的時間,而探險的路程才只是剛剛開始。

在渴望看見新會院的鼓舞下,Manuela Azcue修女從Araguari給會祖寫信:

「有許多好消息,其中一項是副主教告訴我們:在此地可以建立另一所會院...,他這位好人與Goias的主教一樣,都希望〔會院〕是為了耶穌孝女們。

Uberaba教區的總主教也來看我們...,他向普諾神父提到以後想建的另一所會院,也提到接受第一所會院而帶來的便利,和先前我們所提到的...」¹



¹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2, Pirenopolis, 8-XI-1911.

Primera expedición al Brasil con las M.M. que las acompañaron a Cádiz.

他們再度搭乘火車,到了鐵路的終點站。在那裡得她們開始以別種交通工具來面對崎嶇的路程。

在Paraniaba河畔,交通工具是渡船、木筏或帆船。普諾神父和修女們用木筏渡河,隨後徒步走到Posto Anhanguera。普諾神父在來程時,把隨從人員留在這裡等他們,包括教堂司事¹ José Maurilio Fleury和其他兩位同伴,Joao和Abel,女廚Honorata和馱重物的牲畜。

普諾神父已告訴姊妹們,必須採用新的交通工具來進行後半段的行程:騎馬。可是她們沒有一個人會騎馬,於是開始上馭馬術的第一課。

我們可以想像那幾位初次馭馬的生手在馬背上欲保持平衡的窘況。為有的修女想必非常困難。馬兒既知背上有重物,必盡力想擺脫,她們也必不只一次從馬背上跌下來。

經過一天的訓練,她們正式上路。Abel走前面,三位姊妹跟在後面;接著是Maurilio,他照管馱行李的牲畜。

現在,讓我們聽她們說:

「大家都為我們提供服務。我們排成直行,在天主的路上邁進。時而歡唱,時而讚嘆田野的自然美景;時而被滂沱大雨淋

¹Sacristan 是教堂中管理聖器的人。

得全身濕透,時而被熾熱的太陽所曝曬...。一路上很不容易,然而天主照顧我們,普諾神父也一樣照顧...」¹

他們穿著當地的「pala」,即遮蓋身體與牲畜的大斗篷,可以防雨。Manuela Azcue修女在信中繼續:

「在行程中...,我們只途經三個小村子:Santa Cruz、Bomfim和Antas;其他的夜晚是在農莊(Caserio)裏度過的,在這裡稱為fazendas;...他們給我們很好的食物...」²

當她們在農莊裡過夜時,普諾神父為他們準備房間、床鋪、洗臉盆...等用品,但不是常常都能有這些供應。

雖然處身在叢林中,神父仍然每天早晨在用箱子臨時搭成的祭台上舉行彌撒。天主在當地的臨在和在富麗的主教座堂中的臨在是完全一樣。

修女們可以每星期領一次和好聖事,更好說是為了滌除旅途的灰塵。一個綁在椅背的木桶權充告解亭,這樣便滿全了當時教會法的規定。

在旅途中,他們不能常常找到合適的休息場所。有一回必須在很原始的地方休息,那裡當然沒有床。他們把幾套馬具放在一起,湊合著躺在上面,也沒有燈火,連僅有的一支蠟燭也把它吹熄了。到了半夜,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她們感到害怕,把蠟燭點著看個究竟,原來是有幾隻大型蟑螂在飛來飛去。恐懼與厭惡的感覺同時浮現,接著,她們在燭光下靜靜觀賞牠們那盤旋飛舞的翅膀。蠟燭慢慢燒盡了,她們也平安地入睡。

那難忘的一夜...!多年之後,當Vicente Guilarte修女回憶時,彷彿重溫了當時的感受。

第二天,再度涉足於熱帶的雨林中,按照普諾神父預定的路線前進。忽然馬兒高聲嘶叫。趕快...!—Joao和Abel說—,這是附近有老虎的徵兆。我們無法想像那幾位可憐的修女心中是多麼恐懼。

有一回,他們必須暫停。抬頭一看,天啊!一條巨蟒橫掛在上方,尾巴纏在樹上,而頭卻掛在小路對面的另一棵樹上。

¹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2, Pirenopolis, 8-XI-1911.

²同上。

Azcue修女向會祖解釋途中的意外事件時,說:

「我們的旅程非常艱苦...,可是,事實上,在普諾神父和其他幾位這麼好的同伴慷慨協助下減輕了不少痛苦,...否則,幾乎不可能走這條路...」¹

她們抵達了Antas村,即今日的Anapolis鎮。他們投宿在一位農莊女主人D^a. Luisa Francisca de Sousa的家中。她有一位約十歲的小姪女,那時才首次看到修女。多年以後,那位小女孩成為位在Nossa Senhora de Belo Horizonte的加爾默羅隱修院的院長,取名為Sor Gema de la Eucaristia。

後來,在慶祝隱修院成立廿五週年時,耶穌孝女前往參加:

「總主教Joao de Resende Costa下令拉開隱修院的窗簾時,Gema修女走向Dora Abranches Viotti修女,喜樂地高聲說到:啊!耶穌孝女們,我生命中首次見到的修女...」²

旅程即將抵達終點。從Antas村繼續徒步前往Furnas農莊,Pirenópolis已遙遙在望了。他們在農莊過夜,好好梳洗一番,至少在抵達目的地時必須整齊一點。

此時,使命的地點已臨近,修女們回頭看看已走過的路程,是多麼遙遠!祖國,在祖國內的撒拉曼加城...,會祖和所有的姊妹、家庭親人...,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留在回憶中!

等待並迎接她們來臨的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呢?途中,曾有人問她們要去那裡,卻沒有人知道或能告訴她們關於這地方的任何消息。

¹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8-XI-1911.

²ABRANCHES VIOTTI, Dora. o.c. AHFI, Roma P.4/2B, págs. 51-52

Pirenópolis的熱忱歡迎

淘金的人潮在Araguaia河岸逐漸形成聚落,人們還許諾,要捐獻首筆淘到的黃金做為彌撒獻儀,特別為煉靈祈禱。他們在河邊找到黃金,從那時起,這條河遂稱為「靈魂之河」。

一場洪水摧毀了大半在河上所臨時搭建的橋樑,村落只好往上遷移,遂稱為「中橋」(Media Ponte)。

這小村落蓬勃發展,曾與當地的首府Vila Boa相抗衡。中橋村的玫瑰之母礦區,在Goias省內,成為繼Vila Boa之後的第二大人口聚集中心。

黃金是聚集人口的原始因素,但礦藏終會枯竭。於是人們開始發展農業,為中橋村注入新的活力。1883年,它已是這地區首要的小鎮,1885年,即三年之後,遂升格為市。由於位在Pirineos山脈的山麓,於1892年改名為Pirenópolis。

這就是普諾神父在邀請函上所提到的Goias省的首要城市,也正是甘第達修女的女兒們現在所抵達的地方。

我們前面提到,她們先在Furnas農莊過夜,為進城作準備。現在,她們已經上路了。距離城市還有半里路時,有一群人士騎著馬靠近,原來是專程來迎接她們的市府人員:

「在市長和多位重要人士的陪同下,我們騎著馬抵達學校大門...

從進城起,一直到學校的會院,看到有許多拱門...,打扮得很漂亮的小女孩拿著花籃一路上向耶穌孝女們投擲鮮花...」¹

修女們隆重地進城,城裏的百姓熱忱歡迎,爆竹聲在空中喧騰,馬兒受到驚嚇,使得教堂司事Maurilio必須出面加以制止,避免在那重要時刻發生從馬背上跌下來的糗事。

學校的建築物用彩色小旗子加以裝飾。Azcue修女繼續在信上詳述所有接待的細節。一進到學校所在地Nueva街時,Fenix管樂隊立即吹奏出一曲巴西的讚美曲。在學校大門前,有另一支管樂隊Euterpe,據稱是全省最好的樂隊,演奏西班牙國歌。

¹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2, Puiarenopolis, 8-XI-1911.



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Pirenópolis

1911年11月7日下午3點,六位耶穌孝女跨進會院的門限,這裏將稱為「無玷之母學校」(Colegio inmaculada)。

我們挑出一封Dolores Esteban修女署名的信來看看她們當時的感受:

「我們受到盛大的歡迎,不知道是出於民眾自發性的熱情,或是副主教事先有心的安排。他是一位非常良善的西班牙的巴

斯各人,想必預想到我們處於這曠野中,在人性上會需要一些鼓舞。

他預料,當鐵路經過這裡時,這現有兩千人的市鎮將會蓬勃發展;我也許諾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依靠天主和至聖母的協助來聖化自己,並為人靈的利益而工作,他們的確很需要...。然後就順其自然了,不是嗎?...」¹

甘第達修女的女兒們抵達時,內心懷有的正是這種精神,願意在Goias省百姓心中撒播福音的種子,我們知道它的果實後來是何其豐碩!

我們繼續來看一些抵達時的資料:

「一進入會院,他們照本國慣例給我們遞上咖啡,然後在四時用餐。接著,我們莊嚴肅穆地在音樂節奏聲中遊行到本堂。神父講了一篇與此活動有關的熱心道理,隨後我們唱大讚美詩。回到會院時,女青年和小女孩們獻唱一首耶穌的讚美詩...。人們退去,我們單獨留下來...」²

在修會歷史中巴西省與Pirenópolis有關的一冊上,Dora Abranches Viotte修女說了下述的話:

「首批學生中的一位在1972年回憶,當修女們抵達時所唱的其中一首讚美詩。由Arlina Siqueira教唱,由她的父親Silvino Odorico de Siqueira指揮的樂隊伴奏,歌詞如下:

我是永生在天之父的女兒,
我是為我等降生成人的耶穌的姊妹,
我應竭力讚揚祂的崇高,
勿因惡行而不配生存!」³

很可能這首讚美詩就是Azcue修女在信中所提到的。

人群散去以後,她們單獨與普諾神父的女傭在一起。我們可以想像她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禮整棟房子。我們跟著Azcue修女在抵達第二天給撒拉曼加城的信上所作的描述:

¹D. Esteban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2/1, Pirenopolis, 8-XI-1911.

²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2, Pirenopolis, 8-XI-1911.

³ABRANCHES VIOTTI, Dora. o.c. pág. 53.

「房子很大,在正面有十扇窗戶和四扇門;這部份分成五所相通的大廳,屋頂很高且通風良好。在對面有七間很好的住宿房間等等,通風也很好。接著有一條與會院一樣長的走廊,四米半寬;在走廊的盡頭是一間很大的廚房...。走廊可通往一座劃分為二的庭院,從這兩庭院有路通往兩座果園,或稱為 quintales...非常大,種植果樹,如橘子樹...和其它多種果樹,我現在記不得果樹的名字...;土壤很肥沃...」¹

幾天之後,她在另一封信上再度向會祖提到這房子:

「關於這房子,我已告訴您...非常好,尤其在這裡,看不到這麼好的...,因為大半都很小,且只是平房;這一棟也是平房,不過很大...至於傢俱與會院的用品,我們已有六張床和廚房與飯廳所需要的東西;幾張普通的桌子和一打椅子。有人送了我們一台管風琴,也給我們送來足夠的食物...」²

這棟房子是1906年3月30日,由陸軍上校Joaquín Pereira Vale所購得。究竟是什麼動機促使Pereira陸軍上校把房子捐出來成立學校呢?

我們從研究巴西省會歷史的Dora Abranches Viotti修女,於1979年3月26日,自上校的孫女,也是道明會的Luzia Augusto Curado修女那兒獲得下述的證言:

「我的祖父Joaquín Pereira Vale,在他的生活經驗中深深感受到,透過女青年的培育以革新Pirenópolis社會的重要性。

他在一次道德的墮落中明白人性的脆弱。他有一個親生女兒,這使他接近天主,並激發他為女青年建立學校的想法...」³

由此可知,這位上校希望為家鄉革新風氣,並為此理想費心,且投入大筆財富。1901年,教區主教Prudencio Gomes da Silva,普諾神父和陸軍上校Joaquín Pereira開始協商,從他們的交談中產生了Pirenópolis的「無玷之母學校」的構想。

讓我們再回到姊妹們那裡,當晚她們在新會院裏必休息得很好。

¹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3, Pirenopolis, 8-XI-1911.

²同上, 15-X-1911。

³ABRANCHES VIOTTI, Dora. o.c. AHFI, Roma P.4/2a, pág. 47

第二天,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通知撒拉曼加城,告知已平安抵達。她們先與副主教談了一下,提醒幾件事之後,隨即拍發下述電報:

「平安抵達,Purísima開幕,通知維多利亞的主教,Pirenópolis, Mannela。」¹

此刻,讓我們先暫時將視野移到西班牙。在總院裏,姊妹們收到新的好消息是多麼喜樂呀!

甘第達修女立即與維多利亞的主教聯絡:

「感謝天主,我極歡愉地告訴您:我親愛的女兒們已抵達Pirenópolis。今天早上,在領聖體前,我收到一通電報...懷著感恩的心參與彌撒和領聖體,最後,駐院神父起音合唱大讚美詩...您說過,這會院的建立是天主的事,說得真對,一切到目前為止都很順利,我們希望繼續如此...」²

幾天之後,會祖在一封寄給伯爾納德學校的院長Agueda Rey修女的信中,吐露對天主的感恩之情,提到這件深植她心中的主題:

「關於我們在巴西親愛的姊妹們,她們給我們拍了一通電報...,她們繼續快樂地前往Pirenópolis;這個月初收到另一通電報,告知已抵達Pirenópolis...。得悉我親愛的女兒們安全抵達,我心中是多麼高興滿足...。大家聽到她們安抵遙遠的會院的消息,都滿懷興奮。」

在修會成立四十週年的同一天,那遙遠地區的第一所會院也將開幕。我們感謝天主,願我們能好好回報天主所賞賜的洪恩...」³

會祖在同一封信上也告訴Agueda Rey修女:

「我看她們已收到公函了...」

¹AHFI, Roma A.3.1.1/1/23, 8-XI-1911.

²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9-XI-1911.

³會祖致A. Rey 修女信函, 20-XI-1911.



D. Prudencio Gomes da Silva
Obispo de Goiás

會祖所指的是寄往各學校,通知院長三年期任命的公函。其中一封的目的特別是為前往巴西的姊妹,為旅程的順利祈禱。公函的日期都是1911年的9月30日。

我們前面已提到創立新會院的展望,以及接受某些邀請。我們來看看甘第達修女是如何欣喜地告訴Cadena y Eleta主教:

「我想告訴您一個消息,相信會中悅您。有人邀請我們在巴西的聖保羅省,Campinas教區的莫西米林市創立另一所會院。透過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院長神父,邀請者是Campinas教區的主教。會院地點由主教座堂的唱經神父Nora提供。他是莫西米林的本堂神父;此地離桑多斯港不到六小時的火車行程。非常近。他們說,我的女兒們前往Pirenópolis時曾經過那車站。由於他們要求立即答覆,我們已接受邀請。

請為此事一切順利祈禱,因為我在主內盼望能如此。...」¹
Prudencio Gomes da Silva主教於11月29日寫信給甘第達修女,回覆她在10月7日所寄出的信,感謝會祖讓她的女兒們前往他的教區,使他擁有更多成員,能為拯救人靈而工作。

他稍後提到姊妹們是如何合宜地接受百姓和教區副主教的接待。提到學校的開幕時,他許諾將頒發一切必要的文件。主教也告訴會祖,他已與院長Manuela Azcue修女通信,由於他尚身負許多其他責任,願意儘可能提供僅有的協助。最後,他感謝全體修會為他所舉行的奉獻與問候,並降福大家。²

讓我們再回到位在Pirenópolis的la Rua Nova街的會院。從姊妹們抵達該地到12月8日,其間不到一個月,為籌備教育工作而言實在太短。她們在生活中也慢慢發現:

「現在,我們因不少訪客而暈頭轉向,尤其是語言上的困難,我們幾乎聽不懂人們在說什麼,因為發音是那麼不一樣...」³

從我們現在的觀點,我們很難理解何以能在一個月內面對如此大的困難,姊妹們真的很勇敢。此外,普諾神父為她們找的家教也因故不能來,因此,她們說:

「我們在這裡,單獨地從事所能做一切...,普諾神父時而教我們一些...」⁴

¹會祖致 Cadena y Eleta 主教信函, 9-XI-1911.

²Goiás教區主教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4; 29-XI-1911.

³Azcue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5, Pirenopolis, 15-XI-1911.

⁴同上, 1-XII-1911.

Pirenópolis會院院長繼續喜樂地告訴會祖,在那會院中所發生的一切:主教的許可如何抵達會院,准許在會院內舉行聖體降福的禮儀。同樣,她也提到修會團體駐院聽告解司鐸的任命,當然是普諾神父。在特殊情況時則由Francisco Javier da Silva神父擔任,他是Corumba教區的副主教。這位神父在姊妹們剛抵達不久便來探訪她們。

Manuela Azcue修女繼續向會祖報告Goias教區的主教寫了一封長信,願提供一切協助。她接著說:

「他要求我...經常與他通信,不僅報告學校的情況,也可告知任何困難,使他能親自提供幫助。他在公報的編輯上...,免費印了兩百份學校計劃的宣傳單。您看,他為學校的興旺而盡力做他所能做的...,並宣佈其他會院建立...。願天主在一切上受讚美。孩子們入學的年限由主教決定,因此,我們可收錄直到十歲的孩子。

我們相信贊助人很高興,我們與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到目前為止相處甚歡。

九日新學期開始,不知我們將如何面對酷熱...,我們一整天都在流汗...」

Azcue修女有些擔心,因為還沒接獲文件,她說:

「我想文件應該快到了,我們尚不能許諾在至潔之母瞻禮日能出示什麼;而普諾神父說有必要出示文件...」¹

無玷之母的慶日接近了,學校在那天正式開幕。Pirenópolis會院日誌未被保留,當會院關閉時也同時遺失了。我們也沒有較晚的歷史資料,因為也同樣遺失了。然而,我們有第一手的見證,即Pirenópolis的院長Azcue修女寫給會祖的一封信,告知當日所發生的一切。

她在信中詳述那美好的一天,教育的工作即將開始。讓我們摘錄她的話:

「我們學校終於在八日落成。副主教在前晚就到了,代表主教來參與的蒙席和副省主席也來了...

¹Azcue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5, Pirenopolis

蒙席在早晨舉行隆重彌撒。到了指定的時刻,即下午兩點,當地政要和許多男女貴賓,以及城裡的樂隊都聚在一起。這裡處處都少不了音樂。

依主教的命令,我透過蒙席在聖體前宣示,以葡文宣讀了一份信仰的聲明;然後,蒙席在舉行開幕式的大廳內發表一篇熱心的講詞。接著,我致詞感謝大家對我們所提供的一切等等,講稿是普諾神父事先為我們寫的。

管樂隊演奏了一曲...,接著的儀式是前往聖堂,一齊唱大讚美詩,蒙席以聖體降福大家,以聖母歌結束...」¹

學校的開幕禮儀在呼求聖母瑪利亞聲中結束,而這所「無玷之母」學校也是在至潔母親顯明的庇護與特殊的照顧之下誕生的。

Azcue修女在信的最後提到贊助人的喜悅:

「他們非常高興,並祝賀我們...。接著,孩子們開始註冊。」

課程於十二月九日開始:

「你們去...教訓萬民...」(瑪廿八:19)

誰能想像那六位勇敢的女子,在具體情況中實行這福音勸諭所付出的努力與犧牲?然而,勝利是屬於付出努力的人!她們盡全力投入教育的服務,在教學中相互成長,對當地習俗日益熟悉,與Pirenópolis地方的百姓緊緊相繫。她們忘我地投身於這新環境裏,以最大的愛心耕耘天主託付於其手中的這一小片土地,獲得全體的讚賞與推崇。

結果是許多地方紛紛邀請我們修女去建立會院,Azcue修女明白在撒拉曼加的成員並不多,遂懷著很大的使徒心火說:

「以耶穌孝女之名為榮的人是多麼地喜樂,能在主的葡萄園中為光榮天主而工作!願每位初學生能帶來十位有精神且勇敢的保守生...,願大家都妥善準備,因為這塊土地很遼闊...」²

孩子們開始報到,她們也接受住宿生。人數在起初並不多,她們希望在聖誕節後能增加人數。

¹同上, A.3.1.1/3/7. 這位蒙席即先前提到的 Corumba 的副主教。

²Azcue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3/7, Pirenópolis, 15-XII-1911.

此地最困難的是聯絡。村鎮之間距離很遠,學校相關宣傳資料無法送達。但是無妨,姊妹們將逐步把天國的好消息通傳到巴西各地,以上主之名逐日散播福音的種子。

每日清晨,她們祈求聖父使其工作能結果實:

「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父什麼,我必要踐行...」(若十四13)

然而,使種子發芽生長的是耶穌自己。

巴西向修女們敞開門戶,在恩惠的互贈中,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女兒們與聖十字架 (Santa Cruz) 這片土地,彼此交付自己所有的的一切。

此時,在撒拉曼加城的情況如何呢?

當她們收到姊妹們寄去的消息時,也生活在喜樂的迴響中。

初學院在12月17日的日誌寫到:

「我們今天收到Pirenópolis姊妹的信,感謝天主,她們很好...」¹

在撒拉曼加城裏,我們同時也聽到另一個新地名:莫西米林,這可能是將來建立會院的地方,另一塊撒播福音種子的園地。誰會被選來開墾這片土地呢?答案很快便揭曉。

¹DSn, AHFI, Roma A.4.5/7, pág. 18; 17-XII-1911.

準備派遣第二批修女

首批耶穌孝女被派往美洲不久,修會隨即開始考慮第二批修女的派遣。

先前我們已看到,Manuela Azcue修女在剛抵達Campinas時,即建議修會接受在廣闊的巴西建立第二所會院。她後來從Pirenópolis拍電報給總會長,希望她接受這項提議。

Eusebio Sacristan神父以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會長Ozamis神父的名義,向撒拉曼加提出這邀請,建立會院的地點是在莫西米林市。¹

參議會一接受這項邀請後,遂加速進行相關事宜,因為這計劃必須儘早實現。會祖立即與Sacristan神父通信,確立其中的條件。參議會也在1912年1月1日的會議中任命新院長和團體的成員。²

同月3日,總會長發出一封公函,通知修會各會院在巴西建立第二所會院的消息,並請求資助。組成莫西米林團體的成員是:Antonia Beloqui修女擔任院長,Josefa González修女為副院長,Juana Uranga修女擔任參議,會計則由Ángela Hernández擔任;另外還有兩位修女Catalina Altuna和Dolores Arin。將遠行的姊妹在一月便陸續抵達總會長所居住的初學院。會祖願意在她們離去之前與她們一起生活幾天。

會院日誌讓我們曉得姊妹們抵達時的情況。

「1月9日,Wenceslada和Catalina Altuna兩位修女從貝爾朗達來到這裡;前者是為參加參議會,後者則是為前往巴西...

13日晚上,María Arruti和Fermina Altuna修女從塞高維亞來到這裡;前者是帶錢來給要去巴西的姊妹,而第二位是來向她的姊妹辭別...」³

¹Sacristan 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1/7, 5-XI-1911

²AHFI, Romas C.0/2/fol. 91.

³DSn, AHFI, Roma A.4.5/7, pág. 21-22: 9 v 13-I-1912

我們記得Juana Uranga修女原本是被指派為首批遠行的團員之一,但基於個人因素,會祖認為在那時不要派她前往較為明智。過了不久,Juana修女自己寫信給會祖,表達自願前往巴西的意願:



Primera Comunidad de Mogi Mirim con la Madre Fundadora

「倘若建立其他會院需要姊妹們,您知道,要我前往,我沒有困難,而且我深感喜樂;因此,請勿忘記我的渴望...」¹

會祖沒有忘記,她被選為建立第二所會院的成員之一。

接著,兩位屬於多祿撒會院的 Antonia Beloqui 和 Agueda Hernández 修女抵達總院,第二批遠行的姊妹們全都到齊了。初學院日誌記錄了出發前最後幾天的景況。提到:

「前往巴西的姊妹今天開始作避靜...」²

將遠行的姊妹們21日在總會長和其他參議修女陪伴下,與學校團體的修女們共度一天。

首批在22日先行離去。Josefa González和Catalina Altuna兩位修女比其他人早兩天出發,使前者能向家人告別,她的家人會在前往卡第斯港的路上等她們。然後,她們再與其他姊妹會合。

到了最後一天說再見的日子,她們一一與會祖親切地擁抱,她們想,在世上將再也看不到她了。一句「直到天主願意的時候」在姊妹們心中交織著喜樂與痛苦。痛苦的是割捨一切的困難,喜樂的則是期待與那片等待她們慷慨交付的土地相遇。

1912年1月24日凌晨,日誌的記錄者的敘述:

「今天凌晨四點,Antonia Beloqui,Agueda Hernández, Juana Uranga和Dolores Arin修女出發,陪同前往卡第斯送行的有Francisca Beloqui和Josefa Uranga修女...

會祖在辭別時很難過,這是很自然的,但她們離去時很喜樂...」

3

旅程開始。她們在Placencia等待與Josefa González和Catalina Altuna修女會合。Josefa修女的家人也在那裡,彼此平靜喜樂地道別。

途經Caceres時,耶穌孝女會的好友Consuelo Giron夫人為她們帶來豐盛的點心。

¹J. Uranga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A.3.7/25/164, 17-X-1911.

²DSn, AHFI, Roma A.4.5/7, pág. 23; 18-I-1912.

³同上, pág. 24; 24-I-1912.

抵達卡第斯港時,文德夫人的妯娌 Petra Ortiz de Urbina夫人熱情地款待她們,還請她們前往「羅馬大飯店」。

隨後,她們拜訪船公司的老板Pinillos先生,碰巧他不在,不過見到他的女婿。他殷勤接待修女們,並知會船長加以特別關照。姊妹們領了船票後先行告辭。

26日下午,她們前往碼頭託運行李。回到飯店時,便與撒拉曼加聯絡,告知初步的行程。Beloqui修女在信尾提到:

「何以我們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如此順利呢?這是因著我們至敬愛的母親的祈禱與祝福,以及我們在西班牙的姊妹們的懇求...」¹

27日是預定的開船日期,在感恩禮及聖體的支持下,她們已準備就緒,用過午餐後便離開飯店。在Josefa González修女稍晚從「巴塞隆納輪」寫給西班牙的姊妹們的信中,提到這最後的時刻:

「當我們靠近碼頭時...,眼中出現一陣熱潮,我讓淚水流了約兩分鐘,控制它反而不好,而且,並不因為流淚而會絲毫減少勇氣與精神...」²

她們還有另一段困難的時刻,即是與前來卡第斯港送行的姊妹們說再會。她們是遠行的兩位修女的親姊妹,自然難以割捨,但都以平靜和慷慨的心來面對。

最後一次的擁抱!最好還是靜靜地,因為某些感受是無法描述的。

遠行的姊妹向我們敞開心門,告知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時刻的:

「當與我們心愛的姊妹Josefa Uranga和Francisca Beloqui辭別之後,我們上了船,進到客艙裡彼此擁抱,彼此勉勵要互相扶持以成聖...,為能在祂聖意帶領我們前往的地方,在天主交付給我們的人靈內,也努力進行聖化的工作...」

她們聽到汽笛聲響起,情緒也升到高點:

「此刻發出訊號,輪船即將啟航。再見了!我們至愛的母親!當妳面朝我們所愛的西班牙南部眺望時,請您降福我們...」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1, Cadiz, 26-I-1912.

²J. González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9/2, a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27-I-1912.

Beloqui修女也敘述心中所想到的一切：

「您的六位女兒在這裡...，在巴塞隆納輪內，或更好說是在一座大宮殿內，被無數殷勤的照顧與世俗的舒適所圍繞，但是，看來我們將沒有司鐸能舉行彌撒聖祭...」

她們與在西班牙的姊妹聯合在一起，想像她們此刻會做些什麼...。接著，暈船也自然出現了，但只是略提一下，沒多說什麼。

Josefa Uranga修女在上述Beloqui修女的信尾向會祖寫了幾個字報平安，希望會祖能放心。其他姊妹也敘述自己的感受，Antonia Beloqui修女繼續：

「今天29日，我們早晨起床時心情愉快...，天氣非常美...，壯闊的海洋上有些許風浪，使船身左右搖晃著，我們稍晚抵達Canarias...」¹

當她們抵達Afortunadas群島時非常興奮！讓我們直接引述她們的話：

「我們靠近碼頭.....親愛的母親，那是一片多麼壯麗的景色！怎麼解釋呢？不可能的。為何我們親愛的Pirenópolis的姊妹們沒有提到這港口呢？從我們輪船的最高處突然出現一簇美麗強勁的火焰，這是要求進港的第一個信號，鮮紅色的火焰...；在海上可看到無數的火花在跳動著...，從船上又射出另一道白色亮麗的火焰...，此時船先暫停...，面對的是‘Valbanera’輪，看起來小得多...」²

這是Josefa González修女一貫犀利熱情的筆風，不會漏失描述眼中所見的一切細節，她希望在西班牙的姊妹與她們分享所見到的一切。

Antonia Beloqui修女開始記錄一系列在船上日記：

「1912年1月29日...，我們在七點半時抵達Canarias...；觀賞入港時的景色，體驗到新奇和喜樂，明亮的Las Palmas，許多家庭

¹ 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3.1.1/8/2, a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27-I-1912.

² J. González 修女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3.1.1/9/3, a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29-I-1912.

與街道的燈都在照耀著...,我們觀賞這一切和其它細節後,才回來休息...

今天早晨,我們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起床,上了甲板,想看看船啟航的情況...,並和西班牙領土道別,今天(30日)早晨十點半時,這片土地從我們目光中消逝...」¹

誰能從這最後幾個字裏揣測其中所包含的豐厚情感呢?.....然而,心胸開闊而勇敢的她們是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忠信女兒,完全相信並信賴天主:

「我們是怎樣逐漸經驗到天主眷顧的效果呀!...我們一切都好...」

她們不願意有片刻消沈沮喪的感受:

「暈船的小麻煩已經消失了...」²

這次遠行團體的院長修女,即上面描述過程的那位,覺得自己有責任向會祖報告每日行程,如何安排祈禱,和每一個人的本分...等等。她也對船長和其他「巴塞隆納」輪工作人員的殷切照顧表達感謝,也不忘感謝同船的旅客:

「旅客們...也關心地問候我們...」

Josefa González修女在31日寫道:

「我們六人在輪機長的陪同下巡遊全船,船舵、船首、船尾、廚房...」³

過了幾天...,2月4日抵達赤道,天氣很炎熱,雖然如此,旅程仍很愉快。院長修女在後來的信上告訴會祖,船速由於強風的影響,將延後抵達。

Beloqui修女在接近陸路時,不禁歡呼:

「今天,10日,...我們已經看到el Cabo Frio,充滿喜樂,想到今日凌晨時,我們將在桑多斯港...」⁴

¹ 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2, a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29-I-1912.

²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2, a 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29-I-1912.

³ J. González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9/3, 29-I-1912

⁴ 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2, a bordo del vapor "Barcelona", 10-II-1912.

輪船抵達的日期是2月11日,路德聖母的慶日,這位在天上的好母親如同海上的明星,引領著她心愛女兒們的旅程,並在她的慶日愉快地入港,踏上期待已久的巴西領域。



Vapor “Barcelona”, donde viajaron nuestras Hermanas.

我們現在來聽聽另一位遠行的修女 Joséfa Uranga 所說的：

「抵達美麗的桑多斯港...，一位傳教士代表莫西米林 的本堂神父來接我們。他是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 Feliciano Yague 神父，住在 Campinas。」¹

她接著提到，下船之後，神父先帶她們去一所女修院用餐，大家對她們都很親切和善。後來，她們搭火車前往 Campinas，我們來看看她們在途中的感受：

「啊！好美的田野景緻...，到處都生長著綠色植物，神父告訴我們這地方尚未開墾...」

Uranga 修女繼續描述旅程，途經一座大型的豪華車站，有一件事特別引起注意：

「不曾聽到大聲說話的聲音，他們是多麼謙和有禮...；巴西人，都是白種人...穿著與在西班牙一樣...」

晚上，她們在 Campinas 過夜，Yague 神父帶她們到一間旅店休息。

第二天，她們終於能領受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一路上她們都沒有機會領受這些聖事。

接著，她們問候了幾位瑪利亞聖心會的傳教士，Yague 神父建議她們參觀「耶穌聖心」學校。這所學校自 1909 年起即由法國的 Nuestra Señora del Calvario 女修會興辦。

回到下榻的旅店時，已是上午約十一點，Moises Nora 蒙席來與她們會合，他是莫西米林城的副主教，將帶她們抵達目的地。彼此互相介紹以後，雙方都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修女們與副主教和 Yague 神父一齊共進午餐。隨後，辭別了 Yague 神父，一行人前往火車站搭火車到新家。

當她們進入莫西米林城時是下午五點，日期是 1912 年 2 月 12 日。

¹J. Urganga 修女致會祖信函，AHFI, Roma A.3.1.1/10/2, Moje Mirim, 16-II-1912.

抵達莫西米林城

莫西米林位於古老的Moji de los Campos,是聖保羅省內陸幾個最古老的城鎮之一,由十六、七世紀在巴西茂密叢林中的探險者「Bandeirantes」所建立。他們曾擄獲印地安人,並佔據黃金和其它寶石礦藏,他們也在當地駐紮並建立聖堂。在每一處的「Bandeiras」都有一位隨營的司鐸。

早期探險者的營地快速發展。1751年11月初,莫西米林城脫離Moji Guacu教區,升格為一獨立的教區。1769年,它晉升為「鎮」,1849年則名列「市」的範疇,1852年更成為當地的教育首府。

莫西米林城裏有一所特別恭敬聖若瑟的小教堂,另有一所聖堂則恭敬玫瑰聖母。¹本堂神父Nora蒙席整修了這座聖堂,以後將為學校所用。這所學校的成立將滿足當地政府和教會人士長久的期待。

當耶穌孝女抵達時,莫西米林已不是1720年代的原始村落,人口已大幅增加。當初在為聖堂建基時,還曾召集本地身強體壯的居民協助。

莫西米林城的居民因其鐵路而自豪,1875年隆重開幕時,國王伯鐸二世曾親自蒞臨。本地自1886年起即擁有印刷業,在首要廣場還可享受清潔的飲水。仁慈之家(la Santa Casa de Misericordia)也於1888年落成。

1889年時,城中已有六、七千位居民。

莫西米林城自1900年起有多方面的改善:有一學術團體、書店、文具店等等。1906年開設第一家製冰和啤酒的工廠。1908年,莫西米林已有電力供應,一家娛樂性質的酒吧也開業了。

¹參閱 *História del Colegio Inmaculada Concepción de 莫西米林*, AHFI, Roma P.4.6c, págs. 1 y ss.

在同一時期,玫瑰聖母堂正對面的廣場內也興建一棟大樓,成立輸電中心,城裏也擁有自來水和下水道的工程設備。

這就是耶穌孝女抵達時的莫西米林。

本堂的善會和許多人都在車站迎接修女們,好奇地想認識那幾位遠從歐洲而來,並將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外國人。

當Juana Uranga修女寫信給撒拉曼加時,提到:

「這幾天,國家元首剛去世。在國喪期間,沒有演奏音樂...」-- 她繼續說:

「我們徒步走向本堂,有幾位女青年陪我們,她們幾乎都穿白色衣裳...」

到了目的地,本堂神父Nora蒙席以有力的講詞向修女們致上最崇高的歡迎之意。後來,她們到本堂神父家裏,桌上已擺滿了豐盛的食物。用餐後,她們前往學校,即她們將接管的新會院。

她們從聖堂走進去:

「真是好美呀!美得無法形容...!」-- Juana Uranga修女在抵達幾天後寫給會祖的信上這麼說。

會院給她們的印象真是太好了:

「我們每人有一間單人房,裏面有一盞聚光燈... ; 廚房、寢室和洗衣房都有自來水和有蓋的水槽; 有三座果園,都用土坯牆圍著,我們將把其中一座闢為花園...」¹

本堂神父領她們看了整棟房子以後,遂和其他陪同前來的人先離去。修女們終於能靜下來,走到聖堂,抬頭看到哥德式的玫瑰聖母像在主祭台的壁屏上,大家輕聲地唱著大讚美詩,深深地感謝天主。

姊妹們重新再看一遍房子,彼此交換感受,大家都很高興。現在,是休息的時候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她們去本堂望彌撒。蒙席隨後邀請她們去他家裏喝咖啡。回到會院後,她們幾乎一整天都在接待訪客。

幾天以後,某些困難開始出現。其中之一是蒙席的原意,好像邀請修女們建立會院,除了教育女孩之外,也同時照顧病人。當他得悉我們修女只能從事前項服務時,有些不快。

¹J. Uranga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10/2, 莫西米林, 16-II-1912.

Juana Uranga 修女溫和地向他解釋,照顧病人不是修會成立的目標,修女們不能接受。蒙席好像了解了,因為他此後未再提這件事。Beloqui 修女告訴會祖:

「他沒有向我們顯示任何的不快...,做一切也都很和善...,很看重我們,對我們很尊重;我們也努力以禮相待...」¹



Primer colegio de Moji Mirim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4, 莫西米林, 17-II-1912.

至於新學校的名稱,會祖原本希望奉獻給耶穌聖心,但有些困難,我們後來看到Campinas教區的主教決定以「無玷聖母」為校名,這所新學校將同樣在聖母的庇護之下成立。

關於免費的班級一事,蒙席的意見是不要設置在學校裡,修女們則願意在同一處,結果還是按照蒙席的意願。

Antonia Beloqui修女繼續向總會長敘述其他的事:

「他們也建議我們為年輕的小姐教授一些技能課,就像在撒拉曼加的學校那樣,對本城會大有助益,可惜我們語言不通,人員也不足...」

我們還不知道後來會怎樣,必須等到與教區主教會晤以後。按照Nora神父所言,將在本月22日。這位神父將向主教提出其計劃...,與我們同往的還有一位本城最好的女老師。

這位女老師是自願來幫助我們學習葡萄牙文的,還有另一位親切溫和的小姐...。如果您看到她們是如何盡心地教我們,您會流下喜樂與感恩的眼淚...」¹

¹同上。

在主教降福下

開辦第二所「無玷聖母」學校

1912年2月22日,是耶穌孝女與Campinas教區可敬的Joao Batista Correa Nery主教約定會晤的日子。

這位主教是一位幹練的外交人員,也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和傑出的演講家,擁有非凡的智慧,無限的慈愛,又極具福傳的精神。

在會面之前,修女們必須先把學校的說明書和宣傳計劃準備好,以便與他會晤時請他批准。Beloqui修女在信上提到的那位女老師,Guillermina Januaria dos Santos,以其多年的教學經驗,也參與構思,擬出學校未來的培育方針。她從本月十九日起即完全投身,與姊妹們一起工作。

上述日期到了,一切都已準備妥當。Antonia Beloqui和Josefa González兩位修女,以及副主教Nora蒙席和女老師Guillermina準備前往Campinas。

約11點時,他們到了主教公署,主教很親切接待他們。

幾天以後,Beloqui修女在寫給會祖的信上描述了這次會晤:

「主教首先告訴我們,他已收到您的信。我們交給他撒拉曼加主教和Eusebio神父的信,以及我們的一本會憲...。至於學校名稱,天主聖意有其安排。神父和Guillermina老師已說明意見,並表達我們所渴望的校名是耶穌聖心,主教問及我們修會的會名,我們回答了...。在提到至潔始胎之母時,他說:莫西米林學

校的校名將稱為無玷之母〈Inmaculada Concepcion〉。天主和聖母願意如此稱呼它,就像在西班牙一樣,第二所校名與第一所的一樣...」¹

Beloqui修女繼續描述與此有關的細節。蒙席是如何向主教介紹學校的說明書,以及一份全院契約的範本。

接著,主教詢問她們在海上和在陸上的旅程,希望知道她們是否喜歡巴西... 同時也許諾,無論何時需要他時,他都願意提供協助。

Beloqui修女繼續:

「主教對Nora蒙席提到,應以書面要求祝聖聖堂的許可,安置聖體,在我們慣例之日舉行明供聖體,並擔任我們平時的告解司鐸神父...」

上述這些事都有很好的安排,修女們已獲得牧者的降福,可以開始起步了。接著,她們提出所想要實行的:

「我們將在3月1日開始為來報到的孩子們註冊; 17日學校開幕,18日正式上課; 一切都靠天主的助佑。

至於女傭方面,我們在主日學校和在這裡都有。關於照顧病人的事,沒有再提起...。至於給貧窮孩子在學校以外的地方上課的事,我們認為必須在同一學校授課...」

她接著提到學校的宣傳計劃單,目前已快印好。一旦準備好了,便會馬上寄出:

「Guilhermina老師很認識莫西米林這地方,通曉語言...,幫我們很多忙,並定出價位...」

她在信尾所說的幾句話,忠實地反映出修女們不熟悉當地語言,在用非本國語言溝通時,所需的努力:

「我們經歷多少困境啊,我們的母親!從這巴西語言開始,而要等到我們能大略知曉這語言的時候...」²

直到學校開課以前的這段時間,修女們密集地學習語言,同時也整理每項東西。副主教Nora蒙席則忙著在這時刻提供一切所需,並派人修理別人借給她們的一台風琴。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3, Moji Mirim, 25-II-1912.

²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5, Moji Mirim, 25-II-1912.

她們也透過Guillermina老師在物質方面接受不少幫助。這位女士是耶穌聖心善會的主席,她保留每年九日敬禮所募捐的基金,以傳教的名義用來支持學校。她認為沒有任何傳教活動會比設置一個在市內的修道團體更好。

3月17日,學校預定在今日開幕。早晨八點, Nora蒙席先祝聖聖堂,接著是學校,遊行經過整棟大樓,當他以聖水灑各個房間時,大家一路上都唱著讚美詩相和著。

接著舉行彌撒,他發表一席動人並富深意的講道詞。典禮以聖體降福結束,聖體同時也常駐在會院中。¹

下午,大家隆重地公唸玫瑰經,結束一整天的禮儀。耶穌孝女從此刻起,在巴西擁有另一所學校。

第二天,修女們開始教育工作,這是大家多麼期盼,又是多麼害怕的一天!她們自己告訴我們第一天的學生人數:

「我們開始上課時,有二位住宿生,二位外宿的付費生,二位外宿的免費生和八位幼童;音樂班有兩位;手藝班有兩位;繪畫班有一位...」²

修女們在那片新土地上,以愛心接待逐漸加入的每一位學生,但並不因此就沒有挫折困難,只是這些更鼓舞她們更完全地自我交付。

3月初的某一天,在學校開幕之前,瑪利亞無玷聖心會在Campinas的院長Francisco Ozamis神父來訪。姊妹們從西班牙來莫西米林途中,曾經過那城市,也曾認識這位神父,他曾熱忱接待她們,也很願意幫助她們。他這回造訪是為了兩個重要的主題:聖召以及修會在巴西的拓展。

這兩個主題正是甘第達修女內心所關切的!深諳會祖心事的Beloqui修女急著儘早告訴她:

「他告訴我們...能給我們提供聖召,且在目前向我提到三位女青年...」

她請示會祖,想知道應如何進行,並進一步說:

¹參閱 *História del Colegio Inmaculada Concepcion de Moji Mirim*, AHFI, Roma 0.4.6c, págs.3-4.

²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7, Moji Mirim, 24-III-1912.

「神父說,她們目前可以先在此地接受保守的培育;然後有機會時,去西班牙入初學,他們也是這樣進行的...」

這問題必須冷靜思量,畢竟修女才剛剛抵達這片土地啊...!事實上,成就第一個巴西省會的聖召還須經過一段時間,但後來有許多人跟進。

那一天所討論的第二個主題是建立會院。他認為最好能在首都聖保羅,或是在Campinas也建立會院,使修會能獲得信譽。

我們已看到,天主在這起初的時刻已有不同的計劃。耶穌孝女在巴西的福傳工作不是從大城市,而是從小鄉鎮開始的。

Antonia Beloqui修女很實際地說:

「我在此不能不多說一下,在巴西的教育已非常進步,必須具備良好培育者才能在此有所貢獻。昨天有人告訴我們,在聖保羅市...政府已建立一所免費的教育中心...;很注重人民的福祉,提供教學的教具(但是不包括要理講授) ...」

為免得會祖擔心,她還加上:

「我們的母親!...請不必擔心,我們有一位良善慷慨的Nora蒙席照顧,不必憂慮我們會缺乏什麼...」¹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6, Moji mirim, 10-III-1912.

生命的最後步履

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甘第達修女,眼看著在巴西兩所會院的成立,又預見成立其它新會院的可能性很大,內心充滿無限喜樂,不禁想:倘若能有更多的姊妹們該有多好!

巴斯各省有許多聖召,且繼續在增加當中。若能在那裡設置一所初學院,聖召必然會更多。甘第達修女心中早已有這此計劃。

現在,讓我們先回到幾年前的多祿撒鎮,即學校剛成立不久的時刻。艾朗神父曾有此提議,會祖則加以蘊釀成熟。我們來看看《修會記事》的記載:

「會祖總是渴望犧牲自己,帶領別人到基督那裡。她認為,達成此目的極有效方式是在多祿撒鎮建一所初學院。如此,聖召會更豐富,也更堅固...」¹

會祖心想,初學生在那裡的善表將吸引附近的女青年交付自己為天主服務。另一方面,語言和習慣也有助於堅定聖召。

《修會記事》繼續:

「她與維多利亞教區可敬的Ramón Fernández de Pierola主教商量此事。主教得悉我們會祖的目的,非常高興,...許可設置初學院,其最初一批的初學生有Francisca Uranga、Josefa y Carmen Celaya和Josefa Antonia Eceizabarrena幾位修女。這應是在1889

¹RHb, AHFI, Roma A.5/3, pág. 152.

年年底。為我們會祖而言,沒有反對和挫折是件奇怪的事...,好天主正是如此以極大的痛苦來考驗她...」¹

多祿撒會院日誌提到這幾位初學生時,說:

「5月15日(1890年),三位保守生領受會衣...18日,另一位...」²

這所會院日誌缺漏了1890年6月至1892年10月,所以我們無法得悉多祿撒初學院的更多資料。唯一存有的《修會記事》告訴我們其相關消息:

「在起初最意想不到,且一切呈現美好遠景的時刻,甘第達修女收到撒拉曼加女修道院總管Ramón Barberá神父的通知,因為新的初學院未經撒拉曼加主教的許可,應視為無效的初學院而須關閉。

初學院基於這道命令而停辦,在那裡的初學生於1892年6月遷往撒拉曼加的初學院...」³

艾朗神父在那個月為了遷移初學院的事,寫信給會祖,鼓勵她:

「我很高興初學生們到撒拉曼加城,既然那裡有良好的精神,大家在一起有利於全體都獲得那精神,不僅在聖德上,在閱讀上也會成為一種鼓勵...」⁴

時光流逝,會祖這份理想仍在。1907年9月5日,參議會中決定進行必要措施,以便在多祿撒鎮開設初學院,這決議到具體成為事實之間還需等好幾年呢!⁵

在修會總檔案中存有主教聖職部的覆文,授權給維多利亞教區的主教,得許可初學院的成立,日期是1912年1月10日。⁶在會祖心中孕育這麼久的理想終能實現。

1912年3月20日。甘第達修女在多祿撒鎮,會院日誌記錄:

¹同上。

²DT。

³RHb.

⁴艾朗神父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1A.1.0/1/170, Santiago, 21-VI-1892

⁵AHFI, Roma C.0/2/fol. 30; 5-IX-1907.

⁶AHFI, Roma A.2.0.0.1.8/6; 10-I-1912.

「Martinez神父到了...,與會祖談到...一位望會生,並決定讓她留在那裡開始保守,既已有羅馬的許可,會祖想在那裡設一所初學院...」¹

幾天以後,日誌提到上述那位女青年:

「...她開始保守,負責照顧的是Petra[C. Conde]修女,而在缺失方面,由Julia[Sanchez]修女督導」²

日誌也告訴我們其它資料:

「5月23日,Florentina Caballero小姐也加入保守,但一直到她接獲會祖的信時才開始...」³

27日,日誌告訴我們:

「從旁布隆納來的Matilde Barquero小姐...抵達並留在這裡,等會祖許可即開始保守,此刻與Florentina Caballero小姐在一起...」⁴

在3月份入保守的那位沒有留下來,她對聖召的不確定可能是上述兩位望會生延遲入保守的原因。她在5月31日離開,另外兩人立即進入保守階段。

「6月2日,由Petra修女帶領Florentina和Mitilde兩人開始保守。」⁵

後來,保守生的人數增加:

「同月15日,年輕的María Semperena留了下來。18日...Manuela Garmendia...」⁶

會祖親切地關懷這幾位初度奉獻生活的女孩,注意其起居,鼓舞她們全力準備自己成為真正的耶穌孝女。她在去世前不久曾寫給Florentina和Mitilde兩封信,是我們上述的最佳證明。

1912年7月30日,參議會任命Enqenia Goicoechea為新設初學院的暫時性導師,她在會祖去世之後才開始履行這項職務。⁷

¹DT, AHFI, Roma A.4.2/13, pág. 79; 22-III-1912

²DT, AHFI, Roma A.4.2/13, pág. 81; 30-III-1912.

³DT, AHFI, Roma A.4.2/13, pág. 90; 23-V-1912.

⁴DT, AHFI, Roma A.4.2/13, pág. 91; 27-V-1912.

⁵DT, AHFI, Roma A.4.2/13, pág. 92; 2-VI-1912.

⁶DT, AHFI, Roma A.4.2/13, pág. 95; 18-VI-1912.

⁷AHFI, Roma C.0/2/fol. 98.

在會祖生命的最後階段,有一件事我們不能輕易略過:即是向羅馬申請會憲決定性的批准。

1912年5月10,總會長和其參議會向教宗庇護十世申請批准會憲。申請函由會祖親筆執寫,所有參議修女簽名。¹

為此目的,會祖請求所有認識的主教們為修會寫推薦函。他們有許多位將推薦函寄來,全都稱揚耶穌孝女們的使徒工作,良好的精神和帶給社會的益處。²

¹AHFI, Roma A. 2.5/1, 10-V-1912,

²Cf. AHFI, Romqa A.2.5/3, 23-V-1912.



1.Imagen de la Inmaculada del Colegio de Pirenópolis

2.Iglesia parroquial de Pirenópolis

適應新環境

我們前面暫停描述巴西兩個新團體的生活,因為她們必須先認識新環境。現在,讓我們以摘要的方式來看看她們如何適應並發展其使徒工作,如何超越語言、氣候和風俗習慣上的困難。

PIRENÓPOLIS

當深入了解當地百姓的特質時,發現:

「...虔誠的氣氛不濃厚,充滿了迷信...,對黃金的追求和放縱的自由比道德觀念更受重視...,對偶像的崇拜超過對十字架的敬禮...」¹

修女們抵達Pirenópolis時,普諾神父給她們一道嚴肅的命令:「不要出門」,她們履行了這位明智司鐸的建議。她們從不到這位副主教家中,不訪客,也不出門採購。流動商販會自己來到會院兜售。她們全年的一切需要都委託聖保羅市的商人採買,從別針、鈕扣到醫藥和鞋子。

即使在會院的聖堂內,她們也與人隔絕。在聖堂一側有用欄柵圍著的唱詩班的位置,她們就在那裡參與彌撒,領聖體與和好聖事。

若我們從今日的角度來看,似乎覺得太過極端;但在當時的環境裏,普諾神父認為有必要提防。耶穌孝女團體在那裡適應當地的環境,因為來此的目的是為了福傳,其餘一切都是次要的。

為修女們而言,一切都好。面對當地的會院,老百姓,贊助人,普諾神父和學生,她們都很喜歡;對當時的文化水準沒有任何不悅。

我們必須注意到,她們處身在熱帶雨林區,有語言溝通的困難,在那裡的生活也很不穩定,我們在前面已看到她們經過多少痛苦才抵達那偏遠的地方。

讓我們來看看她們如何逐步克服困難。

首先,她們努力學習語言,但仍保留西班牙語的口音。接著,她們也慢慢適應飲食:當地典型的「feijao」、土產的蔬菜、豬肉或雞肉,牛肉只能一星期吃一次,蛋則每天都供應。

¹MOOG, Vianna. *Pioneros e bandeirantes*.

修女們也開始練習擠牛奶,掘地,並用當地盛產的水果製果醬。她們也用野生的木薯製成粉狀,可愛的Antonia Altuna修女用來烤美味的餅乾。

姊妹們也努力適應當地的氣候。她們所遇到的是像春季又像秋季的夏天,有雨和沒有雨的夏天...,總之,全年都是夏天。

她們與僱用者之間彼此溝通也很好。其中一位名叫María Benuto,大家都稱她「María das Maes」。她曾是一名奴隸,姊妹們看她每天按照當地習慣,在一種pilano磨盤內攪拌玉蜀黍、米或咖啡。

她們學會用自己園子所產的棉花製被子,用皮革帶作墊子,用乾草芒或馬鬃毛製床墊。鬃毛在清洗之後,編成繩子捲好,放在沸水內煮一天,再把成卷的繩子放在爐中烤乾,即是製作舒適、衛生的床墊上好的材料。她們也熟悉一些當地用來治療意外傷害的土方。

上述這一切不正是本地化的記號嗎?

在使徒工作的範圍內,她們毫無保留地交付一切。

來「無玷聖母」學校的孩子人數向來不多。起初有五位住宿生,通學生有115位,以及幼童15人。雖然在全地區只有這所和Sant Ana de Goias兩所學校,學生人數並未隨著時間而增加。

免費的班級從一開始即由市府支助,交由Vicenta Guilarte修女負責。前面幾學期也是由省方面補助。Dolores Esteban修女負責歌唱、音樂和法語課程; María Sanchez修女照顧住宿生; Manuela Azcue修女在保健室和課堂上幫忙; Josefa Macazaga修女在能用葡語溝通時,即負責幼童的宗教課。Antonia Altuna修女則處理會院工作和照顧廚房。

這就是我們抵達Pirenópolis親愛的姊妹們的生活。她們以寬廣的心接納現實所呈現的一切要求。

讓我們現在來看看在巴西的第二個團體。

莫西米林

這城市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前一團體完全不同!Beloqui修女有些擔心會因距離而脫離修會的常規,而寫信給會祖:

「在城裡,我們對別人的期望感到困惑,許多次我們做我們認為比較好的,以及如果您在這裡會命令我們做的...」

這是服從的態度,承行長上所願意的,但因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下達的命令也不一樣。她繼續:

「當主日的祈禱鐘聲敲響時,人們希望我們去本堂參與聖體降福和公唸玫瑰經;我們每主日有兩人前往,以免在城裡立惡表...。Nora蒙席說在此地善表比言語更有力...」

關於大禮彌撒,嘉年華會的狂歡,以及聖週四晚上的明供聖體,聖週的日課...等,她向會祖表達自己的看法:

「有必要喚醒市民的虔誠精神,他們人很好;但,他們或貪求舒適,或缺乏知識,有許多人不得進堂。

我們認為,您會喜歡我們盡力使人靈獲益,所以有時候會有不同的姊妹參與。但另一方面,既然犧牲來這裡...,我們認為必須為了人靈的神益而克己...」

現在,雖然團體姊妹和撒城距離很遠,但彼此仍很接近:

「我們將您的相片掛在會客室裏,可惜相片不會說話;有時候很想問您在某情況中該如何時,彷彿您答道:我的女兒們,為愛天主和爭取人靈而工作吧!讓他們多多獲益。

今天,聖週五...,人們要我們去參加遊行;我回答說,既是在晚上,還是留在家中,可是我不知是否這樣比較好.....下一次我們該怎麼做呢?」

Beloqui修女好像暫時擱筆,探身從窗口往外看,繼續寫:

「此時,遊行的隊伍剛過去,時刻是晚上九點,好美;只是我們不在裡面。」

她最後那句話隱含著未能參與民眾的遊行而感到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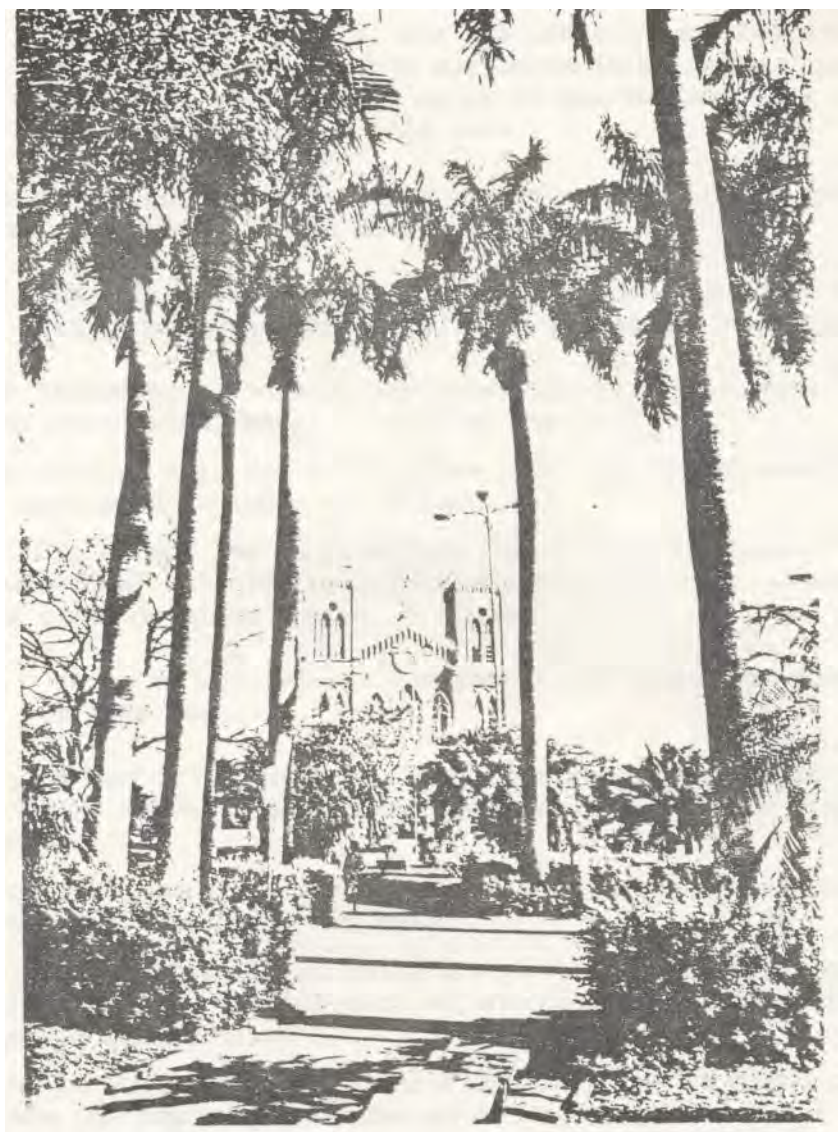
至於別人提供給修女們的一切,她在給會祖的信上也表達深深的感激之情。

主教許諾在學校有註冊活動時,可以為貧窮的孩子向委員會申請津貼,並加上:

「您看,我們是否應犧牲而使百姓高興...」¹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7, Moji Mirim, 24-III-1912.

事實上,學生的註冊人數在增加,每一天都收錄新的學童。那一學期結束時共有130位學生。校內有七位完全不支薪的義務教師。莫西米林的學校正逐步地穩定發展。



Iglesia de San José. Moji Mirim

Beloqui修女在4月23日再次與甘第達修女聯繫,提出創立新會院的幾個可能性。

Ozamis神父再次造訪,願意提供在Araraguara的一個好機會。那是聖保羅省內的一個城市,靠近主教的所在地。Beloqui修女向會祖解釋,在那城裡正在興建一所漂亮的學校,其相關的委員會願意支助修會團體的全部生活費。Araraguara的副主教希望耶穌孝女會能接辦。Ozamis神父將和主教商談。根據他所說的,那地點非常好,比莫西米林大三倍。

修女們在那段時期接到許多邀請,但不可能全部答應。

Nora蒙席希望修女們能致力教育幫傭的女青年,這重點非常符合耶穌孝女的使徒範圍。我們知道,會祖每次創立會院學校,便立即在學校旁為幫傭的女青年設置主日學。在巴西的團體亦然。

莫西米林學校於4月27日開辦主日學。我們摘錄學校的紀錄:

「我們已有主日學了;有31位幫傭的女青年參加。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中悅了我們的母親,又與我們的精神相符。副主教有幾個主日也來參加,給她們講道理,鼓勵她們常來學校...」¹

在第一個五月份,修女們開始在莫西米林學校宣揚對聖母瑪利亞的敬禮,這是宗教培育基礎的一部份。Josefa González修女曾以滲雜著葡文和西文寫了一封信給會祖,描述在5月31日聖母慶節和我們會祖生日那天所發生的一切。

起初,她想像在撒拉曼加會院...,會祖身旁圍繞著姊妹們:

「...她風趣而喜樂地談到在美洲的姊妹們...,我彷彿聽到她在告訴姊妹們:在莫西米林的姊妹給我們寫信...今天有什麼?如何度過?相信妳們好奇地想知道,讓我來告訴妳們...」

¹ *Resumen de la Historia del colegio Inmaculada de Moji Mirim*, AHFI, Roma P.4.9/2, pág. 4.

Josefa修女首先提到當天在會院內舉行彌撒,這不是常有的。天主聖意使一位女士正巧在那一天,在玫瑰聖堂奉獻一台彌撒。我們來分享她們的喜樂:

「當我們知道時,您可以想像我們的喜樂: 31日在會院裡有彌撒。我們可敬的母親的生日!我們第一年在離她這麼遠的地方慶祝...

我們準備讚美詩和一首聖母歌。感謝天主,非常好。彌撒結束時有明供聖體...,並以基督聖體降福我們。副主教做這一切時,並不知道我們在慶祝我們母親的生日。後來,我們告訴他,他回答說這一切是天主的聖意。

清早,我們帶著聖母像、蠟燭,唱著歌去到孩子們的宿舍,她們也在床上唱著,我們傳給她們聖母的鮮明印象,並逐步培養對她的愛。

上午我們與孩子們一起排練和準備為下午的演出...」¹

她接下來提到午餐的菜單,居然不缺西班牙式的香腸,那是特別為那天而保留的!

我們可以看到修女們盡一切可能,以會祖甘第達修女傳給他們的精神,在莫西米林歡度聖母的慶節。

Josefa修女繼續提到下午的慶祝,包括:

「下午,有十六位年輕女孩向聖母獻花,副主教講了一篇很美的道理。孩子們用相當好的葡文朗誦詩節,大家都很高興...。在Nora蒙席的演講中,多次提到我們的總會長,她將會想到這一天的每一時刻,記得她的女兒們,她們放棄一切來此地為天主的光榮而工作...

我們在美洲第一次如此度過會祖的生日,很高興,很喜樂,但也非常想念她和大家。我相信...我們大家都親密地結合,因為在耶穌內彼此相愛的心總不會忘記...」²

同樣地,修女們在五月也享受使徒服務的首度回饋,即美麗的葡文女老師Ruth Carneiro小姐的皈依與首次領聖體。

¹J. González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9/14, Moji Mirim, 6-VI-1912.

²J. González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9/14, Moji Mirim, 6-VI-1912.

六月,她的母親虔誠地領受臨終聖事,安詳去世,她曾多年生活在教會外。這是豐碩收穫的初果。

極平安的平安...

我們正逐步邁向第三階段的旅程終點。第一期的修會歷史即將落幕。此刻,耶穌孝女會將面對一項意料之外的痛苦事件。

時間是1912年的8月初,時值盛暑。

無玷聖母學校的院長María Igarategui修女於8月5日慶祝雪地聖母的主保。會祖和別的修女一起從毛斯藤色初學院朝沙摩拉街走去,準備向院長祝賀。

甘第達修女那天早晨離開母院時,好像帶著一種離愁,不知道是否她有預感將不會再回來?

不久,學校那古老聖三修院的大門喜樂地歡迎她,姊妹們彼此擁抱、祝賀,會祖總是把喜樂帶給身旁的人。接著,她們大夥人一起上樓到聖堂,從唱詩班的位置向會院的主人耶穌致敬。

用午飯前,姊妹們在一起短暫的散心,幾位較近的姊妹們也到了,大家一起享受與會祖同在的喜樂,一直到要祈禱的時刻。

用餐的時候到了,姊妹們在飯廳裡,會院日誌寫到:

「可敬的母親先喝了湯,開始定睛看著我們每一位,她那眼神有什麼意義呢?...

姊妹中的某一位說...,她可能在挑選前往巴西建立會院的人選...」¹

Antonia Beloqui修女曾寫信給會祖,提供在巴西建立新會院的機會。¹初學院的日誌說:

¹DSc, AHFI, Roma A.4.0/28, págs. 24 y ss. 5-VIII-1912.

「會祖今天收到巴西寄來的一封信,要求她在聖保羅省一處名叫Caconde的地方建立新會院...」²

這封信在7月31日,聖依納爵瞻禮日,公開誦唸。因此,當會祖凝視每位姊妹時,有人會猜想她是在挑選人員。

午餐繼續...

「會祖拿了些青菜,一些肉,此時說:『我無法移動這手臂...』靠近會祖並發現她臉上的抽搐時,明顯的是麻痺的症狀,大家都非常驚愕。急速請離學校最近的醫生前來...,Pedro Garrido醫生立即趕過來;原先想把會祖遷往寢室,但是...醫生吩咐留在會客廳裡...

會院的醫生約下午兩點到。稍後,告解神父也來了,會祖向他辦了和好聖事。Munarriz神父也隨即趕到了...」

這位曾在艾朗神父臨終時刻陪伴他的神父問會祖,是否願意提出些什麼,是否感到平安...,她回答說:「極平安的平安」。

撒拉曼加學校日誌繼續提到:

「整個修會團體都因此震懾而驚愕不已...。九點半,神父給她傳了聖油。副總會長、初學院院長和初學導師,及平時協助會祖的一位姊妹都隨侍在側,守候在她身旁...

她們想到,必須為我們親愛的會祖的健康請求別人代禱...;遂寫信給全城所有的修會團體,向我們各學校的院長們...告知這傷感的消息...,當天也將此意外事件電告在巴西的姊妹們。她們從各方收到慰問,表達對會祖誠摯的愛...」

會祖的病情似乎沒有什麼進展,日誌繼續:

「她們懷著希望,想要一些天主婢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聖物,聖衣會的修女很有愛德,給我們寄來她們所唯一擁有的...

某些重要人士來探訪她,還有許多人詢問她的病情。

(會祖)請求和(主教府)女修道院總管個別交談,大約談了十分鐘...」³

¹A. Beloqui 修女致會祖信函, AHFI, Roma A.3.1.1/8/15, Moji Mirim, 11-VII-1912.

²DSn, AHFI, Roma A.4.5/7,pág. 48; 31-VII-1912.

³DSc, AHFI, Roma A.4.0/28, págs. 26-29.

第二天晚上,總會長的情況依舊,守在她身旁的是副總會長、初學院院長,和前一晚留下來的姊妹們。她們都不願離開她身邊。

7日那天,會祖感到很不舒服,病況轉劇。為此,在下午四點半時為她施行臨終聖事。當副本堂Manuel Cuesta神父抵達時,問她是否願意領耶穌聖體,會祖回答:「我願意領祂一千次。」

記錄者繼續:

「我們親愛的病人回答司鐸時的熱心,使我們這些女兒們不禁流下淚水...『我的女兒們,不要怯懦,要彼此鼓勵,必須勇敢些,不要哭...』」¹

7日晚上,總會長感到很疲憊,8日那天出現高溫,一整天都很難受,晚上有嘔吐的現象,大家猜想她最後的時刻到了。八日,星期四晚上十一點半,整個團體都來到安置會祖的客廳裡,一齊誦唸諸聖禱文。

會祖沒有再開口說話,團體姊妹在9日凌晨三點半退下。

「情況就這樣一直到當天下午四點,情況越來越嚴重...每下愈況,我們至愛的會祖正邁向生命的末刻。

團體再度聚集,誦唸禱文,並唸臨終禱詞...」

在那時刻,沒有司鐸在場,會祖的妹妹Ángela修女妥善地處理一切。約五點時,副本堂神父Manuel Cuesta抵達,及時給她最後的赦罪,並目睹她呼出最後一口氣。接下來:

「除了必須留下來給遺體換衣服的人以外,其他的人都先離開...」²

初學院的日誌還指出:

「為她穿衣服的修女有Joaquina Gómez、Agueda Galdos、Rosa [Garcia]和Josefa [Machinena]...」³

姊妹們以電報和公函的方式將此消息傳給所有會院,並與殯葬社商量安葬遺體,和本堂神父協商追悼等事宜。José Sanchez Sevillano先生在耶穌孝女會這悲慟的時刻鼎力提供協助。

¹DSc, AHFI, Roma A.4.0/28, págs. 29-31.

²同上。

³DSn, AHFI, Roma A.4.5/7, pág. 52.

無玷之母學校的日誌繼續敘述：

「在會客室的大廳，遺體被安置在襯有絲絨的棺木內，棺木放在一塊很大的黑色地毯上，四座鍍白金的高燭台上點燃著大蠟燭，照亮整座大廳，許多姊妹在遺體旁守靈。

各會院院長相繼抵達，有幾位姊妹開始寫信，以便及時在十日早晨分發喪帖。

十日，團體一如往常在七點領聖體，參與彌撒...接著，有好幾台彌撒，是幾位司鐸自願奉獻的...

下午四點...在停放遺體旁，唱詩班為亡者的靈魂祈禱，誦唸亡者日課...和十五端玫瑰經。」¹

下葬的時刻到了，時間是1912年8月10日下午五點半。靈柩安置在主要樓梯正門對面。參議修女、會院院長、學校、初學院和貝爾朗達的團體都列隊在旁，從幼童的教室直到遺體安置的地方，為向敬愛的會祖作最後的道別。

淚水靜靜地從在場的每一位耶穌孝女的眼中淌下，顯露她們在那時刻心中無比的哀慟。學校日誌繼續：

「在誦唸安葬禱文和其它幾篇祈禱文後，遂封棺；送殯者跟在靈車後面...，開始前行，前導的是女修道院的總長Manuel [Garcia]Boiza 父，襄禮的 Lorenzo Aniceto 神父，告解神父 José Montalvo, Monterron 公爵夫婦，以及 José Sevillano 先生。

送殯的人很多，包括社會各階層，許多人送到墓地，有些人因著熱心而剪下她會衣的一部份做為紀念...

姊妹團體上樓時齊聲唱著...誦唸十五端玫瑰經...」
撒拉曼加城的民眾再一次表達對甘第達修女的摯愛與崇敬：

「11--12日在本堂，13日在學校...，追悼禮中聚集了許多人...
大部份的初學院團體在這裡，尚有參議修女、會院院長們和貝爾朗達的團體...

11日，星期日，由於這件喪事而主日學暫停。」²

¹DSc, AHFI, Roma A.4.0/28, págs. 31-32.

²DSc, AHFI, Roma A.4.0/28, pág. 33

初學院在那一天舉行追悼禮,許多姊妹聚在一起,有從貝爾朗達、麥迪那和亞來巴勞來的姊妹們。

修會收到許多弔唁,在撒拉曼加兩所會院都提到這一點:

「許多人因我們的母親而來弔唁...」¹

「不斷收到弔唁,對我們的母親極力推崇...」²

當各會院院長返回其團體時,各會院也分別舉行追悼禮。

16日,貝爾朗達團體舉行隆重的追悼禮,副總會長Ángela Cipitria修女和其他的參議修女們前往參加。

多祿撒會院的歷史也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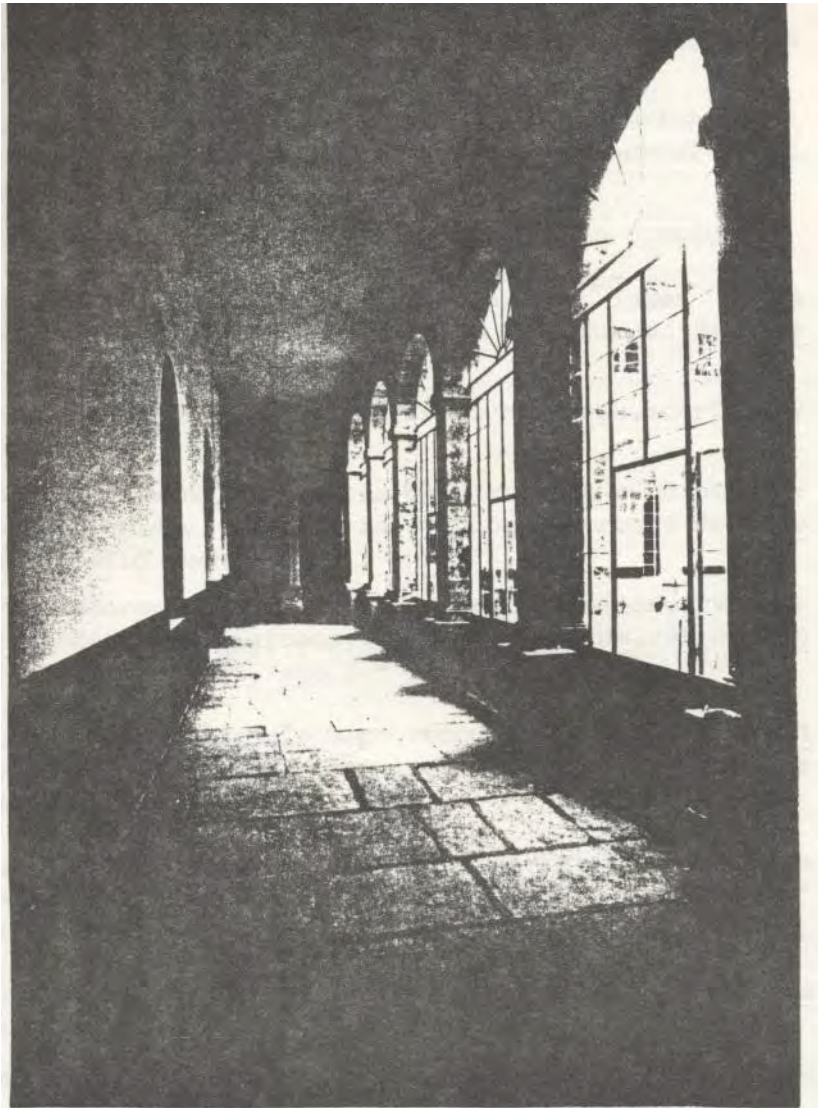
「8月23日九點一刻,我們在本堂為可敬的母親永遠的安息舉行追悼儀式。

她的妹妹們,堂表兄弟與侄輩從聖塞巴斯提盎前來參加。

從Zarauz來的有Qlarreaga家庭和Roque Alday先生的兒子,也有好幾位從Alegria來,也有許多人從多祿撒鎮來參加。

¹同上, pág. 37.

²DSn, AHFI, Roma A.4.5/7, pág. 54; 16-VIII-1912.



Claustro del colegio de la Purísima. Salamanca

參與追悼禮的有告解神父、駐校神父、好幾位司鐸、會士...，市長、數位市政官員、法官...等等。」¹

¹DT, AHFI, Roma A.4.2/13, págs. 104-105; 23-VIII-1912.

麥迪那團體的日誌中詳細記載了會祖生病和逝世的過程,至於追悼禮,則提到:

「16日和17日在本堂舉行,一天由Celedonio神父負責,另一天由團體負責...」¹

日誌也提到許多人來參與和姊妹們的感恩。

在美洲的會院較晚才收到這訊息,其回應是:

「8月10日,一通抵達Pirenópolis的電報帶來這令人難過的消息‘會祖病危’,12日,另一通電報:‘會祖逝世,通知 莫西米林’。我的天主,我的天主...那位如此深愛並鼓舞她女兒們的母親!...」²
莫西米林會院的記錄者寫到:

「我們的天主今天給我們祂一小部份的十字架,因為收到‘會祖病危’的電報;接著又收到她逝世的電報。我們非常難過,課程暫停,通學生在聖堂內誦唸玫瑰經後便回家。

當只有姊妹們在一起時,我們一齊誦唸十五端玫瑰經和亡者日課。副主教、Guillermina老師和所有善會的主席都來向我們致弔唁...。我們在本堂舉行追悼禮...有許多人參加...」³

耶穌孝女會會祖的塵世生活已經結束,但她的事業卻穩妥地存留下來。

謝謝您,甘第達修女

¹DM, AHFI, Roma A.4.4/3, págs. 93-94; 16 y 17 -VIII-1912.

²Notas sobre la fundación de Pirenopolis, AHFI, Roma P.4.2/4, pág.8

³Resumen de la Historia del colegio Inmaculada de Moji Mirim, AHFI, Roma P.4.9/2, pág. 4.

我們逐步探索修會歷史的源流,看到給予這河流起源的第一滴水滴,那清澈、純淨而透明的水滴,現今已消失在大海中...

然而,這是為開啟另一扇嶄新的生命之門,為進入永恆光明的存在所必經的。她將從永恆之鄉繼續給予這河流新的活力,使其川流不息。

甘第達修女的修會,猶如一條穿越海洋的河流,已奮力抵達大西洋的另一海岸。它將繼續開闢河道,灌溉新的園地,使那片遙遠的土壤得以肥沃滋長,結出豐碩的果實。

我們也深信:她將從天主的豐盈中興高采烈地汲水,傾注自己的生命為她心愛的修會轉禱,給予每一位現今和將來的女兒們她慈母般的支持、協助和庇護。

親愛的甘第達修女,天主已召請您在祂內安息!

在您心中曾多少次響起祂隱密而多元的召喚,是如此輕柔而不可抗拒,不斷在您心靈深處重覆迴響著。

您對那要求投身的愛總是給予慷慨的答覆:「是」。

您接受聖神帶領,慷慨地自我給予,直到交付自己的生命。如此,成就了我們的修會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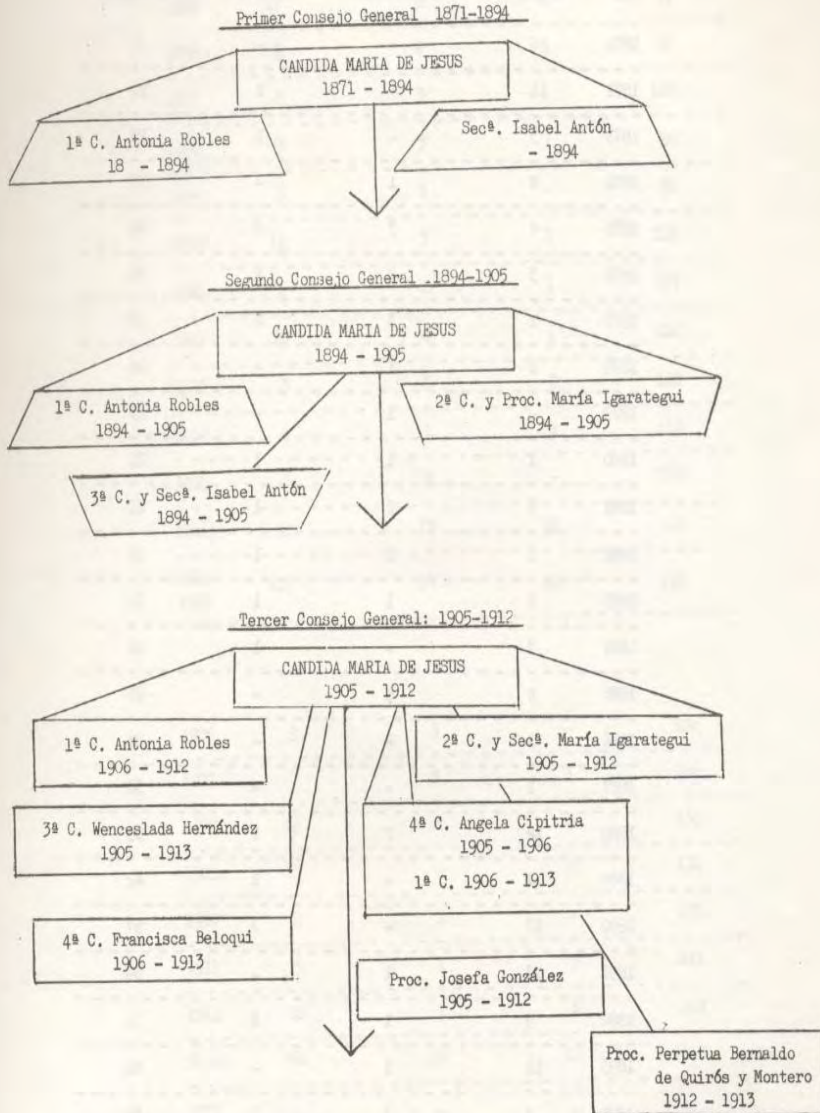
您在教會內為有心奉獻者開啟一項新的選擇,多少耶穌孝女在其中找到天主給自己的定位和身份,為把您勇敢答覆的熱情再次生活出來。

因為,您的理想正是我們的理想,

深深地感謝您,甘第達修女!

附 錄

修會的行政管理



N.B. El nombramiento de Isabel Antón como Secretaria en 1894, no figura oficialmente en ningún documento; viene de tradición.

修會成員的統計資料

年代	入會	去世	出會	共計
1871	6	-	-	6
1872	11	-	1	16
1873	3	-	1	18
1874	8	1	-	25
1875	4	3	2	24
1876	3	1	1	25
1877	1	1	2	23
1878	2	1	-	24
1879	-	1	-	23
1880	1	1	1	22
1881	3	2	1	22
1882	1	3	1	18
1883	6	1	1	22
1884	3	-	1	24
1885	4	1	-	27
1886	1	-	-	28
1887	2	-	-	30
1888	12	2	1	39
1889	4	-	1	42
1890	17	-	2	57
1891	13	1	-	69
1892	9	1	6	71
1893	11	1	-	81
1894	8	3	2	84
1895	17	3	1	97
1896	9	4	5	97
1897	8	3	2	100
1898	3	3	1	99
1899	3	6	-	96
1900	11	3	1	103
1901	6	1	1	107
1902	10	4	1	112
1903	3	3	2	110
1904	4	1	1	112
1905	8	2	-	118
1906	9	3	-	124
1907	7	4	1	126
1908	12	1	3	134
1909	10	4	4	136
1910	8	5	-	139
1911	5	1	2	141
1912	10	1	1	149
共計	276	76	51	149